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三遂平妖传

铁冠图 归莲梦

 **eBOOK**
内参资料 非商业

主要人物表

白双山	山东泰安州乡民，悭吝成性。
真如	法名，泰安涌莲庵活佛。
莲岸	涌莲庵女大师。白双山之女，后改名白从李。
强思文	曾投靠莲岸法师，后为盗贼。
杜二郎	曾投靠莲岸法师，后为盗贼。
李光祖	顺天府人士，义军大将。
宋纯学	南京人士，进士。
程景道	徽州人士，义军主将。
崔世勋	开封府世袭百户侯，后为义军大将。
香雪	崔世勋之女。
王昌年	进士，香雪夫婿。
焦氏	崔氏续弦夫人。
焦顺	焦氏之子。
杨氏	焦顺妻。
添绣	香雪丫环。
潘一百	开封府财主。
胡喜翁	小柴岗乡民。王森 山东深州人氏，创“闻香教”。

《忠烈奇书》序

汉之高祖，明之太祖，皆以布衣而得承天运。在七国之余，纷争五百秋，岁无宁日。汉高承秦苛改六国之后，项氏出而合立楚义帝。项羽强横而弑其君，汉高入关与父老约法，议除秦弊政，后与项羽纷争，不五载而灭之垓下。是藉文武智略以混归一统，以不嗜杀人而得之，项羽不强乎？唯强暴而败，是可鉴也。明太祖亦以淮右布衣而兴。慨然有安天下之志，救拯生民之心。倡大义人濠，一时豪客云集，定都于金陵。命将出师，一举而平西汉，再战而灭东吴，三驾而克先都。不数载遂成帝业，的是王者之师。所至者皆以民为重，故以得之易。且享国久，是恩泽洽于民深也。岂若此闯、献二贼，为盗之初即以劫掠。初劫边民，后残暴蹂州喘府无遗类。剖腹剜心、挖目剔足、割耳切鼻。堆薪以焚尸，剖人腹以暖马足，钩人耳以马饮血。攻城五六日不下，城陷之日，必尽屠戮。城将陷，以兵围外濠，缝城者杀之。故一城之陷，残杀过多，岂体上苍好生之德者，是闯与献终于贼焉。至于承天门是人，御座是升，亦云得矣，何至升座辄得目眩头晕？铸永昌钱不成，铸洪基钱又不成者何哉？盖失其民者失天下，得其民斯得天下。故为渊驱鱼者獭，为丛驱雀者鹞，为汤武驱民者桀纣，圣贤之训，千古不忽之则。故秦楚为汉高祖之獭鹞，汉吴又为明太祖之獭鹞。然则令之闯献又为大清圣主之獭鹞。癸乎是以为之序云。

主要人物表

- 李自成 明末义军领袖，称闯王。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
- 高迎祥 义军领袖。
- 张献忠 义军首领。自号湖广八大王。
- 罗汝才 义军首领。诨号老曹操。
- 牛金星 义军谋士，大顺政权宰相。
- 宋献策（宋炯） 曾为卜者，后为义军谋士，封为军师。诨号地丁娃。
- 李 岩 义军将领，后封为制将军。
- 褚大江 义军将领。诨号小红娘。
- 孙 昂 义军将领。诨号老回回。
- 贺 全 义军将领。诨号龙江水。
- 麦黑子 义军将领。诨号扮山虎。
- 王千子 原米脂县牢头。义军将领。诨号一丈青。
- 盛永正 义军将领。诨号格子眼。
- 郝小全 义军将领。诨号穿山甲。
- 高如岳 义军将领。
- 徐 万 义军将领。诨号一条棍。
- 王嘉印 义军将领。诨号一盏灯。
- 席之景 义军将领。诨号破甲锥。
- 马 飞 义军将领。诨号乡里人。
- 周 超 义军将领。诨号满天星。李自成大舅子。
- 刘 久 义军将领。诨号草上飞。
- 赵 胜 义军将领。诨号不沾垢。
- 李双喜 李自成之义子。诨号红孩儿。
- 郝 鸣 义军将领。
- 屈 龙 义军将领。
- 周超奎 义军将领。
- 贾秦言 义军将领。
- 马 武 义军将领。诨号豁地草。
- 郅 兴 义军将领。诨号显道神。
- 贺一龙 义军将领。诨号蛤蜊眼。
- 史金刚 义军将领。
- 熊 彪 义军将领。诨号青眼狼。
- 柏正善 义军将领。
- 容天成 义军将领。
- 朱由检 明朝崇祯皇帝。
- 王永恩 司理太监。崇初皇帝的贴身太监，随崇祯自缢而死。
- 高时明 太监。
- 周遇吉 明朝宁武关总兵，封定西伯。
- 吴三桂 辽东督师之帅，封平西伯。引清兵入关，受封平西王。
- 吴 骧 吴三桂之父。
- 湘 王 明万历皇帝的皇孙，崇祯皇帝的嫡亲御弟。

左良玉 字昆山。明末山东人。曾受侯恂提督。镇压农民起义，后封宁南伯。
史可法 字宪之。曾任西安府推官、右金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明灭，在南京拥立福王（宏光帝）。加大学士，称史图部。后为清兵所杀。
黄得功 封靖南伯。南明福王立，进封侯爵。
李建太 明崇祯皇帝时阁臣，封为天下招讨兵马大元帅，镇压农民起义军。
洪承畴 兵部尚书，蓟辽总督。镇压农民起义。
孙传廷 兵部尚书，陕西巡抚。
周 奎 崇祯皇帝时国丈。
杜 勋 明朝九门提督，宁武关监军。
王 忠 居庸关提督，监军太监。
卜从善 蓟辽总兵。
秦冀明 四川总兵。
陈永福 汴梁总兵。河南开封府总镇。
牛成虎 荆湖总兵。
马 岱 居庸关总兵。
于希祖 八达岭守备。于谦之后。
尤固才 八这岭通判。
王 廉 金锁关参将。
陈奇瑜 延绥总兵。
张应昌 延安参将。
周文邠 总兵。
阎 法 米脂县令。
阎如玉 阎法之子。
阎蕊英 阎法之女。左良玉之妻。
耿如杞 抚院。
李国桢 封襄城伯。
杜秩亨 司理太监。
范景文 阁臣。
杨成裕 钦天监。后降农民起义军。
朱丕祥 南京布政。河南巡抚。
马 元 三品都司。
王十九 原义军成员，降明后，封三品都司。
张 雄 太原城参将。后降农民起义军。方之吉 夔州副将。
蔡懋德 太原巡帅。
包三刚 武探花。怀庆副将。
刘民敬 怀庆知府。
白 凯 潼关参将。
王金禄 京营团练副将。
王 杰 黄得功手下大将。
王 文 明刑部主事，王杰之子。
姜 宪 史可法麾下谋士。
史可鉴 史可法之弟。
牛 勇 太原副将。
朱大烈 太原副将。

应时中 太原中军。
汪 直 巡抚。
朱 英 参将。
那 英 参将。
熊文灿 军门官。
周凤翔 翰林。
王德茂 尚衣监。
费贵贞 娘娘贴身宫娥。
秦良玉 苗民女主。
马士英 南京提督。

主要人物表

- 王 则 贝州衙排军。北宋农民起义军首领。
胡永儿 王则之妻。北宋农民起人军首领。
胡 浩 字大洪，当铺员外。胡永儿之父。
左 黜 农民起义军将领。
圣姑姑 左黜之母。
卜 吉 农民起义军将领。
弹子和尚 农民起义军将领。
张 鸾 农民起义军将领。
任 迂 卖炊饼的。农民起义军将领。
张 琪 卖肉的。农民起义军将领。
石 庆 王则手下战将。
包 拯 龙图阁待制，开封府知府。
吕 顺 右丞相。
文彦博 统兵招讨使。
王 信 文彦博处总管。
孙 辅 文彦博处先锋。
刘彦威 冀州太守。
张 德 知州。
王 浆 司理官。
诸葛遂智 僧人，“三遂”之一。
马 遂 宋军军士，王则的同乡，结义兄弟。
李 遂 文彦博处将官。
李鱼羹 乐师。

篇目目录

三遂平妖传	(1)
铁冠图	(123)
归莲梦	(239)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三种以农民起义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三遂平妖传》、《铁冠图》、《归莲梦》的合集。

《三遂平妖传》演述北宋时王则于贝州起义事。蛋子和尚盗得九天秘笈，在圣姑姑主持下，和左黜儿一道，炼成七十二般道术。圣姑姑之女胡媚儿，托生改名永儿，嫁河北贝州人王则。圣姑姑便偕蛋子和尚、左黜儿等众妖人，辅佐王则哗变起事。朝廷派师剿杀。两军相持之时，蛋子和尚遵照神佛意旨，化为甘泉寺老僧诸葛遂智，会同马遂、李遂，用“天罡正法”击破“地煞邪法”，圣姑姑被罚在白云洞守护天书，王则则被凌迟处死。作品歪曲反对农民起义，称颂赵宋王朝对起义的镇压，对此，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分析批判。然而小说语言朴素流畅，幽默泼辣，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艺术上可资借鉴。

《铁冠图》主要描述明末李自成起事始末。小说以铁冠道人说明图讖为线索，描写李自成功守武关，周遇吉自刎，崇祯煤山之变，吴三桂借清兵逐李自成等历史事件。小说被改编成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

《归莲梦》叙述清时白莲教起义，女大师白莲岸创立白莲教，率白莲军纵横天下，屡败官军。最后竟因儿女私情毁于一旦。小说人物性格刻划清晰，故事曲折离奇，颇能引人入胜。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7 月

三遂平妖传

第一回 胡员外典当得仙画 张院君焚画产永儿

诗曰：

君起早时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

东京多少富豪家，不识晓星直到老。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那东京城内势要 官宦且不说起，上下有许多员外：有染坊王员外，珠子李员外，泛海张员外，彩帛焦员外，说不尽许多员外。其中有一员外，家中巨富，真个是钱过壁斗，米烂陈仓。家中开三个解库：左边这个解库专当绫罗段匹；右边这个解库专当金银珠翠；中间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古玩之物。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三个主管。这个员外姓胡名浩，字大洪，止有院君 妈妈张氏，嫡亲两口儿，别无儿女。正是眼睛有一对，儿女无一人。一日，员外与妈妈闲坐在堂上，员外蓦然思想起来，两眼托地 泪下。妈妈见了，起身向员外道：“员外！你家中吃的有，着的有，又不少什么，家里许多受用；将上不足，比下有余。缘何恁般烦恼？”胡员外道：“我不为吃着受用，家私虽是有些，奈我和你无男无女，日后靠谁结果？以此思想不乐。”妈妈说道：“我与你年纪未老，终不然就养不出了？或是命里招得迟也未见得。闻得如今城中宝篆 宫里，北极佑圣真君甚是灵感。不若我与你拣个吉日良时，多将香烛纸马拜告真君，求祈子嗣。不问是男是女，也作坟前拜扫之人。”便叫养娘侍妾：“且去安排酒来，我与员外解闷则个。”夫妻二人吃了数杯，收拾了家火歇息了。又过数日，恰遇吉日良时，叫当直 的买办香纸，安排轿马，伴当丫鬟跟随了，径到宝篆宫门首，歇下轿马，走入宫里来，到正殿上烧香，少不得各殿两廊都烧遍了。来到真武 殿上，胡员外虔诚祷祝：生年月日，拜求一男半女，也作胡氏门中后代。员外推金山，倒玉柱，叩齿磕头，妈妈亦然，插烛也拜拜了。又祝告化纸，出宫回家，不在话下。自此之后，每月逢初一、十五日便去烧香求子，已得一年光景。忽一日，时值五月间天气，天道却有些热。只见中间这个解库托地布帘起处，走将一个先生入来。怎生打扮：

答闲——空闲。

势要——有要势；居要职。

解库——当铺。

院君——对官吏、财主之妻的尊称。

托地——忽地；一下子。

着——穿。

结果——了结；解决。

宝篆——道家符。

子嗣——子孙后代。

当直——值班。

真武——即“玄武”。道教所奉之神。

拜——可能为“似”字。

头戴铁道冠，鱼尾模样；身穿皂沿边烈火绀^肆袍。左手提着荆筐篮，右手拿着鳖壳

扇。行缠绞脚，多耳麻鞋。

元来神仙有四等：

走如风，立似松，卧如弓，声似钟。

只见那先生揭起布帘入来，看着主管。主管见他道貌非俗，急起身迎入解库，与先生施礼毕，凳上分宾主坐了，忙唤茶来。茶毕，主管道：“我师有何见谕？”那先生道：“告主管，此间这个典库，是专当琴棋书画的么？”主管道：“然也！”先生道：“贫道有一幅小画，要当些银两，日后便来取赎。”主管道：“我师可借来观一观，看值多少。”主管只道有人跟随他来拿着画，只见那先生去荆筐篮内，探手取出一幅画来，没一尺阔，递与主管。主管接在手里，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莫不这先生作耍笑？跳起来这画儿值得多少？”不免将画儿又将起来看时，长不长五尺；把眼一观，用目一望，元来是一幅美女图。画倒也画得好，只是小了些，不值什么钱。主管回身问道：“我师要解多少？”只见这先生道：“这画非同小可，要解伍拾两银子。”主管道：“告我师！只怕当不得这许多。若论这一幅小画儿，值也不过值三五十贯钱，要当伍拾两银子，如何解得？”这先生定要当，主管再三不肯。两个正较论之间，只听得鞋履响，脚步鸣，中间布幕起处，员外走将出来，道：“主管，烧午香也未？”主管道：“告员外，烧午香了！”那先生看着员外道：“员外，稽首！”员外答礼道：“我师，请坐拜茶！”员外只道他是抄化的。主管道：“此位师父有这幅小画，要当伍拾两银子，小人不敢当，今我师定要当。”员外把眼一觑，道：“我师这画虽好，不值许多，如何当得伍拾两？”那先生道：“员外！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幅画儿虽小，却有一件奇妙处。”员外道：“有甚奇妙处？”先生道：“此非说话处，请借一步方好细言。”员外与先生将着手径进书院内，四顾无人，员外道：“这画果有何奇妙？”先生道：“这画于夜静更深之时，不可教一人看见，将画在密室挂起，烧一炉好香，点两枝烛，咳嗽一声，去掉子上弹三弹，礼请仙女下来吃茶。一阵风过处，这画上仙女便下来。”那员外听得，思忖道：“恁地是仙画了！”即同先生出来，交主管：“当与师父去罢。”主管道：“日后不来赎时，却不干小人事。”员外道：“不要你管，只去簿子上注了一笔便了。”员外一面请先生吃斋，就将画收在袖子里，却与先生同入后堂里面坐定吃斋罢，员外送先生出来，主管付伍拾两银子与他，先生辞别自去。不在话下。

皂——黑色。

^肆 (f i, 音飞)——红色。

行缠——裹腿布。

跳起来——马上；突然。此指最多。

元——同原。

解——典当；抵押。

较论——分辩；谈论。

将着手——携着手；拉着手。

棹——同桌。

恁地——这样；如此。

员外在家巴不得到晚，交当直的打扫书院，安排香炉、烛台、茶架、汤罐之类，觉到晚也，与妈妈吃罢晚饭，只见员外思量个计策，道：“妈妈，你先去歇息，我有些帐目不曾算清，片时算了便来。”不觉楼头鼓响，寺内钟鸣，看看天色晚了。但见：

十分俄然黑雾，九霄云里星移。八方商旅，回店解卸行装；七星北斗，现天关高垂半侧。绿杨里，缆扁舟在红蓼滩头；五运光中，竟赶牛羊入圈。四方明亮，耀千里乾坤；三市夜横凉气。两两夫妻归宝帐，一轮皎洁照军州。

胡员外径到书院，推开风窗，走进书院里面。分付当直的：“你们出去外面伺候。”回身把风窗门关上，点得灯明了，壁炉上汤罐内汤沸沸地滚了。员外烧一炉香，点起两枝烛来，取过画叉，把画挂起，真个是摘得落的娇娆美人。员外咳嗽一声，就棹子上弹三弹，只见就桌子边微微地起一阵风。怎见得这风？

善聚庭前草，能开水上萍；动帘深有意，灭烛太无情。入寺传钟响，高楼送鼓声；

惟闻千树吼，不见半分形。

风过处，只见那画上美人历历地一跳，跳在棹子上；棹子上一跳，跳在地上。这女子脚到头五尺三寸身材，生得如花似玉，白的是皮肉，黑的是头发。怎见得有许多好处？

添一指太长，减一指大短。施朱太赤，付粉太白。不施脂粉天然态，纵有丹青画不

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只见那女子觑着员外，深深地道个万福。那员外急忙还礼，去壁炉上汤罐内倾一盞茶递与那女子，自又倾一盞茶陪奉着。吃茶罢，盞托归台，不曾道个什么，那女子一阵风过处，依然又上画上去。员外不胜之喜，即时自收了画，叫当直的来收拾了，员外自回寝室歇息。不在话下。自此夜为始，每日至晚便去算帐。

却说张院君思忖道：“员外自前到今，约有半月光景，每夜只说算帐，我不信有许多得算。”不免叫丫鬟将灯在前，妈妈在后，径到书院边，近风窗听时，一似有妇人女子声音在内。妈妈轻轻地走到风窗边，将小姆指头蘸些口唾，去纸窗上轻轻地印一个眼儿，偷眼一张，见一个女子与员外对坐了说话。这妈妈两条忿气从脚板底直灌到顶门上，心中一把无明火高了三千丈，按纳不下，舒着手，推开风窗门，打入书院里来。员外吃了一惊，起身道：“妈妈做甚么？”那妈妈气做一团，道：“做甚么？老乞丐！老无知！做得好事！你这老没廉耻，每夜只推算帐，到今半月有余，却在这里为这等不仁不义的勾当！”正闹里，只见那女子一阵风过处，已自上画去了。那妈妈气喷喷的唤：“梅香！来与我寻将出来！交你不要慌！”员外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自道：“你便把这书院颠倒翻将转来，也没寻处。”那妈妈寻不见这个女子，气做一堆，猛抬头起来，周围一看，看见壁上挂着这幅美女，妈妈用手一扯，扯将下来，便去灯上一烧，烧着，放在地上。员外见妈妈气，又

交——同教。

——“影”或“荫”。

摘得落——取下来。

才——同材。

付——同傅。

舒——伸。

不敢来夺。那画烘烘地烧着，纸灰在地上团团地转，看看旋来妈妈脚边来，妈妈怕烧了衣服，退后两步，只见那纸灰看着妈妈口里只一涌，那妈妈大叫一声，匹然倒地。胡员外慌了手脚，交迎儿、梅香相帮扶起来，坐在地上，去汤罐内倾些汤，将妈妈灌醒，扶将起来，交椅上坐地。妈妈道：“老无知做得好事！”唤养娘：“且扶我去卧房中将息。”妈妈睡到半夜光景，自觉身上有些不快。自此之后，只见妈妈眉低眼慢，乳胀腹高，身中有孕。胡员外甚是欢喜，却有一件心中不乐：被妈妈烧了这画，恐后那先生来取，怎得这画还他？不在话下。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经一年光景，妈妈将及分娩，员外去家堂面前烧香许愿，只听得门首有人热闹，当直的来报员外道：“前番当画的先生在门前。”胡员外听得说，吃了一个蹬心拳，只得出来迎接道：“我帅，又得一年光景不会。不敢告诉，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际，有缘得我师到来。”只见那先生呵呵大笑道：“妈妈今日有难，贫道有些药在此。”就于荆筐篮内取出一个葫芦儿来，倾出一丸红药，递与员外，交将去用净水吞下，即时便分娩。员外收了药，留先生斋了，先生自去，亦不提起赎画之事。且不说先生，却说员外将药与妈妈吃了，无移时生下一个女儿来，员外甚是欢喜。老娘婆收了，不免做三朝、满月、百岁、一周，取个小名：因是纸灰涌起腹怀有孕，因此取名叫做永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永儿长成七岁。员外请一个先生在家教永儿读书，这永儿聪明智慧，教过的便会。易长易大，看看十岁。时遇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至晚来，胡员外打发各解库掌事及主管回家赏中秋，分付院子俱各牢挂门户，仔细火烛。至晚好轮明月。但见：

桂华离海峤，云叶散天衢。彩霞照万里如银，玉兔映千山似水。一轮皎洁，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团圆，解使乾坤明白，影摇旷野，惊独宿之栖鸦；光射幽窗，照孤眠之怨女。

冰轮碾破三千界，玉魄横吞万里秋。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却说胡员外、妈妈、永儿三口儿，其余姪子侍婢伏事着，自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饮酒赏月。只因这日起，有分交：胡员外弄做了衣不充身，食不充口；争些个几乎儿三口儿饿死。正是：

福无双至从来有，祸不单行自古闻。

毕竟变出甚祸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匹然——突然。

家堂——家祠。

蹬心拳——喻触心的言语。

房下——对人称自己的妻子。

坐草——妇女临产。

姪(ni)子——奶妈。

伏——同服。

第二回 胡永儿大雪买炊饼 圣姑姑传授玄女法

诗曰：

近日厨中乏短供，婴儿啼哭饭箩空；

母因低说向儿道，爹有新诗谒相公。

当夜胡员外与张院君、永儿三口儿，正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饮酒，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道：“员外，祸事！”员外道：“祸从何来？事在那里？”门公道：“外面中间这个解库里火起！”员外和妈妈、永儿吃那一惊不小，都立下亭子来看时，果然是好大火。怎见得这火大？

初如萤火，次若灯光。然后似千条腊烛焰难当，万个生盆敌不住。骊山顶上，料应褒姒逞英雄；夏口三江，不弱周郎施妙计。烟烟焰焰卷昏天地，闪烁红霞接火云。一似丙丁扫尽千千里，烈火能烧万万家。

这火正把房屋烧着，员外交妈妈与永儿：“且不要慌！便烧尽了，也穷我们下半世不得！”只见那火焰腾腾，刮刮匝匝只顾烧着，风又大得紧，地方许多人都救不灭，直烧了一夜。三口儿只得在八角亭子上权歇。等天晓起来，叫人去扒火地盘，众人去扒看，开了口合不得，睁了眼团不得。胡员外不想被这场天火烧得寸草皆无，前厅、后楼、过路、当房、侧屋都烧净了。只指望金银器皿、铜锡动用什物，虽然烧了也还在地下，交人扒看时，不料都被天收了去。上半世有福受用，如今福退了，满火地盘扒看，并没寻处。就在亭子上住下，早晚饭食皆无，亲邻朋友处送了几食，又不免去借些柴米，只好一遭两次，一日三，三日九，半年周岁，口内吃的，身上穿的，件件皆无。将空地央人卖，又无人要。看看穷得篮缕，去求相识，在家里只说不在；日常里认得的，只做看不见。自古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又道：百万豪家一焰穷。那胡员外在亭子上住，四下又无壁落，风雨雪下，怎地安身？不免搬去不厮求院子里住；就似于今孤老院一般。时逢仲冬，彤云密布，朔风凛冽，纷纷洋洋下一天好大雪。怎见得这雪大？

严冬天道，瑞云交飞，江山万岭尽昏迷。桃梅斗艳，琼玉争辉。江上群鹭翻覆，空中鸥鹭纷飞，长空六出满天垂“野外鹅毛乱舞，檐前铅粉齐堆；不是贫穷之辈，怎知寒冷之时，正是：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

爱雪的是高楼公子，嫌雪的是陋巷贫民。在东京城里这个才落薄的胡员外，夫妻二人并女儿叫做永儿，原是大财主，只因天火烧得落难，荡尽了家私，搬在不厮求院子里住。正逢冬天雪下，三口儿厮守着地炉子坐地，日中兀自没早饭得吃。妈妈将指头向员外头上指一指，胡员外抬起头来看见，道：“妈妈没甚事？”妈妈道：“怎的没甚事！大雪下，屋里没饭米；我共尔忍饥受饿便合当，也曾吃过来。”指着永儿道：“他今年只得十五岁，曾见甚么风光来？交我儿忍饥受饿！”胡员外道：“没计奈何，交我怎生是好？”妈妈道：“你是养家的人，外面却才雪下，若一朝半日冻住了，急切出去不得，终不成我三口儿直等饿死？你趁如今出去，见一两个相识，怕赚得三四伯文钱归来，也过得几日。”员外道：“我出去见兀谁是得？”妈妈道：“你

篮——同褴。

落薄（同泊）——落魄；穷困失意。

伯——同百。

兀谁——谁。

不出去，终不成我出去？”胡员外吃妈妈逼不过，起身道：“且把腰系紧些个。”开了门出去，走得两步，倒退了三步，口里道：“好冷！”劈面冷风似箭，侵入冷气如刀，被西北风吹得倒退几步，欲复回来，妈妈又把门来关上了。没计奈何，只得冒着风雪走了。走出不厮求院子来告人，不在话下。

且说妈妈共女儿冷冷清清坐着，永儿道：“爹爹出去告人，未知如何？”永儿又道：“妈妈！雪又下得大，风又冷，爹爹去告谁的是？”妈妈道：“我儿！家中又没钱，不交爹爹出去，终不成我出去？我儿！你且去床头边寻几文铜钱，将去买几个炊饼来做点心，待你的爹爹回来，却又作道理。”当时永儿去床头寻得八文铜钱，娘道：“我儿出巷去买几个炊饼来，你且胡乱吃几个充饥。”永儿将衣襟兜着头，踏着雪走出不厮求院子来。到大街卖炊饼处，永儿便与卖炊饼的道个万福，道：“哥哥，买七文铜钱炊饼。”小二哥接了铜钱，看那女孩儿身上好生蓝缕。永儿剩一文钱，把来系在衣带上。小二哥把一片荷叶包了炊饼，递与永儿，永儿接了，取旧路回来，已是未牌时分。沿着屋檐正走之间，只见一个婆婆从屋檐下来，拄着一条竹棒，胳膊上挂着一个篮儿。那婆婆腰驼背曲，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如秋水微浑，发似楚山云淡。形如三月尽头花，命似九秋霜后菊。却原来是个教化婆子，看着永儿道个万福，永儿还了礼。婆婆道：“你买甚么来？”永儿道：“家中母亲交奴家买炊饼来。”那婆婆道：“我儿！好交你知道，我昨日没晚饭，今日没早饭。你肯请我吃个炊饼么？”永儿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妈妈也昨日没晚饭，今日没早饭。这婆婆许多年纪，好不忍见！”解开荷叶包来，把一个炊饼递与婆婆。婆婆接得在手，看了炊饼道：“好却好了，这一个如何吃得我饱，何不都与我？”永儿道：“告婆婆，奴家却不敢都把你。家中三口儿两日没饭得吃，妈妈交爹爹出去告人，止留得八文铜钱，交奴家出来买炊饼，大的妈妈吃，小的是奴家吃的。因见婆婆讨，奴家只得让一个与婆婆吃。”婆婆道：“你妈妈问炊饼如何买得少了，你却说甚的？”永儿道：“妈妈问时，只说奴家肚饥，就路上吃了一个。”婆婆道：“难得我儿好心！我撩拨你耍子，我不肚饥，我不要吃，还了你。”永儿道：“我与婆婆吃的，如何还了奴家？”婆婆道：“我试探你则个，难得你这片好慈悲孝顺的心。你识字么？”永儿道：“奴家识得几个字。”婆婆道：“我儿，恁地却有缘法！”伸手去那篮儿内取出一个紫罗袋儿来，看着永儿道：“你收了个袋儿。”永儿接了袋儿道：“婆婆！这是甚么物事？”婆婆道：“这个唤做‘如意册儿’，有用他处。若有急难时，可开来看。你可牢收了。册儿上倘有不识的字，你可暗暗地唤‘圣姑姑’，其字自然便识。切勿令他人知道。”永儿把册儿揣在怀里，谢了婆婆，婆婆自去了。

永儿拿着炊饼到家，娘问道：“我儿如何归来得迟？”永儿道：“妈妈！街上雪滑难行。”娘儿两个吃了炊饼，不多时，只见员外归来。妈妈道：“你去这半日，见甚人来？”员外道：“好交你知道，外面见个相识，请我吃了酒饭，又与我三伯足钱。”妈妈欢喜，交员外道：“你去余些米，买些柴炭，且过两三日，又作区处。”免不得做些饭吃。到晚去睡，永儿却睡不着，自思：“日间的那婆婆与我册儿时说道，有急难便可开来看。如今没饭得吃，也是一个急难，我且将去开来看一看。”永儿款款地起来，轻轻的穿了衣裳，

告——求；请求。

余（dí）——买入粮食。

惊觉娘道：“我儿那里去？”永儿道：“我肚疼了，要去后则个。”下床来着了鞋儿，到厨下，雪光如同白日。永儿去怀中取出紫罗袋儿来，打一抖，抖出一个册儿来看时，只因胡永儿看了这个册儿，会了这般法术，直使得自古未闻，于今罕有。正是：

数斛米粮随手至，百万资财指日来。

毕竟永儿变得钱米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胡永儿试变钱米法 胡员外怒烧如意册

诗曰：

九天玄女好惊人，但恐于中传不真；

只为一时风火性，等闲烧了岁寒心。

当夜胡永儿看那册儿上面写道：“九天玄女法”。揭开第一板看时，上面写道：

变钱法——画着一条索子，穿着一文铜钱。——要打个脰 放在地上，用面桶盖着。

舀一碗水在手，依咒语念七遍，含口水望下一喷，喝声：“疾！”揭起面桶，就变成一贯铜钱。

永儿即时寻了一条索子，将日间买饮饼剩的一文铜钱解下衣带来，穿在索子上，打了脰，放在地上，寻面桶来盖了。去水缸内舀一碗水在手，依咒语念了七遍，含口水望下只一喷，喝声：“疾！”放下水碗，揭起面桶打一看时，青碗也似一堆铜钱！永儿吃了一惊，没做理会处。思量道：“若把去与爹爹妈妈，必问是那里来的？”永儿就心生一计，开了后门，一撇撇在自家篱笆内雪地上，只说别人暗地里舍施贫的。便把后门关上，入房里来，把册儿藏了。娘道：“女儿！肚里疼也不？”永儿道：“不疼了。”依然上床再睡。

到天晓三口儿起来，烧些面汤，娘的开后门泼那残汤，忽见雪地上有一贯钱，吃了一惊，忙捉了把去与员外看了，道：“不知谁人撇这贯钱在后面雪地上！”那胡员外道：“妈妈，宁可清贫，不可浊富。我的女儿长成，恐有不三不四的后生来撩拨他，把这铜钱来调戏。”妈妈道：“你好没见识，东京城有多少财主做好事，济贫拔苦，见老大雪下，院子里有许多没饭吃的，夜间撇来人家屋里来舍贫。我女儿又不曾出去，你却这般胡说！”员外道：“也说得是。我昨日出去，求人三二伯钱兀自不能勾得。如今有这一贯钱：且余五伯钱米，买三伯钱柴，二伯钱把来买些盐、酱、菜蔬下饭，且不烦恼雪下。”三口儿到晚去睡，到二更前后，永儿自思：“昨日变得一贯钱也好，今日再去安排看。”永儿款款地起来，着了衣服，娘问道：“我儿做甚么？”水儿道：“肚里又疼，要去后则个！”娘道：“苦呀！我儿先前那几日有一顿没一顿，这两日有些柴米，不知饥饱，只顾吃多了。明日交爹爹出去赎帖药吃！”永儿下床，来到厨下，一似昨日安排。如法用索穿钱，用面桶盖了，念了咒，喷一口水，揭起桶来看时，和夜来一般，又有一贯钱。永儿开后门，把这钱又安在雪地上，关了后门，入房里睡。到天晓，妈妈起来烧汤洗面，开后门泼汤，又看见一贯钱，好欢喜，拿了回来。胡员外道：“好蹊跷，这钱来得不明！”妈妈道：“莫胡说，我不怕！这是当方神道不忍见我们三口儿受苦，救济我们，又把这一贯钱安在我家。”员外见说，只得买柴、余米、买菜，安在家中。过三五日，雪却消了，天晴得好。妈妈对员外道：“趁家中还有几日粮食，你出去外面走一遭，倘撞见熟人，赚得三五伯钱也好。”员外听得说，只得走出去。妈妈心宽无事，出去邻舍家吃茶闲话。

永儿见娘出去，屋里没人，关了前门，取出册儿，揭开第二板看时，上

浊富——不义之富。

拔苦——拨，除去。拔苦，除去贫苦。

赎——用财物换东西。

面写着：“变米法。”永儿道：“谢天地！既是变得米，忧甚么没饭吃！”寻个空桶，安在地上，将十数粒米安在空桶内，把件衣服盖了，念了咒，喷一口水，喝声道：“疾！”只见米从桶里涌将出来。永儿心慌，不曾念得解咒，米突突地起来，桶箍长久却是烂的，忽然一声响，断了桶箍，撒一地米。永儿见了，失声叫苦。娘在隔壁听得女儿叫苦，与邻舍都过来看，被生人一冲，米便不长了，只见地上都是米。娘共邻舍都吃一惊，道：“如何有这许多米？”永儿生一个急计，唤做脱空计，道：“好交妈妈得知，一个大汉驮一布袋米，把后门挨开来，倾下米在此便去了。吃他一惊，因此叫起来。”娘道：“却是甚人，是何意故？”只见隔壁张阿嫂道：“胡妈妈！你直恁地不晓得。是那有钱的员外财主，见雪雨下了多日，情知院子里有万千没饭吃的，做这样好事。不交人知道，撒钱、撒米在人家里，这是阴鹭；若明明的舍，怕人啰唆。这个何足为道！”娘和女儿一边收拾，邻舍们各自去了。两个兀自收拾未了，胡员外却好归来，见娘儿两个在地下扫米，便焦燥起来道：“那见你娘儿两个的做作！才有一两顿饭米，便要作塌了！”妈妈道：“我如何肯作塌！交你看，缸里，瓮里，瓶里，桶里，都盛得满了，这里还有许多，兀自没家生得盛里！”员外看了，吃惊道：“这米却是那里得来？”妈妈道：“你出去了，我在隔壁吃茶，只听得女儿叫起来，我连忙赶将归来，看见一地都是米。”员外道：“却是作怪！这米从何来？”妈妈道：“永儿说见一个大汉，驮着一袋米来挨开后门，倾下米在家里便去了。”那胡员外是个晓事的人，开了后门看，笆篱里外都没有人来往的脚迹。员外把后门关了，入来寻条棒在手里，叫：“永儿！”永儿见叫不敢来，员外扯将过来。妈妈道：“没甚事打孩儿做甚么！”员外道：“且闭了口！这件事却是利害！前日两贯钱来得跷蹊，今日米又来得不明。交这妮子实对我说，我便不打他；若一句不实，我一顿便打杀他！我问他因何有这两贯钱在雪地上？因何有这米在屋里？”永儿初时抵赖，后来吃打不过，只得实说道：“不瞒爹爹、妈妈说，那一日初下雪时，爹爹出去了。妈妈交我出去买炊饼了回来，路上撞见一个婆婆，看着我肚饥，问我讨炊饼吃。是奴不忍见，把一个小炊饼与那婆婆，他道：‘我不要你的吃，试探你则个。’便还了我。道是：‘难得你慈悲孝顺好心。’便把我一个紫罗袋儿，内有一个册儿，说道：‘你若钱和米，看这册儿上咒语，都变得出来。’不合归来看耍，看那册儿上念咒，真个变得出来。”胡员外听得说，叫苦不知高低，道：“如今官司见今张挂榜文要捉妖人，吃你连累我，我打杀这妮子，也免我本身之罪！”拿起棒来便打。永儿叫：“救人！”只见隔壁干娘听得打永儿，走过来劝时，却关着门。干娘叫道：“员外饶了孩儿则个！闲常时不曾这般焦燥，为甚事打他？妈妈也不劝劝！”员外道：“干娘！可奈这妮子……”，又不敢明说，脱口说出一句道：“册儿上面都是闲言闲语。”干娘听得员外说“册儿”，便叫道：“你女儿年纪小，又不理会得甚么，须是街坊上浮浪子弟们撩拨他论口辩舌。若不中看的，你只把这册儿来烧了，何须把孩儿打？”员外道：“也说得是。”看着永儿道：“你把册儿来我看！”那永儿去怀中取出册儿来，递与爹爹。员外接了道：“你记得上面的言语也不？”永儿道：“告爹爹，记不得。若看上面时，便读得出。”员外叫妈妈点一碗灯来，把册儿烧了。

阴鹭——阴德。

作塌——糟踏。

看着永儿道：“今日看干娘面皮，饶你这一遭。后番着再恁地，活打杀你！”水儿道：“告爹爹，再不敢了！”干娘自去了。员外道：“又是我夫妻福神重，只是自家得知；若还外人得知时，却是老大利害！”从今日米缸里便有米，床头边便有钱；古人原说是“坐吃箱空，立吃地陷”。一日三，三日九，那里过得半月十日，缸里吃的空了，床头钱使得没了，依然有一顿没一顿。求告人又没求告处，频频即乱，依先没饭得吃。

妈妈思量起永儿变钱变米，冷痛热疼埋怨老公道：“你却把永儿来打，又烧了他的册儿；今日你合该饿死，连累我和女儿受苦。你如何做这般人，靠米缸饿死，交我娘儿两个忍饥受饿！”员外道：“事到如今，也没奈何，你只顾埋怨我怎的？”妈妈道：“才得有些饭吃，便生出许多事来！你既然大胆打他，须有用处置钱米。于今穷性命尚在，那册儿却把来烧了！”员外道：“是我一时没思算，千不合万不合烧了，早知留了那册儿也好。”妈妈道：“你省口时却迟了。这永儿自从吃爹爹打了，便不来爹娘身边来，只在房里。”员外道：“没奈何，我陪些下情央我女儿，想他还记得，再变得些钱和米答救我们，我且去问他看。”员外走进房内，陪着笑道：“我儿！爹爹问你则个，册儿上变钱米的法你记得也不记得？”永儿道：“告爹爹，不记得。”妈妈道：“死汉走开！”娘的向前道：“我儿！看娘面，记得便救娘的性命则个。”员外道：“我这番不打你了！”永儿道：“前番因爹爹打了，都忘记了；暗暗也记得些儿，不知用得也不？爹爹，你去棹子上坐定，我交你看。”员外依着女儿口，棹子上坐了。只见女儿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那棹子从空便起，吓得妈妈呆了。员外头顶着屋梁叫：“救人！”下又下不来，若没这屋，直起在半天里去了。那时员外好慌，看着女儿道：“这个是甚么法，且交我下来！”永儿道：“交爹爹知道，变钱米法都忘了，只记得这个法，救不得饥，又救不得急。”员外道：“且放我下来！”永儿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棹子便下来了。员外道：“好险！几乎儿跌下来！”永儿道：“爹爹，去寻两条索子来，且变一两贯钱来使用。”只见那员外双手抱着三条索子，看着永儿道：“我儿做你着，一客不烦两主人，多变得三四伯贯钱，交我快活则个。事发到官，却又理会。”娘和女儿忍不住笑。永儿把那索子缚一文钱，一贯变十贯，十贯变伯贯，伯贯变千贯，自从这日为始，缸里米也常常有，员外自身边也常有钱买酒食得吃，衣服逐件置办。

一日，员外出去买些东西归来，永儿道：“爹爹！我交你看件东西！”去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来。员外接得在手里，颠一颠看，约有二十四五两重。员外道：“这锭银子那里来的？”永儿道，“早起门前看见买香纸的老儿过，车儿上有纸糊的金银锭，被我捉了一锭，变成真的。”员外道：“变得百十贯钱值得甚么？若还变得金银时，我三口儿依然富贵！”走到纸马铺里，买了三吊金银锭归来，看着女儿道：“若还变得一锭半锭，也不济事，索性变得三二十锭，也快活下半世。”永儿接那金银锭安在地上，腰里解下裙子来盖了，口中念念有词，喷上一口水，喝声道：“疾！”揭起裙子看时，只见一堆金、一堆银在地上。胡员外看了，欢喜自不必说了，都是得女儿的气力，变得许多金银。员外看着妈妈和永儿，商议道：“如今有了金银，富贵了，终不成只在不断求院子里住？我思想要在热闹去处寻间房屋，开个彩帛铺，你们道是如何？”妈妈道：“我们一冬没饭得吃，终日里去求人，如今猛可地去开个彩帛铺，只怕被人猜疑。”员外道：“不妨，有一般一辈的相识们，

我和他们说道，近日有个官人照顾我，借得些本钱：问牙人见买一半，赊一半，便不猜疑了。”妈妈道：“也说得是。”当日胡员外打扮得身上干净，出去见几个相识，说道：“我如今承一个官人照顾我，借得些本钱，要开个小铺儿。你们众位相识们肯扶助我么？只是要赊一半，买一半，作成小子则个。”众人道：“不妨！不妨！都在我们身上。”众相识一时说了，却那当坊市井赁得一间屋子，置些厨柜家火物件，拣个吉日开张铺面，把一贯货物卖别人八伯文，人人都是要便宜的，见卖得贱，货物又比别家的好，人便都来买。铺里货物，件件卖得，员外不胜欢喜。家缘渐渐地长，铺里用一个主管，两个当直，两个养娘。没两年，一个家计甚是次第，依先做了胡员外。

别家店里见他有人来买，便疑道：“跷蹊作怪，一应货物，主人都从里面取出来！”主管们又疑道：“货物如何不安在厨里，都去里面去取？”胡员外便理会得，他们疑忌段匹从里面取出来。自忖道：“我家又不曾买，却是女儿变将出来的。如今吃别人疑忌，如何是好？”过了一日，到晚收拾了铺，进里面交安排晚饭来吃，养娘们搬来，三口儿吃酒之间，员外分付养娘道：“你们自去歇息，我们要商量些家务事。”养娘得了言语，各自去了，不在话下。员外与永儿说道：“孩儿！一个家缘家计，皆出于你。有的是金银段匹，不计其数；外面有当直的，里面有养娘，铺里有主管。人来买的段匹，他们疑道只见卖出去，不曾见上行。从今以后，你休在门前来听了；卖得百十贯钱值得些甚么，若是露出斧凿痕来，吃人识破，倒是大利害，把家计都撇了。今后也休变出来了。”永儿道：“告爹爹，奴奴自在里面，只不出来门前听做买卖便了。”员外道：“若恁地甚好！”叫将饭来吃罢，女儿自归房里去了。

自从当晚分付女儿以后，铺中有的段匹便卖，没的便交去别家买；先前没的便变出来，如今女孩儿也不出铺里来听了。胡员外甚是放心。隔过一月有余，胡员外猛省起来：“这几日只管得门前买卖，不曾管得家中女儿。若纳得住定盘星便好，倘是胡做胡为，交养娘得知，却是利害！”胡员外起这个念头来看女儿，有分交：朝廷起兵发马，永儿乱了半个世界，鼎沸了几座州城。正是：

农夫背上添军号，渔父船中插认旗！

毕竟胡永儿做出甚跷蹊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次第——齐整。

鼎沸——像水在鼎里沸腾。比喻喧闹、混乱。

认旗——军中作为标志、信号的旗帜。

第四回 胡永儿剪草为马 胡永儿撒豆成兵

诗曰：

妖邪异术世间希，五雷正法少人知；

世上若交邪作正，天地神明必有私。

当日胡员外走入堂里，寻永儿不见，房里亦寻不见，走到后花园中，也寻不见。往从柴房门前过，见柴房门开着，员外道：“莫不在这里面么？”移身挺脚，入得柴房门，只见永儿在那空阔地上坐着一条小凳儿，面前放着一只水碗，手里拿着个朱红葫芦儿。员外道：“一地里没寻他处，却在此做什么？”又不敢惊动他，立住了脚且看他如何。只见那永儿把那葫芦儿拔去了塞的，打一倾，倾出二伯来颗赤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哈口水一喷，喝声道：“疾！”都变做三尺长的人马，都是红盔，红甲，红袍，红缨，红旗，红号，赤马；在地上团团的转，摆一个阵势。员外道：“那个月的初十边，被我叮咛得紧，不敢变物事，却在这里舞弄法术。且看他怎地计结？”只见永儿又把一个白葫芦儿拔上了塞的，打一倾，倾出二伯来颗白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哈口水一喷，喝声道：“疾！”都变做二尺长的人马，都是白盔，白甲，白袍，内缨，白旗，白号，白马；一似银墙铁壁一般，也排一个阵势。永儿去头上拔下一条金篦儿来，喝声：“变！”手中篦儿变成一把宝剑，指着两边军马，喝声道：“交战！”只见两边军马合将来，喊杀连天。惊得胡员外木呆了，道：“早是我见，若是别人见时，却是老大的事，终久被这妮子连累。要无事时，不如早下手，顾不得父子之情！”员外看了十分焦燥，走出柴房门，去厨下寻了一把刀，复转身来。

却说胡永儿执着剑，喝人马左盘右旋，合龙门交战，只见左右混战，不分胜败。良久，阵势走开，赤白人马分做两下。永儿道：“收人马！”只见赤白人马，依先变成赤豆，白豆，寸草，永儿收入红白葫芦儿内了。胡员外提起刀，看着永儿只一刀，头随刀落，横尸在地。员外看了，心中好闷，把刀丢在一边，拖那尸首僻静处盖了，出那柴房门把锁来锁了，没精打彩走出彩帛铺里来坐地。心中思忖道：“罪过！我女儿措办许多家缘家计，适来一时之间，我见他做作不好，把他来坏了。也怪不得我，若顾了他时，我须有分吃官司。宁可把他来坏了，我夫妻两口儿倒得安迹。他的娘若知时，如何不气？终不成一日不见，到晚如何不问着甚么道理杀了他？”

胡员外坐立不安，走出走入有百十遭。到晚收了铺，主管都去了，分付养娘：“安排酒来，我与妈妈对饮三杯。”员外与妈妈都不提起女儿，两个吃了五七杯酒，只见员外叹了一口气，簌簌地两行泪下。妈妈道：“没甚事如何这等哭？”员外道：“我有一件事，又是我的不是。我们夫妻两个方得快活，我看女儿做作不好，一时间见不到，把他来坏了。恐怕你怪，你不要烦恼。”妈妈道：“员外怎的说这话，孩儿又做甚么跷蹊的事？”员外把那水儿变人马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妈妈听得说，捶胸脚哭将起来，道：“你忘了三年前在不厮求院子里住时忍饥受冻，不是我女儿，如何有今日？你便下得手，把我孩儿来坏了！”员外道：“是我一时间焦燥，你休怨我，且看日常夫妻之面！”妈妈道：“你杀了我女儿，我如何不烦恼！”妈妈又

疑道：“适才我见女儿好好地房里，如何说是坏了？”乃问道：“你是几时杀的？”员外道：“是日间杀的。”妈妈道：“既是日间杀的，我文你看一个人！”妈妈入去不多时，劈胳膊拖将出来。员外仔细看时：“正是我女儿！日间我一刀剁了，如何却活在这里？”唬得员外失惊道：“终久被这作怪的妮子连累，不免略施小计，保我夫妻二人性命。”

胡员外含糊过了一夜，次日早起，先去开柴房门看时，唬得员外呆了，只见刀在一边，剁的尸首却是一把竹笊帚。员外道：“嘻，嘻！留他不得了，交他离了我家便了！”遂出来与妈妈商议道：“常言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如念永儿年已长成，只管留他在家，不是久长之计，他的终身也是不了。”妈妈道：“说得是。”便叫当直的，去前街后巷叫两个媒人来。当直的去不多时，叫得两个媒人，一个唤做张三嫂，一个唤做李四嫂。两个来到堂前，叫了员外、妈妈万福。妈妈交坐了，叫点茶来；茶罢，叫安排酒来。张三嫂起身来告妈妈和员外道：“叫媳妇们来，不知有何使令？”员外道：“且坐，你二人曾见我女儿么？”张三嫂道：“前次曾见小娘子来，好个小娘子！”员外道：“我家只养得这个女儿，年方一十八岁，要与他说亲，特请你二人来商议则个。”张三嫂道：“谢员外、妈妈照顾媳妇。既是小娘子要说亲事，不知如今要入赘却是嫁出去？”胡员外道：“我只是嫁出去。”李四嫂道：“若要嫁出去时，这亲事却有。”员外取出六两银子来，道：“与你二人做脚步钱。若亲事成时，自当重重的谢你。”两个接了银子，谢了出来，分了银子。两个于路上说道：“那里有门厮当、户厮对的好人家？”李四嫂道，“我有一头好亲事在这里拖带你。”张三嫂道：“是谁家？”李四嫂道：“是大桶张员外有个儿子，年二十二岁，只要说一个好媳妇。我和你走一遭，且讨三杯酒吃。”两个迳来到张员外家，张员外见两个媒人来，便问道：“二位有何事到我家？”张三嫂道：“有一门好亲，特地来说。”员外随：“有多少媒人来说过，都不成得。如今不知是谁家女儿？”张三嫂道：“是开彩帛铺胡员外的女儿，年方一十八岁，且是生得好。”张员外道：“我曾在金明池上见来，真个生得好。则是我只有这个儿子，我却不肯入赘。”张三嫂道：“胡员外也要嫁出来。”张员外见说，十分欢喜，交安排酒来，二人吃了三杯，取出三两银子与他两个，说道：“若亲事成时，别有重谢。”两个收了银子，作谢出来，一路上商量道：“今日是好日，都顺溜。”复到胡员外宅里，见了员外，交坐道：“难得你们用心，才去说便有。”张三嫂道：“告员外，说的是大桶张员外的儿子，只有这个小官人；年方二十二岁，与宅上门当户对；真个十分伶俐，写又写得好，算又算得好，人材又出众。”胡员外听说了道：“且放过这头亲事。”两个媒人道：“员外！恁地一头好亲事，如何却交放过了？”胡员外道：“我心里便是有些不在意，你两个别有亲事再来说。”两个只得出来，张三嫂道：“虽是这头亲事不成，且撰得几两银子，大家且归去再思量。”二人别了，到次日饭罢，只见张三嫂来见李四嫂道：“你有甚好亲事么？”李四嫂道：“我思量一夜，没有好的。昨日说的张员外，门当户对兀自不肯！”张三嫂道：“我有一头好亲在这里，是金沙唐员外有个儿子，年方二十岁，几番要说媳妇，只是不中他意。若说胡员外宅里女儿必成。”李四嫂道：“好！好！我同你去走一遭。”两个走到唐员外宅上来，只见唐员外在门前闲坐，见两个媒人一迳地走来，员外交，

“请里面坐。”张三嫂道：“告员外，有一头好亲事，特地来与宅里小官人说。”唐员外道：“是那一家？”张三嫂道：“是开彩帛铺的胡员外的女儿，见年一十八岁。”唐员外听得说，笑着道：“我知胡员外的女儿，且是生得好，又聪明伶俐。几次央人去说，胡员外摇得头落不肯，你却如何来说？”张三嫂道：“昨日胡员外叫将我两个去，一家与了三两银子，又与了三杯酒吃，要说门当户对的亲，故此媳妇们特来宅上说。”唐员外见说，十分欢喜，即时叫安排酒来，交两个吃了，把四两银子送与两个道：“若亲事成时，另有重谢。二位用心着力则个。”两个谢了唐员外出来，一路上说道：“这脚去钱是我们两个撰了，这亲事心然成。”来到胡员外宅里，胡员外道：“你两个有甚亲事来说？”张三嫂道：“告员外，今有金沙唐员外的儿子，年方二十岁，叫来宅上求亲。”胡员外道：“我认得唐员外的儿子。”张三嫂道：“实不敢虚誉说，他宅上小官人百伶百俐，写得算得，如法小官人。”胡员外道：“且放过去，别有亲时再来说。”两个媒人只得起身出来。

话休烦絮，似有好亲去说，听得说儿郎聪明伶俐，便交放过了。又隔了数日，两个媒人思量道：“难得胡员外，去时便是酒和银子，不曾空过，我两个有七八头好亲事会说，只是不肯，不知是甚意故？”李四嫂道：“今日我们两个没处去了，我和你去胡员外宅里，骗他几杯酒吃，有采骗得三二两银子，大家取一回笑耍。”张三嫂道：“你有甚亲事去说？”李四嫂道：“你休管，只顾随我来，交你吃酒便了。”两个来到胡员外宅里坐定吃茶，员外问道：“有甚亲事来说？”李四嫂道：“告员外，今有和宅上一般开彩帛铺的焦员外的儿子。”员外问道：“他儿子几岁，诸事如何？”只因李四嫂启口说谐这头亲事来，有分交：胡永儿嫁人不着，做个离乡背井之人。正是：

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毕竟这亲事成得成不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胡员外女嫁憨哥 胡永儿私走郑州

诗曰：

多言人恶少言痴 恶有憎嫌善又欺；

富遭嫉妒贫遭辱，思量那件合天机。

当日李四嫂对胡员外说：“焦员外的儿子约有三十来岁，撮两个角儿，口边涎沥沥地，妳子替他着衣裳，三顿喂他茶饭，不十分晓人事。”胡员外听了道：“烦你二位用心说这头亲事则个。”两个媒人听得说，口中不说，心下思量：“千头万头好亲，花枝也似儿郎，都放过了，却将这个好女儿嫁这个疯子！”两个又吃了数杯酒，每人又得了二两银子，谢了员外出来。对门是个茶坊，两个人去吃了茶。张三嫂道：“你没来由交我忍不住笑，捏着两把汗；只怕胡员外焦燥起来带累我，甚么意思！”李四嫂道：“我和你说过许多头好亲事都交放过了，我自取笑他；若胡员外焦燥时，我只说取笑，谁想到成了事。”张三嫂道：“想是他中意了。若不中意时，定不把银子与我们，取酒与我们吃。”两个厮赶着，一头走，一头笑，迳投国子门来见焦员外。焦员外交请坐吃茶。员外道：“你两个上门是喜虫儿，有甚事了来？”李四嫂道：“告员外！我两个特来讨酒吃，与小员外说亲！”焦员外道：“我的儿子是个呆子，不晓人事的。谁家女儿肯把来嫁他？”李四嫂道：“与员外一般开彩帛铺的胡员外宅里，花枝也似一个小娘子，年方一十八岁。多少人家去说亲的都不肯，方才媳妇们说起宅上来，胡员外便肯应成，特交我两个来说。”焦员外见说好欢喜，道：“你两个若说得成时，重重的相谢。”两个吃了数杯酒，每人送了三两银子，出得焦员外家，迳来见胡员外。李四嫂道：“焦员外见说宅上小娘子，十分欢喜，交来禀覆员外，要拣吉日良辰下时纳礼。要甚安排，都依员外分付。”胡员外听说，不胜之喜，自交媒人去回报。张院君道：“员外，我听得你与媒人说，我不敢多口，不知是何意故，好儿郎不完就他，却交说嫁一个疯子，你却主何意念？”胡员外道：“我女儿留在家中，久后必然累及我家。便是嫁将出去别人家里，嫁了个聪明伶俐的老公，压不住定盘星，露出些斧凿痕来，又是苦我。如今将他嫁个木畜不晓人事的老公，便是有些泄漏，他也不理会得。”妈妈道：“这等一个好女儿，嫁恁地一个疯呆子，岂不悞了我女儿一生？”员外道：“他离了我家；是天与之幸，你管他则甚！”话休絮烦，两家少不得使媒人下财纳礼，奠雁传书；不只一日，拣了吉日良时，成那亲事。

却说焦员外和妈妈叫妳子来分付道：小官人成亲，房中的事皆在你身上。若得他夫妻和顺，我却重重赏你。”妳子道：“多谢员外妈妈，妳子自有道理。”妈妈道：“恁地时，慢慢教他好。”妳子与妈妈入房里来，看着憨哥道：“憨哥！明日与你娶老婆也！”“憨哥”乃新女婿之小名也。憨哥道：“明日与你娶老婆也！”妳子又道：“且喜也！”憨哥道：“且喜也！”妳子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我们员外好不晓事！这样一个疯子，却讨媳妇与他做甚么，苦害人家的女儿！那胡员外也没分晓；听得人说，这个女儿十分生得标致，又聪明智慧，更兼针线皆能，却把来嫁这个疯子，都不知是何意故！”

纳礼——古婚礼之一。男方向女方送的求婚礼物。即行聘。

奠雁——古代婚礼，新郎到女家迎亲，用雁作见面礼，表示不再娶他人。

当夜过了，至次日晚间，胡妈妈送新人进门，少不得要拜神讲礼，参筵拂尘，妳子扶那憨哥出来，胡妈妈看见，吃了一惊。但见：

面皮垢积，口角涎流。帽儿光，歪罩双丫；衫子新，横牵遍体。帚眉缩颊，反耳斜睛。靴穿膀腿步踉跄，六七人搀；涕挂掀唇嘴腌臢，一双袖抹。瞪目视人无一语，浑如扶出狰狞；拳须连鬓已三旬，好似招来鬼魅。蠢躯难自主，穷崖怪树摇风；陋脸对神前，深谷妖狐拜月。但见花灯，那解今宵合卺；虽逢鸳侣，不知此夜成亲。送客惊翻，满堂笑倒。洞房花烛，分明织如遇那罗；帘幕摇红，宛是观音逢八戒。便教嫫母也嫌憎，纵是无盐差配合。

当晚胡妈妈看见新女婿这般模样，不觉簌簌地泪下，暗地里叫苦道：“老无知！却将我这块肉断送与这样的人，我女儿终身如何是了！”正是哑子慢尝黄柏味，难将苦口对人言。没奈何，与许多亲眷劝酬了一夜。次早只得撇了女儿，别了诸亲，回家与员外厮闹，不在话下。

却说胡永儿见娘去了，眼泪不从一路落，苦不可言。陆续相送诸亲出门，晚饭已毕，谢了婆婆，道了安置，随妳子入房里来。见憨哥坐在床上，妳子道：“你和小娘子睡。”憨哥道：“你和小娘子睡。”妳子道：“你和小娘子睡休！”憨哥道：“你和小娘子睡休！”妳子心里道：“只管随我说，几时是了？不若我自安排小娘子睡便了。”妳子先替憨哥脱了衣服，扶他上床睡倒，盖了被，然后看着永儿道：“请小娘子宽衣睡了罢！”永儿见妳子请睡，包着两行珠泪，思量道：“爹爹！妈妈！我有甚亏负你处，你却把我嫁个疯子？你都忘了在不厮求院子里受苦时，如今富贵，不知亏了谁人！休，休！我理会得爹爹意了，交我嫁一个聪明的丈夫，怕我教他些甚么；因此先识破了，却把我嫁这个疯子！”抹着眼泪，叫了妳子安置，脱了衣裳与憨哥同睡。妳子自归房里去了。永儿上得床，把被紧紧地卷在身上，

自在一边睡，不与憨哥合被。

自当日为始，荏苒光阴，过了半年。时遇六月间，天气十分炎热。永儿到晚来堂前叫了安置，与憨哥来天井内乘凉。永儿道：“憨哥！我们好热么？”憨哥道：“我们好热么？”永儿道：“我和你一处乘凉，你不要怕！”憨哥道：“我和你一处乘凉，你不要怕！”永儿见憨哥七颠八倒，心中好闷。当夜永儿和憨哥合坐一条凳子，永儿念念有词，那凳子变做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在地上。永儿与憨哥骑在大虫背上，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大虫载着永儿和憨哥从空便起，直到一座城楼上；这座城楼叫做安上大门楼，永儿喝声：“住！”大虫在屋脊上便住了。永儿与憨哥道：“这里好凉么？”憨哥道：“这里好凉么？”两个直乘凉到四更，永儿道：“我们归去休！”憨哥道：“我们归去休！”永儿念念有词，只见大虫从空而起，直到家中天井里落。永儿道：“憨哥！我们去睡！”憨哥道：“我们去睡！”自此夜为始，永儿和憨哥两个，夜夜骑虎直到安上大门楼屋脊上乘凉，到四更便归。忽一日，永儿道：“憨哥！我们好去乘凉也！”憨哥道：“我们好去乘凉也！”永儿念念有词，凳子变做大虫，从空便起，直到安上大门楼乘凉。当夜却没有风，永儿道：“今日好热！”拿着一把月样白纸扇儿在手里，不住手摇。此时月却有些朦

参筵拂尘——摆设宴席请客。

合卺(j n, 音紧)——古代结婚仪式之一。新婚夫妇各拿着半个瓢，以其所；盛之酒漱口。

那罗——即那吒。佛教护法神名。

嫫母——丑妇。

胧，有两个上宿军人出来巡城，一个叫做张千，一个叫做李万。两个回到城门楼下，张千猛抬起头来看月，吃了一惊道：“李万你见么？楼门屋脊上坐着两个人！”李万道：“若是人，如何上得去？”张千定睛一看，说：“真是两个人！”李万道：“据我看时，只是两个老鸦。”当夜永儿在屋脊上不住手的把扇摇，李万道：“若不是老鸦，如何在高处展翅？”张千道：“据我看，一个像男子，一个像妇人。如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鸦，只交他吃我一箭！”去那袋内拈弓取箭，搭上箭，拽满弓，看清，只一箭射去，不偏，不歪，不斜，正射着憨哥大腿。憨哥大叫一声，从屋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跌得就似烂冬瓜一般。当时张千、李万把憨哥缚了，再看上面时，不见了那一个。

至次日早间，解到开封府来，正值知府升厅，张千、李万押着憨哥跪下，禀道：“小人两个是夜巡军人，昨晚三更时分，巡到安上大门，猛地抬起头来，见两个人坐在城楼屋脊上，摇着白纸扇子。彼时月色不甚明亮，约莫一个像男子，一个像妇人。小人等计算，这等高楼，又不见有梯子，如何上得去？必是飞檐走壁的歹人！随即取弓箭射得这个男子下来，再抬头看时，那个像妇人的却不见了。今解这个男子在台下，请相公台旨。”知府听罢，对着憨哥问道：“你是甚么样人？”憨哥也道：“你是甚么样人？”知府道：“你从实说来，免得吃苦！”憨哥也道：“你从实说来，免得吃苦！”知府大怒，骂道：“这厮可恶！敢是假与我撒疯？”憨哥也瞪着眼道：“这厮可恶！敢是假与我撒疯？”满堂簇拥的人都忍不住笑。知府无可奈何，叫众人都来厮认，看是那里地方的人。众人齐上认了一会，都道：“小人们并不曾认得这个人。”知府存想道：“安上大门城楼壁斗样高，这两个人如何上得去？就是上得去，那个像妇人的如何不见下来，却暗暗地走了？一定那个像妇人是个妖精鬼怪，迷着这个男子到那楼屋上，不提防这厮们射了下来，他自一迳去了。如今看这个人胡言胡语，兀自未醒；但不知这个人姓名、家乡，如何就罢了这头公事？”寻思了一会，喝道：“且把这个人枷号在通衢十字路口。”看着张千、李万道：“就着你两个看守，如有人来与他厮问的，即便拿来见我。”不多时，狱卒取面枷将憨哥枷了，张千、李万搀扶到十字路口，哄动了大街小巷的人，挨肩叠背，争着来看。

却说那焦员外家妮子和丫鬟，侵晨送脸汤进房里来，不见了憨哥、永儿，吃了一惊，慌忙报与员外、妈妈知道。员外和妈妈都惊呆了，道：“门不开，户不开，去那里去了？”焦员外走出走入没做理会处。忽听得街上的人，三三两两说道：“昨夜安上大门城楼屋脊上，有两个人坐在上面，被巡军射了一个下来，一个走了。”又有的说道：“如今不见枷在十字路口？”焦员外听得说，却似有人推他出门的，一迳走到十字路口，分开众人，挨上前来时，却是自家儿子，便放声大哭起来，问道：“你怎的去城楼上去？你的娘子在那里？”张千、李万见焦员外来问，不由分说，横拖倒扯捉进府门。知府问道：“你姓甚名谁？那枷的是你甚么人，如何直上禁城楼上坐地，意欲干何歹事，与那逃走的妇人有什么缘故？你实实说来，我便放你！”焦员外躬身跪着道：“小人姓焦名玉，本府人氏。这个枷的是小人的儿子，枉自活了三十多年纪，一毫人事也不晓得；便是穿衣吃饭，动辄要人，人若问他说

侵晨——一大早；天刚亮。

脸汤——洗脸水。

话时，他便依人言语回答，因此取个小名叫做憨哥；小人只是叫他小时伏事的姝子看管，虽中门外，一步也不敢放他出来。半年前偶有媒人来与他议亲，小人欲待娶妻与他，恐悍了人家女儿；欲待不娶与他，小人止生得这个儿子，没个接续香火。感承本处有个胡浩，不嫌小人儿子呆蠢，把一个女儿叫做胡永儿嫁他，且是生得美貌伶俐。不料昨晚吃了晚饭，双双进房去睡，今早门不开，户不开，小人的儿子并媳妇都不见了。不知怎地出门得到城楼高处，又不知媳妇如何不见下来便走得去。”知府喝道：“休得胡说！既是你的儿子媳妇，如何不开门启户走得出来？媳妇以定是你藏在家中了，快叫他来见我！”焦员外道：“小人安分愚民，怎敢说谎？便拷打小人至死，端的屈杀小人！”知府听他言语真实，更兼憨哥依人说话的模样又是真的，再差两个人去拿胡永儿的父亲来审问，便见下落。公差领了钧牌，飞也似赶到胡员外家里来。却说胡员外听得街坊上喧传这件事，早已知是自家女儿做出来的勾当害了憨哥，与妈妈正在家暗暗地叫苦，只见两个差人跑将入来，叫声：“员外有么？”惊得魂不赴体，只得出来相见。问道：“有何见谕？”公差道：“奉知府相公严命呼唤，请即那步。”胡员外道：“在下并不曾闲管为非，不知有甚事相烦二位唤我？”公差道：“知府相公立等，去则便知分晓。”不容转动，推扯出门，迳到府里。知府正等得心焦，见拿到了胡员外，便把城楼上射下憨哥，次后焦员外说出永儿并憨哥对答不明，要永儿出来审问的情由说了一遍，胡员外只推不知。知府道：“我闻你女儿极是聪明伶俐，女婿这般呆蠢，必定别有奸夫，做甚不公不法的事。你怕我难为他说出真情，意藏在家中，反来遮掩。”焦员外跪在那边，便插口道：“若在你家，快把他出来救我儿子性命！”胡员外道：“世上只有男子拖带女人做事，分明是你把我的女儿不知怎地缘故断送那里去了，故意买嘱巡军，只说同在城楼屋脊上，射下一个，走了一个。相公在上，城楼在半天中一般，又无梯子，拿获这两个人插翅飞上去的？若果同在上面时，怎地瓦也不响，这般逃走得快？女人家须是鞋弓袜小，巡军如何赶他不着，眼睁睁放他到小人家中来躲了？”知府听他言语句句说得有理，喝：“把憨哥的父亲与张千、李万俱夹起来！”指着焦园外道：“这事多是你家谋死了他的女儿，通同张千、李万设出这般计策，把这疯癫的儿子做个出门入户，不打如何肯招！”喝将三人重重拷打。两边公人一齐动手，打得个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焦员外受苦不过，哀告道：“望相公青天作主，原不曾谋死胡永儿。容小人图画永儿面貌，情愿出三千贯赏钱。只要相公出个海捕文书，关行各府州县，悬挂面貌信赏。若永儿端的无消息时，小人情愿抵罪。”知府见他三个苦死不招，先自心软，况兼胡员外也淡淡地不口紧要人，知府便道：“这也说得是。”一边把三个人放了，一面取憨哥进府，开了枷，并一行人俱讨保暂且宁家伺候。着令焦家图画永儿面貌，出了海捕文书，各处张挂，不在话下。

且说胡水儿见憨哥中箭跌下去了，口中念念有词，从空便起，见野地无人处渐渐下来，撇了凳子，独自一个取路而行，肚里好闷：“如今那里去好？”

以定——即一定。

钧牌——令牌。

那——同挪。移动。

海捕文书——通令各地捕拿逃犯的公文。近似现在的通缉令。

宁家——回家。

归去又归去不得，爹爹妈妈家里又去不得了。想起成亲之夜，梦见圣姑姑与我说道：此非你安身之处，若有急难，可来郑州寻我。见今无处着身，若官司得知，如何是好？不若去郑州投奔圣姑姑，看是如何。”天色已晓，走了半日，到一个凉棚下，见个点茶的婆婆，永儿入那茶坊里坐了歇脚。那婆婆点盏茶来与永儿吃罢，永儿问婆婆道：“此是何处，前面出那里去？”婆婆道：“前面是板桥八角镇，过去便是郑州大路。小娘子无事独自个往那里去？”永儿道：“爹爹、妈妈在郑州，要去探望则个。”婆婆道：“天色晚了，小娘子可只在八角镇上客店里歇一夜却行，早是有这歇处，独自一个夜晚不便行走。”永儿变十数文钱还了茶钱，谢了婆婆，又行了二里路，见一个后生：

六尺以下身材，二十二三年纪；三牙掩口细髭，七分腰细膀阔；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穿一领银丝似白纱衫子；系一条蜘蛛斑红绿压腰，着一对土黄色多耳皮鞋；背着行李，挑着柄雨伞。

那后生正行之间，见永儿不带花冠，绾着个角儿，插两只金钗，随身衣服，生得有些颜色，向前与永儿唱个喏道：“小娘子那里去来？”永儿道：“哥哥！奴去郑州投奔亲戚则个。”那厮却是个人家浮浪子弟，便道：“我也经郑州那条路去，尚且独自一个难行，你是女人家，如何独自一个行得？我与小娘子一处行！”一面把些唬吓的言语惊他。到一个林子前，那厮道：“小娘子！这个林子最恶，时常有大虫出来。若两个行便不妨得，你若独自一个走，大虫出来便驮了你去！”永儿道：“哥哥！若如此时，须得你的气力拖带我则个！”那厮一路上逢着酒店便买点心来，两个吃了，他便还钱。又走歇，又坐歇，看看天色晚来。永儿道：“哥哥！天晚了，前面有客店歇么？”那厮道：“小娘子！好交你得知，一个月前，这里捉了两个细作，官府行文书下来，客店里不许容单身的人。我和你都讨不得房儿。”永儿道：“若讨不得房儿时，今夜那里去宿歇？”那厮道：“若依得我口，便讨得房儿。”永儿道：“只依哥哥口便了。”那厮道：“小娘子！如今又不真个，只假说我们两个是夫妻，便讨得房儿。”永儿口中不道，心下思量：“却不可耐这厮无道理！你又不认得我，只交他恁地，恁地！”永儿道：“哥哥拖带睡得一夜也好。”那厮道：“如此却好！”

来到八角镇上，有几个好客店都过了，却到市梢头一个客店。那厮入那客店门叫道：“店主人！有空房也没？我夫妻二人讨间房歇！”店小二道：“大郎莫怪，没房了！”那厮道：“苦也！我上上落落只在你家投歇，如何今日没了房儿？”店小二道：“都歇满了，只有一间房铺着两张床，方才做皮鞋的胡子歇了，怕你夫妻二人不稳便。”那厮道：“怕甚么事！他自在那边，我夫妻两个在对床。”店小二道：“恁地你两个自入房里去。”那厮先行，永儿后随，店小二推开房门，交了房儿。永儿自道：“却不可耐这厮，交我做他老婆来讨房儿，交他认得我！”只因此起，有分交：胡永儿坏数万人性命，朝廷起十万人马；闹了数座州城，鼎沸河北世界。正是：

堪笑痴愚呆蠢汉，他人妇女认为妻。

毕竟当夜胡永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胡永儿客店变异相 卜客长赶永儿落井

诗曰：

堪笑浮华径薄儿，偶逢女子认为妻；
世财红粉高楼酒，谁为三般事不迷！

岂不闻古人云：“他妻莫爱，他马莫骑。”怎地路途中遇见个有颜色的妇人便生起邪心来！那厮看着店小道：“讨些脚汤洗脚。”店小二道：“有！有！”看着待诏说道：“他夫妻两个自东京来的，店中房都歇满了，只有这房里还有一张床，没奈何交他两个歇一夜。”待诏道：“我只睡得一张床，有人来歇，交他自稳便。”永儿进房来，叫了待诏万福，待诏还了礼。那厮看着胡子道：“蒿恼 则个！”待诏道：“请自便。”待诏肚里自思量：“两个言语不似东京人，恁地个孤调调地行，两个不像是夫妻；事不一心，有些脚叉 样。干我甚事？由他便了。”胡子道：“你们自稳便。”那厮和永儿床上坐了，店小二掇脚汤来，那厮洗了脚，讨一盏油点起灯来。胡子不做夜作，唤了安置，朝着里床自睡了。那厮道：“姐姐！路上贪赶路，不曾打得火，我出去买些酒食来吃。”转身出房去了。永儿道：“却不忍耐这厮！我又不认得你，一路上惊赫我许多言语，强要我做老婆讨房歇。那厮去买酒去了，他不识得我；我且撩拨他耍子则个。”口中不知道些甚的，舒气向胡子床上只一吹，又把自己脸上摸一摸，永儿就变做个胡子，带些紫膛色，正像做皮鞋的待诏，待诏却变做了永儿，假待诏也倒在床上假睡着。

却说那厮沽些酒，买些炊饼，拿入店里来，肚里寻思道：“我今朝造化好，遇着这等一个好归人；客店里都知道我是他的丈夫了，今晚且快活睡他一夜。”那厮推开房门，放酒、饼在棹子上，剔起灯来，看那床上时，却是做皮鞋的待诏。疑惑道：“却是甚么意故，如何换过了来我床上睡？”看那对面床上时，却睡着妇人。那厮道：“想是日里走得辛苦，倒头就睡着在这里。”向前双手摇那妇人，叫道：“姐姐！我买酒来了，你走起来！你走起来！”只见那做皮鞋的待诏跳将起来，劈头揪翻来便打。那厮叫道：“做甚么便打老公？”胡子喝道：“谁是你的老婆！”那厮定睛看时，却是做皮鞋的待诏。慌忙叫道：“是我错了！莫怪，莫怪！”店小二听得大惊小怪，入房里来问道：“做甚么？”待诏道：“可奈这厮走将来摇我，叫我做姐姐。”小二道：“你又不眼瞎，眼里又无脚裂，你的床自在这边。”小二劝开了，待诏依旧上床睡了。那厮吃了几拳，道：“我的悔气，眼睁睁是个妇人，元来却是待诏。”看这边床上女娘子睡着，叫道：“小娘子！起来吃酒。”定睛只一看时，却是朱红头发，碧绿眼睛，青脸獠牙的。叫声：“有鬼！”匹然倒地。店小二正在门前吃饭，只听得房里叫“有鬼”，入来看时，见那厮跌倒在地上，连忙扶起，惊得做皮鞋的待诏也起来。店里歇的人都起来救他，也有嘍 嘍吐的，也有咬中拇指的。那厮吃剥消了一夜，三魂再至，七魄重苏，那厮醒来道：“好怕人！有鬼！有鬼！”被店小二揪住，劈脸两个嘍吐道：

待诏——宋代以来对手艺人的尊称。

蒿恼——骚扰；打扰。

脚叉——蹊跷；诧异。

匹然——突然。

嘍（lìn）——喷（水）。

“我这里是清净去处，客店里有甚鬼？是甚人教你来坏我的衣饭？”将灯过来道：“鬼在那里？”那厮道：“床上那妇人是鬼！”店小二道：“这厮却不弄人！这是你浑家，如何却是鬼？”那厮道：“他不是我浑家，我在路上撞见他，和我同到此讨房儿做假夫妻的。方才我去买酒，来到房里，看见却是胡子。我却错叫了待诏，吃他一顿拳头。再去看他时，却是朱红头发，碧绿眼睛，青脸獠牙，原来是鬼。”众人吃了一惊，灯光之下看那妇人时，如花似玉一个好妇人。都道：“你眼花了！这等一个好妇人，你如何说他是鬼？”永儿道：“众位在此，可耐这厮没道理。我自要去郑州投奔爹爹、妈妈，这厮路上撞见了，和我同行，一路上只把唬吓的言语来惊我。又说捉了两个细作，店里不容单身的歇，强要我做假夫妻来讨房儿。一晚胡言乱语，不知这厮怀着甚么意故。”众人 and 店小二都骂道：“忍耐这厮，情理难容。着他好生离了我店门，若不去时，众人一发上打，交你粉骨碎身！”把这厮一时热赶出去，把店门关了。

那厮出到门外，黑洞洞地不敢行，又怕巡军捉了吃官司，只得在门外僻静处人家门前存了一夜。到天晓，那厮道：“我自去休！”离了店门，走了五七里路了，却待要走过一林子去，只见林子里走出胡永儿来，看着那厮道：“哥哥，昨夜罪过你带挈我客店里歇了一夜，你却如何道我是鬼？”那厮看了永儿如花似玉生得好，肚里与决不下道：“莫不昨晚我真个眼花了？”那厮道：“姐姐，待要和你同行，昨夜两次吃你惊得我怕了。想你不是好人，你只自去休！”永儿道：“昨夜你要我做假夫妻也是你，如今却又怕我，我交你看我的相识！”只见永儿用手一指，叫声：“来！”林子内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看着那厮只一扑，那厮大叫一声，扑地便倒。那厮闭着眼，肚里道：“我性命今番休了！”多时没些动静，慢慢地闪开眼来看时，大虫也不见了，妇人也不见了。那厮道：“我从来爱取笑人，昨日不合撩拨了这妇人，吃胡子打了一顿拳头；又吃他惊了，交我魂不附体。今朝他又叫大虫出来，我道性命休了，元来是惊耍我。若是前面又撞见他，却了不得，我自不如回东京去休！”那厮依先转身去了。

且说胡永儿变大虫出来惊他：“他再不敢由这路来了。我自去郑州去，一路上好慢慢地行。”却在路上有些脚疼，只得去一株树下歇一歇。正坐之间，只听得车子碌碌刺刺地响。见一个客人，头带范阳毡笠，身上着领打路布衫，手巾缚腰，行缠爪着裤子，脚穿八搭麻鞋；推那车子到树下，却待要歇。只见永儿立起身来道：“客长万福！”那客人还了礼，问道：“小娘子那里去？”永儿道：“要去郑州投奔爹爹、妈妈去，脚疼了走不得，歇在这里。客长贩甚宝货，推车子那里去？”客人道：“我是郑州人氏，贩皂角去东京卖了回来。”永儿道：“客长若从郑州过，车厢里带得奴家去，送你三两银子买酒吃。”客人思量道：“我货物又卖了，郑州又是顺路，落得趁他三两银子。”客人道：“恁地不妨。”交永儿上车厢里坐。那客人尽平生气力推那车子，也不与水儿说话，也不把眼来看他。低着头，只顾推车子了行。永儿自思量道：“这个客人是个朴实头的人，难得，难得。想昨夜那厮一路上把言语撩拨我，被我略用些小神通，虽不害他性命，却也惊得他好。

弄人——捉弄人。

意故——意思；缘故。

趁——赚（钱）。

一似这等客人，正好度他，日后也有用他处。”那客人推那车子，直到郑州东门外，问永儿道：“你爹爹、妈妈家在那里住？”永儿道：“客长！奴奴不识地名，到那里奴奴自认得。”客人推着车子入东门，来到十字路口，永儿道：“这里是我家了。”客人放下车子，见一所空屋子锁着。客人道：“小娘子！这是锁着的一所空屋子，如何说是你家？”永儿跳下车子，喝一声道：“疾！”锁便脱下来，用手推开一扇门，走入去了。客人却在门前等了两个时辰，不见有人出来，天色将晚，只管望着里面。被一个人喝道：“你这客人在这里歇许多时了，只望着宅里做甚么？”客人见是个老儿问，慌忙唱个喏道：“好交公公知道，适间城外五十里路见个小娘子，说脚疼了，走不得，许我三两银子，交我载到这里，入去了不出来，交我等了半日。”老儿道：“这宅是刁通判 廨宇，我是看守的。”客人道：“恁地相烦公公去宅里说上声，交取银子还我则个。”老儿道：“锁的空宅子，一向无人居住，你却不害痴么！见今官司出榜追捉胡永儿，如有知情不首者一体治罪。你会事的便去了！”客人道：“好没道理！我载你家小娘子来家，许我三两银子，又不还我，到说白府话儿。你只交我入去看，我情愿吃官司！”老儿道：“你说了！若寻不见时，不要走了！”老儿大开了门，交客人入去。到前厅，过回廊，至后厅，只见水儿坐在厅上。客人看见了他，叫道：“小娘子！如何不出来还我银子，是何道理？”永儿见客人来，便走起身望后便走，客人大跨步走到后厅，永儿见他赶得紧，厅后有一眼八角井，走到井边，看着井里便跳下去了。客人见了，吓得只叫：“苦也！苦也！”却待要走，被老院子促住，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逼人下井，罢休不得！”拖出宅前，叫起街坊人等，将客人一条索子缚了，直解到郑州来。正值大尹在厅上断事，地方里甲人等，解客人跪下，备说本人在刁通判府中，将不识姓名女子赶下八角井里去了。大尹将客人勘问，客人招称：系本州人氏，姓卜名吉，因贩皂角前往东京货卖回来，行到板桥八角镇五十里外大树下，遇见不识姓名女子，言说脚疼行走不得，欲赁车子前到郑州东门十字街爹爹、妈妈家去则个，情愿出银三两。是吉载到本家，即开门入去，并不出来。吉等已久，只见老院子出来，言说我家是刁通判廨宇，无人居住空房，不肯还银。一时间同老院子进去寻看，不期女子见了，自跳在井中，即非相逼等情。大尹交且将卜吉押下牢里，到来日押去刁通判宅里井中打捞尸首。

次日大尹委官 一员，狱中取出卜吉，同里邻人等押到刁通判廨宇里来。街上看的人挨肩叠背，人人都道：“刁通判府里，时常听得里面神歌鬼哭，人都不敢在里面住。”有的人道：“看今日打捞尸首何如？”委官坐在交椅上，押卜吉在面前跪下。委官问老院子并四邻人等，卜吉如何赶这女子落井，卜吉告道：“女子自跳落井，并不曾赶他下去。”委官叫打捞水手过来，水手唱了喏，着了水背心。委官道：“奉本州台旨，委我押你下井。你须仔细打捞！”水手道：“告郎中，方才小人去井上看验，约有三五十丈深浅。若只恁地下去，多不济事。须用爪扎轱辘，有急事时，叫得应。”委官道：“要用甚物件，好交一面速即办来。”水手道：“要爪缚轱辘架子，用三十丈索子，一个大竹箩，一个大铜铃，人夫二十名。若有急事便摇动铃响，上面好

通判——官名，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

廨宇——旧时官吏办公处的通称。

委官——委派官员。

拽起来。”不多时都取办完备。水手扎缚了辘轳、铜铃、竹箩俱完了。水手道：“请郎中台旨，交下井去打捞，”委官道：“你众水手中，着一个会水了得的下去。”四五个人扶着辘轳，一个水手下竹箩坐了，两三个人掇那竹箩下井里去“四个人便放辘轳。约莫放下去有二十余丈，只听得铃响得紧，委官交众人退后，急把辘轳绞上箩来。众人见了，一齐呐声喊：看那箩里时，亘古未闻，于今罕有，自不曾见这般跷蹊的事。正是：

说开华岳山峰裂，道破黄河水逆流。

毕竟当日见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 献金鼎刺配卜吉密州

诗曰：

日前积恶在心怀，妄言天地降非灾。

从前作过亏心事，至今兴没一齐来。

众人绞上竹箩来，齐发声喊，看那水手时，当初下去红红白白的一个人，如今绞上来看时，一个脸便如蜡皮也似黄的，手脚却板僵，死在箩里了。委官叫抬在一边，一面叫水手老小扛回家去殓，不在话下。委官道：“终不成只一个下去了不得公事便罢了？再别差一个水手下去！”众水手齐告道：“郎中在上！众人家中都有老小，适才见样了么！着甚来由捉性命打水撒儿？断然不敢下去。若是郎中定要小人等下去，情愿押到知州面前吃打，也在岸上死。实是下去不得！”委官道：“这也怪不得你们，却是如何得这妇人的尸首上来？你一千人都在此押着卜吉，等我去禀复知州。”委官上了轿，一直到州门前下了轿，迳到厅上，把上件事对那知州说了一遍，知州也没做道理处。委官道：“地方人等都说刁通判府中自来不干净，今日又死了一个水手，谁人再敢下去？只是打捞不得那妇人的尸首起来，如何断得卜吉的公事？不若只做卜吉着，交卜吉下去打捞，便下井死了，也可偿命。”知州道：“也说得是，你自去处分。”委官辞了知州再到井边，押过卜吉来，委官道：“是你赶妇人下井，你自下去打捞尸首起来，我禀过知州做主，出豁你的罪。”卜吉道：“小人情愿下去，只要一把短刀防身。”众人道：“说得是！随即除了枷，去了木杻，与他一把短刀，押那卜吉在箩里坐了，放下辘轳许多时不见到底，众人发起喊来道：“以前的水手下去时，只二十来丈索子便铃响，这番索子在辘轳上看看放尽，却不作怪？放许多长索兀自未能勾到底！”正说未了，辘轳不转，铃也不响。

且不说井上众人，却说卜吉到井底下，抬起头来看时，见井口一点明亮。外面打一摸时，却没有水；把脚来踏时，是实落地。一面摸，一面行，约莫行了一二里路，见那明处，摸时却有两扇洞门，随手推开，闪身入去看时，依然再见天日。卜吉道：“这里是那里？”提着刀正行之间，见一只大虫伏在当路。卜吉道：“伤人的想是这只大虫，譬如你吃了我，我左右是死！”大跨步向前，看着大虫便剁，喝声：“着！”一声响亮，只见火光迸散，震得一只手本麻了半晌。仔细看时，却是一只石虎。卜吉道：“里面必然别有去处。”又行几步，只见两边松树，中间一条行路，都是鹅卵石砌嵌的。卜吉道：“既是有路，前面必有个去处。”仗着刀，入那松径里行了一二百步，闪出一个去处，唬得卜吉不敢近前。定睛看时，但见：

金钉朱户，碧瓦雕檐。飞龙盘柱戏明珠，双凤帟屏鸣晓日。红泥墙壁，纷纷御柳间
官花；翠霭楼台、淡淡祥光笼瑞影。窗横龟背，香风冉冉透黄纱；帘卷虾须，皓月团团悬
紫绮。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间帝主家。

卜吉道：“这是甚么去处，却关着门，敢是神仙洞府？”欲推门又不敢，欲

捉——拿。

打水撒儿——当做几戏；开玩笑。

处分——处置。

木杻(ch n)——木制手铐。

勾——同够。

待回去，“又无些表正，终不成只说见只石虎来，知州如何肯信我？”正踌躇之间，只见呀地门开，走出一个青衣女童来。女童叫道：“卜吉！姑姑等你多时了！”卜吉听得说“姑姑等你多时”，“却是甚么姑姑，如何知我名姓？却又等我做甚的？”卜吉只得随女童到一个去处，见一所殿宇，殿上立着两个仙童，一个青衣女童；当中交椅上坐着一个婆婆。卜吉偷眼看时，但见那婆婆：

苍形古貌，鹤发童颜。眼昏似秋月笼烟，眉白如晓霜映日。绣衣玉带，依稀紫府元君，凤髻龙簪，仿佛西池王母。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象画难成。

卜吉想道：“必是个神仙洞府，我必是有缘到得这里。”向前便拜道：“告真仙！客人卜吉谨参拜！”拜了四拜。姑姑道：“我这里非凡，你福缘有分，得到此间，必是有功行之人，请上阶赐坐。”卜吉再三不肯坐，姑姑道：“你是有缘之人，请坐不妨！”卜吉方敢坐了。姑姑叫点茶来，女童将茶来，茶罢，姑姑道：“你来此间非同容易，因何至此？”卜吉道：“告姑姑！小客贩皂角去东京卖了，推着空车子回来，路上见一个妇人坐在树下，道：‘我要去郑州投奔爹娘，脚疼了行不得。’许我三两银子，载他到东门里刁通判宅前，妇人道，‘这是我家了。’下车子推开门走入去，跳在井里，因此地方捉了我，解送官司。差人下井打捞，又死了一个水手。知州只得令小人下来，见井底有路无水，信步走到这里。”姑姑道：“你下井来曾见甚的？”卜吉道：“见一只石虎。”姑姑道：“此物成器多年，坏人不少，凡人到此，见此虎必被他吃了，你倒剃了他一刀，你后来必然发迹。卜吉，我且交你看个人！”看着青衣女童道：“叫他出来！”女童入去不多时，只见走出那个跳在井里的妇人来，看着卜吉道个万福，道：“客长昨日甚是起动！”卜吉见那妇人，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骂道：“打脊贼贱人！却不叵耐，见你说脚疼走不得，好意载你许多路，脚钱又不与我，自走入宅里，跳在井中，教我被官司捉了，项上带枷，臂上带杻，牢狱中吃苦。这冤枉事如何分说？只道永世不见你了，你却原来在这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睁，“且教你吃我一刀！”就身边拔起刀来，向前劈胸揪住便剃。被胡永儿喝一声，禁住了卜吉手脚，道：“看你这个剪手，一路上载我之面，不然把你剃做肉泥！因见你纯善稳重，我待要度你，你却如此无礼，敢把刀来剃我，却又剃我不得！”姑姑起身劝道：“不要坏他！日后自有用他处。”姑姑看着卜吉脸上只一吹，手脚便动得。看着姑姑道：“小娘子是个甚么的人？”姑姑道：“若不是我在这里，你的性命休了，再后休得无礼。”卜吉道：“小人有缘遇得姑姑，若救得卜吉牢狱之苦，出得井去无事时，回家每日焚香设位，礼拜姑姑！”姑姑道：“你有缘到这里，且莫要去，随我来饮数杯酒，送你回去。”卜吉随到里面，吃惊道：“我本是乡村下人，那曾见这般好处！”安排得甚是次第。但见：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四壁张翠幕蛟绡，独早排金银器皿。水晶壶内，尽是紫府琼浆；琥珀杯中，满泛瑶池玉液。玳瑁盘，堆仙桃异果；玻璃盏，供熊掌驼蹄。鳞鳞脍切银丝，细细茶烹玉蕊。

姑姑请卜吉坐，卜吉不敢坐，姑姑道：“卜大郎坐定，异日富贵俱各有分。”

表正——即表证。

起动——烦劳。

剪手——骂人话，拦路抢劫的强盗；贼子。

卜吉方才坐了。只见酒来，又见饭来，他几时见这般施設，两个青衣女童在面前不住斟酒伏事，杯杯斟满，盏盏饮干。酒至半酣，卜吉思忖道：“我从井上来到这里许多路，见恁地一个去处，遇着仙姑，又见了这个妇人，知他是神仙是妖怪？在此不是久长之计。”便起身告姑姑和小娘子道：“我要去井上看车子钱物，恐被人捉了。”姑姑道：“钱物值得甚么，我交你带一件物事上去，富贵不可说，不知你心下何如？”卜吉道：“感谢姑姑美意。休道是值钱的物事，便是不值钱的，把去井上做表正，也免我之罪。”姑姑叫永儿近前，附耳低声，入去不多时，只见一个青衣女童从里面双手掇一件物事出来，把与卜吉。卜吉接在手里，觉有些沉重，思量：“这是甚么东西，用黄罗袱包着？”卜吉道：“告姑姑，把与卜吉何用？”姑姑道：“你不可开，将上井去，不要与他人。但只言本州之神，收此物已千年，今当付与知州，可免你本身之罪。又有一件事分付你，你凡有急难之事，可高叫圣姑姑，我便来救你。”卜吉听得说，一一都记了。姑姑交青衣女童送卜吉出来，复旧路入土穴行到竹笋边，走入竹笋内坐了，摇动索子，那铃便响，上面听得，便把辘轳绞起。众人看时，不见妇人的尸首，只见卜吉掇抱着一个黄罗袱包来见委官。卜吉道：“众人不要动！这件东西是本州之神交与知州的，直到知州面前开看。”委官上了轿，一干人簇拥围定着卜吉，直入州衙里来。

正值知州升厅，公吏人从摆开两傍。委官上前禀说：“卜吉下井去大半日，续后听得铃响，即时绞上卜吉来；只见卜吉抱着黄罗袱，包着一件东西，口称是本州之神付与知州。委官不敢动，取台旨。”知州叫押过卜吉来，知州问道：“黄袱中是何物件？因何得来？”卜吉道：“告相公！小人下井去，到井底不见妇人的尸首，却没有水。有一条路径，约走二里方见天日。见一只虎，几乎被他伤了性命，小人剁一刀去，只见火光迸散，仔细看时，是只石虎。有一条松径路，入去见一座宫殿，外有青衣女童引小人至殿上，见一仙人，仙人言称是本州之神，与小人酒食吃了，又将此物出来，交小人付与知州收受，不许泄漏天机。”知州捧过黄包袱放在公案上，觉道沉重。知州想道：“一件宝物出世，合当遇我。”交手下人且退，亲手打开黄包袱看时，道：“可知这般沉重。”却是一个黄金三足两耳鼎，上面铸着九个字道：“遇此物者，必有大富贵。”知州看罢，再把黄袱来包了，叫出家里亲随人拿入去为镇库之宝，该吏向前禀道：“这卜吉候台旨发付。”知州寻思道：“欲待放了卜吉，一州人都知他赶一个妇人落井，及至打捞，又坏了一个水手性命，若只恁地放了，州里人须要议我。我欲待把卜吉偿那妇人的命，曾奈尸首又无获处，例将金鼎来献我，如何是好？”蓦然提起笔来断这卜吉，有分交：知州登时死于非命，郑州一城人都不得安宁。正是：

没兴店中赊得酒，灾来撞见有情人。

毕竟知州惹出甚祸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野林中张鸾救卜吉 山神庙张鸾赏双月

诗曰：

金刚禅法最通神，天边双曜曛州城；

从空伸出拿云手，提出天罗地网人。

当时知州将卜吉刺配山东密州牢城营，当厅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字匠人刺了两行金印，押了文牒，差两个防送公人：一个是董超，一个是薛霸，当厅押了卜吉，领了文牒，带卜吉出州衙前来。卜吉到州衙外立住了脚，回头向着衙里道：“我卜吉好屈！妇人自跳在井中，我又不曾威逼他，他又不是别人，是本州土神交我下去获得这件宝物献你，你得了宝物，相应免我之罪，倒把我屈断刺配密州去。我若闹得性命回来，却将你隐匿宝物事情，敲皇城，打怨鼓，须要和你理论！”董超见他言语不好，只顾推着卜吉了行。薛霸道：“你在这里出言语，累及我两个却是利害！”急急离了州衙，走到一个酒店，三个人同入来坐定。董超道：“取两角酒来！”薛霸道：“卜吉，我两个虽然是奉公差遣，防送你到山东密州，路程许多遥远，你路上也要盘缠，我们自不曾带盘缠，随人走。你有甚亲戚相识，去措置些银两，路卜好使用，我两个不要你的！”卜吉道：“告上下！小人原有些钱本，为吃官司时，不知谁人连车子都推了上，如今交我问谁去讨？小人单身独自，别无亲戚，盘缠实是无措办处。”薛霸焦躁道：“我们押了多多少少凶顽罪人，不似这般嘴脸！你道没有盘缠？使是李天王也要留下甲仗，生姜也捏出汁来！在我们手里的行货，不轻轻地放了？”说了一场，还了酒钱，两个押着卜吉出郑州西门外来。

正走之间，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董牌！”董超交薛霸押着卜吉先行。那个人看着董超道：“我是知州相公心腹人，适间断配他出来，这厮在州衙前放刁；如今奉知州相公台旨，交你二人怎的做个道理，就僻静处结果了他，回来重重赏你！”董超应承了，自赶上来和薛霸知会：“只就前面林子里结果了他休！”两个押卜吉到一所空林子前，董超道：“我今日起得早了，就林子里困一困则个。”薛霸道：“才离州衙行不得三十里路，如何便要歇？”董超道：“今日忒起得早了些，要歇一歇，只怕卜吉你逃走了时，生药铺里没买处，你等我们缚一缚，便是睡也心稳。”卜吉道：“上下要缚便缚，我决不走。”董超将条长索，把卜吉缚在树稍上，提起索头去那边树大枝稍上倒吊起来，手里拿着水火棍道：“卜吉！我们奉知州相公台旨交害你，却不于我们事。明年今月今日今时是你死忌！”卜吉道：“苦呀！苦呀！我命休矣！”猛然记得：“与我宝物的仙姑姑，曾说有急难时交我叫‘圣姑姑’。”乃大叫：“圣姑姑救我则个！”叫由未了，只见林子外面一个人喝声道：“防送公人不要下手！我在此听得多了！”董、薛二人吃了一惊，慌忙跑出林

文牒——文书；公文。

闹闹（zhèng chuài）——同挣揣。即挣扎。

甲仗——兵器。

行货——指人。犹言家伙，东西。

放刁——撒野；捣乱。

知会——照会；通知。

死忌——忌日；死亡的日子。

子外面看时，见一个先生，身長六尺，面如紫玉，目若怪星。但见：

烈火红袍，勇如子路；铁打道冠，好似专诸。头上簪钻狮子骨，腰间绦系老龙筋。

为餐虎肉双睛赤，因刺麒麟十指青！

那道士牵拳曳步赶入林子里来，看着两个公人道：“知州交你们押解他去。如何将他吊起害他性命，是何道理？”两个公人慌了手脚，道：“先生！我们奉知州相公台旨，交我们害他性命。”先生道：“你乱道！如今官司清明如镜，缘何无罪要坏他性命？我是出家人，本当不管闲事，适间听得林子里高叫‘圣姑姑’，是何意故？你且放他下来，待我问他！”董超只得把卜吉解放了。卜吉道：“告先生！听卜吉说：我因贩皂角去东京卖了回来，路上见一妇人，叫脚疼走不得，许我三两银子赁我车子载他。到郑州东门内一个空宅子前，这妇人跳下车子走入去，我不见他出来，入去看时，妇人自跳下井去，地方人道我逼他下井，捉了我解到官司，知州交我自下井打捞尸首，我下去时元来井里没水，却有一条路，见一所宫殿，遇着个仙姑，与我一件宝物，交我送与知州免罪，临上井时分付我道，若有急难时便叫‘圣姑姑’。”先生听得说了，道：“元来恁地。”看着两个防送公人道：“这卜吉不当死，遇着贫道。可同来林子外村店里吃三杯酒，更赉助你们些盘缠，好看他到地头则个。”董超、薛霸道：“感谢先生！”

四个人同出林子外来，约行了半里路，见一个酒店，四人进那酒店里坐了，酒保来问道：“张先生！打多少酒？”先生道：“打四角酒来，有鸡回一只与我们吃。”酒保道：“村里远，没回处。”先生道：“又没甚菜蔬，如何下得酒？”酒保拿酒来，四个人一家吃了一碗。先生道：“有心请人，却无下口！”东观西望，见壁边一个水缸，先生看时，是一缸干净水。先生袖内取出一个葫芦儿来，拔了屑儿，抖出一丸白药来，放在水缸里，依先去凳上坐了，叫酒保来道：“我们四个如何吃得淡酒！我方才将下口放在你水缸里，将去与我煮来！”酒保道：“张先生！你四个空手进来，不曾见甚么下口。”先生道：“你自去水缸里看。”酒保去看时，只见水动，双手去捞，捞出一尾三尺长鲤鱼来，道：“却不作怪！”只得替他剗了鱼，落锅煮熟了，用些盐酱椒醋，将盘子盛了搬来与他，四个一面吃酒，董超道：“感谢先生厚意。”薛霸道：“这鱼滋味甚好，怎地再得一尾吃也好。”先生道：“这个不足为礼，贫道平日好饮贪杯，难得相遇二位，四海之内皆相识也，若不弃嫌，同到贫道院中尽醉方休，来日起程。不知二位尊意何如？”薛霸是后生心性，道：“难得先生好意相请，今日也将晚了，我们就同往仙院借宿一宵。只是不当取扰。”董超终是年纪大，晓得事，叫薛霸到静处说道：“这先生是个作怪的人，着甚来由同他到道院中去？”薛霸道：“董哥！你空活

子路——（前 542—前 480）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孔子学生，性格直爽勇敢。

专诸——（？—前 515）春秋时吴国堂邑（今江苏六合西北）人。曾为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己也当场被杀。

赉（lài）——赏赐。

地头——地址。

回——卖。

下口——饭菜。

屑儿——楔子。

剗（lī，音离）——割。

这许多年纪，不识得事。这酒店里主人家也认得他，但有差迟，只问酒店里要人。”董超道：“也说得是。”

先生还了酒钱，四个人离了酒店，一路说些闲话。不知行了多少路，只见那先生用手一指道：“这个便是贫道小庵。”董超看时，好座茅庵！不甚大，盖得圆簇，庵前庵后没一个人家，两个便有些心疑。先生开了门，请三人就门前坐地。先生道：“你们三个莫忧，这里尽有宿歇处。今晚且快活歇一夜，来早便行。”先生掇张棹子出来，放在外面，入里面去安排出荤腥菜蔬之类，铺在棹上。先生道：“方才在酒店中请二位，不足为礼，就此尽醉方休。”两个公人面面相觑，私议道：“这先生在酒店里请我们吃了，如今来庵里又安排许多酒食。欲待不吃，肚里又饥；待吃他的，不知他主何意故？”薛霸道：“我两个押着这个罪人，干系不小。方离得郑州一程路，就撞见这个跷蹊的先生，若是有些缓急，都有老小在家里，不是耍笑！”董超道：“且吃了他的，看他如何。”先生将酒出来，各人吃了十数杯，都饱了。两个公人道：“谢先生酒食，都吃不得了。我三个借宿一宵，来早便行。”先生道：“淡酒不足为礼，何必致谢。你二位且请坐。”那先生起身进去，不多时拿出两锭大银子来，都有五十两重。便道：“二位各收一锭，休嫌轻微。”薛霸不则一声，董超道：“感谢先生赐了酒食，又与银两，这银两决不敢受。”先生道：“你二位权且收了，表意而已。”二人被先生推不过，各收了一锭。先生道：“贫道有一件事奉告，不知你二位肯依么？”两个思量道：“酒也吃了，银子也收了，如何不依得？”便道：“先生休道一件事，十件事也依先生，但说不妨。”先生道：“你两位各收了五十两银子，做了养家本，念卜吉是个含冤负屈的人，贫道又不认得他，只是以慈悲好事为念。且听卜吉说来，他是平白的人，却交他吃这场屈官事。望二位怎地做个方便，留他在庵里相伴贫道，贫道姓张名鸾，若知州问时，只说张鸾要救卜吉便了。不知二位意下何如？”董超不敢则声。薛霸叫将起来道：“先生！你好不晓事！率王之土，皆属王土。率土之民，皆属王民。你虽是出家人，往在郑州界上，也属知州所管。他是本官问出来的罪人，甚人敢收留他？你道我们得了你的银子，你便挟制着我们，你的银子分毫不动在此，请自收去！”先生道：“不须焦燥，肯留时便留下；不肯留时，你二位收下银子，再告杯酒。”董超道：“吃了先生酒食，又赐了银子，何须只顾劝酒？”先生道：“不只劝酒，贫道有个小术，就呈二位看看：上至知州，下及庶民，都交他们赏月则个！”先生就怀中取出一张纸来，将剪刀在手，把纸剪了一个圆圆月儿，用酒滴在月上，喝声：“起！”只见那纸月望空吹将起去。三个人齐喝采道：“好！”只见两轮月在天上。先生道：“上此一杯酒。”这里四人自吃酒。

却说郑州上至知州，下及百姓，哄动了城里城外居民，都看空中有两轮明月。有那晓事的道：“只有一轮月，如何有两轮月？此必是个妖月！”

且不说哄动众人，却说这先生与三个赏月吃酒将散，先生道：“二位做个人情，把卜吉与了贫道罢！”董、薛二人道：“我们家中各有老小，比先生不得，知州知道，我两个实难分解。”先生道：“知州分付你们要安排他死，其事甚容易，我交你两个带一件表正与知州看。”只见先生将道袍袖结做一个胛，揣在背后，双手揪住卜吉，用索子将卜吉背剪绑了，缚在草厅上。薛霸道：“先生！你早晨要救他，缘何如今又要缚他？”先生道：“交你二人带他一件物事去见知州。”董超道：“不知交我两个带甚的物事去？”先生道：“知州既要坏他性命，如今贫道替你下手剖腹取心，带去与知州，

表你二人能事。”董超道：“使不得！这是断了的罪人，知州要谋害他，是知州的私意。如今将着心肝去，知道的便是先生杀了他；不知道的只说是我两个谋财害命。这一场屈官事，交我两个吃不起。”先生笑道：“元来你们怕吃官事，我也取笑你们。”便把卜吉解了，就安排三个人睡。先生道：“二位若回州里去时，说我张鸾要救卜吉，可牢记取。”三个叫了安置，就在外面宿歇，先生自进里面去了。

董超、薛霸一觉直睡到天明，闪开眼来看时，两个吃了一惊；身边不见了卜吉，也不见了庵院、先生，却睡在山神庙内纸钱堆里，两个面面相觑，道：“苦也！苦也！我两个不晓事，走了罪人如何是好？”董超道：“我们且不要慌，和你去告知州。”一迳直回到郑州，正值知州午衙升厅。董超、薛霸来厅前跪下，知州便问道：“你两个解卜吉到山东，如何今日便回？”董超、薛霸道：“告相公！昨日押卜吉上路去，在三十里外撞见一个道士，邀到庵中，要夺卜吉，小人们和他争执，那道士是个异人，剪一轮纸月，吹在空中，便见两轮明月！”知州听得，说道：“作怪！昨晚因见两轮月，闹炒了州城一夜。后来却是如何？”董超道：“那道士交小人们就庵里歇睡了一夜，今日起早开眼打一看时，却是个山神庙的纸钱堆里，正不知卜吉和道士那里去了。那道士自称：‘我叫做张鸾。’”知州道：“既有姓名，这妖人好捉了。”当日即唤缉捕使臣分付，言说未了，只见一个道士，铁冠草履，皂沿绯袍，直上厅前，高叫道：“知州！张鸾挺身来见！”喏也不唱。知州大怒道：“汝乃妖人，怎敢如此无礼！”张鸾道：“汝乃一州之主，如何屈断平人？卜吉无罪，把他刺配山东，路上兀自交人杀害他性命，又取了他无价宝物，是何道理？”知州道：“休得胡说：他有甚么无价的宝物？”张鸾道：“金鼎见在你库中，我就叫他出来！”只见张鸾叫声：“金鼎何不出来！”唬得知州并厅上、厅下的人都呆了。只见金鼎从空中飞将下来，直到厅上。知州见了，道：“怪哉！怪哉！”说由未了，金鼎内跳出卜吉来，右手仗剑，左手揪住知州，就厅上把知州一剑刳为两段，众人见知州身死，俱各手足无措。厅上、厅下人都道：“终不成杀了知州就恁地罢了！”一齐向前捉那张鸾、卜吉。两个见众人来捉，就马台石上把身躯一匝，金鼎和二人都不见了。众人面面相觑，都道：“自不曾见这般怪异的事！”就请本州同知管事，六房吏典买办棺木，将知州身尸盛了，一面差缉捕公人，四下里搜捉张鸾、卜吉，一面商议具表奏闻朝廷。只因此起，有分交：大闹河北，鼎沸东京。朝廷起兵发马收捉不得，直惹出一位正直大臣治国安民。正是：

聊将左道妖邪术，说诱如龙似虎人。

毕竟表奏朝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马台石——指上下马时脚踩的石头。

同知——官名。明清时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缉捕、海防、江防、水利等。

第九回 左癩师买饼诱任迁 任吴张怒赶左癩师

诗曰：

炊饼皆乌火不烧，猪头扎眼 法能高；

只因要捉癩师去，致使三人遇女妖。

且说郑州官吏具表上奏仁宗皇帝，仁宗皇帝就将表文在御案上展开看了，遂问两班文武道：“郑州知州被妖人杀害，卿等当以剿捕祛除。”道由未了，忽见太史院官出班奏道：“夜来妖星出现，正照双鱼宫，下临魏地，主有妖人作乱。乞我皇上圣鉴，早为准备。”仁宗皇帝曰：“郑州新有此事，太史又奏妖星出现，事干利害，卿等当预为区处。”众官具奏道：“目今南衙开封府缺知府，须得拣选清廉明正之人任之，庶可表率四方，祛除妖佞。”仁宗皇帝问：“谁人可去任开封府？”众官奏道：“尤图阁待制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必须此人可任此职。”仁宗准奏，交宣至殿前，起居毕，命即日到店。龙图谢了恩出来，开封府祇候人等迎至本府，免不得交割牌印，即日升厅。行文书下东京并所属州县，令百姓五家为一甲，五五二十五家为一保，不许安歇游手好闲之人在家宿歇。如有外方之人，须要询问乡贯来历。各处客店，不许容留单身客人。东京有二十八座门，各门张挂榜文，明白晓谕。百姓们都烧香顶礼道：“好个龙图包相公！”治得开封府一郡人民无不欢喜。真个是：

两行吏立春冰上，一郡居民宝镜中。

那行人让路，鼓腹讴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肃静了一个东京。

去那后水巷里，有一个经纪人，姓任名迁，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小大一哥，乃是五熟行里人。何谓五熟行？

卖面的唤做汤熟，卖烧饼的唤做火熟，卖鲜 的唤做腌熟，卖炊饼的唤做气熟，卖饅

儿的唤做油熟。

这小人一哥是个好经纪人，去在行贩中争强夺胜。在家里做了一日卖的行货，都装在架子上，把炊饼、烧饼、馒头、酸馅糕装停当了。那小大一哥挑着担子，出到马行街十字路口，歇下担子，把门面铺了，和一般的经纪人厮叫了，去架子后取一条三脚凳子方才坐得下，只听得厮郎郎地响一声，一个人迳奔到架子边来，却不是买炊饼的。看那厮郎郎响的，此物唤做随速，殿家又唤做法环，是那解厌 法帅摇着做招牌的。那法师摇着法环走来任迁架子边，看着任迁道：“招财来，利市来，和合来，把钱来！”任迁忍不住笑道：“捻恶气！”看那解厌法师时，身材矮小，头巾没额，顶上破了，露出发来，一似乱草。披领破布衫，穿着旧布裤，一似狮子。脚穿破行缠断耳麻鞋，腰里系一条无须皂绦。任迁道：“厌师仔细照管地下，不要踏了老鼠尾巴！已牌前后来解厌，好不知早晚！”癩师道：“我也说出来得早了，只讨得六

扎眼——即眨眼。

待制——宋制于正式官职之外，加给文臣的衔号。

祇（zhī，音支）候——恭候。

鲜（xiān，音鲜）——经过加工的鱼类制品，如腌制的鱼。

饅饅（g duò，音古垛）——一种面制食品。

厮叫——打招呼。

解厌——解除饥饿；充饥。

文钱。”任迁道：“何不晚些出来？”瘸师道：“哥哥莫怪！我娘儿两个在破窑里住，此时兀自没早饭得吃，胡乱与我一文钱，凑凑些米，娘儿们煮粥充饥。”任迁见他说得苦恼子，要与他一文钱，去腰里摸一摸看，却不曾带得出来。看着瘸师道：“我有钱也不争这一文，今日未曾发市。”瘸师见他没钱，便问道：“哥哥！炊饼怎的卖？”任迁道：“七文钱一个。”瘸师便去怀中取出六文钱来，摊在盘中，道：“哥哥！卖个炊饼与我娘吃！”任迁收了五文钱，把一文钱与瘸师道：“我也只当发市。”瘸师得了一文钱，藏在怀里。任迁去蒸笼里取一个大、一个小递与瘸师。瘸师伸手来接，任迁看他的手腌腌臢臢，黑魆魆地，道：“不知他几日个曾洗的！”瘸师接那炊饼在手里，看一看，捻一捻，看着任迁道：“哥哥！我娘八十岁，如何吃得炊饼？换个馒头与我。”任迁道：“弄得腌腌臢臢，别人行见须不要了。”安在前头儿里，再去蒸笼里捉一个馒头与他，瘸师接得在手里，又捻一捻，问任迁道：“哥哥！里面有甚的？”任迁道：“一色精肉在里面。”瘸师道：“哥哥，我娘吃长素！如何吃得？换一个沙馅与我。”任迁道：“未曾发市，撞着这个男女！”待不换与他，只见架子边有许多人热闹，只得忍气吞声，又换一个沙馅与他。瘸师又接在手里捻一捻，道：“如何吃得他饱？只换个炊饼与我罢！”任迁看了焦躁道：“可知交你忍饥受饿！又只卖得你五文钱，倒坏了三个行货，这番不换了！”瘸师道：“哥哥休要焦躁，两个炊饼如何吃得我娘儿两个饱？不如只余米煮粥吃罢！”去架子上捉了铜钱，看着架子上吹一口气便走。任迁道：“可耐这厮，坏了我三个行货，你待走那里去？”便来打那瘸师，忽然立住了脚寻思道：“这等一个模样，吃得几拳头脚尖？若是有些一差二误，倒打人命官司，只好饶他罢休！”回过身来，到架子边定睛打一看时，任迁只叫得苦；一架子馒头、炊饼都变做浮炭也似黑的。任迁大怒道：“这厮蒿恼了我半日，又坏了一架子行货，这一日道路罢了，正是和他性命相博！”分付一般经纪人看着架子，揎拳曳步向前来赶瘸师。

后生家生性，赶了半日不见，欲待回来，只听得前头厮郎郎响声。任迁道：“莫非便是那厮么？”望前头直赶来，看又不见。翻来覆去，直赶到安上大门楼下，见一伙人围着一个肉案子门前看。任迁道：“这是我相识张屠家里，不知做甚的有这许多人？”立住了脚，去人丛里望一望，只见一个婆婆倒在地上，一个后生扶着，口里不住叫娘，叫了半个时辰醒来，婆婆紧紧地闭着眼不肯开。后生道：“娘！你放松颀些，开了眼！”婆婆道：“快扶我归去。”后生道：“你开开眼！”婆婆道：“我怕了，开不得！”后生扶了婆婆自去了。任迁道：“不知这婆婆因甚倒在这里？”只见张屠道：“众人散开！没甚好看！”任迁认得本人姓张名琪，排行第一。任迁道：“一郎多时不见！”张屠道：“任大哥，那里去来？”任迁道：“干些闲事。”张屠道：“任大哥入来，我告诉你。”任迁入去，问张屠道：“门首做甚么这等热闹？”张屠道：“不曾见这般跷蹊作怪的事，方才一个裹破头巾，身穿破布衫，手里拿着法环，口里道：‘招财来，利市来，和合来，把钱来！’”

（cu，音搓）——盛食物用的竹编器。

道路——买卖；活计。

搏——应为搏。

揎（xuān，音宣）——将袖子露出手臂。

颀（sǎng，音嗓）——疑为“爽”。

我道：‘瘸师，你好不知早晚，想是你家没有天窗。’瘸师听了道：‘没钱便罢休，却取笑我怎的！’不想看着挂在案子上的猪头，摸一摸，口里动动地不知说些甚的，摇着法环自去了。我也不把他为事。侧首院子里做花儿的翟二郎，定下这个猪头，却交他娘来取，我除下猪头与他，这猪头扎眉扎眼，张开口把婆婆一口咬住，惊死那婆婆在地。我慌忙交小博士叫他儿子来，早是救得他活，若是有些山高水低，倒用吃他一场官事。他儿子提起这猪头来看时，又没些动静。翟二郎道老人家自眼花了，何曾见死的猪头扎眉扎眼，方才扶了娘去。”任迁听了，把适间瘸师买炊饼的事从头至尾对张屠说了一遍。张屠道：“作怪！作怪！”说由未了，只听得法环响。任迁道：“这厮兀自在前面！”张屠道：“坏了你炊饼不打紧，也不甚利害，争些儿交我与婆婆偿命。不须你动手，待我捉这厮打一顿好的！”任迁道：“我和你去赶那厮。”曳开脚步来赶瘸师。

赶了半日不见，张屠看着任迁，道：“如何是好？若还赶着，断无干休。如今赶他不上，回去了罢。”却待要回，又听得法环响。又赶了五六里，出安上大门约有十余里路了，听得法环响，只是赶不着。两个却待要回，只见市稍头一个素面店门前，一个人拿着一根棒打一个汉子。张屠却认得是卖素面的吴三郎。张屠道：“三郎息怒，看我面饶恕他罢！”吴三郎住了手，道：“一店人要吃面了赶路，交他去烧火，横也烧不着，竖也烧不着，半日不能得锅里热，人都走了去。定交他皮开肉绽！”张屠道：“看我面罢休！”吴三郎道：“你今朝不是日分，出来闲走？”张屠遂把适才瘸师的事，一一说了一遍。吴三郎听罢呆了，道：“恁地我便错打了他。你两个听我说：我当着灶上，只见一个瘸师摇着法环到我门前，叫道：‘招财来，利市来，和合来，把钱来！’我手里正忙，我道：‘你也没早晚，日中出来解厌，晚些出来怕鬼捉了你去？我没零碎钱，且空过这一遭。’只见他看着我锅里吹一口气便走了去，他转得背，我叫小博士去烧火，却如何烧得着，有两顿饭间，只是烧不着，许多吃面的人等不得，都走散了。我因此上打他。若不是你们说时，我那里知道。可耐这厮却是毒害，坏了我一日买卖！”说话之间，只听得法环响。吴三郎望一望，见瘸师在前面一路摇将去。吴三郎、任迁、张屠二个一齐道：“我们上赶瘸师！”瘸师见三个人来赶，急急便走。只因他三个来赶瘸师，有分到一个冷静佛门，见一件跷蹊作怪的事。正是：

开天辟地不曾闻，从古至今希罕见。

毕竟三人赶瘸师到何处，见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博士——古时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如茶博士，酒博士。

日分——日子；日期。

第十回 莫坡寺癩师入佛肚 任吴张梦授永儿法

诗曰：

淳于梦入南柯去，庄周蝴蝶亦相知；
世上万般皆是梦，得失荣枯在一时。

当下癩师见任、吴、张三人赶来，急急便走，紧赶紧走，慢赶慢走，不赶不走。三人只是赶不上。张屠道：“且看他下落，却和他理会不妨。”三人离了京师，行了一二十里，赶到一个去处，叫做蛟虬莫坡，那条路真个冷静，有一座寺叫做莫坡寺，只见癩师迳走入莫坡寺里去了。张屠道：“好了！他走了死路了，看他那里去？我们如今三路去赶！”任迂道：“说得是！”吴三郎从中间去赶，张屠从左廊入去赶，任迂从右廊入去赶。

癩师见三人分三路来赶，迳奔上佛殿，扒上供桌，踏着佛手，扒上佛肩，双手捧着佛头。三人齐赶上佛殿，看着癩师道：“你好好地下来，你若不下来，我们自上佛身拖你下来！”癩师道：“苦也！佛救我则个！”只见癩师把佛头只一额，那佛头骨碌碌滚将下来，癩师便将身早钻入佛肚子里去了。张屠道：“却不作怪！佛肚里没有路，你钻入去则甚？终不成罢了？”张屠扒上供桌，踏着佛手，盘上佛肩，双手攀着佛腔子，望一望，里面黑暗暗地；只见佛腔子中伸出一只手来，把张屠匹角儿揪住，张屠倒跌入佛肚里去了。吴三郎、任迂叫声：“苦！”不知高低，两个计较道：“怎地好？”任迂道：“不妨事，我且上去看一看，便知分晓。”吴三郎道：“小大一哥，放仔细些，休要也入去了！”任迂道：“我不比张一郎。”即时扒上供桌，踏着佛手，盘在佛肩上，扳着佛腔子望里面时，只见黑暗暗地，叫道：“张一郎！你在那里？”叫时不应，只见一只手伸出来，一把揪住任迂，任迂吃了一惊，连声叫道：“亲爹爹！活爹爹！可怜见饶了我，再也不敢来赶你了！我特来问你，要炊饼，要馒头，沙馅？我便送将来与你吃！”只见任迂头朝下，脚朝上，倒撞入佛肚里去了。吴三郎看了道：“苦呀！苦呀！他两个都跌入佛肚里去，我却如何独自归去得？”欲待上去望一望看，只怕也跌了入去。欲待自要回去，这两个性命如何，没做道理处，只得上去望一望。扒上供桌，手脚酥麻，抖做一堆，不敢上去。寻思了半晌，没奈何，只得踏着佛手，攀着佛腔子，欲待望一望，又怕跌了入去。欲进不得，欲退不得，吴三郎自思量道：“好没运智！只消得去寻些硬的物事来，打破了佛肚皮，便救得他两个出来。”正待要下供桌，却似有个人在背后拦腰抱住了，只一撞，把吴三郎也跌入佛肚子里去了，一脚踏着任迂的头。任迂叫道：“踏了我也！”吴三郎道：“你是兀谁？”任迂应道：“我是任迂！”吴三郎道：“张一郎在那里？”只见张琪应道：“在这里！”任迂道：“吴三郎！你如何也在这里来了？”吴三郎道：“我上佛腔子来望你们一望，却似一个人把我撞入佛肚里来。”任迂道：“我也似一个人伸只手匹角儿揪我入来。”张屠道：“我也是如此。这揪我们的必然是癩师，他也耍得我们好了。四下里摸看，若摸

淳于梦入南柯去——典出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淳于芬入大槐安国，与公主结婚，拜为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来后发现大槐安国就是他家大槐树下的蚁穴。比喻一场空欢喜。

庄周蝴蝶亦相知——典出自《庄子·齐物论》。庄周在梦中变为蝴蝶。比喻人生变幻无常。

扒——同爬。

额——疑为扼。

得他见时，我们且不要打他，只交他扶我们三个出佛肚去。他若不肯扶我们出去时，不得不打他了。”当时三个四下里去摸，却不见瘸师。任迂道：“元来佛肚里这等宽大，我们行得一步是一步。”张屠道：“黑了如何行得？”任迂道：“我扶着你了行。”吴三郎道：“我也随着你行。”迤迤行了半里来路，张屠道：“却不作怪！莫坡寺殿里能有得多少大？佛肚里到行了许多路！”

正说之间，忽见前面一点明亮。吴三郎道：“这里元来有路！”又行几步看时，见一座石门参差，门缝里射出一路亮来。张屠向前用手推开石门，注目定睛只一看，叫声：“好！”不知高低，但见：

物外风光，奇花烂漫。燕子双双，百步画桥，绿水回还。

张屠道：“这里景致非凡！”吴三郎道：“谁知莫坡寺佛肚里有此景致！”任迂道：“又无人烟，何路可归？”张屠道：“不妨，既有路，必有人烟。我们且行。”又行了二三里路，见一所庄院。但见：

满园花灼灼，篱畔竹青青。冷冷溪水碧澄澄，莹莹照人寒济济。茅斋寂静，唧泥燕子趁风飞；院宇萧疏，弄舌流莺穿日暖。黄头稚子跨牛归，独唱山歌；黑体村夫耕种罢，单闻村曲。羸羸瘦犬，隔篱边大吠行人；寂寂孤禽，嗟古木声催过客。

张屠道：“待我叫这个庄院。”当时张屠来叫道：“我们是过往客人，迷路失路的！”只听得里面应道：“来也！来也！”门开处，走出一个婆婆来。三个和婆婆厮叫了，婆婆还了礼，问道：“你三位是那里来的？”张屠道：“我三个是城中人，迷路到此。一来问路，二来问庄里有饭食回些吃。”婆婆道：“我是村庄人家，如何有饭食得卖。若过往客人到此，便吃一顿饭何妨。你们随我入来。”三个随婆婆直至草厅上木凳子上坐定。婆婆掇张桌子放在三个面前，婆婆道：“我看你们肚内饥了，一面安排饭食你们吃。你们若吃得酒时，一家先吃碗酒。”三个道：“恁地感谢庄主！”婆婆进里面不多时，拿出一壶酒，安了三只碗；香喷喷地托出一盘肉来，斟下三碗酒。婆婆道：“不比你们城市中酒好，这里酒是杜酝的，胡乱当茶。”三个因赶瘸师走得又饥又渴，不曾吃得点心，闻得肉香，三个道：“好吃！”一人吃了两碗酒。婆婆搬出饭来，三个都吃饱了。三个道：“感谢庄主，依例纳钱。”婆婆道：“些少酒饭，如何要钱！”一面收拾家生入去。三个正要谢别婆婆，求他指引出路，只见庄门外一个人走入来。

三个看时，不是别人，却正是瘸师。张屠道：“被你这厮蒿恼了我们半日，你却在这里！”三个急下草厅来，却似鹰拿燕雀，捉住瘸师，却待要打，只见瘸师叫道：“娘娘救我则个！”那婆婆从庄里走出来，叫道：“你三个不得无礼，这是我的儿子，有事时但看我面！”下草厅来叫三个放了手，再请三个入草厅坐了。婆婆道：“我适间好意办酒食相待，如何见了我孩儿却要打他？你们好没道理！”张屠道：“罪过庄主办酒相待，我们实不知这瘸师是庄主孩儿，奈他不近道理。若不看庄主面时，打交他粉骨碎身。”婆婆道：“我孩儿做甚么了，你们要打他？”张屠、任迂、吴三郎都把早间的事对婆婆说了一遍。婆婆道：“据三位大郎说时，都是我的儿子不是。待我叫他求告了三位则个。”瘸师走到面前，婆婆道：“三位大郎且看老拙之面，

迤迤(yǐ lǐ，音以里)——曲折连绵。

羸(léi，音雷)——瘦。

家生——指家具、器皿。

饶他则个！”三人道：“告婆婆！我们也不愿与他争了，只交他送我们出去便了。”婆婆道：“且请少坐。我想你三位都是有缘的人方到得这里。既到这里，终不成只恁地回去罢了？我们都有法术，教你们一人学一件，把去终身受用。”婆婆看着瘸师道：“你只除不出去，出去便要惹事，直交三位来到这里。你有甚法术，教他三位看。”婆婆看着三个道：“我孩儿学得些剧术，对你三位施呈则个。”三个道：“感谢婆婆！”瘸师道：“请娘娘法旨！”去腰间取出个葫芦儿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葫芦儿口里倒出一道水来，众人都道：“好！”瘸师道：“我收与哥哥们看。”渐渐收那水入葫芦里去了。又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放出一道火来，众人又道：“好！”瘸师又渐渐收那火入葫芦里去了。张屠道：“告瘸师！肯与我这个葫芦儿么？”婆婆道：“我儿！把这个水火葫芦儿与了这个大郎。”瘸师不敢逆婆婆的意，就将这水火葫芦儿与了张屠，张屠谢了。瘸师道：“我再有一件剧术交你们看。”取出一张纸来，剪出一匹马，安在地上，喝声道：“疾！”那纸马通身雪白，如绵做的一般，摇一摇，立起地上，能行快走。瘸师骑上那马，喝一声，只见曳曳地从空而起。良久，那马渐渐下地，瘸师歇下马来，依然是匹纸马。瘸师道：“那个大郎要？”吴三郎道：“我要觅这个纸马儿法术则个。”瘸师就将这纸马儿与了吴三郎，吴三郎谢了。婆婆看着瘸师道：“两个大郎皆有法术了，这个大郎如何？”瘸师道：“娘娘法旨本不敢违，但恐孩儿法力低小。”正说之间，只见一个妇人走出来。

那妇人不是别人，正是胡永儿。永儿与众人道了万福，向着婆婆道：“告娘娘！奴教这大郎一件法术，请娘娘法旨。”婆婆道：“愿观圣作。”胡永儿入去掇一条板凳出来，安在草厅前地上，永儿骑在凳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那凳子变做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但见：

项短身圆耳小，眉锥白额银摊；爪蹄轻展疾如飞，跳涧如同平地。剪尾能惊獐鹿，

咆哮吓杀狐狸；卞庄虽勇怎生施？子路也难当抵！

胡永儿骑着大虫，叫声：“起！”那大虫便腾空而起。喝声：“住！”那大虫渐渐地下来。喝声“疾！”只见那大虫依旧是条板凳。婆婆道：“任大郎你见么？”任迁道：“告婆婆！已见了。”婆婆道：“吾女可传这个法术与了任大郎。”胡永儿传法与任迁，任迁谢了。婆婆道：“你三人各演一遍。”三人演得都会了。婆婆道：“你三人既有了法术，我有一件事对你们说，不知你三人肯依么？”张屠道：“告婆婆！不知交我们依甚的，但说不妨。”婆婆道：“你们可牢记取，他日异时可来贝州相助，不可不来。”张屠道：“既蒙婆婆分付，他日定来贝州相助。今日乞指引一条归路回去则个。”婆婆道：“我交孩儿送你们入城中去。”瘸师道：“领法旨。”三个拜谢了婆婆，婆婆看着三人道：“我今日交孩儿暂送三位大郎回去，明日可都来莫坡寺相等。”

三人辞别了婆婆、永儿，当时瘸师引着路约行了半里，只见一座高山，瘸师与三人同上山来。瘸师道：“大郎，你们望见京城么？”张屠、吴三郎、任迁看时，见京城在咫尺之间。三人正看间，只见瘸师猛可地把三人一推，都跌下来，撒然惊觉，却在佛殿上。张屠正疑之间，只见吴三郎、任迁也醒

剧术——嬉民。剧术，法术。

摊——系“堆”之误。

卞庄——卞庄子。春秋时鲁国卞邑大夫，以勇力驰名。

来。张屠问道：“你两个曾见甚么来？”吴三郎道：“瘸师教我们法术来。你的葫芦儿在也不在？”张屠摸一摸看时，有在怀里。吴三郎道：“我的纸马儿也在这里。”任迂道：“我学的是变大虫的咒语。”张屠道：“我们似梦非梦，那瘸师和婆婆并那胡永儿想都是异人，只管说他日异时可来贝州相助，不知是何意故？”三人正没做理会处，只见佛殿背后走出瘸师来，道：“你们且回去，把本事法术记得明白，明日却来寺中相等。”当时三人辞了瘸师，各自归家。

当日无话。次日吃早饭罢，三人来莫坡寺里，上佛殿来看，佛头端然不动。三人往后殿来寻婆婆和瘸师，却没寻处。张屠道：“我们回去罢！”正说之间，只听得有人叫道：“你三人不得退心，我在这里等你们多时了！”三个回头看时，只见佛殿背后走出来的，正是昨日的婆婆。三个见了，一齐躬身唱喏。婆婆道：“三位大郎何来甚晚？昨日传与你们的法术，可与我施逞一遍，异日好用。”张屠道：“我是水火既济葫芦儿。”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葫芦儿口内倒出一道水来。叫声：“收！”那水渐渐收入葫芦儿里去。又喝道：“疾！”只见一道火光从葫芦儿口内奔将出来。又叫声：“收！”那火渐渐收入葫芦儿里去了。张屠欢喜道：“会了！”吴三郎去怀中取出纸马儿来，放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变做一匹白马，四只蹄儿巴巴地行。吴三郎骑了半晌，跳下马来，依旧是纸马。任迂去后殿掇出一条板凳来，骑在凳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那凳子变做一只大虫，咆哮而走。任迂喝声：“住！”那大虫渐渐收来，依旧是条凳子。

三人正逞法术之间，只听得有人叫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你们在此施逞妖法。见今官司明张榜文要捉妖人，若官司得知，须连累我！”众人听得，慌忙回转头来看时，却是一个和尚，身披烈火袈裟，耳带金环。那和尚道：“贫僧在廊下看你们多时了！”婆婆道：“吾师恕罪，我在此教他们些小法术。”和尚道：“教得他们好，便不枉了用心；教是他们不好，空劳心力。可对贫僧施逞则个。”婆婆再交三人施逞法术，三人俱各做了，婆婆道：“吾师！我三个徒弟何如！”和尚笑道：“依小僧看来，都不为好。”婆婆焦燥道：“你和尚家敢有惊天动地的本事？你会甚么法木，也做与我们看一看则个！”只见和尚伸出一只手来，放开五个指头，指头上放出五道金光，金光里现出五尊佛来！任、吴、张三个见了便拜。

三个正拜之间，只听得有人叫道：“这座寺乃朝廷敕建之寺，你们如何在此学金刚禅邪法？”和尚即收了金光，众人看时，却是一个道士，骑着一匹猛兽，望殿上来；见了婆婆，跳下猛兽，擎拳稽首道：“弟子特来拜揖！”婆婆道：“先生少坐！”先生与和尚拜了揖，任、吴、张三个也来与先生拜揖。先生问道：“这三位大郎皆有法术了么？”婆婆道：“有了。”先生道：“贫道也度得一个徒弟在此。”婆婆道：“在那里？”只见先生看着猛兽道：“可收了神通！”那猛兽把头摇一摇，尾摆一摆，不见了猛兽，立起身来，却是一个人。众人大惊。婆婆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客人卜吉。卜吉与婆婆唱个喏，婆婆道：“卜吉！你因何到此？”卜吉道：“告婆婆！若不是老师张先生救得我性命时，争些儿不与婆婆相见。”婆婆问先生道：“你如何救得他？”先生道：“贫道在郑州三十里外林子里，听得有人叫：‘圣姑姑救我则个！’贫道思忖道：此乃婆婆之名，谓何有人叫唤？急赶入去看时，却见卜吉被人吊在树上，正欲谋害。贫道问起缘由，卜吉将前后事情对贫道说

了，因此略施小术，救了他大难。”婆婆道：“元来如此。恁地时，先生也教得有法术了？”卜吉道：“有了。”婆婆道：“你们曾见我的法术么？”和尚并道士道：“愿观圣作。”只见婆婆去头上取下一只金钗来，喝声道：“疾！”变为一口宝剑，把胸前打一划，放下宝剑，双手把那皮只一拍，拍开来。众人向前看时，但见：

金钉朱户，碧瓦盈檐。交加翠柏当门，合抱青松绕殿。仙童击鼓，一群白鹤听经；

玉女鸣钟，数个青猿煨药。不异蓬莱仙境，宛如紫府洞天。

众人都看了失惊道：“好！”正看之间，只听得门前发声喊，一行人从外面走入来。众人都慌道：“却怎地好？”和尚道：“你们不要慌，都随我入来！”掩映处背身藏了。

看那一行有二十余人，都腰带着弓弩，手架着鹰鹞；也有五放家，也有官身，也有私身。马上坐着一个中贵官人，来到殿前下了马，展开交椅来坐了，随从人分立两傍。元来这个中贵官叫做善王太尉，是日却不该他进内上班，因此得暇，带着一行人出城来闲游戏耍。信步直来到莫坡寺中，与众人踢一回气球了，又射一回箭。赏了各人酒食，自己在殿中饮了数杯，便上马，一行人众随从自去了。

众人再来佛殿上来，婆婆道：“我只道做甚么的，却元来一行人来作乐耍子，也交我们吃他一惊。”张屠、任迁、吴三郎道：“我们认得他是中贵官，在白铁班住，唤做善王太尉，如法好善，斋僧布施。”和尚听得说，道：“看我明日去蒿恼他则个。”众人各自散了。只因和尚要去恼善王太尉，直使得开封府三十来个眼明手快的公人，伶俐了得的观察使臣不得安迹，见了也捉他不得。恼乱了东京城，鼎沸了汴州郡。真所谓白身经纪，番为二会子之人；清秀愚人，变做金刚禅之客。

正是：

只因学会妖邪法，葬送堂堂六尺躯。

毕竟和尚怎地去恼人？且听下回分解。

五放家——教习放鹰的人。鹰有五类，所以称五放家。

官身——有官差在身的役吏。

私身——老百姓。

白身——清白之身。

第十一回 弹子和尚摄善王钱 杜七圣法术剁孩儿

诗曰：

九天玄女法多端，要学之时事豁然；
戒得贪嗔淫慾事，分明世上小神仙。

话说善王太尉，那日在城外闲进回归府中，当日无事，众人都自散了。次日，官身、私身、闲汉都来唱喏。太尉道：“昨日出城闲走了一日，今日不出去了，只在后花园安排饮酒。”交众人都休散去，且来园里看戏文耍子。元来这座花园不则一座亭子，闲玩处甚多，今日来到这座亭子，谓之四望亭。众人去那亭子里按排着太尉的饮馔，太尉独自一个坐在亭子上；上自官身、私身，下及跟随伏事的，各自去施逞本事。正饮酒之间，只听得那四望亭子的亭柱上一声响，上至太尉，下至手下的人，都吃一惊。看时，不知是甚人打这一个弹子来花园里来。太尉道：“叵耐这厮，早是打在亭柱上，若打着我时，却不利害！”叫众人看是谁人打入来的？众人四下里看时，老大一个花园，周围墙垣又高，如何打得入来？正说之间，只见那弹子滚在亭子地上，托托地跳了几跳，一似捻线儿也似团团地转，转了千百遭。太尉道：“却不作怪！”只见一声响，爆出一个小的人儿来，初时小，被凡风只一吹，渐渐长大，变做一个六尺来长的和尚，身披烈火袈裟，耳坠金环。太尉并众人见了，都吃一惊。

只见那和尚走向前来，看着太尉道：“拜揖！”太尉见了，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好个僧家，不可慢他。”抬起身来还礼，问道：“圣僧因何至此？”和尚道：“贫僧是代州雁门县五台山文殊院行脚僧，特来拜见太尉，欲求一斋。”这太尉从来敬重佛法，时常拜礼三宝，见了这般的和尚来求斋，又来得跷蹊，如何不惊喜。太尉交：“请坐。”和尚对着太尉坐了，道：“有妨太尉饮宴。”太尉命厨下一面办斋，向着和尚道：“吾师肯相伴先饮数杯酒么？”和尚道：“多感！”面前铺下一应玩器食馔等物，尽是御赐金盏、金盘。和尚道：“有心斋僧，这等小盏子如何吃得贫僧快活。”太尉见说，即时交取个大金钟子来，放在和尚面前。太尉只是盏子吃，和尚用大钟子吃。太尉交只顾斟酒，和尚也不推故，吃上三十来大金钟，太尉喜欢道：“不是圣僧，如何吃得许多酒！”厨下禀道：“素食办了。”太尉道：“斋食既完，请吾师斋。”交搬将来，放在和尚面前。太尉面前些少相陪。和尚见了素食，拿起来吃，只不放下碗和箸。太尉交从人入去添来，这和尚饭来，羹来，酒来，尽数吃尽，交供给的做手脚不迭。手下人都呆了。太尉见他吃得，也呆了，道：“这个和尚必是圣僧，吃酒吃食，都不知吃去那里去了！”只见和尚放下碗和箸，手下人道：“惭愧！也有吃了的日子！”和尚道：“才饱了！”收拾过斋器，点将茶来；茶罢，和尚起身谢了太尉。太尉喜欢道：“吾师！粗斋不必致谢。敢问吾师斋罢往甚处去？”和尚道：“贫僧乃是五台山文殊院化主，长老法旨，交贫僧来募缘；文殊院山门崩损，用得三千贯钱修盖山门。贫僧今日遭际太尉，蒙赐一斋；太尉若舍得三千贯钱，成就这山门盛事，愿大尉增福延寿，广种福田。”太尉！道：“这是小缘事，不知吾师几时来

行脚僧——云游四方的和尚。

三宝——佛教名词。指佛教中的佛、法、僧。

勾疏？”和尚道：“不必勾疏，便得更好，山门多幸。”太尉道：“吾师！我把金银与你如何？”和尚道：“把金银与贫僧，不便去买料物，若得三千贯铜钱甚好。”太尉暗笑，道：“吾师！你独自一个在这里，三千贯铜钱也须得许多人搬挑！”和尚道：“告太尉，贫僧自有道理。”太尉即时叫主管开库，交官身、私身、虞侯轮番去搬铜钱来，堆在亭子外地上；一伯贯一堆，共三十堆。太尉道：“吾师！三千贯铜钱在这里了，路程遥远，要使许多人夫脚钱，怎地能勾得到五台山？”和尚道：“不妨！”起身下亭子来，谢了太尉喜舍：“不须太尉费力，贫僧自有人夫搬挑去。”袖中取出一卷经来，太尉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且看他怎地？”和尚道：“僧家佛力浩大。”自把经卷看了一遍，交一行人且开。只见那和尚眨眼把那卷经去虚空中打一撒，变成一条金桥。那和尚望空中招手叫道：“五台山众行者、火工、人夫！我向善王太尉抄化得三千贯铜钱，你众人可来搬去则个！”无移时，只见空中经上，众行者并火工、人夫滚滚攘攘下来，都到四望亭子下，将这三千贯铜钱驮的驮，驼的驼，搬的搬，交叉往复，霎时间都搬了去。和尚向前道：“感谢太尉赐了斋，又喜舍三千贯铜钱，异日如到五台山，贫僧当会众僧，撞钟击鼓，幢幡宝盖，接引太尉。贫僧归五台山去也！”和尚与太尉相辞了，也走上金桥去，渐渐地小，去得远，不见了。空中起一阵风，风过处，金桥也不见了。太尉甚是喜欢，交从人焚香礼拜，道：“小官斋僧布施五十余年，今日遇得这个圣僧罗汉！”众人都来与太尉贺喜。

当日无事，次日是上值日期，太尉早起梳洗，厅下祇应人从跟随，直到内前下轿入内来。太尉当日却来得早些个，往从待班阁子前过，遇着一个官人相揖，这官人正是开封府包待制。这包待制自从治了开封府，那一府百姓无不欢喜。因见他：

平生正直，秉性贤明。常怀忠孝之心，每存仁慈之念。户口增，田野辟，黎民颂德满街衢；词讼减，盗贼潜，父老讴歌喧市井。攀辕截镫，名标青史播千年；勒石镌碑，声振黄堂传万古。果然是慷慨文章欺李杜，贤良方正胜龚黄。

当日包待制伺候早朝，见了太尉请少坐。太尉是个正直的人，包待制是个清廉的官，彼此耳内各闻清德。虽然太尉是个中贵官，心里喜欢这包待制，包待制亦喜欢这王太尉。两个在阁子里坐下，太尉道：“凡为人在世，善恶皆有报应。”包待制道：“包某受职亦然，如包某在开封府断了多少公事，那犯事的人，必待断治，方能悔过迁善。比如太尉平常好善，不知有甚报应？”王太尉道：“且不说别事，如王某昨日在后花园内亭子上赏玩，从空中打下一个弹子，弹子内爆出一员圣僧来，口称是五台山文殊院化主，问某求斋。某斋了他，又问某化三千贯铜钱，不使一个人搬去，把一卷经从空中打一撒，化成一座金桥，叫下五台山行者、火工、人夫，无片时都搬了去，和尚也上金桥去了。凡间岂无诸佛罗汉！”包待制见说，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这件事又作怪！”渐渐天晓，文武俱入内朝罢，百官各自回了衙门。

包待制回府，不来打断公事，问当日听差应捕人役是谁，只见阶下一人

勾疏——勾通；疏导

抄化——募化。

李杜——指唐朝诗人李白、杜甫。

龚黄——指汉代循吏龚遂、黄霸。

唱略，却是缉捕使臣温殿直。大尹道：“今日早朝间在待班阁子里坐，见善王太尉说，昨日他在后花园亭子上饮酒，外面打一个弹子入来，弹子里爆出一个和尚，口称是五台山文殊院募缘僧，抄化他三千贯铜钱去了。那太尉道他是圣僧罗汉，我想他既是圣僧罗汉，要钱何用？据我见识，必是妖僧。见今郑州知州被妖人张鸾、卜吉所杀，出榜捉拿，至今未获。怎么京城禁地容得这般妖人。”指着温殿直道：“你即今就要捉这妖僧赴厅见我。”

温殿直只得应喏。领了台旨，出府门，由甘泉坊迳入使臣房，来厅上坐定。两边摆着做公的众人，见温殿直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低着头不则声，内有一个做公的，常时温殿直最喜他。其人姓冉名贵，叫做冉土宿；一只眼常闭，天下世界上人做不得的事，他便做得，与温殿直捉了许多疑难公事，因此温殿直喜他。当时冉贵向前道：“告长官，不知有甚事，恁地烦恼？”温殿直道：“冉大！说起来交你也烦恼。却才大尹叫我上厅去，说早朝时白铁班善王太尉说道：昨日在后花园亭子上饮酒，见外面打一个弹子入来，爆出一个和尚，问善王太尉布施了三千贯铜钱去。善王太尉说他是圣僧罗汉。大尹道：他既是圣僧罗汉，如何要钱？必然是个妖僧，限我今日要捉这个和尚。我想他觅了三千贯铜钱，自往他州外府去了，交我去那里捉他？包大尹又不比别的官员，且是难伏事，只得应成了出来，终不成和尚自家来出首？没计奈何，因此烦恼。”冉贵道：“这件事何难，于今分付许多做公的，各自用心分路去绕京城二十八门去捉，若是迟了，只怕他分散去了。”温殿直道：“说得有理，你年纪大，终是有见识。”看着做公的道：“你们分头去干办，各要用心！”众人应允去了。

温殿直自带着冉贵和两个了得的心腹人，也出使臣房，离了甘泉坊，奔东京大路来。温殿直用暖帽遮了脸，冉贵扮做当直的模样，眼也不闭，看那往来的人。茶坊、酒店内略有些叉色的人，即便去挨查审问。温殿直对冉贵说道：“他投东洋大海中去，那里去寻？”冉贵道：“观察不要输了志气，走到晚却又理会。”两个走到相国寺前，只见靠墙边簇拥着一伙人在那里。冉贵道：“观察少等，待我去看一看。”踮起脚来，人丛里见一二伯人中间围着一个人，头上裹顶头巾，带一朵罗帛做的牡丹花，脑后盆来大一对金环，曳着半衣，系条绣裹肚，着一双多耳麻鞋，露出一身锦片也似文字。后面插一条银枪，竖几面落旗儿，放一对金漆竹笼。却是一个行法的，引着这一丛人在那里看。

元来这个人在京有名，叫做杜七圣。那杜七圣拱着手道：“我是东京人氏，这里是诸路军州官员客旅往来去处，有认得杜七圣的，有不认得杜七圣的，不识也闻名。年年上朝东岳，与人赌赛，只是夺头筹。有人问道：杜七圣！你会甚本事？”我道：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天之上，地之下，除了我师父，不曾撞见个对手与我斗这家法木！”回头叫声：“寿寿我儿，你出来！”看那小厮脱剥了上截衣服，玉碾也似白肉。那伙人喝声采道：“好个孩儿！”杜七圣道：“我在东京上上下下，有几个一年也有曾见的，也有不曾见的。我这家法术，是祖师留下，焰火炖油，热锅煨碗，唤做续头法。把我孩儿卧

殿直——在官殿上值勤的人。

叉色——赌博用语。将六枚平摊在掌心的铜钱抛起，落地后均为正面者为叉。得叉为输。

头筹——第一。

煨（xi，音瞎）——火气猛。

在凳上，用力割下头来，把这布袱来盖了，依先接上这孩儿的头。众位看官在此，先交我卖了这一伯道符，然后施逞自家法术。我这符只要卖五个铜钱一道！”打起锣儿来，那看的人时刻间挨挤不开。约有二三伯人，只卖得四十道符。杜七圣焦燥不卖得符，看着一伙人道：“莫不众位看官中有会事的，敢下场来斗法么？”问了三声，又问三声，没人下来。杜七圣道：“我这家法术，交孩儿卧在板凳上，作法念了咒语，却像睡着的一般。”正要施逞法术解数，却恨人丛里一个和尚会得这家法术，因见他出了大言，被和尚先念了咒，道声：“疾！”把孩儿的魂魄先收了，安在衣裳袖里。看见对门有一个面店，和尚道：“我正肚饥，且去吃碗面了来，却还他儿子的魂魄未迟！”和尚走入面店楼上，靠着街窗，看着杜七圣坐了。过卖的来放下箸子，铺下小菜，问了面，自下去了。和尚把孩儿的魂魄取出来，用碟儿盖了，安在棹子上，一边自等面吃。

话分两头，却说杜七圣念了咒，拿起刀来剝那孩儿的头落了，看的人越多了。杜七圣放下刀，把卧单来盖了，提起符来去那孩儿身上盘几遭，念了咒，杜七圣道：“看官！休怪我久占独角案，此舟过去想无舟。逞了这家法，卖一这伯道符！”双手揭起被单来看时，只见孩儿的头接不上。众人发声喊道：“每常揭起卧单，那孩儿便跳起来。今日接不上，决撒了！”杜七圣慌忙再把卧单来盖定，用言语瞒着那看人道：“看官只道容易，管取这番接上！”再叩齿作法，念咒语，揭起卧单来看时，又接不上。杜七圣慌了，看着那看的人道：“众位看官在上！道路虽然各别，养家总是一般。只因家火相逼，适间言语不到处，望看官们恕罪则个！这番交我接了头，下来吃杯酒。四海之内，皆相识也！”杜七圣伏罪道：“是我不是了，这番接上了。”只顾口中念咒，揭起卧单看时，又接不上。杜七圣焦燥道：“你交我孩儿接不上头，我又求告你，再三认自己的不是，要你饶恕，你却直恁地无礼！”便去后面笼儿里取出一个纸包儿来，就打开撮出一颗葫芦子，去那地上把土来掘松了，把那颗葫芦子埋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喷上一口水，喝声：“疾！”可霎作怪！只见地下生出一条藤儿来，渐渐的长大，便生枝叶，然后开花，便见花谢，结一个小葫芦儿。一伙人见了，都喝采道：“好！”杜七圣把那葫芦儿摘下来，左手提着葫芦儿，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近道理，收了我孩儿的魂魄，交我接不上头，你也休要在世上活了！”看着葫芦儿，拦腰一刀，剝下半个葫芦儿来。却说那和尚在楼上拿起面来却待要吃，只见那和尚的头从腔子上骨碌碌滚将下来。一楼上吃面的人都吃一惊；小胆的丢了面，跑下楼去了，大胆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箸，起身去那楼板上摸一摸，摸着了头，双手捉住两只耳朵，掇那头安在腔子上，安得端正，把手去摸一摸。和尚道：“我只顾吃面，忘还了他的儿子魂魄。”伸手去揭起碟儿来。这里却好揭得起碟儿，那里杜七圣的孩儿早跳起来。看的人发声喊。杜七圣道：“我从来行这家法术，今日撞着师父了！”

却说面店里吃面的人，沸沸地说出来，有多口的与杜七圣说道：“破了你法的，却是面店楼上一个和尚。”内中有温殿直和冉贵在那里，听得这话，冉贵道：“观察！这和尚莫不便是骗了善王太尉铜钱的么？”温殿直道：“莫交不是。”冉贵道：“见兔不放鹰，岂可空过？”冉贵把那头巾只一掀，招一行做公的，大喊一声，都抢入面店里来。见那和尚正走下楼，众人都去捉那和尚，那和尚用手一指，有分交：鼎沸了东京城，大闹了开封府。恼得做公的看了妖僧捉他不得；惹出一个贪财的后生来，死于非命。正是：

只因酒色财和气，断送堂堂六尺躯。
毕竟当下捉得和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包龙图下令捉妖僧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

诗曰：

为人本分分清贫，非义之财不可亲；

飞蛾投火身须丧，蝙蝠遭竿命被坑。

温殿直带着一行做公的抢入面店里，只见和尚下楼来，温殿直便把铁鞭一指，交做公的捉这和尚。那和尚见人来捉，用手一指，可霎作怪！柜上主人，擗掇的小博士，并店里吃面的许多人，都变做和尚；温殿直与做公的也是和尚。若干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呆了。做公的看了，不知捉那个是得。面店里热闹一场，吃面的都自散了。温殿直看那主人家并众人，依旧面貌一般，看那店里不见了和尚。温殿直即时交做公的分头去赶；发报子到各门上去，如有和尚出门，便交捉住。

即时温殿直回府，正值大尹晚衙升厅打断公事。温殿直当厅唱喏，龙图大尹道：“我要你捉拿妖僧，事体若何？”温殿直禀覆道：“使臣领相公台旨，缉捕弹子和尚。适来大相国寺前见一个行法的，叫做杜七圣，一刀剃下了孩儿的头；对门面店楼上有个和尚，把那孩儿的魂魄来收了，交他接不上头。杜七圣不胜焦燥，就地上种出一个葫芦儿来，把葫芦儿一刀剃下半个，那面店楼上吃面的和尚便滚下头来。和尚去楼板上摸那头来接上了，下面孩儿的头也接上了。使臣见这般作怪，交人去捉。只见那和尚把手一指，店里人都变做和尚，连使臣并手下做公的也变做和尚，交使臣没做道理处。告相公，这等妖人，实难捕捉出赐相公麾下。”龙图大尹道：“我乃开封一府之主，似此妖人在国之内，恐生别事，朝廷见罪于我。”即时分付该吏写押榜文，各门张挂。一应诸处庵观寺院人等，苦有拿获弹子和尚者，官给赏钱一千贯。如有容留来历不明僧人，及窝藏隐匿不首者，邻佑一体连坐。因此京城内外说得沸沸的。

却说东京市心里，有一个卖青果的李二哥，夫妻两口儿在客店里住，方才害病了起来，没本钱做买卖，出来求见相识们，要借三二伯文钱做盘缠。当日出去借不得，归来闷闷不已。浑家道：“二哥！你今日出去借钱如何？”李二道：“好交你得知，今日出去借不得钱。街上人闹哄哄地，经纪人都做不得买卖。说昨日一个和尚，在面店楼上吃面，只见他的头骨碌碌滚落地来，他把手去摸着头，双手捉住耳朵安在腔子上，依旧接好了。做公的见他作怪，一齐去捉他，被那和尚用手一指，满店里人都变做了和尚一般模样。如今开封府出一千贯赏钱，要捉这和尚。元来这和尚三五日前曾骗了善王太尉三千贯铜钱，叫做弹子和尚。”浑家道：“二哥！真个有这话么？”李二道：“我方才看了榜来，为何与你说谎！”浑家道：“二哥！我如今和你没饭得吃，若有采时，捉得这个和尚，请得一千贯钱来把我们做买卖，却不是好？”李二道：“胡说！官府得知不是耍处。”浑家道：“我包你请得一千贯钱便了。”李二道：“你怎地交我请得一千贯钱？”浑家道：“二哥！好交你得知，这和尚不在别处，远便十万八千里，近便只在目前。”李二哥道：“在那里？”浑家道：“在间壁房里。”李二哥道：“你见他甚么破绽来？”浑家道：“间壁这个和尚，来这里住有三个月了，不曾见他出去抄化，也不曾见他与入看经。每日睡到吃饭前后才起来出去，未到黄昏后吃得醉醺醺地归来。我半月前，因吃了些冷物事，脾胃不好，肚疼了，要去后，怕房里窄狭有臭气，只得去店后面去上坑，却打从他房门前过。那时有已牌时候，只见他房里闪出

些灯光来。我道这早晚兀自有灯，望破壁里张一张时，只见那和尚睡在床上，浑身进出火来。和尚把头抬一抬，离床直顶着屋梁。唬得我不敢东厕上去，便归房里来了。这和尚必然就是妖僧！”李二哥道：“这事实么？”浑家道：“我与你说甚么脱空！”李二哥道：“你且低声，不要走漏了消息！”分付了浑家，出门一地里迳到使臣房来，却又不肯入去，只在门前走来走去。做公的看见，喝声道：“李二！你有甚事，不住在此走来走去？”李二道：“告上下！男女有件机密事，将来见观察。”做公的应道：“你在门首伺候，待我禀过方可入去。”

适值温殿直正在厅上，做公的禀道：“告观察！卖果子的李二在门外走来走去，我问他，他道有机密事要见观察。”温殿直道：“叫他入来。”做公的出来，引李二到厅下，唱了喏。温殿直见了，不敢惊他，笑吟吟地问道：“李二哥！有甚事来见我？”李二道：“告观察！男女近日因病了，不曾做得道路。早间出来干些闲事，只见张挂榜文，男女也识几个字，见写着出一千贯赏钱捉妖僧。归去和浑家说，浑家道：‘隔壁歇的和尚是妖僧。’”温殿直不敢大惊小怪，笑着道：“李二哥！这件事却要仔细，你夫妻两个见他甚么破绽来？”李二把浑家的言语说了一遍。温殿直道：“这事却要实落，你去补一纸首状来。”李二应了出来，央做公的草了稿儿，讨一张纸，亲笔誊了真，入来当厅递了。温殿直道：“如今这和尚在店里么？”李二道：“每日早饭后出外，到黄昏便归。”温殿直道：“你且在这里坐下，待我交人去买些酒来与你吃。”不多时买将酒来，交李二吃了。温殿直叫过做公的来，交李二做眼，带一行人离了使臣房，取路来客店左侧一个开茶坊的铺里坐了。交李二走来走去看那和尚。

当日未有黄昏时候，只见那和尚吃得醉醺醺地，踉踉跄跄撞将来。李二慌忙入茶坊里见温殿直道：“告观察，和尚来了！”却好和尚走到茶坊门前，温殿直指着一行做公的道：“捉这妖僧！”众人发声喊，正似皂鹞追紫燕，猛虎啖羊羔；一发都上，把那和尚横拖倒拽，把条麻索绑缚了。众人前后簇拥，押着迳奔甘泉坊使臣房里来。温殿直道：“惭愧！干办得这场公事，且交龙图相公安心。”众人把那和尚捆缚做馄饨儿一般，那和尚醉了不醒，鼾鼾地睡着。温殿直即时进府，申覆大尹道：“妖僧已拿下了。本合押赴厅前，因边和尚大醉不省人事，见在使臣房里。禀领相公台旨。”龙图大尹见说，交且牢固看守，待来日早衙解来。温殿直出府到使臣房里看那和尚酒还未醒，分付众做公的小心看守。

却说那和尚到半夜酒醒，觉道好不自在，开眼看见灯烛照耀如同白日，两边坐着都是做公的。和尚问道：“这是那里？”做公的道：“这是使臣房里。”和尚吃惊道：“贫僧做甚么罪过，将我来缚在这里？”众做公的情知这和尚是个妖僧，不敢恶他。内中有一个年纪老成的做公的道：“和尚！你不要错怪我们，这是我们的职事。我们家中各有老小，不去惹空头祸。因你客店里隔壁卖果子的李二说，你住了三个月，不曾与人看经，又不出去抄化，每日吃得醉醺醺地。说你来历不明，因此我们来捉你。”和尚道：“我自有官员府院宅里斋我，这也不干他事。”做公的道：“和尚！没奈何，等到天

做眼——做耳目；做眼线；暗中打听消息。

鼾（h u，音吼 阴平）——鼾声。

职事——职务范围内应守之责。

明，你自去大尹面前和李二分辩。”将有五更，温殿直交做公的簇拥着和尚入开封府的廊下伺候。

大尹升厅，四司六局立在厅前。只见大尹出来，公座甚是次第；一似水晶灯笼，却如照天腊烛。皂隶喝：“低声！”温殿直押那和尚到厅下，唱了喏。大尹看了李二的首状，看着和尚焦燥道：“叵耐你出家为僧，不守本分，辄敢惑骗人钱财！”交狱卒取面长枷来，把和尚枷了，叫两个有气力的狱卒过来：“与我把这和尚先打一伯棍，却再审问他！”狱卒唱了喏，将和尚腿上打不得两三棍，众人发声喊，门子喝：“低声！”喝他们不住。大尹见枷窟里不见了和尚，却缚着一把苕帚。大尹道：“怎有这般妖人，方才捉那和尚枷在这里，却如何是把苕帚？”

正说之间，只听得府衙门处有人发喊，大尹惊问：“有甚事？”把门的来报道：“告相公！有一僧人在门外拍手大笑道：‘好个包龙图，无奈何我贫僧处！’”包大尹听得说，大怒道：“这厮敢如此无礼！”即时交人下手去捉：“这番捉着妖僧，依例赏钱一千贯。”当时做公的奔出府门，逞来捉这妖僧。和尚见人来捉他，连忙走到街市上，不慌不忙，摆着褊衫袖子去了。做公的见了，紧赶他紧走，慢赶他慢走，不赶他不走。做公的赶得没气力了，立住了脚；只争得十数步，只是赶他不着。众人将赶到相国寺前，那和尚在延安桥上，望见众人赶来，和尚连忙走入相国寺山门去了。

温殿直道：“这和尚走了死路，好歹被我们捉了。”分付一半做公的围住了前后寺门，一半向佛殿两廊分头赶捉。只见本寺长老出来与温殿直相见了，道：“告观察！本寺是朝廷香火院，观察为甚事，将着一行人，手执器械来寺中大惊小怪？”温殿直道：“我奉大尹相公台旨，赶捉一个妖僧到你寺中，你莫隐藏了，会事的即便缚将出来。”长老道：“敝寺有百十众僧，都是有度牒的。但有挂搭僧到寺中，知客不曾敢留过夜。若是观察赶到寺中，必然认得此僧，何不便捉了，却来这里讨人？”温殿直道：“这妖僧骗了善王太尉三千贯钱，蒿恼得一府人不得安迹。若不送出来时，我禀过大尹，交你寺中受累！”唬得长老慌了，道：“告观察！本寺僧都是明白的，不是妖僧。若不信时，都叫出来交观察一一点过。”温殿直道：“最好！”长老即时鸣钟聚集本寺百来僧众，交温殿直点视。温殿直同做公的看时，都叫不是。温殿直道：“长老！我亲自赶入你寺里来，如何便不见了？须是交我们搜一搜一看！”长老道：“贫僧引路，交观察搜便了。”从僧房里到厨下，净头，库堂，都搜不见。转身到佛殿上，见塑着一尊六神佛，三个头一似三座青山，六只臂膊一似六条峻岭，托着六件法宝。温殿直道：“寺内不塑佛象，却缘何塑那吒太子？”长老道：“那吒太子是不动尊王佛，以善恶化人。”温殿直与众人见殿上空荡荡地，只见那吒。一行人正出殿门，只听得佛殿上有人叫道：“温殿直！包大尹交你来捉贫僧，见了贫僧如何不捉？”温殿直与众人回头看时，却是那那吒太子则声。众人看那那吒，泥龕塑就，五彩妆

辄（zhé，音哲）——总是；就。

会事——明白事理。

度牒——僧道出家的证据。

挂搭僧——游方僧人于所到寺院歇住居留。

知客——佛教寺院里专管接待宾客的僧人。

净头——佛教僧职，管清洁工作。

成，约有一丈五尺来高；六只臂膊早早地动，三颗头中间这颗头张开口，血泼泼地露出四个獠牙，叫道：“温殿直！你来捉我去！”唬得长老和众人大惊，道：“作怪！作怪？”众人要来捉那吒，却又是泥塑的，如何捉得他去！那那吒又叫道：“怎的不交人来捉我去？”众人商议道：“莫不是泥塑的那吒成了器，出来恼人么？如今去禀覆大尹，须把那吒来打坏了，便不出来恼人。”长老道：“观察，这个使不得！妆塑的工本大，将他坏了，日后难得成就。”温殿直道：“今日不祛除了，恐成后患！”众僧中一个有德行的和尚，合掌向佛前道：“龙天三宝，可以护法，逐遣妖僧出来，不则恐妄坏了神像。”祷祝已毕，只听得外面有人拍着手呵呵大笑道：“观察！我在这里，何劳费力？”一行做公的见了，正是和尚。发声喊，都来捉妖僧。只争得十来步远，只是赶不上。那和尚引着一行人，出了相国寺，径奔出大街来，经纪人都做不得买卖，推翻了架子，撞倒了台床，看的人越多了。赶来赶去，直赶出了城。过了接官厅，将到市稍头，那和尚叫道：“你众人不要来赶了，我贫僧自归去了罢！”看着汴河里涌身一跳，只听得腾地一声响，和尚蹿入水里去了。众做公的道：“今番好了！得他自死在水里，也省了许多气力。”那沛河水滴溜溜也似紧的，众人都道：“他的尸首不知到哪里做住！”温殿直只得回去禀覆大尹，正值大尹在厅上打断公事，温殿直唱了喏，把捉妖僧的事从头说了一遍。包大尹听了，道：“叵耐这厮，恼得我也没奈他何，得他自跳在水里死了也罢！”

说由未了，只听得阶下有妇人声叫屈，大尹问道：“为甚事叫屈？”妇人道：“告相公！丈夫李二为因首告妖僧，已经捉获到官，仅将我丈夫拘禁。于今妇人也不愿支赏钱，只要放丈夫回家，趁口度日，出赐相公台旨。”大尹道：“李二首告得实，合给赏钱与他，如何把他监禁了？”温殿直道：“不曾监禁他，朝夕管待他酒饭，留在使臣房里，伺候相公台旨。”大尹交叫他出来，温殿直即时到使臣房里，叫出李二到厅下。大尹道：“既出榜文在先，合给赏钱一千贯与他。”当时东京一贯钱值银一两，李二是个穷经纪人，平白得了一千贯钱，非细的好了。李二夫妻两个当厅领了赏钱，谢了大尹，出府门回到店里。

古往今来，说话的总是一般；没钱便罢休，有了钱便有沈待诏来撺掇，张博士来相帮。李二去相国寺前典了一所屋子，门前开一个大果子铺；夫妻二人，丰衣足食。时遇冬天，当日有晌午前后，生着一炉栗炭火，安排了几杯酒，夫妻两正向火吃酒之间，只见，一个人走入来，叫声：“李二郎！有细果买些个！”夫妻二人却认得是和尚，惊得木呆了，和尚道：“李二郎！你不因贫僧，如何得有今日快活？我特来问你求一斋。”他夫妻两个有一个会事的，就出来拜谢了这和尚，便斋他一斋打甚么紧，终不成他真个要你的斋吃？他来试探你也未见得。或者把几句好言语指断他，交他离了我家便了。李二夫妻却没有这般见识，干不合，万不合，起个念头道：“你这妖僧！说你被做公的赶捉，跳在汴河水里死了，你却因何又来我家引惹是非？你若会事，快快走去，若少迟延，我这里叫一声，当地巡军来捉你去吃官司不要怨我！”和尚道：“若奈何得我时，捉了我多日了。你首我吃官司，我又周全你请了一千贯赏钱，交你夫妻二人快活受用。我来见你，你合当谢我；倒发

污（tun，音吞（上声））——漂，浮。

趁口——糊口；混饭吃。

恶念头，要叫做公的捉我。你这汉子甚不近道理，交你受些疼痛！”用手一指，喝声道：“疾！”只见那李二向的火盆飞起来，望李二脸上只一掀，李二大叫一声，忽然倒地。浑家慌忙来救，扶起来看时，栗炭火烧得脸上都是燎浆泡，看那和尚时，不见了。

李二被火烧得疼痛不可当，没钱时也只得自受休了。因有了这几贯钱，便请医人救治。敷上药，越疼得紧。叫了三日三夜，烦恼得浑家没措置处。只见门前一个道人，青巾黄袍，走到柜边，叫声：“抄化！”李二嫂道：“我家没事时，便与你两三个钱打甚么紧，这里人命交加，却没工夫与你。”先生道：“娘子！你家中有什么事！”李二嫂道：“好交先生得知，被一个妖僧把我丈夫泼了一脸火，烧起许多燎浆泡，敷上药越疼。叫了三日三夜，只怕要死。”先生道：“娘子！贫道收得些汤火药，敷上便不疼，疮便脱落。屡试屡验，救了许多人。”李二嫂道：“休言便好，只止得疼痛时，自当重重相谢。”先主道：“你去请他出来，就取些水来。”李二嫂入去扶出李二，把碗水递与先生。先生把一个药包儿抖些药放在水里，用鹅毛蘸了敷在疮上，李二喜欢道：“好妙药！就似铺冰散雪的便不疼了。”先生道：“这个不为奇妙，即时下落疮交你无事，你意下如何？”李二道：“若得恁地，感谢先生！”先生道：“此乃热毒之气，你可出外面风凉处吹着，疮即便脱落。”李二依先生口出街上来。先生交李二坐在凳上，先生看着李二道：“你叫三声‘疮落’，这疮便落下来。”李二听得好喜欢，尽性命叫了三声，只见那李二坐的凳子望空便起，去那相国寺十丈长的幡竿顶上，不歪不偏，端端正正搁一个住。街上人见了，发起喊来。李二嫂出来看见，吃了一惊，道：“苦也！苦也！先生！我丈夫如何得下来？”先生道：“不要慌！我交他下来，交你认得我则个。”那先生脱了黄袍，除了青巾，李二嫂仔细看了一眼，唬得叫声苦，不知高低；元来却是妖僧。那和尚道：“你丈夫不近道理，一心只要害我，却又害我不得。我且交他在幡竿上受些惊恐！”街上人闹闹哄哄都来看，内中有做公的看见道：“见今官司明张榜文，堆垛赏钱要捉妖人。这和尚又在这里逞妖作怪，须要带累我们。”做公的与当坊里甲一齐来捉这和尚，那和尚望人丛里一躲便不见了。众人道：“自不曾见这般蹊跷作怪的事！”那李二紧紧地坐在幡竿顶上，下又下来不得，众人商议救他，又没有这般长的梯子。惊动了满城军民，都道：“这和尚却也利害，这个人如何得下来？”

却说当坊巡军，飞也似来报包大尹。包大尹即时坐轿来到相国寺里，下轿，排开交椅，坐在殿前，抬起头来看时，见李二坐在幡竿顶上凳子上，高声叫救人。包大尹寻思没个道理救他下来，交叫他妻子来问他。李二嫂向前拜了，包大尹问道：“你丈夫为何缘故得在上头？可对我实说。”李二嫂把和尚投斋泼火的事，道人敷药的话，一一说了。包大尹道：“叵耐妖僧恁般无理，若今次捉住，断然不与干休！”说由未了，佛殿上一壁厢走出一个和尚来，到大尹面前唱个喏。包大尹睁着眼问道：“和尚！你有什么事来见我？”和尚道：“贫僧有个道理交李二下来。”包大尹道：“吾师若救得李二下来，当以斋供相谢。”只见这和尚轻轻地溜上幡竿，双手抱着李二，高叫道：“包龙图！你是清正的官，我贫僧不敢来恼你，我自问善王太尉化得三千贯钱，干你甚事，你却要来捉我？我无可报答你，还你一个李二！”从空中把李二

直擻下来。众人发声喊，看那李二时，正是：

身如五鼓啣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

毕竟李二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永儿卖泥烛诱王则 圣姑姑教王则谋反

诗曰：

妖邪法术果通灵，赛过仙家智略深；

且看永儿泥腊烛，黄昏直点到天明。

这李二不合为这一千贯钱首告那和尚，既得了赏钱做资本开个果子店，和尚来投斋，理合将恩报恩，反把言语来恶了他。当日被那和尚从幡竿顶上直撞下来，正在包龙图面前。龙图看时，只见李二头在下，脚在上，把头直撞入腔子里去，呜呼哀哉，伏惟 尚飨！李二嫂大哭起来，免不得交人扛抬尸首回去殡殓，不在话下。

却说那和尚在幡竿顶上凳子高处坐着，看的人，人山人海，越多了。许多人喧嚷起来，手下人禁约不住。龙图看了，没个意志捉他。待要使刀斧砍断这幡竿，诸处寺院里幡竿都是木头做的，惟有这相国寺幡竿是铜铸的，不知当初怎地铸得这十丈长的。原来相国寺里有三件胜迹：佛殿前一口井，有三十丈深，头发打成的索子，黑漆吊桶，朱红字写着“大相国寺公用”。忽一日断了索子，没寻吊桶处。以后有人泛海回来，到相国寺说道：“我为客在东洋大海船上，只见水面上浮着一个吊桶，水手捞起来看时，朱红字写着‘大相国寺公用’。正看之间，风浪大作，几乎覆船。随即许了送还吊桶，风浪即时平息。因此来还吊桶愿心。”方知那口井直通着东洋大海。相国寺门前有条桥，叫做延安桥，在桥上看着那座寺如在井里一般，及至佛殿上看着那条桥，比寺基又低十数丈。并这条幡竿是铜铸的，截不得，锯不得。共是三件胜迹。只见那和尚在幡竿顶上将言语调戏着包大尹，包大尹甚是焦燥，没奈何他处。猛然思量得，交去营中唤一伯名弓弩手来，听差的即时叫到。包大尹交围了幡竿射上去，那弓弩手内中有射好的，射到和尚身边，和尚将褊衫袖子遮了。包大尹正没做理会处，只见一个道人来参见龙图相公。包大尹见了，问道：“先生有何见谕？”道人道：“贫道见妖僧恼人，特来献一计捉他。”包大尹道：“先生有何道理？”道人道：“他是妖僧，可将猪羊二血，马尿，大蒜，蘸在箭头上射去，那妖僧的邪法便使不得了。”说罢，长揖而去。包大尹命取猪羊二血及马尿、大蒜，手下人分投取来，包大尹交将来搅和了，交一伯弓弩手蘸在箭头上，一声梆子响，众弩齐发。不射时万事俱休，一伯箭齐射上去，只见寺内寺外有一二千人发声喊，见这和尚从虚空里连凳子跌将下来。众人都道：“这和尚不死也残疾了。”那佛殿西边却有一个水池，这和尚不偏、不侧、不歪、不斜跌在水池里。众做公的即时拖扯起来，就池子边将一桶猪羊血望和尚光头上便浇，把条索子绑缚了。包大尹便坐轿回府升厅，交押那和尚过来当面。包大尹道：“叵耐你这妖僧，敢来帝辇之下使妖术搅害军民，今日被吾捉获，有何理说？”叫取第一等枷过来，将和尚枷了，交押下右军巡院，勘问乡贯、姓氏。恐有余党，须要审究明白，一并拿治。大尹分付了，自去歇息。

这和尚满身都是尿血搪住了，使不得妖法，被一行做公的押出府门，到

伏惟——下对上陈述时的表敬之词。

尚飨——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亦作尚享。旧时祭文，常用作结语。

当面——上堂见官。

右军巡院里，将大尹的话对推官说了。推官道：“我奉大尹台旨，勘问你这妖僧踪迹。你必然有寺院安歇，同行共有几人？却也好，问你不得！”交狱卒拖翻拷打，狱卒把和尚两脚吊在枷稍上，且是闹不得，着实打了三伯棍子。和尚不则一声，也不叫疼，推官低头仔细看时，只见和尚鼾鼾地睡着。推官道：“却不作怪！”交狱卒且监在狱中，少停再带出来勘问。一日三次拷打，狱卒打得无气力，这和尚一如无物，只是不则声；若打他时，他便睡着了。推官勘问了十来日，无可奈何，只得来禀龙图道：“蒙台旨勘问妖僧，今经数日，每日三次拷打，但打时便睡着了。这般妖僧，实难勘问，若停留狱中，恐有后患。谨取台旨。”包大尹道：“似此妖僧，停留则甚？”即时文书下来，将妖僧拟定条法，推出市曹处斩。推官交押那和尚出来，迳奔市曹，犯由牌上写道：“不合故杀李二，又不合于东京兴妖作怪，扰害军民。依律处斩犯人一名弹子和尚。”京城内外住的人，听得说出妖僧，经纪人不做买卖都来看。只见犯由牌前引，棍棒后随，刽子手押着妖僧，离了右军巡院，看的人挨挤不开。

且说一行人押那和尚，看看来到市心里不远，和尚立住了脚。刽子手道：“前头去做好人，如何不行？”和尚道：“众位在上！贫僧一时不合搅扰大尹，有此果报。告上下！前面酒店里有酒，讨一碗与贫僧吃了弃世也罢！”刽子手没奈何，只得去酒店里讨了一碗酒，把木杓盛了交他吃。和尚将口去木杓内吃了大半，众人拥着了行。将次到法场上，元来和尚噙着一口酒，望空一喷，只见青天白日，风雨不知从何处而来。一阵风起，黑气罩了法场，瓦石从人头上打将来，看的人都走了。不多时风过，黑气散了，狱卒、刽子手并监斩官一行人看那和尚时，迸断了索子不见了，四下里搜寻却没有。上至监斩官，下至狱卒、刽子手都烦恼：“走了这和尚，恐怕大尹见罪，我们这一行人都要受苦！”免不得回开封府报知大尹。龙图闻报，即时升厅。监斩官带着一行人请罪。此时龙图明知道妖人出现，朝廷要动刀兵，不肯交人胡乱吃官事，发放一行人自去。星夜写表申奏朝廷，交就小时还好治理，若日久妖人聚得多时，恐难剿捕。朝廷降下圣旨，遍行诸路乡村巡检，可用心缉访剿捕。

文书行到河北贝州，州衙前悬挂榜文，那个去处甚是热闹。有一个妇人带着孝，手内提个篮儿，在州衙前走来走去五七遭。这妇人若还生得不好时，也没有跟着看；他不十分打扮，大有颜色。到处有这般闲汉，问道：“姐姐！我见你走来走去有五七遭，为着甚事？”妇人道：“实不相瞒哥哥说，媳妇因歿了丈夫，无可度日，有一件本事要卖三五伯钱，把来做盘缠。”那人又问道：“姐姐！你有甚本事得卖？”妇人道：“无甚空地，卖不得，若有个空地才好卖。”那人与他赶起了吹的扑的道：“这里好，也曾有人在这里打野火儿过。在这里做好。”那妇人盘膝在地上坐了，看的人一来看见这妇人生得好，二来见妇人打野火儿的，便有二三十人围住着，都道：“不知他卖甚么？”只见妇人去篮里取出一只碗来，看着一伙人道：“众位在上！媳妇不是路岐，也不会卖药打卦，因歿了丈夫，无计奈何，只得自出来赚三二十

推官——官名。掌勘问刑狱。

弃世——死的婉称，即离开人世。

歿（mò，音没）——死。

路岐——旧时对民间艺人的俗称。

文钱使。那个哥哥替我将碗去讨碗水来？”有个小厮道：“我替你去讨！”不多时，讨将一碗水来。看的人道：“不知他卖甚东西，讨水何用？”妇人揭起篮儿，明晃晃拿出一把刀来，看的人道：“莫不这妇人会行法？”只见妇人把刀尖去地上掘些土起来，搜得松松地，倾下半碗水在土内，用水和成一块。篮内取几条竹棒儿出来，捏一块泥，把一条竹棒儿捏成一枝腊烛安在地上。又捏一块泥，再把一条竹棒儿捏成一枝腊烛。霎时间做了十来枝，都安在地上。看的人相挨相挤，冷笑道：“没来由！我们倒吃这妇人家耍了。引了这半日，又没甚花巧；烈烈缺缺的捏这几枝泥腊烛，要他何用！”有的人道：“你们且闭嘴！看他必有个道理。”只见妇人将剩的半碗水洗了手，揩干净了，看着一伙人道：“媳妇因无了丈夫，无可度日，不敢贪多，只要卖三文钱一枝，这里十枝，要卖三十文足钱。每一枝烛，就上灯前点起，直点到天明。”看的人都笑道：“这姐姐把我贝州人取笑！泥做的腊烛，方才做的兀自未干，如何点得着？分明是取笑人！”没个人来买。妇人见没人来买，又道：“你贝州人好不信事，只道媳妇脱空骗你三文钱！那个哥哥替我取些火来？”有一个没安死尸处专一帮闲的沈待诏，替他去茶坊里讨些火种，把与妇人。那妇人去篮儿内取出一片硫黄发烛儿，在火上淬着，去泥腊烛上从头点着。一伙看的人都喝采道：“好妙剧术！一枝湿的泥腊烛便点得着，又只要得三文钱一支，那里不使了三文钱！”有好事的取三文钱把与妇人，妇人收了钱，拿一枝过来，吹灭了递与买的。霎时间十枝烛都卖了。妇人抬起身来，收拾了刀和碗入篮内，与众人道个万福，便去了。

到明日，妇人又来空地上来，人都簇着了看。妇人道：“昨日生受卖得三十文钱，过了一日。今日又来相恼。”众人道：“真个作怪！昨日三文钱买了一枝泥腊烛，却好点了一夜。比点灯又明亮，倒省了十文钱油！”妇人在场子上讨些水，掘些泥，又做十枝泥腊烛，众人道：“不须点了。”都争着买了去。妇人又卖得三十文钱，自收拾去了。已后逐日来卖，做不落手便有人买去了。每日只卖十枝。卖了半个月，闹动了贝州一州人，都说道：“有一个妇人在州衙前卖泥腊烛，且是耐点，又明亮。”

当日这妇人正摊场，做得一半，州衙里走出一个人来，众人看时，却是个有请有分的人，姓王名则，见做本衙排军。是日五更入衙画卯，干办完了执事出来，见州衙前一伙人围着看。王则掂起脚来望一望，见一个着孝的妇人坐在地上。仔细看那妇人时，但见：

身穿缟素，腰系孝裙。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得天姿秀丽。云鬟

半整，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情，有闭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离月殿，浑如织女下瑶池。

王则便问跟随的人道：“这妇人在此做甚的？”跟随人道：“告都排，这妇人在此卖泥腊烛。”王则道：“我日逐在官府忙，也听得说多日了，道是一个妇人卖泥腊烛。我那一般当官执事的人说，他曾买来点，且是明亮。我便是问，怎地唤做泥腊烛？”跟随人道：“说起来且是惊人。那妇人在地上掘起泥来，把水和了，捏在竹棒上，似腊烛一般，淬着灯便着。从上灯时点起，直点到天明。”王则听了，心里思忖道：“却也作怪！我从来好些剧法术，这一件却又惊人。”乃挨身入人丛中，看那妇人都做完了，把水洗了手，道：“我这腊烛卖三文钱一枝。”人人都争抢要买，王则道：“且住，你们都不要买！”人都认得王则是有请的人，他叫声不要买，人都不敢买。妇人

抬起头来，看见王则，便起身来叫声万福，王则还了礼。王则道：“你把泥来做腊烛，如何点得着？”妇人道：“都排在上！媳妇在此卖了半个月日了，若点不着时，人却不来问我买，每日做十枝，只是没得卖。”王则道：“不要耍我。”扯起衣襟，在便袋内取出三十文钱，都买了。妇人将腊烛递与王则，王则道：“且住！买将去点不着时，枉费了钱。不是我不信事，真个不曾见；且点一枝交我看看。”妇人道：“这个容易，都排交人去讨火种来。”王则交跟随的去讨个火种，递与妇人。妇人炙着发烛儿，将十枝泥腊烛都点与王则看，王则看了喝采道：“好！果然真个惊人！这十枝腊烛我又不不要，你们要的都将了去。”众人都拿了去。妇人起身收拾了刀碗，安在篮里，向众人道个万福，自去了。

王则打发了跟随人先回，自己信步随着那妇人。王则口里不说，心下思量道：“这妇人不是我贝州人，想是在草市里住的，且随到他家，用些钱学得这件法术也好。”只见那妇人出了西门，过了草市，只顾行去。王则道：“这妇人既不在草市里，不知在那里住？”又行了十来里，不认得这个去处。王则道：这妇人是个跷蹊作怪的人！我且回去，待明日看那妇人来卖时，问他住处便了。转身却待取路回来，看时，不是来时的旧路。只见漫天峭壁峰峦，高山当住来路，归去不得，又没人行走。正慌之间，只见那妇人在前头高声叫道：“王都排！不容易得你到这里，如何便要回去？”唬得王则战战兢兢，向前道：“娘子！你是谁？”妇人道：“都排！圣姑姑使我来请你议论大事，你不要疑忌，我和你同去则个。”王则道：“却不作怪？”欲要回去，回耐迷失了路，只得且随他去。同行入松林里，良久转过林子，见一座庄院。王则问道：“这里是甚么去处？”妇人道：“这里是圣姑姑所在，等都排久矣。”

王则到得庄前，庄里走出两个青衣女童来，叫道：“此位是王都排么？”妇人道：“便是。”青衣女童道：“仙姑等你久矣！”引着王则迳到厅下，禀道：“王都排请到了！”王则见一个婆婆头戴星冠，身穿鹤氅，坐在厅上。妇人道：“此乃仙姑，何不施礼？”王则就厅下参拜了。仙姑交请王则上厅，三位坐定，交点茶来，茶罢，仙姑交女童置酒管待王都排。王则心局志气，甚是欢喜，对仙姑道：“王则有缘，今日得遇仙姑，不知仙姑有何见教？”仙姑道：“且一面饮酒，与你商议。如今气数到了，你上应天数，合当发迹。河北三十六州，有分交你独霸。”王则道：“仙姑莫出此言，官中耳目较近，王则是贝州一个军健，岂敢为三十六州之主？”仙姑道：“你若无这福分时，我须不着人来请你。只恐你错过了机会，可惜了。更有一事，恐你只身无人相助成事。”指着卖泥腊烛的妇人道：“吾有此女，小字永儿，尚是女身，与你是五伯年姻眷；今嫁此女与你为妻，助你成事，你意下如何？”王则心中不胜欢喜，思忖道：“我的浑家去年死了，今日仙姑把这美妇人与我，岂不是天缘奇遇。”王则道：“感谢仙姑厚意，焉敢推阻。王则数年前遇着一个异人，也曾说道我久后必然发迹，替我背上刺一个‘福’字。今日蒙仙姑抬举，果应其言。只是一件，回耐贝州知州，央及王则取办一应金银彩帛物件，俱不肯还铺行钱钞，害尽诸行百业，那一个不怨恨唾骂。近日本州两营官军，过了三个月，要关支一个月请受，他也不肯。欲待与他争竞，他朝中势力大，和他争竞不得。与王则一般一辈的人，不知吃他苦害了多少。我们

要祛除一个虐民官，尚且无力量，如何干得大事？”仙姑笑道：“你独自一个，如何行得？必须仗你的浑家，他手下有十万人马相助你，你须反得成。”王则笑道：“我闻行军一日，日费千金；暂歇暂停，江湖绝流，若有这许多军马，须用若干粮食草料。庄院能有多少大，这十万人马安在那里？”仙姑笑道：“我这里人马不用粮草，亦不须屯扎。有急用使用，不用便收了。”王则道：“恁地时却好！”仙姑道：“我且交你看我的人马则个。”仙姑交永儿入去掇出两只小笼儿来，一笼儿是豆，一笼儿是剪的稻草。永儿撮一把豆，撮一把稻草，把来一撒，喝声道：“疾！”就变做二伯来骑军马在厅前。王则看了，喝采道：“既有这剪草为马，撒豆成兵的本事，何忧大事不成！”

正说之间，只听得庄外有人高声叫道：“你们在这里好做作！官司见今出榜捕捉妖人，你们却在此剪草为马，撒豆成兵，待要举事谋反！”唬得王则大惊，如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来。真所谓机谋未就，怎知窗外人听；计策才施，却早萧墙祸起。正是：

会施天上无穷计，难避隔窗人窃听。

毕竟那里来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左癩师散钱米招军 王则被官司拿下狱

诗曰：

人言左道非真术，只恐其中未得传；
若是得传心地正，何须方外学神仙。

那王则正在草厅上看军马，说话之间，只听得有人高叫道：“你们在此举事谋反么？”王则惊得心慌胆落。抬头看时，只见一个人，生得清奇古怪，头戴铁冠，脚穿草履，身上着皂沿绯袍，面如赭血，目似怪星，骑着一匹大虫，迳入庄来。仙姑道：“张先生！我与王都排在此议事，你来便来，何须大惊小怪。”先生跳下大虫，喝声：“退！”那大虫望门外去了。先生与仙姑施礼，王则向先生唱了喏，先生还了礼，坐定。仙姑道：“张先生！这个便是贝州王都排，后五日你们皆为他辅助。”先生对王则道：“贫道姓张名鸾，常与仙姑说都排可以独霸一方。贫道几次欲要与都排相见，恐不领诺，不敢拜问。仙姑如何得王都排到此？”仙姑道：“我使永儿去贝州衙前用些小术，引得都排到此。方欲议事，却遇你来。”先生道：“不知都排几时举事？”仙姑道：“只在旦夕。待等军心变动，一时发作，你们都来相助举事。”道由未了，只见庄门外走一个异兽入来，王则看时，却是一个狮子，直至草厅上盘旋哮吼。王则见了又惊又喜，道：“此乃天兽，如何凡间也有？必定我有缘得见。”方欲动问仙姑，仙姑喝道：“这厮既来相助都排，何必作怪，可收了神通！”狮子将头摇一摇，不见了狮子，却是一个人。王则问仙姑道：“此人是谁？”仙姑道：“这人姓卜名吉。”交卜吉与王则相见，礼毕，就在草厅上坐定。仙姑道：“王都排！你见张鸾、卜吉的本事么？”王则道：“二人如此奢遮，不怕大事不成。”仙姑道：“须更得一人来，交你成事。”王则道：“又有何人？”正说之间，只见从空中飞下一只仙鹤来，到草厅上立地了，背上跳下一个人来，张鸾、卜吉和永儿都起身来与那人施礼。王则看那人时，身材不过四尺，戴一顶破头巾，着领粗布衫，行缠碎破，穿一双断耳麻鞋，将些皂带系着腰。王则见了他这般模样，也不动身，心里道：“不知是甚人？”仙姑道：“王都排！这里吾儿左黜。得他来时，你的大事济矣。如何不起身迎接？”王则听得说，慌忙起身施礼。左黜上草厅来，与仙姑唱个喏，便坐在众人肩下，问仙姑道：“告婆婆！王都排的事成也未？”仙姑道：“孩儿！论事非早即晚，专待你来，这事便成。”左黜道：“今日晚了，且交王都排回去。”分付王则道：“我明日和张鸾、卜吉入贝州来替你举事。”王则谢了圣姑姑和众人，胡永儿领着王则离了庄院出林子来，指一条路交他回去。王则回头看时，不见了永儿。行不多几步，早到贝州城门头。王则吃了一惊，道：“却不作怪！适间行了半日到得仙姑庄上，如今行不得数十步早到了城门头。元来这一行人是异人，都会法术，来扶助我，我必是有分发迹。”

王则当晚进城到家，一夜无话。次日是下班的日分，天明起来，吃了一惊，心里道：“又是作怪的事！如何家里棹凳都不见了？这一屋米从何而来？”道由未了，只见三个人从外面入来，王明看时，正是左黜和张鸾、小吉。四个叙礼已毕，王则道：“众位先生至此，合当拜茶，奈王则家下乏人，三位

赭（zhè，音讯）血——比喻殷红色。

奢遮——出众；了不起；非一般。

肯到间壁酒肆中饮数杯么？”左黜道：“休言数杯，尽醉方休！”王则道：“今日是个下班日分，正好久坐。”四个人酒店楼上靠窗坐定，正饮酒之间，只见楼下官旗成群曳队走过。王则道：“今日不是该操日分，如何两营官军尽数出来？”左黜道：“王都排！你下去问看是何缘故？”

王则下楼来出门前看时，人人都认得王则，齐来唱喏。王则道：“你们众人去那里去来？”管营的道：“都排，知州苦杀我们有请的也！我们役过了三个月日，如今一个月钱米也不肯关与 我们。我们今日到仓前，只顾赶打我们回来。”王则道：“若是恁地，却怎的好？”管营的道：“如明日再不肯关支，众人须要反也！”管营的和众人自去，王则上楼来，把管营的说话对左黜说了一遍。左黜起身来道：“你快去赶上管营，交他们回来，请支一个月钱米与他们，交这两营军心都归顺你。”王则道：“先生！那里有这许多钱米？”左黜道：“你只交他们回来，我自有措置。”

王则当时来赶见管营，交他叫住许多人且不要行，都转来与你们一个月钱米。管营听得说，叫转许多人都到王则门首，只见王则家里山也似堆起米来。左黜道：“你们有请的众人，如有气力的，搬一石两石不打紧，只是不要罗唆。”那有请的三三五五来搬，也有驮得一石五斗的，也有驮得两石的。王则道：“这米只有伯来石，两营共有六千人，如何支散得遍？”左黜道：“你休管，我包你都交他有米便了。”众人从早饭前后搬起，直搬到晌午时候，何止搬有一万余石，家中尚剩下四五石。管营和若干人都来谢王则。左黜道：“王都排！今日尚早里，你和管营说，交他去营里告报众人，就今日来请一个月钱。”管营见说，不胜欢喜，飞也似去报众人来领钱。王则道：“先生！散了许多米了，如今钱在那里？”左黜道：“我自有。”交张鸾、卜吉入里面驮将出来；一千贯做一堆，堆得满屋里都是钱。堆尚未了，只见有请的都在门前，王则交他们入来搬去，搬到晚，恰好两营人都有了。这六千人和老小，那一个不称赞道：“好个王都排！谁人肯将自己的钱米任意交人搬去？但有手脚快有气力的，关了三个月钱米安在家里，烦恼甚的！”当日左黜、张鸾、卜吉散完了钱米，别了王则自去，约到明日又来。

王则次日正该上班日分，五更三点人州衙前伺候知州升厅。这个知州姓张名德，满郡人骂道：

“绮罗裹定真禽兽，百味珍羞 养畜生！”

这知州每日不理正事，只是要钱。当日坐在厅上，便唤军健王则。王则在厅下唱喏道：“请相公台旨。”知州道：“王则！我闻你直恁地豪富，昨日替我散了六千人请受钱米，似此散与他们，何不献来与我？”王则不敢说是他三人变化出来的，只得勉强应诺。方欲动身，只见阶下两个人，身穿紫袄，腰系勒帛，唱个喏，禀道：“告相公！仓里不动封锁，不见了一廩米！”那知州吃了一惊，正没理会处，只见管库的出来禀道：“告相公！库里不动封锁，不见了一库钱！”知州道：“是了！是了！王则！我仓里失去了米，库里失去了钱，你家又没仓库，如何散得六千人钱米？”交狱卒取一面长枷来，当厅把王则枷了，交送下狱去与司理院好生勘问。这张大尹只因把王则下狱，有分交：自己身首异处，连累一家老小死于非命，贝州百姓不得安生。直待朝廷起兵发马，剪除妖孽，克复州郡。正是：

关与——发放。

羞——应为馐(xī)。馐，滋味好的食物。

贪污酷吏当刑戮，假手妖人早灭亡。

毕竟知州惹出甚祸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瘸师救王则禁诸人 刘彦威领兵收王则

诗曰：

妄言天子容易做，十个反的败九个；

会施天上无穷法，难免目前灾与祸。

当日知州不胜焦燥，将王则枷了，送司理院如法勘问报来。这勘官姓王名浆，问王则道：“说你昨日散了两营请受，你家能有多少大，如何堆放得六千人钱米？今日州里不见了一库钱，仓里不见了一廩米，你如何将了出来？”王则初时抵赖，后来吃拷打不过，只得供称道：“昨日是王则下班日期，在家里闲坐，只见那许多有请的从王则门前过，都怨怅道：役了三个月，要关支一个月钱米也不能得。又有三个人不知从何处来。不由王则分辩，借王则屋里散了六千人钱米。那三个人自去了，实不知是甚人。”勘官道：“岂有不识姓名的人，你不询问他来历，遂容他在家里散请受？”交狱卒拖翻王则，着力好生夹起再打。王则受不过苦楚，只得供说：“一个姓张名鸾，一个姓卜名吉，一个唤做瘸师左黜。”勘官交王则押了招状，依旧监禁狱中。即时覆了知州，出榜捉拿那三人，不在话下。

却说两营六千人和老小，都得知王则因借支钱米与我们，知州将他罪过，把他送下狱中受苦。人人都在茶坊酒店里说，没一个不骂知州不近道理。说由未了，只见左黜走来营前，拍手高叫道：“营中有请的官人们听者！王都排不合把钱米散与你们众人，被知州禁在狱中，你们可报他的恩，救他则个！”众人道：“王都排好意支散钱米与我们，如今知州反把他罪过，禁在狱中。只是我们力量不加，又没一个头脑，如何救得他出来？”左黜道：“官人们也说得是，必然要一个为首的。我与你们为首，众官人肯相助也不？”众人看了左黜，口里不说，心下思量道：“看他这一些儿大，又瘸着脚，便跳入人的咽喉里也刺不杀人，随他去恐不了事，倒妆幌子。”左黜见众人不则声，问众人道：“你们因甚不则声？莫不是欺我身小力微，奈何不得人？我变了交你们看看！”左黜喝声道：“疾”！将身显出神通，不见了那四尺来长的瘸师，只见朱红头发，碧绿眼睛，青脸獠牙一个大鬼。唬得众人见了便拜道：“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元来是天神。可知道昨日王都排家里不甚宽大散了六千人钱米！”众人拜罢起来看时，端的只是个瘸师。瘸师道：“管营的！你去分付众人，交他们在此整顿器械。我如今独自一个去救王都排，坏了贝州知州，你们就来接应。辅助得王都排，交你们丰衣足食，快活下半世！”众人听得说，都应道：“我们就来相助！”

左黜离了营前，迤迤迤奔入州衙里来。正值知州坐在厅上，左黜入去时，并无一个人看见。左黜走到厅上，高声叫道：“大尹！我左黜特来拜见！”厅上厅下众人道：“这里正出榜捉他，他却来将头套枷！”知州见他身材短小，不将他为意，乃问道：“你便是左黜么？”交左右拿下，取长枷来将左黜枷了；送下狱中，与王则对证钱米来还。狱卒把左黜押下狱来，就勘事厅前拽出王则来。见了左黜，王则道：“你为何也来到这里？”左黜道：“不是我来，如何救得你出去？”司理院王浆问道：“你这汉子从实供说，仓里一廩米，州里一库钱，怎的样摄了去？”左黜道：“勘官！连你也不理会得，

请受——俸禄；薪俸。

覆——即受。

知州愚蠢，月钱月米俱不肯放支与他们，交两营人切齿怨恨，我替知州散了有何不可？”王浆焦燥，喝令狱卒着力拷打。狱卒提起杖子，拖翻左黜，打得身上寸寸的破了。左黜呵呵大笑，喝声：“疾！”把自己身上和王则身上的索子，就如烂葱也似都断了，枷自开了。唬得王浆道：“这汉子是个妖人！”忙交狱卒并众人向前来捉，那左黜用手一指，禁住了许多人的脚，一似生根的一般，一步也移不动。左黜和王则直到厅下，知州正在厅上比较钱粮，只见左黜喝道：“张大尹！你害尽贝州人，报应只在今日。我今日不为贝州人除害，非大丈夫也！”知州见他两个来得恶，掇身望屏风背后便走。只见后堂内抢出两个人来，却正是张鸾、卜吉，各仗一口刀。卜吉向前揪住知州，张鸾向知州一刀，连肩卸臂，断颡分尸，把知州杀了。唬得厅上厅下的人都麻木了，转动不得。王则道：“你众人听我说！你们内中有一大半是被他害的，今日我替你们去了祸胎，交一州人都得快活。你们吃他苦的，随我入衙里来，抢掳些金银，交你们富贵。”众人见说，都来帮助王则。两营有请的却好到州衙前，听得说王则杀了知州，一齐抢入来，将知州老小尽数杀净。左黜和张鸾、卜吉带领着一班军人，把知州平素心腹及司理院王浆等官并一行做公的，都搜寻杀了；打开狱门，把罪人都放了；到知州宅里，搬出金银钱宝，绫罗段匹，在阶下堆积如山。王则道：“这许多财物，我分文不要，计算与有请的。若有余剩，散与穷经纪人，交他安心做道路。”王则据住州衙，出榜抚安百姓。令两营军人整齐兵器，顶盔挂甲，分布四门，紧守城池。

如今做一回话儿说过去。那其间老大一场事，当时只走了两个官：一个是通判董元春，一个是提点田京。两个收了印信，弃了老小，奔上东京，奏知朝廷。仁宗天子闻奏，即便传下圣旨，令冀州太守速领本部军马，迳往贝州收复王则。这太守姓刘名彦威，乃将门之子，文武双全，接了敕书，即点起本部五千军马，杀奔贝州来。只因此起，有分交：王则自称王位，大闹贝州，做出许多蹊跷奇异的事，屈害了数千人命。正是：

只因半万貔貅骑，惹起妖邪法术人。

毕竟刘彦威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比较——追究。

提点——官名。掌习法、刑狱及河渠等事。

貔貅（pí xiú，音皮休）——古书上说的一种猛兽。比喻勇猛的军队。

第十六回 王则领众贝州造反 永儿率兵掳掠郡邑

诗曰：

伪立为王不忖量，将何才德效尧唐；
一朝事败汤浇雪，乱剑分尸自灭亡。

却说贝州报子探听得刘彦威起兵，飞马来报王则，贝州一州人都慌。王则惊得手足无措，急请左黜，张鸾、卜吉商议。左黜道：打听得他那里有多少军马？”王则道：“有五千人马，惊得我也怕起来，如何处置？”左黜道：“且不要慌！我这里只消三千人马迎敌，看我左黜本事。”当日点了三千人马，犒赏已毕，分付来日对阵。

过了一夜，次日整齐军马，出贝州城排个阵势。刘彦威全副披挂，使一条镗铁枪，骑一匹追风马，来到阵前。这三千人见他军容雄壮，都各丧胆亡魂。刘彦威把枪指着道：“贝州有会事的，将王则绑缚了来献与朝廷，免你一城人屠戮！”不敢则声。左黜穿领破布衫，仗一口剑，将剑尖儿指着刘彦威道：“你会事时，领了人马速回冀州，免你残生。若少迟延，交你一行人死于我手！”刘彦威道：“你这厮是助王则的逆党。看你身上衣甲皆无，敢和我厮杀，我把你前心一枪，后心透出头来！”左黜道：“我不与你斗口，交你看我手段则个！”刘彦威在阵前施逞枪法欺敌左黜，被左黜用剑尖一指，门旗开处，冲出一队虎豹来。刘彦威的马见了惊得跳起来，将刘彦威掀翻在地，众军向前急救上马。人马见了异兽，都抛戈弃鼓，各自逃生。王则带领三千人马乘势赶杀，刘彦威大败输亏，折了一半人马，自归冀州，不在话下。

却说王则赢了一阵，心安胆壮。一州人见王则杀败官军，各各尽心归顺。手下人见瘸师有手段，都放心扶助。王则领贝州人马打附近州县，胡永儿领妖兵掳掠郡邑乡村；招降人马，多得钱粮，变得势力大了，东京卖肉的张琪，卖炊饼的任迁，卖面的吴三郎，打听得胡永儿是王则的浑家，都到贝州投奔王则。王则见人心归顺，乃自立为东平郡王。册封胡永儿为皇后，左黜为军师，弹子和尚为国师，张鸾为丞相，卜吉为大将军，以下众人都挂印封官，其势越大。

却说附近州县，各具告急表文，申奏朝廷。仁宗天子览表大惊，遂问两班文武：“贝州反了王则，聚集妖人数多，附近州县皆被掳掠，冀州刘彦威又被杀败，如此失利，朕心甚忧。不知谁人可为大将收伏王则？”只见左丞相吕顺执简出班奏道：“臣举一人，乃河东汾州人氏，姓文名彦博，昔曾征讨西夏有功，今弃职闲居，见在西京居住。若招此人为将，必能克复贝州，剪除王则。”仁宗天子问道：“卿不举别人，缘何只举文彦博？”吕顺奏道：“臣昨日闻报，思想王则如此大逆，无计可擒；夜至三更，忽思‘贝’字着一‘文’字，是一个‘败’字，故只有文彦博可用。臣特坐以待旦面奏，愿以全家保举文彦博为将。”仁宗天子闻奏甚喜，即时降诏，令使命往西京宣召文彦博还朝，使命领敕，星夜到西京，文彦博并本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圣旨。至州衙里开读罢，各官望阙起身谢恩。文彦博领了诏令，别了家眷，随即赴朝。只□□□□□□来收伏，有分交：一干兴妖作孽之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正是：

鞭稍指处狼烟灭，马蹄到处妖孽亡。

毕竟文彦博领兵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文彦博领兵下贝州 曹招讨血筒破妖法

诗曰：

雄师十万贝州来，妖术军兵命合衰；

天差三遂 同收伏，任你英雄化作灰。

却说文彦博自接了敕旨，兼程来到东京，官员都在接官厅伺候，迎接入城。次日早朝，随班见帝。怎见得早朝，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朱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羽扇开，白玉阶前停玉辇。隐隐净鞭 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日仁宗天子宣文彦博至面前，圣旨道：“河北贝州王则造反，今命卿为将领，收伏妖贼，当用人马几何，副将几人？任卿便宜酌处。”文彦博奏道：“臣闻王则一党尽是妖人，若人马少，恐不能取胜。臣愿保举一人为副将，请十万人马，可以克敌。”仁宗天子道：“军马依卿所奏，但不知卿保何人为副将？”文彦博奏道：“臣乞曹伟为副将。”仁宗天子道：“这曹伟莫非是下江南第一有功，封王的曹彬的子孙么？”文彦博道：“正是曹彬嫡孙。”仁宗闻奏，龙颜大喜，命宣曹伟见驾。仁宗当殿封文彦博为统兵招讨使，曹伟为副招讨。拨赐内帑 金银牌帛，犒赏三军。二人谢恩出朝，便去各营点兵发马，即日离京上路，渡黄河直抵河北界上，军马就于冀州驻扎。

冀州太守刘彦威迎接二招讨入城，备说王则妖法难敌。文彦博与曹伟商议道：“目今要下贝州，不知招讨有何神策，用何计谋可以破贼？”曹招讨道：“曹伟

系副将，安敢僭越 计谋，主帅有命，一听指挥。”文招讨道：“不然，招讨乃名将之子孙，曾与先皇建立边功。彦博虽为主将，终是书生，全仗招讨共成王事，不必谦逊踌躇也。”曹招讨应诺道：“据曹伟愚意，不若把人马分作三路，作长蛇之阵去攻贝州，若一路有失，两路必相救应。”文招讨道：“贝州乃一洼之地，令人打听，他兵不满万，我这里有兵十万，更得招讨奇谋，破贼如反掌矣。”曹招讨道：“曹伟亦探听得，王则等辈虽不能用武施文，尽行妖法。日前刘彦威去收伏时，被王则用了妖法，是以损兵大败而回。伟欲主帅将四万人作中军，以三万人与曹伟作左辅，以三万人与总管王信为右粥，令先锋孙辅各营巡视。今王则兵不满万，止可敌我一路。我军若胜，则三路并取贝州；若有少亏，则两路必来救应。此必胜之策也。”文招讨见说，大喜道：“招讨如此用兵，何愁贝州不破！”次日文招讨分三路人马来取贝州，不在话下。

却说王则探听得文彦博领十万人马来取贝州，遂聚集左黜等一班儿妖人计议。弹子和尚道：“前日冀州刘彦威领兵来，只一阵杀得他片甲不回。今文彦博虽有大兵十万，吾何惧哉？某请一万人马，当取文彦博之头于麾下。”

三遂——指诸葛遂、马遂、李遂。

丹墀——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面的空地。

净鞭——帝王仪仗的一种，鞭形，振之作响，令人肃静。

内帑（tǎng，音躺）——国库里的钱财。

僭（jiàn，音件）越——越礼；超越本分。

踌躇（chóuchú，音愁除）——徘徊；犹豫不决。

王则大喜，即选一万人马出战。当日早间，开城门靠城摆列阵势。文招讨将兵分作三路，出于阵前，与王则搭话。王则见文招讨出马，唱个喏道：“王则为因张大尹没道理，我杀了他替百姓除害，众人推尊我暂领贝州一隅之地，朝廷何必兴兵到此？”文招讨大喝道：“汝乃一州之军，敢坏一州之主，又占据贝州，杀伤各路官兵，罪恶弥天。今我大军到此，理合开门投降，辄敢引兵迎敌？”王则拍手笑道：“招讨虽有人马十万，如何收伏得我！”文招讨交擂鼓，先锋孙辅挺枪指人马抢城捉王则。王则见鼓响人马抢来，就取所佩之剑在手一指，却早阵门开处，走出弹子和尚、左黜、张鸾、卜吉等辈，在阵前叩齿作法，只见乌风猛雨，雷声闪电，火块乱滚，就兵马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罩得天昏地暗，黄沙内尽是神头鬼脸之人，引着许多豺狼虎豹前来冲阵。众军只斗得人，如何斗得神鬼猛兽？战马惊得乱蹿，把鞍上将都颠将下来。王则见文招讨阵脚乱动，乘机趁势驱人马一掩，文招讨同先锋孙辅大败而走，王则领人马随后追赶。副招讨曹伟，总管王信，见文招讨兵败，各引本部军马前来救应。王则见两路军马齐来，唯恐有失，急下令收军马入城。

文招讨将本部军马离城三十里下寨，计点人马，杀伤并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文、曹二招讨及总管王信，三人共议攻城之策。文招讨道：“我与西番戎兵大小也曾战数十阵，不曾见王则这般阵势，可知道各路军马都输与这贼。这贼阵里暗藏着神头鬼脸、雷电火块、猛兽，乱滚将来，惊得战马跳动，乱了阵脚，被贼众乘势赶来，不能抵敌。若非招讨与总管救应，必致多折人马。似此丧败，如之奈何？”曹招讨道：“闻得贝州除了王则四五人外，余者俱不会妖邪术法。然这妖邪术法，曹伟有个道理可破，贝州可得，王则可擒。”文招讨听了，欢喜道：“敢问招讨，有何妙计可破妖法？”曹招讨道：“王则这家法术，和尚家唤做‘金刚禅’，道士家唤做‘左道术’。若是两家法都会，唤做‘二会子’。皆是邪法。只怕的是猪羊二血及马尿，大粪，大蒜；若滴一点在他身上，就变不成神鬼，弄不得邪法。”文招讨大喜，分付军士，但交战时，刀枪头上都要蘸血。曹招讨交做三怕个唧筒，都盛猪羊二血。选三怕个身长力大的军人做唧筒手，交战时，若见神鬼、异兽，便唧将去。文招讨犒赏了军士，至次日摆布军马，依先分作三队，离城三里排列阵势。

王则见文招讨兵临城下，对众人道：“昨日被我杀了一阵，兀自不怕，今日又来和我厮杀，这番把文彦博一发捉了，定交他寸草不留！”点起一万人马，出城迎敌。两阵对圆，旗鼓相望，鼓声震地，喊杀连天，弩箭如雨，射住了阵脚。王则手下无甚英雄好汉，厮杀全仗妖法，屡屡取胜，不把文招讨许多军马在意。却说文招讨下令交金鼓齐鸣，先锋孙辅仗长枪去敌上首，曹伟架双刀去敌下首，文招讨指挥中军，三路人马一齐杀来。王则见了将剑尖一指，门旗开处，又驱出许多神鬼、异兽出来。文招讨喝开阵门，放出三怕个唧筒手，一齐射去。只见王则的神鬼、异兽见了秽物猪羊二血，破了那法，望本阵便走。文招讨招人马乘势掩杀将来，王则大败落荒而走，枪刀尽弃，人马踏做肉泥。只因此阵败，有分交奸邪逆党俱遭刀剑分尸，妖法妇人推出市心斩首。正是：

欲将妖法害正人，正人有福神灵护。

毕竟王则败走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左癩师飞磨打潞公 多目神救潞公献策

诗曰：

癩师妖法得年深，合败今朝遇血筒；

马遂李遂诸葛遂，三遂平妖万古闻。

却说文招讨喝开阵门，放出三伯个唧筒手和弓弩手，一齐上看着神头鬼脸、猛兽便射，唧筒血匹脸便唧，只见许多怪物都是纸剪草做的，射死军人不计其数。众军见胜一口口口停军马，被文招讨杀了二停。王则大败输亏，急急引兵入城，拽起吊桥，将城门紧闭不出。文招讨得胜收军，离城不远下寨，虎视着城中，指日可破。将士得功者上了功劳簿，当日十万大军倍增喜气。文招讨传下将令，令五伯军上山砍伐木植，做造打城器械。云梯、炮石、天桥、火箭，一二日间俱各齐备。文招讨令傍城剿战，众军士直到城濠边攻打。

却说王则输了这一阵，正是刀添三个口，人减七分威。令军士弓弩上弦，紧守城铺，却不出战。王则在贝州厅上交请左黜、张鸾、卜吉、弹子和尚、任迁、张琪、吴三郎，一班妖人团团坐下。王则道：“诸位在此，今文彦博识破我法，折了许多军士，我今不敢出城交兵，他又直来城下搦战，如何是好？”说由未了，只见探事人来报道：“文招讨令军士做造云梯、炮石、天桥、适前逼近城下，见在打城！”王则慌道：“若如此紧急，这一城老小如之奈何？”只见左癩师起身向王则道：“大王何必忧虑，我左黜能千变万化，也不消得厮杀，只交文招讨在城外死于非命，他十万军马没了主将，不战而自散，好么？”王则道：“贤卿有甚妙术，安排得他死，散得他十万人马，解我贝州之围？”左黜道：“容易！”遂分付手下人，去磨坊里取一块大磨盘来。不多时，只见十来个人扛一块大磨盘来到厅下。左黜下厅来，将银朱笔书一道符在磨盘上，披发跣足，右手仗一口剑，左手持一钵盂水，口中念念有词，噙口水，看着磨盘上只一喷，喝声道：“疾！”只见磨盘漾漾的望空便起，迳往城外飞将去。王则和众人见了，无不喝采。

却说文招讨，正升帐请副招讨曹伟，总管王信，先锋孙辅，到帐中议论攻城之策，只见空中飞下一个磨盘来望着文招讨顶门上便落。一声响，振天动地，众人惊得面如土色，只道打死了文招讨。却说文招讨正坐在交椅上，蓦被一人拦腰抱过一边，离交椅有五七步路。那磨盘下来，打不着文招讨，却把交椅打做粉碎，地上打一二尺一个深凹。众将见文招讨无事，俱各大喜。文招讨吃那一惊不小，别取交椅坐定。问道：“适来抱我者是何人？”说由未了，只见一个人来到面前唱喏。其人生得身材长大，面貌丑恶。众人看时，都不认得；又不是亲随人，又不是帐前士卒。文招讨问道：“你是何人来救我一命？乞道其详，自当重报！”那个人道：“我不是军中的人。今贝州王则使妖法将磨盘来压死你，我特来救你之命，报你向日一饭之恩。”文招讨见说，大喜道：“感谢你来救我，不知我文彦博施恩在于何处？愿求姓名！”那人道：“口说恐招讨忘记了，可借银盆笔砚来。”手下人取银盆笔砚排列掉上，那人道：“乞退左右。”文招讨喝退了左右，那人提起笔来写罢，将

木植——木材。

适前——应为“火箭”二字。

跣足——赤脚

银盆覆在地上，大跨步走出帐外去了。文招讨即时使人去赶时，便不见了。文招讨道：“却又作怪！”交人揭起银盆来看时，中间写着“多目神”三个大字，众人皆不晓其意。文招讨沉吟了半晌，方才想得起来，对众将道：“文彦博未及第时，曾于一馆驿中宿歇，驿吏告道：‘此处有鬼魅，在此房宿者，常多损人。’比时文彦博不信此言，乃明点灯烛，置酒驿房独酌。夜至三更，忽然起一阵狂风，风过处见一人披发至案前，低头叉手，呼我为相，觅我酒食。文彦博问道：‘你是何人？如何不见面貌？’他道：‘我生得面貌丑恶，凡人见者皆被惊死，故不敢以面貌相见。’文彦博不信其说，其人分开头发，只见青脸上霍霍眨眨有十二只眼。文彦博见了亦惊骇，遂与他酒饭，其人吃罢，便道：‘公相异日有大难，我必来相救！’言罢，隐然而去。今想道，适来救我者，必多自神也。”众人见说，皆去看银盆时，只见边旁又有七个小字道：“逢三遂，可破贝州。”文招讨仔细看了，大喜道：“不想多目神救了我性命，又教我破王则之策。但不知何谓‘三遂’，甚不晓其意，诸位可想其意么？”众人都道：“不解其意。”各归本寨细想，不在话下。”

却说贝州王则等一班妖人，升厅置酒与左癩师作贺，一面差人打听阵上动静来报。只见探事的来报道：“文招讨军容严肃，队伍整齐，依然无事。”王则与众人说道：“若那边没了主将，便不整齐，无心恋战。今文彦博阵上没一些动静，不知磨盘曾害得他也不？”左黜道：“我行这家法术，百发百中，没人解得，必然压死了。”王则道：“若是要知虚实，可交人去下战书，便知端的。”众人道：“大王见得是。”即时写下战书，差一个的当的军士，直至文招讨帐前去下。文招讨见说是下战书的，交换至帐下。左右接了书安在棹上，文招讨展开看了，便解王则之意，思忖道：“他只道使妖法把磨盘压死了我，谁知我安然无事，见我这里没些动静，故以下战书为由，来看虚实。”当时文招讨当面批回：“来日交战。”与下书人回来。王则看了批回，问下书人道：“你曾到文招讨帐下么？”下书人道：“告大王！文招讨并无疑忌，直唤小人到帐下，亲自写了批回，打发小人回来。”王则听说文招讨无事，心下忧慌，连夜请左黜等一班妖人商议对敌之策。左黜道：“磨盘既压他不死……”与王则附耳低言道：“来日交战，必须恁地，恁地。”当日计议已定，次日天晓，王则整点一万人马，开城门放下吊桥，排成阵势，良久，两阵对圆。文招讨依旧带了唧筒手并猪羊二血，使人高叫王则打话。王则不出阵前，只在阵里，披发跣足，不穿衣甲，裸形仗一口剑，牵着一匹白马。左癩师叩齿作法，脚下步魁罡，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把剑尖刺着白马的头，刺出血来，噙口血水，出到阵前一喷。不喷时天青日朗，喷了时只见乌风猛雨，霹雳交加，飞砂走石。那阵风吹得黑魆魆地，对面不相见，伸手不见掌，惊得军士枪刀尽弃，各自逃生。只因如此，有分交：东京宰相翻为失路之人，正直文公偶遇平妖之客。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毕竟文招讨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的当（díàng，音笛荡）——恰当，合适。

打话——答话；对话。

魁罡——星名，指河魁与天罡。

第十九回 文彦博偶遇诸葛 遂李鱼羹献计擒王则

诗曰：

立功献策与图谋，要将妖贼尽平收；

皇王洪福千千岁，奸贪邪佞一齐休。

且说文招讨若没有丞相福分之时，几乎丧了性命。霎时被风吹砂石乱打，落阵逃走，回头看时，并没一个人跟随，独自骑着匹马，好生慌张愁闷。正似：

凤落荒坡，尽脱浑身羽翼；龙居浅水，失却颌下明珠。蜀王春恨啼红 宋玉悲秋 怨

绿。吕虔亡所佩之刀，雷焕失丰城之剑。好似蛟龙缺云雨，犹如舟楫少波涛。

当日文招讨正行之间，只见前面是山林树木，不知是那里去处。勒马转过山嘴，见一条幡竿，又听得钟声响，看时是一座寺院。文招讨道：“到此无奈，只得到寺里寻人问条归寨的路，又作区处。”来到寺前，下马入寺里来，见一个行者，文招讨对行者道要见长老。行者入方丈报与长老，长老出来，见文招讨戎衣甲马，不是以下将士打扮，必然是个主将。慌忙向前问讯，交行者牵了马，请入方丈坐定。长老情知道饥渴了，忙分付厨下办斋，先交讨茶来吃。茶罢，长老问道：“将军高姓，因何到此？”文招讨道：“下官姓文名彦博。”长老道：“莫非便是征西夏有功的文招讨么？”文招讨道：“然也。”长老道：“闻名久矣，今日山门多幸，得招讨到此。如何无随从之人？”文招讨道：“贝州王则谋反，朝廷起十万人马，命下官为将，收伏此贼。今早与贼对阵，不意大败，逃难至此。”长老见说，大惊道：“以招讨为将，又有十万大兵，贝州乃一洼之地，能有多少人马，如何却输与他？”文招讨道：“若论战，敌必不能取胜于我。今贝州主则一班贼党，皆会妖法。但交战之时，他阵内便放出神头鬼脸、猛兽怪物来，军马见了，俱各惊走。副招讨曹伟献计，用猪羊二血，马尿、大蒜、唧筒，赢得他一阵，贼兵数日不敢出城。日前下官升帐，与诸将议攻城之策，不期妖人使邪法，将磨盘从空压将下来，幸得多目神救了性命。早间与贼兵见阵，不提防王则阵里起一阵恶风，雷声闪电，霹雳交加，飞砂走石，打得阵势散乱，下官独自迷路至此，望乞吾师指引归路，到寨却当重谢。”长老听说罢，离坐拍手大怒道：“当今乃尧舜之世，君圣臣贤。此一等妖人辄敢恼乱朝廷，请招讨免忧，看贫僧与招讨出力，破其邪法，扫除逆党。”文招讨闻言，大喜道：“不敢拜问吾师高姓？”长老道：“贫僧复姓诸葛，名遂智。”文招讨听罢，欢喜道：“多目神曾写七个字道：‘逢三遂，可破贝州。’众人晓夜参详，全然不解其意。今日天交遇着吾师，若吾师肯去，破得贝州，下官奏过朝廷，官赏功劳不小。”长老道：“贫僧是空门中人，岂贪富贵爵赏。但今清平世界，不可容此妖人，贫僧当效犬马微劳，助招讨荡平妖逆。今晚请招讨寺中权宿一宵，明早五更同往大寨。”文招讨卸了衣甲，吃了晚斋，和长老讲论了半夜。睡到五更起

蜀王春恨啼红——传说周末蜀王杜宇，号望帝，后失国死去，其魂化为杜鹃鸟，日夜悲啼，泪尽继以血。

宋玉悲秋——宋玉，战国时楚国词赋家，他在《九辩》中用萧条的秋景来比喻自己不得志的愁苦心情。

吕虔亡所佩之刀——晋书记载：吕虔有宝刀一口，有人对他说，能登三公者，才可佩带此刀，吕虔便把刀送了王祥。

雷焕失丰城之剑——雷焕，西晋人，在作丰城县令时，找到“龙泉”、“太阿”两口剑。“龙泉”送与张华，“太阿”自佩。雷焕卒，二剑入水化龙而去。

来，洗漱罢，吃些饭食，长老交行者，寺中有马牵出来，和文招讨上了马，带三个行者，明点火把，离寺迤迤来到寨前。众将与军士见了文招讨，不胜欢喜，迎接至中军。曹招讨等都来动问道：“主帅一夜不回，众将皆忧慌无措，不知落阵走到那里，缘何同这个和尚回来？”文招讨道：“昨日被王则使邪法，一阵恶风吹得我迷踪失路，到一寺中，偶遇此圣僧，说能破邪法。我想正应多目神之言。”乃去曹招讨耳边低低说道：“这个和尚叫做诸葛遂智。”曹招讨大喜，屏退左右，问和尚道：“吾师有何神术，能破妖邪？”长老道：“贫僧曾遇异人传授五雷天心正法，凡遇金刚禅、左道一应邪术，贫僧见了，念动真言，即能反邪从正。招讨如不信，来日对阵便见分晓。”当日文招讨留和尚与行者在中军，即修战书一封，交军士去贝州投下，约在来日交战。王则见了，批回战书，打发军士自回。乃对众妖人商议道：“前日一阵，被我杀得大败而走，今日尚敢又来勒战，必须再用前日之法，直杀到界分，交他十万人马不留一个！”话休烦絮，两边各自整点人马，只等来日厮杀。

次日，王则领军马出贝州城，排一个阵势，两阵对冲，旗鼓相望。门旗影里，又见王则披发跣足仗剑，牵着白马在前，口中念念有词，把剑尖刺着白马，噙口血水，只一喷，只见王则阵上恶风急起，砂石雨雹，看看来到文招讨阵前。诸葛遂智在军中见了，摇动铃杵，口念真言，把铃杵一指，可霎作怪！那阵恶风砂石雨雹。转风望王则阵里打将入来！王则见风势不好，慌忙招军马急急转身，文招讨鞭稍一指，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王则人亡马倒，折其大半，赶落城濠死者不计其数。王则急急收拾些少败残人马，奔入贝州，拽起吊桥，关上城门，紧守不出。

却说文招讨三军杀到城下，割人头耳鼻，夺金鼓旗幡，文招讨令鸣金收军，离贝州城下不远下寨。文招讨请诸葛遂智上坐，躬身谢道：“这一阵皆吾师之力也。若如此，贼兵指日可破。”诸葛遂智道：“贫僧以正破邪，无往不利。若是有贫僧在阵中，何惧王则一行妖法之人！”文招讨闻言甚喜，道：“王则今日输了一阵，越守得城子紧了。”传下将令，交军士并力攻城。只见贝州乌云黑雾罩了城子，虚空中现出神头鬼脸、毒蛇猛兽，军士都打不得城，反伤了许多人马，打了两三日，只是打不下。文招讨交十万人马围了贝州城，擂鼓发喊，王则只不出来。文招讨只得交军士离了贝州城下寨，依先提铃喝号，递箭传更，与曹招讨计议道：“彦博同招讨领这十万人马，一日费了朝廷许多钱粮，到此将及有两个月日破不得贝州，如何是好？”曹招讨道：“主帅且请宽心，容曹伟再思良策。”当日曹招讨别了，自归本营。文招讨在帐中忧虑，不觉天色夜深。但见：

银河耿耿，玉漏迢迢。穿营斜月映寒光，透帐凉风吹夜气。雁声嘹亮，孤眠才子梦魂惊；蛩韵凄凉，独宿佳人情绪苦。军中战鼓，一更未尽一更敲；远处寒砧，千捣将残千捣起。画檐间丁当铁马，敲碎士女情怀；旗幡上闪烁青灯，偏照征人长叹。妖邪贼侣心如蝎，忠义英雄气似虹。

当夜文招讨在帐中翻来覆去睡不着，至三更前后，听寨外时静悄悄地。文招讨起来，离了寨房听时，正打三更，见一个军士打着梆子来交更，口里低低

界分——分界处；地界。

铃杵——一种有柄的铃。

蛩（qióng，音穷）韵——蛩，蟋蟀。蛩韵，蟋蟀的鸣叫声。

唱只曲儿，把那梆子打着板。文招讨听得，便回帐房睡了。

到了次日天明，众将士都到帐下声喏，文招讨升帐，众将官来唱喏了，摆立两边。文招讨发放军事已毕，叫左右唤昨夜打三更的军士来，不多时左右挨问叫到。文招讨问道：“你便是昨夜打三更唱曲儿的么？”军士道：“告招讨，小人恐怕打磕睡误了更次，把这曲儿来唱，便不打磕睡。”文招讨道：“胡说！乱我军法，‘即当斩首’”叫刀斧手：“推出斩讫报来！”那军士道：“告招讨！饶小人之罪，小人能斩王则首级，献与招讨。”文招讨交且押他过来，问道：“你这厮乱道！我领了十万大军，在此两个月破不得贝州，你独自一个，却如何斩得王则首级？”那军士道：“王则与我小人同乡，自幼结为兄弟。”文招讨问道：“你姓甚名谁？”那军士道：“小人姓马名遂。”文招讨听了，暗喜道：“想其人必应多目神之言。这汉子去，必能了事。”文招讨道：“你有何计策能斩王则？”马遂直走到文招讨身边，附耳低言说道：“小人去如此，如此，必斩王则。”文招讨听罢大怒，喝交：“左右拿下！叵耐这厮，我奉朝廷命领十万大军为招讨使，尚且无计克复贝州，你是何等人，辄敢多言乱我军法！不斩你首，难以伏众！”刀斧手把马遂捉下，众将官都跪下告道：“马遂罪合当诛，但于军不利，望招讨宽恕，权且寄罪。待破了王则，问罪未迟。”文招讨忿气不息，众将官苦苦哀告。文招讨道：“若不看众将面皮，决斩你首。既犯吾令，难以全免！”令左右杖一伯，以正其罪。左右拖翻马遂，打了五十棍，众将官又告饶，文招讨起身道：“且寄下五十！”恨声不绝，怒入帐中。众将官各自归寨。马遂在寨里道：“我直恁地悔气！不合唱了个曲儿，恶了文招讨，要斩我，又得众将官讨饶，只打得五十棍！”对众人叹了一口气。当夜马遂悄悄地出帐，迳到贝州城下，隔着城河高声叫道：“城上人！我有机密大事来报你主将，可开城门放我入城！”那守城军听说，禀了守门官，开城门用小船过河来，渡马遂上岸，少不得细细搜检，并无夹带寸铁。众军人见有棒疮，也不缚他，看守到天明，押来见王则。

王则认得马遂是同乡兄弟，便道：“多时不见你，原来你在文彦博军中，今日有何事却来见我？”马遂道：“告大王！马遂不才，失身在军伍之中，不敢来见大王。因前日夜间该马遂巡三更，恐怕打磕睡，不合唱个曲儿，文招讨道我搅乱军心，要斩我，幸得众将官告饶，打了五十脊杖。今日特来投顺大王，望大王收留在帐下做一走卒，当以犬马相报！”就脱下衣裳来与王则看。王则看了，好不忍见，便交马遂穿了衣裳，请上厅来坐定。马遂道：“大王是三十六州之主，小人得蒙大王收留，执鞭坠镫足矣，安敢预坐！”王则道：“我与你是同乡人，又是从小兄弟，与别人不同。”马遂只得坐了。王则交安排酒来，一面请马遂吃酒，一面问文招讨军中虚实。马遂道：“文招讨只有五万人马，诈称十万。前日又输了几阵，折了一万多人马，如今不上四万实数。昨日计点粮看，听得说只可关支十日。今大王用心守把，不过十余日，文招讨之军不战而自退矣。”王则听马遂说了，十分欢喜，就留他在州衙里宿歇。又唤医人医治，逐日好酒好食管待他。看看马遂将息得棒疮好了，王则并不疑他是行苦肉计的。马遂要杀王则，又下不得手。

文招讨见马遂去了许多时没些动静，传下令来，交军士近城擂鼓发喊勒：

脊杖——在犯人脊背上施的杖刑，

关支——领取。

战。王则带领一班妖人，连马遂都上城来，王则靠着悬空板，按住木栏干，看：那城下军士搬打城的器械，近城来打城。这里瘸师等一班妖人叩齿作法，王则也念咒语，就现出许多神头鬼脸、毒蛇猛兽，惊得那打城的军士倒退了，不敢近城。马遂立在王则身边，思量道：“这里不下手，更等何时？”看他身边，左右都执着刀斧器械，摆立两旁。马遂心内欲夺刀来杀王则，又怕不了事，乃捏得拳头没缝。王则正念咒语，被马遂一拳打中嘴上，打落当门两个牙齿来，绽了嘴唇，跌倒在城楼上。马遂就夺左右的刀来砍，却被王则身边一个心腹贼将唤做石庆，腰里拔出刀来，手起刀落，把马遂剁落一只胳膊来。众人一齐向前，捉了马遂，救起王则。王则大怒，交左右斩讫报来。马遂大骂道：“我为无刀在手，不能斩贼之头与刀民除害，我死必为厉鬼杀你矣！”众人推马遂去斩了，不在话下。

却说王则被马遂打绽了嘴唇，声也则不得，酒食也吃不得。众人皆忧，又恐官军打城，俱各面面相觑，一面交医人调治。王则疼得烦闷，无可消遣，平日最喜欢一个扮副净的乐人，叫做李鱼羹，王则交换他来解闷。当日李鱼羹来到王则面前，闭着口只不则声。王则问道：“李鱼羹！你为何不则声，心下有甚烦恼？”李鱼羹道：“大王尚且烦恼，小人怎地不烦恼？小人与大王都是做私的，今日在城上，看看城外又添了许多军马，并力攻打城池，双日不着单日着，终久被他捉了。”王则道：“叵耐这厮不伏事我，反把言语来伤触我！”喝交左右拿下，手下人把李鱼羹捉了。王则交把他缚了手脚，吊在炮稍上，就城上打出去，跌做骨酱肉泥。众人缚了李鱼羹，吊在炮稍上，拽动炮架，一声炮响，把李鱼羹打出城外。可煞作怪，恰好打落在城濠边河里。

文招讨在寨中见城上炮打出一个人来，即时交军士去看，众军士将挠钩搭上岸来，还是活的。随即解了索子，押到帐下。文招讨问道：“你这汉子是甚么样人？姓甚名谁？为甚事打出城来？”李鱼羹道：“告招讨！小人是贝州乐人，名唤做李鱼羹。一时不合劝谏王则归顺招讨，王则大怒，把小人做炮稍打出城来，要跌小人做骨酱肉泥，天幸不死，得见招讨。”文招讨道：“你是个乐人，如何的劝谏王则？”李鱼羹道：“王则被一个马遂一拳打落了当门两个牙齿，绽了嘴唇，念不得咒语，行不得妖法，叫小人解闷。小人乘着燥头，劝他归顺；不然时，旦夕之间必被招讨捉了。岂知此贼不醒，反怪小人。”文招讨见说，喜不自胜，道：“你虽然是个乐人，却识进退。”交左右赏他酒饭。李鱼羹吃了酒饭，文招讨又问道：“你既是个乐人，必然在贝州久了，定知城内虚实。”李鱼羹道：“告招讨！贼首王则被打绽了嘴唇，念不得咒语，已无用了。有一个军师最利害，跛着一只脚，唤做左黜。又有一个国师，唤做弹子和尚。又有一个张鸾，一个卜吉。又有三个，叫做张琪、任迁、吴三郎。还有王则的浑家胡永儿，极会使妖法。王则全靠这一班妖人，手下军人虽有万数，尽是乌合之众，不足为道。”文招讨又问：“城中有多少百姓？坊巷、河道、衙门怎地模样？”李鱼羹一一都说了。文招讨道：“天使此人泄露虚实，王则可斩矣！”文招讨正说之间，只见帐下走出一员将官来，道：“告招讨！小将能生擒王则来见招讨。”文招讨见这个人出来甚喜，道：“正应多目神之言，‘逢三遂，可破贝州’。”元来这个将官姓李名遂；先前诸葛遂智曾破法，杀了一阵；次后马遂打绽了嘴唇，念不

绽（zhàng，音占）一裂开。

得咒语，行不得妖法；今又逢李遂，却好三遂；因此文招讨喜欢。文招讨问李遂道：“你有何计策可擒王则？”李遂道：“小将手下见管着五伯名窟子军；今得李鱼羹说破城里虚实，地里坊巷一应去处图画阔狭，容小将再一一仔细问他端的；对图本度量地面远近相同，只须带五伯名窟子手，在城北打一个地洞，直入贝州城内，到王则帐前捉了一行妖人，然后开城门放大军入城，有何不可？”文招讨大喜，赏李鱼羹、李遂各人衣服一套，就补李鱼羹为帐前虞侯。交李鱼羹细说城内衙门地面坊巷虚实，即令浮寨官相度画了个图本，把与李遂。李遂看了，计算远近虚实，阔狭方向，禀覆文招讨道：“这事须密切，亦不是一时一霎之事。望招讨整顿军旅，时刻打通。就好接应。就要带李鱼羹去做眼。”文招讨道：“你可仔细用心，如拿得王则，克复贝州，奏闻朝廷，你的功劳不小。”随唤五伯窟子军，都赏赐发放了。李遂正要起身，只见诸葛遂智向前道：“告招讨！李将军虽打得地洞入城，恐不能擒捉王则。”文招讨道：“吾师何以知之？”诸葛遂智道：“那贝州城中，王则左右一班俱是妖人。若李将军打地洞入去，他那里知觉了，行起妖法，非但不能擒捉王则，李将军反为他所害。”文招讨道：“若如此，何时能灭此贼？”诸葛遂智道：“不必招讨忧心，贫僧当同去，以正破邪，交他使不得妖法，尽皆擒捉便了。”文招讨见说，大喜道：“若吾师肯去，大事济矣！”诸葛遂智交备下猪羊二血、马尿、大蒜之类，随身即同李遂出帐来。

却说李遂带同李鱼羹看了图本，到城北计算了地里，和诸葛遂智指挥窟子手，穿地洞打入贝州来。打到一个去处，李遂约莫是州衙左侧，交窟子手从这里打出去。窟子手打通了，问李鱼羹道：“这是那里？”李鱼羹看时，正是王□□□□。此时有四更时分，李鱼羹前面引路，李遂和众人发一声喊，径奔入王则卧房里来。却说王则日间自思量道：“我这里有左师、弹子和尚、张鸾、卜吉等一班儿扶助着，文招讨虽有十万人马围在城外，看他怎地入得城来奈何得我！”不以为事。当夜正放心和胡永儿在床上快活行云雨之事，蓦听得堂里喊杀连天，惊得魂不赴体。只因众人奔入房里来捉，有分交：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正是：

饶君走到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

毕竟王则、胡永儿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贝州城碎刚众妖人 文招讨平妖转东京

诗曰：

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帝讵能安？

潞公当日擒王则，留与妖邪做样看。

当夜李遂和李鱼羹引着一行人众杀到王则卧房门前，玉则听得有人杀来，慌对胡永儿道：“姐姐！称苦了我也！”王则急要念咒语，却被马遂打绽了嘴唇，落了当门两个牙齿，要念念不得。胡永儿也心慌。一时念不迭隐身法、两个赤条条地在床上没做手脚处，每人只扯得一件小衣服穿了，李遂与众人一齐上把两条麻索就床上绑缚了。早被诸葛遂智先念了禁法，一行男女的咒都念不得了。众军士又把猪羊二血、马尿、大蒜看着王则和胡永儿匹头便浇。李遂使群刀手簇拥着王则、胡永儿，大军一半都从地洞入城来。从军将各自去杀守城军士，大开了贝州城门，放下吊桥，文招讨即时入城，到州衙里厅上坐定。李遂解王则、胡永儿到面前，文招讨交牢固看守监候。一面分投捕捉□□妖人，使李鱼羹作眼。李鱼羹都知道这几个下落，霎时间都被擒拿绑缚了，这几个尽是了得有法术的妖人。因何此际一筹不展，都吃捉了？原来诸葛遂智以正破邪，以□□□□□□的，都用猪羊二血，马尿、大蒜匹头浇了，□□□□□□□□动不得。

内中只不见了瘸师左黜，却待各处□□，只见一个军士飞也似来报总管王信，道：“告将军！瘸师被众军赶入一家碓坊里去了！”王信见说，即时带了军士迳奔入碓坊人家，交军士把前后门围了，亲自入去搜捉。这个人家吃了一惊，问道：“我家有甚么事，如此大惊小怪？”众军道：“有妖人左黜走入你家，会事时放他出来，免得连累！”这主人家道：“告将军！即不曾有人入来躲在我家。”王信交军士屋里细细搜捉不见，只见诸葛遂智来道：“等我入去看一看，便知他在也不在。”诸葛遂智入碓坊周围看了，道：“可知你们没寻左黜处，他却变做一物在这里了！”王信道：“却也作怪！”诸葛遂智叫其人家问道：“这个碓嘴是你家物也不是？”主人家看了，道：“我家不曾有这个闲碓嘴。”诸葛遂智道：“左黜虽会变幻，难逃我诸葛之手！”交左右取索来，叫军士扛去州衙里去。王信笑道：“这碓嘴扛他去做甚？”诸葛遂智道：“这个碓嘴正是左黜。他就是千变万化也瞒贫僧不过！”交将猪羊二血、马尿、大蒜看着石碓嘴上便浇。不浇时是个石碓嘴，方才浇下时。（原书以下残失一页，计三百六十字。）

……适被其煽惑，落于机阱之中，实不干众百姓之事。□必欲洗荡，不惟罪及无辜，抑且有伤天地好生之仁。须求招讨方便，再为奏请，救此一方愚民。”文招讨听曹招讨之言，即将百姓无辜，被妖人煽惑之情，写表再奏朝廷。一面大书榜文，张挂通衢各门，晓谕百姓：罪止王则等一干有名妖人，其余妖党及满城百姓，俱各申奏赦宥。一应军民人等安心职业，不必惊慌等情。因此，百姓见了榜文俱各放心，朝夕焚香祝天，专待赦书恩宥。不数日间，朝廷降下圣旨，道：“依卿所奏。”当时文招讨请过圣旨，取出一行妖人，写了犯由牌，推上木驴，文招讨判了刚字，推出州衙。王则和胡永儿与一行妖人都各眼中流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贝州看的人压肩叠背。但见：

赦宥——赦免罪犯，予以饶恕。

犯由牌——处决犯人时宣布罪状的告示牌。

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高贴，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长休饭，喉内难吞；永别酒，口中怎咽。高头马上，破法长老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行刑刽子犹如追命鬼。□□（以下缺失）。

铁冠图

第一回 遣杀星魔王降世 埋活父李闯灭伦

歌曰：

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

张也败，李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

此歌系明初铁冠道人所作。道人即张子华，名冲。好戴铁冠，极有道术。太祖命他入宫，问其国祚长短。道人答道：“陛下国祚长久，传至万子万孙才尽。尽头事迹，与我这图画一般。”随把手中图画三张，进呈御览。太祖看罢，命藏之金柜，亲笔封写：“子孙无故不得擅开！”后来果应其言，传至万历，子孙亡国。

万历乃明朝十三代皇帝。帝虽聪明，专好逸乐，不理朝政，又多杀元辜，以致上天震怒，命杀星降世，夺其江山。三十四年元旦，天星乱坠，如雨又雪，地上有无数巨迹兽蹄。帝坐朝未久，即龙归沧海，传子太昌。登位一月驾崩。太子天启嗣位，宠信奸监魏忠贤及保姆客氏，卖官鬻爵，结党害民，民心思乱。幸帝在位未久，驾崩绝嗣。御弟信王登基，年号崇祯，即万历之孙，明朗亡国之贤君也。自古亡国之君，未有如帝之勤政爱民，英明果决。坐朝不满一月，即把魏党收除，自后不敢轻信大臣，多用一班新进。天下悦服，人人指望太平。无奈祖宗把朝纲坏了，把元气伤了。朝内元亲臣，库内无余粮。况且杀星降世多年，合当扫除劫运，以待清时。故虽有这位贤明之君，难挽衰绝的国运。初登位日，空中闻有哭声，识音者知是上天垂象，乃亡国之兆。迨后妖孽屡兴，连年饥馑。

河南有个矮道人，自负非凡，算知明朝当败，想做开国军师，扮作相命先生，四处访寻真主。一日来到陕西延安府米脂县，见个大汉立在驿馆门前，相貌非凡。惊疑之间，听见他叫：“先生、与我看相算命。”矮子行到跟前，把他细看，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所，烦寻个僻静地方，然后细说。”

大汉就引他人马到庙中。矮子四顾无人，即时双膝跪下，口呼“万岁”。大汉嫌他狂呼惹祸，忙将他赶逐出门。矮子不肯去，说道：“真主，我看你龙行虎步。是个帝王之相。贫道千山万水，访寻真主，今幸相逢，岂肯当面错过！求真主把八字说出，待臣一算，便知何年发达了。”大汉道：“我是万历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丑时生的。”这个八字，分明是头一位杀星降世之时，不是真龙出世之命。矮子只管奉承，赞他虎啸龙吟，又是极贵之命，来年杀运当逢，必成大事。大汉被他说得心动，叫声：“仙长，此言果真么？”矮子道：“贫道阴阳有准，眼法无差。今相命同参，确是真命天子之贵。但不知祖坟风水何如，求引贫道一观。”

大汉欢喜，即携矮道人出东门外，去乱葬坟堆看祖坟。矮子看罢道：“不好，不好！一点生气全无。贫道曾择得一段龙穴，只在城南披云山中，何不齐去一看。”大汉大喜，即跟着矮子同去观看。果见聚气藏风，与别处不同。矮子就指明何处葬祖，何处葬父。大汉道：“多蒙仙长指示。请问高姓大名，

国祚（zuò，音坐）——国家政权；国家命运。也指帝位。

卖官鬻（yù，音玉）爵——出卖官职爵位，以聚敛财物。

迨——等到。

饥馑——饥荒、灾荒。

家乡何处？”矮子道：“在下姓宋，名炯，字献策，混名地丁娃。河南归德府人。幼时曾遇异人传授天文地理、相法兵机，算定本朝当败，故此四方访求真主，望气得知在此，今日会面，三生有幸了。敢问真主高姓大名？哪里人氏？”大汉道：“姓李，名闯，字自成。本县广义乡人。”话犹未完，宋炯点头道：“是了，是了！图讖有云‘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若姓李字，正应十八子之兆。但真龙降世，与众不同，有元异样佳兆呢？”李闯道：“我父名十戈，母亲石氏。晚年得子，常说我将生时，梦见黑气罩住一个大汉，闯进房来，故名叫做闯，自幼勇力过人，无人敢犯。不好读书，专好结交豪杰。现在驿丞当书办，识尽一县的好汉。今据先生说我有帝王之贵。日后得志，封你做护国军师。”宋炯连忙跪下叩头谢恩。李闯意欲留他回家同住，宋炯道：“贫道还要去别处访求英雄，真主倘有不测，贫道定来相助。但只一件，真主若信贫道之言，要将祖宗父母同时合葬，免得日后动土泄气，兴发更快。”说完，拜别而去。

李闯转回驿馆，暗想：“宋炯之言果验，我便是一朝天子了，何不趁父母目下有病，设法催他归阴，以便早登大位，岂不是好？”这贼子痴心太重，不顾天伦，即买毒药回家，与父母食了。可怜李十戈夫妇食了毒药，登时七窍流血而死。李闯假哭一场，即时买棺收殓，抬至披云山，再迁祖柩，一齐照式葬下，完了贼子一场心愿。父母死后，元人管束，越横行起来，交结凶徒，犯法害民之事，无所不为。

一日，携友在娼楼闹酒，忽见两个县差到来，叫声：“李大哥，恭喜了！你累我寻得好苦。新官差我来请你，寻访多时，原来在此，快些起程，太爷坐堂立等。”众人闻言，一齐起身，惊问何事？答道：“请列尊安坐，且听在下慢慢分解。”

驿丞——此处应为驿馆。

书办——文书；秘书。

第二回 李自成初受官刑 米脂县先罹杀运

话说县差奉命来请李闯入衙，众人问他何事？差人答道：“只因新任阎太爷革了刑房，众房科保荐李大哥上去，说大哥办事能干。太爷听信，专等你当堂一见，就顶刑房身役了。”众友一齐贺喜，劝他速去。李闯信以为真，跟差人来见知县。知县阎法见李闯跪下叩头，就问：“你是驿书李闯么？”答道：“小人就是李闯。”阎爷把案一拍，道：“哇，你这该死的奴才！本县未上任之先，访察得你结党窝赃，包娼揽讼。你既为公门中人，为何知法犯法，扰害地方？”即撒签叫推下重打四十。李闯被打四十大板，哀声不止，血肉淋漓。阎爷吩咐收监，再发火签 严拿余党。

李闯在监捱苦，举目无亲，幸得聘妻周二姐胞兄周超——诨名满天星——携酒肉探监。一见李闯问道：“妹夫，此事因何而起？”李闯抹泪道：“大舅，我时运不通，遇着这个瘟官，无故拿我。我有出监之日，誓杀这个瘟官报仇！”周超劝他忍气，调养棒疮。随进酒肉解闷，二人一边饮食，一边大骂瘟官。惊动一个牢头 出来，此人叫做王千子，诨名一丈青。原犯了盗案，收监多年。今听见新犯有酒饮，进入房来，满面笑容道：“你两人讲的我听见了。何不大家反监出去，杀他一流水，岂不好过在此等受罪？”李闯拉他饮酒，便道：“王大哥，你若肯拔刀相助，合伙反监，感恩不浅。”王千子道：“你要反监，必通知外边朋友，约定日期，里应外合，算妥方好动手。”李闯道：“我朋友甚多，写字出去知会他们，必成大事。”王千子即取纸笔墨砚交李闯。李闯写了一封书，即吩咐周超，先送与老回回孙昂观看，然后请齐八友商议。哪八个呢？

小红娘褚大江，龙江水贺全，扮山虎麦黑子，格子眼盛来正，草上飞刘久，穿山甲

郝小泉，一条棍徐万，不沾垢赵胜。

叫他们八月十五日起更时候，暗带兵器，埋伏县衙左右，专听衙中响动，一齐下手。但现今隔中秋还有半个多月，目下瘟官严拿余党，叫他们暂时散去远避，到期才来，免至张扬滋事。大舅可设法暗运兵器到来，是时料我棒疮痊愈，可以协力反监。大舅千祈依计而行，不可有误。周超一一应承，收拾酒器，辞别出去，依计行事。

此时，米脂县内匪徒四散，太平无事。一到中秋佳节，家家赏月，处处弦歌。衙门中，不独太爷在花园与师爷赋诗饮酒，即使在监里当差的人，亦酌酒猜拳痛饮。饮至定更时候，王千子见禁子们个个醉睡，忙把监门扭了锁，先放出李闯，再放出众囚犯，分给兵器，趁月光一齐发喊动手，把那些禁子狱卒尽行杀却，又率众犯杀出，刚遇周超、孙昂同八友从外面闻声杀人，合在一处，同奔库房，砍死库卒，把库银抢尽，杀入内宅来。李闯大叫：“兄弟们！先拿住阎知县，与我报仇！”众人答应一声，拥入后堂，逢人便杀。杀到花园，把这个师爷一刀两断。看见不是阎知县，又四处搜寻。寻至酒肴桌下，搜出一个仆人。李闯究问他太爷去向？答道：“太爷闻声，跳墙逃走了，乞饶小人性命。”李闯把他一刀杀了，统众奔人寝室。幸得阎知县家眷未来，免遭毒手。众贼撬開箱笼，把这个穷官的十几件衣服、几吊铜钱、十

火签——差役办理紧急公务的凭证。

牢头——狱吏。

多两银子搜扒净尽。忽闻人马喊杀人来，众贼大惊杀出。刚刚出到丹墀，原来遇着典史带领一班弓兵，入衙捉贼。贼子性凶拼命，那些弓兵怎敌得过，一个个同典史尽节捐躯。贼众杀出县衙，来至十字街，分兵把守城门，分路打劫人家，城厢内外，被他奸淫妇女，抢劫金银，把个米脂县搅得倒海翻江。搅到天明，又在县衙聚会，抢得金银衣物，堆积如山。

李闯心中畅快，想趁此好时候与周二姐完婚。将此意对孙昂说知。孙昂通知周超，周超欢喜应承，先到家中对妻说知。未久，花轿到门，叫妻打发妹子上轿，一派鼓乐送入县堂。李闯簪花挂红，与新人共拜天地，同入洞房。一夜欢娱，成了百年好事。次早，李闯出堂，备办喜筵，与众兄弟庆饮，撇下周二姐。周二姐年少贪淫，嫁着这个好色健儿，遂了平生之愿。只虑豪华之人，未免有纳妾夺爱之患。正在这里思量，忽听见外头妇哭儿啼，人声嘈杂。正欲差丫环查问，忽见李闯携着两个童男少女，笑嘻嘻走入后堂，叫声：“夫人，你好造化，有这美婢俊仆使唤了。”周二姐问其来历？李闯道：“你问这两个小孩子便知详细，我要与众兄弟欢饮，该事不得奉陪了。”说完便抽身出去。周二姐见幼童年约八九岁，美如冠玉；那少女年约十五六岁，貌比鲜花。两人啼哭不止。周二姐用好言抚慰，细问来因。正是：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丹墀（chí，音池）——台阶或台阶上面的空地。

第三回 死黄堂烈妇捐躯 惊坐马小姐认父

话说少女见周二姐盘问，忍怒诉道：“奴家姓阎，名蕊英。这个胞弟名玉哥。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父亲阎法，母亲陈氏，生我姐弟二人。父亲今年中了进士，即选米脂县正堂。上任之后，即寄家书，催取家眷到任。今早来到东门，先着家人通报，不见伏马出来迎接，但见两人来说道，老爷不喜排场，只爱素净，故不打执事出来，但叫我两人迎接夫人入衙相见。我们信以为真，跟到县堂。谁知不见父亲之面，只见众人在堂上饮酒。家人问其端的，方知此地遭了大变，悔恨自投罗网。母亲见父被害，烈性发作，高声骂座。座上一人叫开刀斩首，旁座一人劝住，这人突起邪心，逼勒母亲。我母亲系总兵之女，县令之妻，堂堂诰命，怎肯受人污辱？痛骂一番，登时撞死在石栏杆下。我姐弟一见，哭昏在地。先前这位大王，不许我们啼哭，要收我姐弟做奴仆，故带入此处来见夫人。望夫人大发慈悲，超生我姐弟二人，足感大德。”说罢，痛哭不止。周二姐见蕊英貌美，妒心发现，暗想：“李自成这个色鬼，见这样美女，怎放得过她？有了她美的，必把我作贱，我何不将她收除，以绝后患。”想定主意，便道：“小孩子，你不用啼哭，我是食斋念佛的人，不比他们刻毒。我今着人带你回家。”叫梅香快请虎十叔，暗从夹道进来，我有要话商议，不得泄漏！梅香领命而去。

不多时，虎十到来，问侄女有何吩咐？周二姐见蕊英姐弟在旁，不便讲话，叫丫环带他们下厨食饭。周二姐见左右无人，与虎十附耳低言，说了几句，虎十点头应承。周二姐大喜，送他元宝一锭，随叫蕊英姐弟出来。丫环带到跟前说：“他二人不食东西，只管啼哭。”周二姐道：“你们不要啼哭了，我如今行个方便，着人带你回家。你二人可跟着这个善人静静出去，不要使人知觉。”公子小姐信以为真，跟着虎十从夹道出去。

行到西门，那守门的喽罗认得虎十，不敢拦阻。公子小姐忍住泪痕，出了城门，带水拖泥，姐弟携着手乱走。走到山前，两人脚倦想歇，虎十道：“你两个跟我打这山口过去，雇一辆小车，送你回家。”姐弟闻言，你扶我，我扶你，行一步，跌一步。步到深山涧边，小姐金莲窄痛，坐下难行。见虎十拔刀相向，吓得魂不附体。回思周二姐先前的说话，原来食斋念佛的人，立心行善，却惨过食人的猛虎。盖猛虎食人，亦有时合天理顺人心的。方才虎十把玉哥拉住，一刀劈来，岂知日后玉带横腰的贵人，不死于无名之地。一阵狂风，跳出一只白额猛虎，把虎十咬去。这个婢嫂婷婷的小姐，一寸芳心，怎受得两重惊吓，立脚不住，被这狂风吹得许久方苏，睁眼见四面荒凉，不是田地，又不见先时杀人的凶徒，大叫玉哥数声，绝无影响。低头看见满地血迹，只道玉哥被杀，哭得气死还生。怎晓得系虎食恶人血迹，特令小姐见的。小姐半晌抖过气来，哭一声兄弟，叫一声爹娘，思量一家惨死，倚靠无门，纵留这条苦命无用，不如及早归阴，还得骨肉聚会。左思右想，大哭数回，随解下罗带，系在身旁松树自缢。刚刚把粉颈套将上去，谁知救星从那边走来。有个老樵夫从此经过，举头看见一个少年美女自缢，忙放下柴担，急上前解救。待她苏醒，细问缘由。小姐见也是个老成，便把根由哭诉，樵夫道：“原来本县老爷的小姐。我家离此不远，若不嫌弃，可到我家中，同

梅香——婢女。旧时多以“梅香”为婢女的名字。

老成——阅历多而练达世事，或年高有德。

我老婆子住下，待有官兵来剿贼时，把小姐送到上司，必然有个着落，岂不好过做了元主之鬼？”小姐含泪道：“老人家，你有此善心，真个重生父母了。只怕无故打搅了，于心不安。”樵夫道：“我是老爷的子民，怎说打搅二字？小姐快随我来。”小姐大喜，束好罗带，缠紧弓鞋，跟着他柴担，强步下山。不上半里，樵夫歇担拍门，老婆开门接人。三人坐下，细说原因。婆子点头嗟叹，忙取茶饭与小姐充饥。虽然淡饭粗茶，两老十分恭敬。小姐幸得在此安身，但思骨肉分离，日夜愁叹，两老百般开解。

一日，两老携小姐步出门前散闷。时值暮秋天气，严霜杀草，只剩晚节黄花。见景伤情，不觉泪下。老樵将欲开言安慰，忽见一位长髯的官长，骑匹无鞍马远远跑来。刚刚跑到门前，那马把官长掀翻在地，叫声：“哎哟！跌死我也。”老樵上前把他扶起。是时小姐企立门边，被他一眼窥见，大叫一声：“我儿！你怎么来到这里？你母亲兄弟今在何处？”小姐抬头一看，见是父亲。忙上前跪下，哭道：“爹爹呀！只因母亲得接家书，携我姐弟到任，指望同享荣华。谁知进入枉死城中一般，被那强盗骗进衙内，贼起歹心，逼勒母亲。母亲守节不从，撞死在石栏杆下。众家人一齐丧命，单留我姐弟二人，要充做奴婢，照侍贼妇。谁知妇女更毒，叫人骗我姐弟入山，谋害性命。幸天网不漏，凶人被虎咬去，我二人惊死在地，醒来不见玉哥，苦命女儿欲寻自尽，幸得这位恩人带我回家安身。只道今生不见父亲之面，谁知也有今日。”诉完，泪如雨下。阎法听罢，心如刀割，泪如泉涌。自思贼陷城池，一家惨死，上负君恩，下累妻儿，有何面目偷生人世？不如早赴幽冥更好。看见前头有一口深井，抽衣急步往前一跳。老樵夫妇及小姐等追之不及，不知阎爷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阎知县脱灾遇难 左副戎救舅得亲

话说蕊英小姐看着父亲投井，尾迫不及。刚刚遇着一个将官，带领数将飞马到来，恰见阎法投井，一把拦住。小姐赶到跟前，拜谢救父之恩，兼问姓名，为何来得这般凑巧？将官道：“本镇姓向，名进宝，现做延绥总兵。因你父亲在米脂县逃难出来，到本镇衙门请兵剿贼，现领一千五百兵来到山前。将欲过岭，前军报说阎爷惊了坐马，许久不见回来。本镇放心不下，押住三军，特寻到此。老亲翁为何寻此短见？”阎法满眼流泪，把前情诉说一番。总爷道：“老亲翁，不可错了念头，令正夫人虽然枉死，留下贞烈美名。令郎虽然失散，岂无相逢之日？劝你将令爱依旧寄此安身，待平贼之后，再作商议。”阎法被他提醒，说道：“大人言之有理，”随把蕊英附寄老樵，彼此洒泪而别。

向爷领了一千五百人马，来到米脂县城，指望捉贼献功，谁知城内空虚。访问居民，方知贼众闻风逃走，护着财帛家眷，拥出北门去了。阎爷重人典衙，殓葬死难的尸骸，奠祭亡妻。又差衙役迎接小姐及老樵夫妇到衙居住。再遣向总爷速追贼寇。向爷即传令三军起马，望北进发。追了数里，不见贼寇踪迹。访问居民，但说今早有七八十个大汉，手执兵器，护着许多财帛妇女，在此经过，奔走如飞。刚才出了村口，撞遇数千人马，闻说是抚标铁甲军，因抚院耿如杞克减军粮，为首的老管队高迎祥，纠众鼓噪，杀了营主反出来的，与那些大汉合伙，同往正西而去了。向爷即传令往正西追赶，只见前面一座高山，怪石参天，上面有无数旗杆陈列。又见一队男女哭奔下来，总爷吩咐拿住盘问。这男女跪诉：“小的们系这座松山上大松堡居民，叛贼占据房屋，逃难至此，望爷爷超生。”向爷吩咐将他们释放，传令上山擒贼献功。大队人马杀上山去，忽闻山上锣响，众贼发喊，有无数大石滚将下来。三军死伤甚多，难以招架，向爷鸣金收兵，悔恨来迟。彼贼据险，料难攻打，即刻带兵回衙，修了表章，差官进京，请添兵剿贼。差官去了半个多月，才得钦差领圣旨前来，方知圣上大怒，切责向进宝行军肆慢，以致强寇漏网，降级留任。着跟随山西雁门关兵备道洪承畴，往松山剿贼，带罪立功。阎法失守封疆，例应问斩，姑念妻死贞烈，着免死罪，发配岭南充军。洪承畴得知这个消息，即修书一封，具备盘费银一百两，差人送与阎法。阎法拆书观看，长叹一声，感激不尽，把银子收了，写个谢禀，打发来人回去。转入后堂，对女儿说：“现今圣旨到，着我岭南充军，明日解差就来催速起程。”阎爷叫小姐收拾行装，老樵夫妇自愿跟随。四人即骑了牲口，同着两名解差，往岭南而去。

夜宿晓行，一日来到江西吉安府。将过梅岭，忽闻响箭一声，引出一队流贼。这贼正系陕西张献忠，诨名八大王，乃天上第二位杀星转世的。因妻与父通奸，杀父逃走，走到湖广，勾引饥民，各处打劫，人人称他做流贼。流来流去，流到此处，窥见蕊英小姐貌美，想拦途截抢。阎法跌下马来，哭诉苦情，哀求释放。流贼哪里肯从，正要动手，只听旁边一声呐喊，飞出一员少年虎将，领兵前来，大喝：“流贼！不得放肆！老爷正要拿你。”张献

抚标——称巡抚所直辖的绿营兵为抚标。

切责——严词责备。

兵备道——明朗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之道员。

忠见他来到跟前，一枪刺来，急用双刀拨开。一往一来，战了数十回合，不分胜负。虎将佯败而走，随取铜鞭在手，待贼追近，举鞭一打。张贼闪避不及，被他打得甲片乱飞，口吐鲜血，双手抱鞍败走。虎将挥兵追杀，死伤甚多，追出界外，然后鸣金收兵。

阎法等六人，见虎将杀退流贼，从林中走出来，将欲向马前叩谢救命之恩。谁想虎将滚下马来，跪在阎爷跟前，口称：“母舅，愚甥搭救来迟，望乞恕罪！”阎爷一看，原来是外甥左良玉，用手扶起道：“贤甥呀，昔杀我也！”良玉惊问：“何故？”阎法曰：“一言难尽。”便把前事诉说，良玉洒泪感伤。阎法又说：“老夫正求搭救，我父女等性命难保，贤甥为何来得这般凑巧？”良玉道：“愚甥现任江西吉安府营副将之职，因巡捕流贼，不料甥舅在此相逢。家母时常思念，请母舅同表妹到衙中住上几日，再作商量。”阎爷大喜，一齐同进城来。

左良玉带阎爷父女入到后堂，与母亲相见。老年姐弟相逢，悲喜交集。又见阎法诉出一段苦情，不觉痛哭起来。蕊英拜见姑娘，又与表兄见礼。姑娘命丫环带入里头款待，又吩咐摆酒。姐弟叙谈，席中说及岭南烟瘴之地，凡落役到此，九死一生。况且蕊英年幼，怎受得这样风霜？可怜小小女儿，也遭这般磨难。说到此处，不觉下泪痛哭。左太太想起良玉，虽做了官，东剿西征，年已二十岁，尚未择配；蕊英年已长成，中表为婚，自古皆有，何不使他兄妹为婚，两家终身有个着落？即将此意对阎爷说知。阎爷大喜道：“若得如此，我女终身有靠，也免我一宗挂虑。”左太太即令趁时择吉成亲。他二人中表兄妹变作夫妻，女欢男爱，可想这洞房的景象，如胶似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烟瘴——旧指我国西南边远地方；亦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致人生病的瘴气。

中表——中，姨舅之子女；表，姑母之子女，中表，跟姑母、姨父、舅父的子女之风的的关系，互称中表。

第五回 认外祖玉哥得生 困松山流寇私遁

话说蕊英小姐与左良玉成亲，大家饮了两日喜酒，解差催速登程。左太太挽留不住，就命摆酒送行，又赠许多衣物盘费，说道：“贤弟，此去岭南，须要保重。蕊英在此，不必挂心。”阎爷道：“多蒙姐姐周全，倘皇天保佑，姐弟或有重逢之日。老年最要调养，莫为小弟担愁。”又吩咐蕊英谨守妇道，孝顺姑娘，留老樵两口儿在此，赡养终身，以报大德。蕊英道：“爷爷呀！母亲枉死，弟又不知存亡，单剩父女二人，目下又要分离，叫我怎能割舍？”阎法道：“此行天数已定，孩儿不用挂牵。”又对良玉道：“贤婿，你前途远大，我女她幸托终身，甥舅之亲变作翁婿，愈觉亲密。只恨我骨肉分离，贼仇未报，何日忘怀？”说罢，泪下如雨。良玉道：“岳丈不必悲伤。闻得皇上命兵备道洪承畴及总戎向进宝领兵往延绥剿贼，待小婿动了一角文书，带兵前去协剿，与岳丈一家报仇。”阎法道：“若得如此，生者感恩，死者瞑目了。”说罢，大家洒泪拜别而去。左良玉远送一程，回来即写公文，申报上司，愿出兵协同剿贼。上司批准，左良玉即传令起兵。

一日，来到越州大路，撞遇一队官兵，两家挤拥争嚷起来，左良玉上前喝住。又见那边一支大旗，写着“汴梁总镇”四字。又见旗下一个主将弹压众军，命军校请左将军相见。良玉行到跟前，打恭道：“不知老大人尊姓大名，唤卑职有何吩咐？”主将道：“老夫姓陈，名永福，昌平州人。原任总兵，告老归田。今蒙圣上起用，升补河南开封府总镇，带兵赴任。途中遇着麾下的军兵，问及始知是将军带兵征陕。但老夫与将军有些瓜葛，小婿阎法，可是将军的舅舅么？可怜他一家骨肉，丧在贼手，将军可曾知否？”左良玉闻言，即下马拜倒在地，口称外孙婿不知尊长在此，有失迎接，望乞恕罪。陈爷下马扶起，叫声：“高亲，为何如此称呼？”良玉随将前情禀白。陈爷闻言喜道：“原来如此，亲上加亲。你的小舅也在此间。”良玉闻言，急请玉哥相见。中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一见抱头大哭。良玉又把阎爷发配岭南充军，自己动了文书，愿领兵协剿反贼报仇的话说知。又问贤舅一向在何处安身，你姐日夜思念得很，玉哥道：“小弟自从与阿姐分离，被拐子卖与太监钊三公家使唤，不敢说出真名。前月跟随钊公，到昌平赴九陵提督之任，偶遇外祖请钊饮酒，酒席中幸得祖孙相认。”良玉听罢，又悲又喜。陈爷道：“外孙婿此去，必须努力剿贼，报你岳母之仇。若有音信回家，可说玉哥随我赴任，免他姐姐挂心。”左良玉一一答应，陈爷又道：“老夫朝命在身，刻期赴任，不得久停了。”登时拜别上马，各分东西而去。

左良玉催动三军，日夜趲行。到了雁门关，参见兵备道洪承畴。洪爷大喜，即传令三军起行。司道向进宝提兵到来，合在一处，共计精兵一万三千，浩浩荡荡，杀奔松山而来。

那山上的喽罗飞报盘龙寨主，寨主李闯即命高迎祥带领人马，下山迎敌。左良玉出马当先，手执钢枪，当心便刺。高贼用叉拨开，即速相还，战数十合，高迎祥究竟不是良玉敌手，大败奔逃。良玉挥动三军追杀，高迎祥奔上山寨。手下的贼兵，被官兵杀死生擒，不计其数，幸得头目一个不曾损伤。洪爷传令把松山围困，困了十余日，盘龙寨上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贼众斂手待毙。谁知成事在天，人力难挽。恰有一队逃难的山民，被贼拿住，问他意欲何往？齐声答道：“因官兵围困绝粮，想从山后石洞钻将出去。此洞约有三十里路，出了洞口，就是窟窿山大路。这条洞路，除了我们，外人不知

晓。”李闯闻言大喜，叫他引路。暗暗通知众兄弟，丢下众喽罗，带齐家眷，跟着山民悄悄遁去。

出了洞口，果是窟窿山地方。李闯吩咐，将那队百姓尽杀灭口。高迎祥带领众贼，逃至雕窝堡地方，投入高如岳家中躲避。那个高如岳，系高迎祥相识的连宗兄弟，诨名“闯塌天”，性好交结江湖，极有义气。家中有个地窖，可容得百余人。今见高迎祥带领众好汉来投，问明来历，不胜欢喜。即引贼众男女进入草房，揭开山板，共入窖内。只见里面宽广，一切什物俱全，上头透通气眼。这地乃是祖上造下，以避祸乱的，外人并不知晓。众贼在此安身，满心欢喜，只以为避乱的桃源，岂知又是天罗地网。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蚩尤 旗漏网遭擒 勾绞星破财救盗

话说李闯同众人在高如岳家中地窖安身，心中大喜。回思在松山逃命至此，绝处逢生，比前日反监之事更险，莫非果应宋炯之言，真命天子有百灵扶助？但目下屈居此地，虽则安然，哪有出头之日？宋炯临行还说访求英雄，救我不测。如今他又不知去向，术士之言究竟不可尽信。

谁知李闯在这里左思右想之时，正是宋炯在那里东搅西扰之日。自别李闯，一路打算，想道：“欲成大事，必要兵精粮足。如今各处谷米腾贵，饥民遍地，流贼满山，招兵极易，粮草难求。闻得河南有个已故的户部尚书李际之子李岩，家极豪富，性爱结交江湖朋友，又好算命看相，这等人必非甘居人下之流。何不去到他庄上，见景生情，说他人港，大事易成了。”主意已定，仍扮相命先生，来到李公子门前，扬声高叫：“相命同参。”往往来来，果见家僮请人算命。宋炯跟进书房，一见李岩，就把他上下左右细看，开言道：“足下就是李户部的公子么？贫道走遍天下，寻访贵人，谁知就在这里，我宋炯的时运到了。”李岩闻言起身道：“你就是宋献策先生么？久仰大名，请坐。”吩咐奉茶，茶罢问道：“先生，你看我相貌有些贵气么？但不知八字相符否？”随把八字说出求算。宋炯用指掐算一番，说道：“此乃位极人臣之命，除了陕西一友，并无别个比得上了。”李岩道：“此人比小弟何如？”宋炯道：“他乃帝王之命，公子乃诸侯之贵。但他现行厄运，公子何不趁时将他极力扶持，做个患难朋友？不久运转时来，夺了大明天下，与你共掌山河，此时方信我宋铁嘴之言不错。”李岩问：“此人是谁？现居何处？”宋炯道：“此人姓李，名闯，字自成。米脂县人氏。我算他现今必有大难，单用一点金星，可以解脱。公子若信贫道之言，可速办一注大财，将他救脱，共谋大事，不可失此机会。”李岩闻言大喜，一面吩咐家人摆酒款待，一面自办财帛行装，叫仆人打成驮子，抬到跟前，说道：“宋先生，这一万两银子，十颗明珠，烦先生引进拜访此人何如？”宋炯欢喜应承，就日起程。命仆担着财帛行李，同宋炯向陕西进发。

一日，行到陕西境内，只见一队人押住五辆囚车而走。宋炯望见内中一个，相貌极似李闯，心中惊疑，赶上前头，拉住车后一个少年问道：“请问小哥高姓大名，这些囚犯哪里解来的？”少年答道：“小弟姓王，名十九。这囚犯系米脂县反监强盗，为首的叫李闯。后来反于松山，被官兵围困，得便逃脱，投至我姐夫高如岳家藏匿。我因欠人赌债，姐夫不肯相借，怀恨在心，瞒着母亲，投报保正，报官捉拿。如今一齐拿住，解去西安耿抚台处献功。”宋炯一闻此言，转来对李岩说知。李岩叫宋炯设法救他。宋炯道：“这个不妨。我闻耿如杞最贪脏，公子可拿些金宝前去打点，只求他解京正法，然后招集饥民，中途截抢，救出他们。然后攻打州县，共扶李闯为主，必成大功。”李岩大喜，即将银子五千，明珠十颗，交宋炯前去军门打点。

宋炯去了数日，即转回来。李岩问：“事情若何？”宋炯道：“事情已经妥当了。公子还要速些召集好汉，去打劫囚车。”李岩问：“如今先生哪里召集好汉？”宋炯道：“金锁关外有座金锁山，山上有一伙好汉，为首的五位：

人港——谈话深入，意气相投。

军门——营门；衙署。

第一位，一盏灯王嘉印；第二位，破甲锥席元景；第三位，乡里人马飞；第四位，
豁地草马武；第五位，显道神 郅兴。

手下有数千喽兵，公子可速办厚礼，聘请他们。再召些流民人伙，才好做这宗大事。”李岩道：“还求先生去走走，小弟在此打听囚车起解日期，一路跟来才好，大家知会行事。”宋炯点头称是，即带财宝与几个仆人，同往金锁山去了，李岩自在旅店，打听消息。

一日，宋炯差仆寄书回来，书内说：“五位好汉已经受礼应承。现召得饥民三千六百余名。公子可访实囚车起解日期，从那条路过，飞报上山。待贫道设下计谋，包管成事。”若问什么计谋，书不尽言，且看后来便晓。

第七回 鸡宝山官兵中毒 金锁岭流贼会盟

话说李岩见了宋炯回书，即往军门，打听得耿如杞受了贿赂，全不审问贼众口供，一齐收监。即发公文令箭，通知洪承畴等说：“李闯等贼，虽然漏网，今幸被获解京，可将松山兵马调回，免费粮饷。”洪承畴等得令，即上松山烧毁贼寨，带兵回营。洪爷对众将道：“李闯这伙反贼既被拿住，就该登时斩首，为何转解北京，其中定有私弊。你等将人马撤回，本道如今亲往军门面讲。”众将即时散去，洪爷星夜赶到西安，参见耿如杞。问及：“反贼被拿，何不立决？大人定要解京何意？倘中途漏网，获罪不小。”耿爷受了赃赂，哪里肯依？倒说造反重犯，理应解京献将，况有兵马押解，万无一失。纵有差池，本院一力担承，与贵道无干。洪爷见他如此，料难扳转，即向耿爷索取无事文书作据。耿爷即吩咐写了一张无事文书，打了印信，交与洪承畴。洪爷得这文书，拜别而去。耿如杞即写一道邀功请赏的表章，说自己拿住反贼，将王十九的功劳抹去，只赏他两锭元宝。王十九见赏得太少，悔恨枉做恶人。又怕归见母姐，进退两难。转了念头，随带这盘费跟囚车进京，妄想做一番世界。王十九领银去了，耿如杞即差委员，带三千人马，明日起解囚车。李岩打听得明白，回店整备行李，一路跟来。访实囚车定在鸡宝山经过，即飞奔上金锁山通报去了。

过了四五日，三千官兵果然押着囚车，来至鸡宝山下。是时天气暑热，军士走得气喘口枯。望见树荫之下，搭着无数蓬案，摆卖酸浆茶粥，人马在此歇息乘凉，争抢买食。那委员也坐下喝了两盅好茶，然后吩咐三军起行。只见军兵纷纷跌倒，那委员亦立脚不住，跌倒在地，忽听一声炮响，埋伏的贼众杀将出来，那三千官兵逃得脱的也不多了。众贼把五辆囚车砍开，将李闯等救上山去。

反贼脱罗网，如醉如痴。忽见一个矮子走到李闯跟前，叫声：“李大哥，认得小弟么？”李闯一看，原来就是宋炯。便道：“宋先生，你从何处带得这些人马来救我们？”宋炯便把前时如何交结李公子，得他仗义疏财，打点军门后，又如何聘请这伙豪杰，众豪杰见官兵势大，难以抵敌，被小弟略施小计，叫喽罗扮卖茶汤，将蒙药放在里面，把官兵迷倒。幸借洪福，侥幸成功。李闯等闻言，如梦初醒，一齐向众好汉拜谢，各通姓名，共三十个好汉。大家商议把八字排开，歃血结盟，共推李闯为首，欢天喜地，吩咐喽罗宰牛杀马，大排筵席畅饮。饮至数巡，宋炯忽然想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即刻辞别下山。李闯道：“我们蒙众兄弟搭救得回生命。勇凭众位，智赖先生，先生若去，我等如船无舵，鱼无水，先生怎能去得？”宋炯道：“我算大哥厄运已过，好运将来。我今付下锦囊两个，待至某日拆开一个，依计而行，先取金锁关为根本。然后再开第二个锦囊，依计攻取别处城池，我虽暂别，后会有期，天机不能尽泄了。”众人不能强留，各举杯饯别，宋炯一一领饮，拜别而行。不知锦囊里面写着什么机关，且听下回分解。

委员——派人；委派。

酸浆——一种多年生或一年生植物，俗称“挂金灯”。果实可入药，有清热化痰的功用。

锦囊——用锦做成的袋子，古人多用以藏诗稿或机密文件。

第八回 出峻岭溃毒万姓 幸重丧巧救孤忠

话说李岩见宋炯去后，心下想：“我花费了数万资财，救了这伙人的性命，原为贪图日后的爵禄，未知宋炯之言准与不准。如今虽然做了这样事情，我又舍不得家业，不若别了他们回家。李闯果然日后有帝王福分，成了大事，必不忘我救命之恩，封王封侯，别人夺不去了。”主意已定，明日来到顺天堂，辞别众人说：“小弟想暂别兄弟回家，把家事处置停当，倘有机会，搬齐家眷到来。”众人闻言大喜，吩咐摆酒送行。李岩收拾行李，即拜别而去。是时，金锁山上去了一个谋主，一个财主，渐渐粮草不敷。虽日日下山打劫，但慌乱之世，本处百姓逃亡，城门禁闭，这伙贼人专向近地求食，终无济于事。

一日，孙昂携众头目入顺天堂来见李闯商议，想夺取金锁关。李闯即取出锦囊一看说，原来如此，即命王嘉印假造一道陕西军门牌票，交与高迎祥，命他多带金银，挑选三百人马，扮作抚标官兵，骗入城中。倘得参将王廉中计，必须如此如此。但闻空中铜铃声响，就从城内放火，乘势开门接应，不可有误。高迎祥领命而去。李闯又命孙昂统领全队人马，在金锁关左右林中埋伏，但闻铜铃声响，一齐杀入城中。孙昂领命而去。

却说金锁关参将王廉，坐在衙中，思想金锁山强寇逼近城池，城中人马不满一千。现虽闭关紧守，只怕守之不住。正在纳闷，忽军校跪报：“今有陕西军门调抚标三百人马到来防守，现有牌票为凭，请大人看验。”王廉一看大喜，不分真假，即传令开城门放人，分拨在四门把守。定更时候，忽闻外边喊杀连天。王廉只道是官兵因事鼓噪，不及穿戴盔甲，忙出来弹压。只见火光烛天，满街都是人马，左冲右突，弹压不住。哪里知道这些人马，系高迎祥带来的三百流贼，假扮官兵，骗入城中。又将财帛买转城内的人心，尽入贼党。是晚听见空中铃响，知是外兵到来，放铃为号。遂一齐动手，放火杀人，开门放人贼党。李闯、孙昂等统众杀人城中，把王廉围住，刀枪并举。可怜王参将身无寸铁，霎时间被贼砍为肉酱，手下家丁也都阵亡，官兵尽降流贼。居民被贼抢劫。抢到天明，李闯传令鸣金止杀，俱归参将府聚会。将抢掠的财帛妇女，依次分赏。又命头目上山，搬取家眷入关居住，大排筵席，连日庆饮。李闯对众道：“我们如今依宋先生锦囊妙计，得了此关，粮足兵精，可为根本。该开第二个锦囊，去攻打别处的时候了。”众贼齐声称是。李闯即取出锦囊拆看，原来教李闯、孙昂、王嘉印、高迎祥四人，作四路总管。李闯统领周超、刘久、麦黑子、王千子四人，带了一万人马，去取东北一路；孙昂统领贺金、赵胜、徐万、高如岳四人，带了一万人马，去取东南一路；至若正南一路，系王嘉印分得，席元长、马武、马飞、盛永正四人跟随；中路系高迎祥分得，那兴、裕大江、徐万、郝小泉四人跟随。各带人马一万，二十个头目，共领人马四万，去四路分抢，打劫州县。那些饥民，游民投入贼伙，越滚越多，多至十数万众。各处告急的表章，纷如雪片。天子大怒，只道是洪承畴纵贼误国，钦差东厂太监，带领校尉去雁门关拿问。

爵禄——爵位和俸禄。

牌票——传票；下行公事的凭证。

徐万——前后有两个徐万，疑为重复。

东厂——明代由宦官掌管的特务机关。

不一日，拿到东厂衙门严审。洪承畴上到大堂，见正面供着圣旨，太监坐在两旁公案，即向中跪下，三呼万岁。太监开口，责洪承畴纵贼误国，勒索口供。洪爷把前后真情禀白一番，直说纵贼之事，系耿如杞一力担承，与犯官无涉，已经立下一张尤事文书作据，现存衙中，忙速未曾带来，恳太府差人取来看验。谁知大监受耿如杞重贿，口虽应承去取，究竟取之不来，糊涂缴旨，把放纵流贼，失误封疆的罪名尽归洪承畴身上，皇上大怒，命立刻处斩。将传圣旨立决，刚遇五太子染了危危险症，闻信即退入宫。明日传旨：五太子归天。颁文武军民挂孝，这位太子系西宫万娘娘所生。娘娘见太子薨了，忆成一病。这位贤君虽在忧愁之中，也在宫中灯下看本，正宫周后见帝看了表章，龙颜大怒，细问缘由。万岁道：“此乃山陕告急本章，皆因兵备道洪承畴，纵贼误国所致。朕因这几日忧愁烦闷，未及传旨正法，因此心中大怒。”周后道：“兵备道纵贼，上司就该参拿，为何至今不见军门的参本？其中必有原故，我皇还当亲审。”万岁道：“已经命东厂审实定罪了。不速斩此人，难消朕恨。”哪知承畴命不该绝，就有人来替他告御状伸冤。不知告御状的果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封疆——疆界；守卫之地。

薨（hōng，音烘）——君主时代称诸侯或大官死。

第九回 脱纆綯 承畴剿贼 绞纆纆遇吉成婚

话说告御状的人非别人，乃高如岳小舅王十九。自从出首李闯这伙反贼，恼恨耿如杞抹他功劳，只命府里一个内司赏银百两。王十九得了这些微财，事后思量，不胜悔恨。不独归家难见母姐，更虑反贼寻杀报仇，不得已走到京中来想另寻机会。又闻耿如杞把纵贼之罪，推在洪爷身上，心中愈恼。

一日，偶在酒店与军门这个内司相认，谈及前事，把耿如杞怨恨一番。内司教他告御状，自己肯做干证。王十九问他姓名，试他真假。内司道：“我姓马，名元。前在耿军门处办事，被这赃官因小事屈打，一时愤恨，弃了身役逃出。当日耿如杞受贼赃时，我在府中眼见许传宣亲手过交，故此肯做干证。若将他告倒，救了洪爷，岂不天下传名？”王十九见他说出真情，心中大喜。但忧庶民难见天子，怎能告得御状？二人正在踌躇，忽见对席坐下三人，一个老者对二人说及，要雇人当差，扛抬万娘娘梓宫，尚少两名。马元听到这句，与王十九低声商议，定了主意，走到老者跟前，自荐愿当抬枢身役。老者大喜，携见校尉，应名刚刚派在头层，故此得到御前告状。皇上闻叫“冤枉”，即命驾前官将他绑住，搜出状词，皇上一看，原来是告耿如杞受赃纵贼之事。便问王十九干证安在？王十九道：“干证马元，也在这里抬灵。”万岁即时传旨，宣马元见驾，马元听见太监传唤，即分开众人，进到里圈跪下见驾。万岁问：“你莫非洪承畴之使，与王十九伙告伙证么？快把真情诉来。”马元叩了头，随把松山如何困贼，李闯等如何逃匿高如岳家，被王十九出首起解西安，耿军门的传宣官如何传赃，珠宝白银多少，述了一遍，面无惧色。皇上见他滔滔说来，理直气壮，定是真情。随传旨松了王十九的绑，连马元交与锦衣卫看守。文武百官，依次从驾前去送殡。驾转回朝，即时传旨，把洪承畴提到五凤楼前审问。

洪承畴见驾，便把耿如杞如何拒谏解贼，致贼漏网横行，臣现有无事文书一张在衙存据，东厂太监不肯代取看验，乞恩遣取御览，便知真假。皇上准奏，驾转回宫，把洪承畴交锦衣卫看守。洪爷在卫衙候旨，专望脱去灾殃。若得这个名将脱去灾殃，便是流贼的灾殃将到了。只因是时流贼四处猖獗，占据城池。一盏灯王嘉印夺了阳城；老回回孙昂夺了临洮；老管队高迎祥在山西攻打；贼首李闯夺了葭州。

却说李闯正在城中与周超等议事，忽见喽罗跪报：“王嘉印将差王自用带领人马到来。”李闯等大惊，急叫请人相见。王自用一见李闯等大哭失声。众人问：“贤侄如何这样悲伤？”王自用抹泪道：“众位怕父，不好了，只因我们前在雕窝堡被捉，蒙李岩、宋炯把财宝打点军门，得脱网罗，横行天下。皇上大怒，把洪承畴拿问，耿如杞买嘱承审官，把纵敌误国之罪，推归洪承畴身上拟斩。后被一个军门内司马元挑唆王十九，告起御状来。皇上审出真情，把承审官处斩，加封洪承畴陕西军门，统兵征剿。又封王十九、马元为三品都司，随洪承畴军前效力。着洪承畴一到任，把耿如杞先斩后奏，即调四路总兵分剿我们。王国栋征河西一路，郭大豹征临洮，贺如虎把守潼

干证——诉讼双方的有关证人。

梓(z, 音籽)宫——皇帝的棺材。用样木做成。

临洮——今甘肃岷县，以临洮水得名。

葭(ji, 音家)州——旧县名，在陕西省北部，1964年改名佳县。

关，曹文诏攻打阳城。我父在阳城与曹文诏交战，不幸阵亡。小侄料想阳城难保，故带领残军到此。”李闯听罢，大哭道：“我那好汉兄弟呵！你今死了，分明损我一条右臂，我们几路人马也保不住了！”即与众商议，传命把孙昂、高迎祥人马一齐调来，速奔河南，投入张献忠伙内，以图后举。不一日，把两处人马调回，即刻起程，弃城而走。到潼关，被洪承畴领兵追杀，追出山西商州界外，然后收兵。洪爷又移文与山西抚院，加意提防，又出示悬赏招人捕贼献功。

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日洪爷坐堂，闻报有两个汉子捉贼前来报功。你道此人是谁？一个叫做白凯，剑山村人；一个叫做周遇吉，山西大同府人，系已故的辽阳总镇之子。因年荒米贵，携母去商州姑娘家就食，又见姑娘家不甚富厚，凭着自己一身武艺，终日游山打猎，以帮家用。偶遇白凯之妹玉贞，带领几个健婢亦在此山打猎，两家相争死兽。白玉贞见这男子是个美貌少年，欲试他本事，把双刀劈来。周遇吉见这女子是个英勇美女，只管招架，不忍相伤，把枪拨开双刀，向她中间护心镜一枪刺来，被玉贞双刀夹紧，扯之不出。只见遇吉的黑枪缨与玉贞的红刀绒缠结一处，两人气喘喘地尽力抽扯不脱，随身的健婢大笑起来。玉贞满面通红，把刀丢了便走。遇吉欲追究她之来历，拍马赶上。刚遇白凯到来，拦住劝和，因见遇吉才貌双全，与妹年纪相当，特邀遇吉归家款待。英雄相遇，分外投机。白凯又与母亲赵氏商议，想把玉贞招赘，将此情对遇吉说知。遇吉大喜，归家禀白母亲，择日入赘成亲。

过了数日，刚遇李闯等流贼来劫，周遇吉与白凯、玉贞三人，带领庄丁，分头埋伏，前后夹攻。贼众虽多，但前在潼关已经破胆，至此又出其不意；况且抢得财物太多，首尾不能相顾，无心恋战，各自逃生，故被周遇吉大败，生擒贼党，解到军门。不知所擒之贼系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抚院——清制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称。

姑娘——姑母。

第十回 剑山口豪杰立功 汴梁城虎将破敌

话说洪承畴见周遇吉、白凯擒贼献功，满心欣喜，即刻开堂，审问贼人口供。一个是豁地草马武，一个是乡里人马飞。贼眷里面，一个是贼首李闯妻周氏，一个是满天星妻柳氏，一个是老回回妻巴氏。这周氏怀着一个孩儿，系李闯在金锁山生的贼种。其余都是丫环、使女。洪爷见周遇吉二人生擒得贼首二名，贼眷一伙，又夺得财物如山，尽归军饷，一毫不取。白衣立此大功，赞他义勇双全。即将众贼斩首，连夜修两道本章进京。一道是周遇吉、白凯擒贼有功，理当重赏；一道是李闯贼党去扰乱河南，保荐左良玉挂印剿贼。又吩咐周遇吉二人在西安候旨。未久，钦差赍旨到来。周遇吉升潼关参将，白凯升固原参将。二人叩谢洪爷荐拔之恩，各去上任。又一道旨意去江西，升调左良玉做河南总兵，节制湖广、山西扫荡流寇，准便宜行事。左良玉谢恩，即领十万雄兵，前去征剿张献忠。

谁知张献忠此时招聚得贼兵三十万众，屠城洗县，杀人如豚。打探得汴梁总兵陈永福，出城去剿杞县土贼，乘虚把汴梁围困。守城副将差人报急，陈永福闻报大惊，不顾土贼的余党，即撤兵而回。离城五里，扎下大营，望见汴梁城外立起十二个连营，贼兵约有十六万众，四面八方围得水泄不通。官兵只有三千，欲进踩贼营，因怕全军覆没；欲退保营寨，又怕失守封疆。正在进退两难，转思为臣尽忠，怎顾得许多利害？纵死在沙场，亦是分内之事，主意已定，即出马踩营，却被蛤蜊眼贺一龙打败而回，身受重伤。调理半月有余，心里正在焦愁，忽报新任河南总兵左良玉，奉旨统兵到来剿贼。陈爷大喜，即上前迎接见礼。两人坐下，略述寒暄，即共登北邙山，观望贼营。只见汴梁城外，布满贼兵。左良玉对陈爷道：“你看贼兵众多，难以力敌，只可计取。”陈爷道：“我想贼兵势重，何不今夜前去劫营？”左良玉道：“黑里劫营，虽兵家常事，倘被贼识破机关，反为不美，不若依孙婿一条新样妙计，方保无虞。”说罢，二人下山回营坐下，陈爷问：“良玉用何计破贼？”左良玉道：“命各府州县采办颜色纸料，及快驴西狗。吩咐纸札工匠多造假人，披甲持戈，绑在驴狗背上，把桐油、硝磺，装在驴狗尾。挑选一千二百军校，每人身藏铜铃一串，待夜静时，牵驴狗到贼营，把铃挂在驴狗身上，但闻号炮声响，用火烧着驴狗尾巴，赶打往贼营里去，急抽身而回，贼营必然有乱，然后再用别计取胜。”陈爷听罢大喜，即着人采买各物，依法备办停当。

待至三更时候，闻号炮声响，各军校依计而行。这驴狗被烧被打，驮着纸人，向贼营乱跑，铃声振耳。贼在梦中惊醒，只道官兵劫营，一齐喊杀连天，前营人马去救后营，后营人马去救前营；左营杀往右，右营杀往左。逢着驴狗当战马，逢着纸人当官兵。自相乱杀，杀至天明，伤了数万人马。只见满地死驴、死狗、踩烂的纸糊假人，并无一个官兵，方知中计。张献忠传令，自后倘有这些古怪东西进营，只宜镇静，不可理他。

且说是晚左良玉在北邙山听了号炮一声，就知贼人中计，回营重赏军校。

赍(j, 音机)——携带。

豚(tún, 音屯)——小猪，泛指猪。

北邙(má ng, 音忙)山——山名，在河南洛阳。

振——同震。

次晚又照式备办假人、假马依计而行。听见贼营里面安然不动。到第三晚，左良玉传令三军卷旗息鼓，拔寨向汴梁城而来，逼近贼寨，扎下大营。到三更后传令三千人马，身穿白衣为号，齐去四面踩营。又令前路三四里远四面埋伏。调度停当，即发号炮一声，那些官兵分四面杀奔贼营，砍开鹿角，杀入重围。贼人只道是前晚驴狗的故事，任从官兵乱杀，遵令不敢动弹。左良玉带三千人马，直踩张献忠大营。贼虽惊觉，无计可施，十二座连营乱成一处，各寻战马保命逃奔。四面埋伏的一万官兵，一齐掩杀追赶。杀至天明，鸣金收兵。这场交战，官兵只有一万三千，杀死流贼二十七万，生擒了三万余名，夺下的金银财物无数。守城的文武官员，领着饿不死的军民出城迎接。陈爷欲留左良玉进城筵宴，犒赏三军，左良玉追贼心急，不敢久停，就在马上告辞，传令火速追赶张献忠。

是时，张献忠奔到黄州，剩下五万人马，闻左良玉在后追来，胆战心寒，往山西投奔老曹操罗汝才去了。左良玉将三万人马，分在黄州、蕲州、襄阳三处把守，自领余军，四下搜寻。指望太平无事，岂知天数已定，燎原之火将熄，粒星之火又焚山林。杞县剿不尽的两个土贼，又做出一段惊天动地的买卖，致有骡子在公堂出首的奇事。且听下回分解。

鹿角——为阻止敌军前进而设置的树枝，荆棘之类的障碍物。形似鹿角。

蕲（qí，音其）。

第十一回 贩木耳贼星照命 顺天心骡子鸣冤

话说陈永福得左良玉用计破贼，不致失守封疆。自后紧守城池，非比前时去杞县剿贼的轻举了。唯是前者杞县剿不尽的土贼，走脱两个头目。一个叫做苗人凤，诨名一斗谷；一个叫做冯林，诨名叫做瓦罐子。两个躲在小苍山，隐姓埋名，欺压山中贩木耳的客人，霸充经纪，大秤私抽。一日，有个客人采买木耳，被这两人欺负太甚，不觉大声喝道：“哇！大胆的囚徒，恃强凌弱，独不认得我系天下驰名汴梁城的李公子么？江湖好汉，哪个不让我三分？”二贼闻言笑道：“你若真系汴梁李公子，可相识混天猴么？”客人道：“你问这个混天猴，系姓苗名么？他是我结拜好友，现在我家。”二贼道：“如此说，尊驾真是李公子，多有得罪，请到我们住处置酒赔礼。”说罢，三人同到一间草房坐下，吩咐献茶。通了姓名，李公子因问：“二位怎么认得混天猴苗六呢？”苗人凤道：“苗六系我族弟，时常称赞公子肯提拔江湖朋友，故久仰大名。我们兄弟前在杞县啸聚，被官兵冲散。我与这位冯兄躲在此处，做这个经纪度日，方才冲撞公子。久闻公子有百万家财，为何来做这宗买卖？”李公子道：“实不相瞒，我当日原有些家业，只因听信宋炯之言，搭救李闯，花费了数万银子。后来又被张献忠劫个精光，幸得杞县还有先代置下的房舍，故迁在此间居住。闻得近来天旱，木耳甚贵，因招主顾得了几百两银子，来做这般买卖，生些利息，慢慢起家。”冯林道：“公子，你做过一场财主，这些针鼻削铁的生涯，怎能兴复得家业？现有一注天赐的大财来到眼前，不知公子有意取否？”李岩急问其故，冯林答道：“近闻山东押解粮饷十五万，往湖广左良玉军前应用。我们何不不做回填口生涯？招集饥民，往石榴沟截抢，包管登时复做财主。”李岩大喜道：“兄弟，自古道‘人无横财不富’，高见果然不差。现有八百两货银在此，可速去招兵行事。”说罢告辞。苗人凤道：“公子暂留在此，待我往山后请个文韬武略的牛金星来，与公子会面。冯兄弟，你可将现在的木耳急卖凑银应用，以便行事。”冯林大喜，即收了李岩的银子，又出去卖了木耳，凑成银一千余两，到山场各处，招聚了五百多人，个个都是年壮力强的穷汉。苗人凤又把牛金星请到，与李公子相见。两人都是天降的凶杀，所以一见如故。李岩将劫饷之事，与他商议，又想置办兵器马匹。牛金星道：“事有凑巧，前者张献忠败阵，从我山后经过，弃了无数战马刀枪。我叫村中子弟收取，以备防御流贼。现在各家收藏，置办极易。”李岩即叫苗人凤交银五百，与牛金星置办马匹、兵器。不多时，一齐取来分给众人。李岩辞别众人，单骑归家，打听饷银将到，叫混天猴苗六扮作家丁，跟上小苍山。牛金星即叫齐众人到来：吩咐先去石榴沟两旁埋伏。只听锣响，一齐杀出，不可怯敌。众人领命，前往石榴沟分头埋伏去了。

牛金星同李岩走在高处观风。黄昏后，果见两员守备，四员把总，带千余名骗粮食的老弱残兵，护着骡子驮着的银鞘，进了石榴沟内。牛、李二人看得明白，“”的一声锣响，贼众两旁杀出。官兵吓得魂不附体，各自逃生。霎时间，尸横两岸，血流满渠。混天猴苗六把在沟口，将骡夫尽杀，

守备——明代于总兵下设守备驻守城哨，地位次于游击将军，无定员。

把总——镇守某地的武官。

骗——此处应为押运。

夺了十五万横财，一齐走上山场，依次均分。牛金星叫苗人凤将五万银子，装在木草篓内，用骡子驮送公子家中。李公子拜别而行。

且说护饷的官兵有数十人逃脱，即奔该管的杞县衙门，先报与知县，然后申禀上司。知县孔治中闻报失惊，立刻带齐衙役，前往踏勘。见死尸满地，又见二十名骡夫尸身有护牌，写着姓名、年貌、并骡子毛色。孔爷命取回衙中，以便尸亲来验。即刻签差缉贼，写了文书，申报各上司。上司勒限追拿，孔爷严比差役，限期缉贼。差役踩缉无踪，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受刑不起，不得已向城隍神祷告。

有一日，孔知县坐堂，突有白骡一只，跑上堂来，跪下哀鸣，孔爷见他来得怪异，想起一事，吩咐取骡夫腰牌对看。见内中一面写着骡子毛色，与此骡相符。孔爷道：“骡子，你若是来报冤的，可把头连点三点。”骡子听说，果然把头三点。孔爷大喜道：“你既知强盗踪迹，待我差人跟你前去缉拿，你且先行。”骡子回身往外慢走，孔爷即命差役跟寻此骡去向，速来报知。差役去不多时，转来禀报：“此骡跑人李岩家中，再跟小人到此。”孔爷即命差役把李岩拿来。众差役不敢怠慢，一齐出了衙门，来至班房商议。差头说道：“众兄弟，我想李公子家深院大，家人又多，怎能下手？”副役答道：“不须忧虑，我有个表弟曹七，常借李岩私债，如今烦他走走，只说交还利钱，把李岩骗将出来，邀他到酒楼吃酒，我们一齐上去捉拿，岂不省事？”众人齐声道：“妙计！妙计！”副役即抽身去寻曹七行事。此去不知果拿得李公子否，且听下回分解。

尸亲——死者的亲属。

严比——严惩。

第十二回 李闯王狭路添兵 孔治中全家尽节

话说孔知县坐堂，见差役捉拿李岩到案前缴签。孔知县叫声：“李岩，闻得你是个有名财主，又是官宦子孙，为何勾连响马，打劫饷银？左右与我推下，重打四十大板。”两边皂隶上前，把李岩推在地，打得昏去复苏，连叫：“冤哉！冤哉！无赃无证，故陷良民做贼，我与你有甚仇恨？”孔爷道：“你要证据么？”叫把骡牵来。左右答应一声，把白骡牵到跟前，又把骡夫腰牌丢下，说道：“这就是你的赃证了！细看得来，快些招认，免受刑苦。”李岩拾起，把骡子对看，心中明白，知是喂养之人，自不小心，被他跑出，这是我的冤孽，不如供招，免致受夹。不得已从头招认，写了口供。

孔爷把李岩收监，吩咐差役前去起赃，又命干役带领一百弓兵，前去小苍山捉拿贼党。干役跪禀：“小苍山不属本县所管，例无越境拿人。况贼党众多，捉拿不易，这宗差役，万万不能。”孔爷见说，正在踌躇，忽有人来报：“上司左总戎差副将倪勇，带三千人马，前来防守地方，缉捕劫粮饷的强寇。”孔爷连忙接人公馆。叙礼毕，倪勇问及劫饷一案，贵县可办清否？孔爷道：“现把李岩捉获收监，起了赃银五万，还有小苍山戎伙，难以擒拿。”倪勇道：“小苍山既有大伙强盗，事不宜迟，就此领兵去吧。”一句话未曾说完，“咯”的一声，吐了一口酸水。只因天时暑热，在路上受了暑气，百忙里得了个霍乱症，上吐下泻，把个孔爷急得手忙脚乱，延医调治。

等待倪勇病好，那小苍山的强寇已闻风避走。走了三四日，只见前面沙尘滚滚，杀气腾腾，大队人马到来。贼众大惊，只道是官兵追来。牛金星上前一看，见旗上写着一个“闯”字，对众摆手道：“众兄弟，不用慌忙，这必是李闯的人马，我们如今何不投顺于他？”众贼齐声称是。牛金星拍马上前查问，果是李闯人马。只因李闯在剑山被周遇吉大杀一阵，弃了家小，想投奔河南。正在调着人马向前奔走，只见前队喽罗报道：“前面有伙人马阻路，口称愿来投降。”李闯吩咐，请头人前来相见。

牛金星来到跟前，见了礼。李闯问他姓名、住址、因甚来降？牛金星便把自己及三个兄弟的姓名通报，又把石榴沟劫饷，李岩被捉之事说出。又道：“现今左良玉遣将带兵来剿，无奈弃了巢穴，逃奔至此。若肯收留，愿随鞭蹬。”李闯闻言失惊道：“怎么李岩被禁监牢？老牛，你请起来，待我统众前去，打破杞县城，救出公子，以报前时活命之恩。”众贼齐声道：“大哥言之有理，请发令起行。”牛金星连忙止住，道：“众位好汉，且莫性急，一来杞县坚固难攻，二来有倪勇人马在此屯扎。依小弟愚见，料得倪勇人马定进小苍山去，我们将他困住，再差好汉私入城中，夜间举火为号，里应外合，杞县城可唾手而得。”李闯大喜道：“老牛高见，不出宋献策先生之下。自今以后，休离我左右。准你兄弟投降，快请来相见。”牛金星即呼一斗谷苗人凤，瓦罐子冯林，混天猴苗六一齐下马参见，与李闯合兵一处。李闯即拔令箭一枝，命苗人凤带领郝小泉、麦黑子、褚大江、贺全四个头目，五千喽罗，前去小苍山埋伏。待官兵到山，将他围困，速来报知。苗人凤得令，带兵而去。李闯又拔令箭四枝，命刘久、赵胜、周超、盛永正四个头目，带领一百喽罗，扮作土农工商，九流三教，各藏兵器，暗进杞城。但闻城外号炮三声，斩开四门，里应外合，先把住监牢，救出李公子，不得有违。四人得令，带兵而去。李闯又吩咐众将操练人马，只等苗人凤捷音一到，前去攻城。

过了四五日，苗人凤差人来报：“倪勇带兵三千来小苍山，我们将他围住了。”李闯即带众人，三更时候，来至杞县城。发了三声号炮，只见四门火起，城门大开，领了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孔知县闻警，统三百弓兵，与贼交战大败。幸得倪勇在小苍山后逃回，杀入城中，左冲右突，杀人重围，将孔知县救出。又被苗人凤这支人马杀到，兵少贼多，倪勇故死，孔知县被绑入衙。李岩又把孔爷的家眷一齐绑住，李闯叫将他斩首，牛金星拦住，苦口劝孔爷投降。谁知孔治中乃不怕死的忠臣，母亲妻子都同一心，将贼毒骂，一齐尽节而亡。众贼叹息一番。

李闯统领众将出外掳掠，只听得一声响亮，县门前崩塌了一个深坑，坑里现出石碑，高八九尺，碑面写着二十八个大字：

伯温留下万年碑，吩咐后人切莫推。

木子若然推得倒，一场霸业总成灰。

李闯见碑文说刘伯温留下，只许李姓人推，我若推倒此碑，内中必有缘故。试叫喽罗用力齐推，推之不倒，自己忙把袍袖卷起，跳下坑里，伸手一推，倒在地下，跌得粉碎。却又作怪，里面有通小碑，原封不动，写着几行小字。要知此字云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宋炯混说碣石语 李闯独探汴梁城

话说李闯推倒石碑，碑内写着数行小字，叫人抬上大堂同看，原来系虫书大篆。众人一字不识，止在踌躇，忽报地丁娃宋炯到来。李闯、李岩等大喜迎入大堂。与新入伙的头目相见，各通姓名，大家谈及前事。李闯道：“宋先生来得凑巧，这碑系刘伯温留下，我亲手在坑内推跌出来。这字众人不识，想先生博学多能，必然识得，烦读与我们听听。”宋炯将碑一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此乃神碑，非同儿戏。今天晚了，待我明早斋戒沐浴，才好当天宣读。”李闯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摆下马宴，待明日读碑之后，设筵庆贺罢。”大家坐谈，至晚而散。

次早，众贼请宋先生到堂焚香，宣读神碑。宋炯眼看碑文，口中说出：

弃职归山刘伯温，亲手留下这碑文。

他年专等兴隆者，石碑出现见分明。

换帝转朝更国号，纵横四海定乾坤。

若知真主名和姓，就是亲手推碑人。

抖起威风兴人马，休要错过好光阴。

护国军师先聘定，必须神机妙算人。

有人不信碑上语，天降悲灾化为尘。

众人听了大喜。李闯道：“刘伯温有先见之明，预知我有帝王之分。但不知众兄弟们肯信服否？”众贼齐声道：“神仙之言，谁敢不信？但如今哪里请个军师来好？”李岩道：“眼前现放着一个军师，还要去哪里请来？宋先生通晓天文地理，阴阳有准，祸福无差，正好扶助大哥，共成大事。”李闯道：“公子言之有理，就把宋先生做军师罢。”宋炯道：“贫道才疏学浅，只怕难胜重任。”李闯道：“我们主意已定，先生不必过谦。”牛金星道：“既拜宋先生为军师，必要行个登坛拜将的大礼，才得众军贴服。我们推尊李大哥为王，亦要尊称一个徽号，使四方豪杰知名来投。”李闯大喜道：“我小名闯，就称做闯王罢。”又吩咐高搭坛台，整備停当，然后请宋先生戴九梁冠，穿八卦袍，手执麈尾，高坐台中。李闯亲交剑印及花名册，命他节制众军。又令众人一齐跪下叩头，高称军师三声。宋军师在台上也还一礼，说：“闯王请起，列位请分列两旁，听候点名。”随按着册上的花名，一一点过，通共兵马八万三千余名。点毕，开言道：“炯本一介书生，毫无本领，今蒙闯王不弃，各位军师，赏功罚罪，决不徇情，诸公须要自慎。”众人齐声答应。又对李闯道：“大王欲成大事，要兵多将广，这数万人马不够调度。不若趁今遍地饥荒，宜命人多带金银，往各处招集流民入伙，十万军兵，可唾手而得。”李闯道：“自从剑山一败，不独家小固不能自保，即金银辎重尽弃中途，后得杞县库银，不过五七万钱粮，不能接济。”牛金星道：“大王不必踌躇。前日我们打劫的饷银，虽然各自瓜分，至今花费无多，自愿尽情奉献，以帮军需。”说毕，将自己份下二万余两银子先献，苗人凤兄弟及冯林又一齐拿来献上。李岩又将几万家财，尽情取出。并官库之银，通共凑成十八万八千余两。李闯大喜道：“老牛，你不独足智多谋，兼且疏财仗义，倡率众人，如今封你做领兵丞相。”牛金星跪下谢恩。

虫书——即“鸟虫书”。篆书的一种变体，字体象鸟虫之形，故名。

麈(zhǔ, 音主)尾——拂尘。用麈(动物名)尾制成。

宋炯见放着许多银子，即差牛金星、李岩、苗人凤、苗六、冯林五人带领喽罗，驮着银子，分开五路去招取饥民。不上数日，共招得民兵十二万，齐到杞县。宋炯传令前去小苍山山场操演。不消半个月，李闯见那些民兵弓马纯熟，阵法精通，便问宋炯，宜先往何处攻打？宋炯道：“河南据天下之中，汴梁乃省会之地，宜先向汴梁攻取。”李闯大喜道：“军师之言，正合我意。”宋炯即传令移营。众头目得令，拔寨出山。一路杀人夺货，所过之处，尽洗一空。

不多几日，来到汴梁城界内，离城十里，在黄河北岸安营。李闯欲亲自渡河，窥探城中消息，宋炯力劝他不可轻身，宜命人前去便是。李闯道：“命人打听，怕难得的确。此去又非交锋打仗，何怕轻身？”宋炯见李闯决意要去，私对孙昂道：“我的六壬数 屡次皆验，今行兵虽利，但大王此去，必有目下之灾，无奈定数难逃，忠言不听，将若之何？”孙昂见他如此说，急向李闯拦阻道：“军师劝大王不可渡河，想必有些妨碍，大王不可不听。”李闯道：“我不过闲走一遭，有什么妨碍？这事我偏不依他，待有第二件事再依他罢。众兄弟有愿去的，跟我走走。”只见座上有五人高声愿往。视之乃系孙昂、高迎祥、麦黑子、贺全、周超。李闯大喜，即同五人持刀上马，带着十余个喽罗，竟奔黄河口，拨了一只渡船，一齐过河登岸。吩咐众喽卒守定船只，不可远离。六个贼鞭起坐马，从幽僻小路，悄悄竟奔汴梁城而来。要知此去管教李闯仇人相遇，路险难回，眼中流血，心内成灰。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报大仇惟酬一箭 掘岔口自灌孤城

话说李闯的仇人阎玉哥，改名阎如玉，跟随外祖陈永福镇守汴梁城。是时长成十六岁，练习得弓马纯熟，武艺精通。一日，在书房闲看兵书，家僮来报：“陕西闯贼带了十余万人马犯界，破了杞县。现今来到黄河北岸，离城不远。我家老爷，现在城上调度文武官员，四门把守。”阎如玉闻言，即戎装披挂，登城陪着外祖，在垛口巡视。只见有几个大汉，从北岸渡河上马，从幽僻小路而来。陈永福料他系窥探城池的奸细，断不是来攻城的。即吩咐城门加锁，城上之人暗藏垛口，不可露身。祖孙二人看着几个贼寇动静。

不多时，见这六个贼人，来至城脚，在马上仰面观看，口讲手指。陈爷叫快发大炮！阎如玉低声道：“外祖，这个戴雁翎帽，帽上有赤金顶子的人，正是逼死我母亲那个闯贼。且莫放炮，外孙有誓在先，必要亲手杀此仇人，方消我恨。”陈爷道：“你有多大年纪，欲匹马出战，不是他对手；欲带兵出城，又怕有埋伏。快些放炮为是。”阎如玉道：“外祖放心，我自有杀贼的手段。”说完，取弓箭在手，向天暗祝道：“皇天保佑，这根箭若射死闯贼，一来为国除害，二来报我大仇。”即对准贼喉一箭射去，正中李闯左目，带箭而逃，五个贼跟走如飞。陈爷忙叫发炮打去，谁知贼不该绝，空费许多火药。欲待开城追赶，贼又远走了，随起身往各处巡逻。过了七八日，只见众贼用船连作浮桥，欲过河攻打。陈爷忙令放炮打去，贼不敢前，只在船上用炮打上城来。两家俱打不着，费了数日火药。

一日，见贼兵用藤牌滚过来，陈爷不动声色，暗叫兵丁预备擂石、滚木、泥水、石灰、药囊火箭等物，待贼来近城边，一齐滚将下去。贼众虽有藤牌遮盖，怎遮得住，伤了无数牌手。贼不敢近，亦不肯退。陈爷又命人从城内暗开地洞，开到黄河岸边，却运大炮对近贼营打去，死伤贼兵无数。搅得这个独眼贼无计可施，退避二十里扎寨。是时，陈爷已经差人星夜进京求救。皇上览了急本，即调南京布政，姓朱，名丕祥，升河南巡抚，带兵前来上任。陈永福闻报，即同文武官员出城迎接。这个信息传入贼营，李闯等心中惊慌，即同宋炯、牛金星商议。宋炯道：“大王不须忧虑，我料这个巡抚到来，汴梁城必然失守。”李闯问其缘故，宋炯道：“这个新巡抚，系绍兴萧山人。此人平素愚而好自用。况且名字甚是不利。我想汴梁首县名祥符，丕字转声，其音类劈。岂不是来劈祥符县么？叫探马打听他用何计谋，速来报知，贫道自有调度。”李闯等听见此言，忧心才稍放下，专听探子回报。

一日，探子报道：“那边军民百姓各带锹锄出了西门，前去黄河岔口挖掘。”李闯问这个是何缘故？牛金星道：“必是新巡抚计谋，想决河灌我营寨。”李闯闻言大惊道：“常言水火无情，他把黄河掘开，大水冲来，我们岂不尽变鱼鳖？如今城内出了能人，请军师发令拔营走罢。”宋炯道：“大王说掘河的是个能人，我说他是个废物。将欲谋人，必先顾自己。我们营盘地势甚高，汴梁城反在低洼之处，引水冲来，乃是自招其祸。”牛金星道：“军师言之有理，但他们掘的正西岔河口，地势略略高出，何不趁此机会，挑选几百喽罗，扮作百姓，混入他队里，暗暗开斜些。再差人在正北掘下几个大沟，直射城下，会合岔河冲来之水，尽归正北，灌入汴梁城中，更出万全无弊。”宋炯大喜，即命一丈青王千子，带领三百喽卒，扮作良民，各持

锹锄，五鼓暗渡过河，混入汴梁军民队中。军民掘正西，喽卒又掘正北。

掘了三日，陈永福只因感冒风寒，未曾上城。到了这一日，抖起精神，上城督兵防守。望见正面河口，有许多军民锄掘，又往正北一看，亦有人在那里锄掘，心中自思：“巡抚不听我谏，偏要锄掘西河，决水灌营，已是为患。未曾闻他叫掘正北，为何这对城一路，亦挖掘起来？其中必有缘故。”吩咐家人，快叫下面开城，待本镇亲自出城问个端的。一句话未说得完，只听见城外喊声乱叫道：“不好了！大水来了！”只见两岸登时冲塌，霎时大水冲来，直过垛口，把一座汴梁城竟成汪洋大海。巡抚立法自毙，死不足惜。但不知陈永福、阎如玉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宋炯计设分龙会 李闯伙并老曹操

话说黄河之水灌入汴梁城中，不独房屋尽被淹没，可怜数十万生灵尽见龙王，以应劫运。先时陈永福见巡抚用此拙计，苦口谏阻不从，即时命阎如玉预备竹排木筏，临时撑上城来，载了家人往外逃走。李贼在河北高处，望见汴梁城失凶，报了一箭之仇，大赞军师、丞相妙计。宋炯叫趁着此时，快些前去攻掠，若得了河南八府县，他处亦不为难了。众贼大喜，立刻拔寨起程。先攻归德府城，城内官员闻风弃城逃走。贼众进入城中，打开府库，因为年岁歉收，粮米甚少。李闯传令放抢，宋炯急止住道：“大王，此处是贫道家乡，乞赐体面，免遭残害。待我向本处几个财主劝捐，一来贫道颜面有光，二来大王的财帛依然不失岂不两全其美？”李闯听从其言。

宋炯即时上马，前呼后拥，摆道回家，谒祖祭坟，摆酒唱戏。故友亲朋，乡绅财主，齐来拜贺，各恳军师照顾，免受凌辱。你送一万，我送五千，至少也有一千八百。每人给令箭一枝，插门为号，以免流贼骚扰。宋炯尽将这财帛献与李闯。

过了两三日，一日分队别府，沿途抢掠。又招得流氓多至数十万众。李闯心中大喜，忽见远探的喽卒来报：“今有湖广八大王张献忠，听见我们得了河南，就勾连老曹操罗汝才，还有一员勇将蛤蜊眼贺一龙，三路分兵，前来与大王争夺地方，现到河南界内了。”李闯大惊，对众道：“我闻张献忠人强马壮，又搭上老曹操，手下有三十万雄兵，加以蛤蜊眼有万夫不当之勇，我们不是他敌手，不如缩回陕西家里去罢。”牛金星道：“大王差见了！河南八府，半属我们，岂可前功尽弃？张献忠虽难力敌，尽可计取。”宋炯道：“我闻张献忠为人极好奉承。如今先在孟津设下二龙大会，大王前去请他到来赴会，各分地方，留他多住几日，那时见机而行，贫道自有妙策。”李闯大喜，问：“何人可以同去？”宋炯道：“这宗重任，非牛丞相不能。”李闯即叫牛金星同去请张献忠。

且说张献忠自从被左良玉大败之后，领着蛤蜊眼贺一龙等数百残兵，投到山西老曹操罗汝才贼营，拜罗汝才为义父。分领贼兵五千，由河南抢掠江坂一带地方。来到湖广后，闻左良玉移镇湖广，望风而逃。复走襄阳，焚死襄王，杀了吕李王。贼势又炽，兵有三十多万。拔了陨阳城，把军民屠尽。又流入南京，被总兵周文郁杀败，脱网逃回，沿江而走。又招集了十万饥民，复抢入河南界内，会合罗汝才，欲攻打汴梁、归德一带。想并吞李闯地段，统了三十万大军，来到归德路口，扎下营寨，探听李闯动静。

忽见喽卒通报：“李闯带着数人前来迎接大王。”张献忠传令李闯进营相见。李闯把牛金星一拉，问道：“我进去见他如何行礼？怎样说话才好？”牛金星道：“相见时须要小心下气，行个庭参大礼。须说我等因在陕西失机，无处栖身，特来河南投奔大王。谁知大王又往湖广，只得在此暂屯，与大王看守地方。今幸大王到来，特在孟津设下粗筵，邀请大王赴会，以尽一点孝敬之心。纵然张献忠叫大王执鞭牵马，亦要应承。”李闯闻言，沉吟不语。牛金星道：“此乃用柔制刚的妙策。若骗得张贼到来，必中我们牢笼之计。”李闯大喜，即携牛金星进营依计而行。

牛金星见张献忠听了李闯甜言，骗得肯来赴会，即撇下李闯先归，与军

师商议道：“为今之计，必须令他们自相吞噬。军师有何妙策？”宋炯道：“贫道已经算定了。”随向牛金星附耳低声道：“必须如此，如此……”牛金星拍掌称赞，只待张献忠到来。

那日探听得张献忠来到前头扎住三军，宋炯等即出营迎接。只见罗汝才居中，张献忠与贺一龙分为左右，并马当先，李闯在后，垂头丧气，执着纛跟随众头目两边围着，一齐进了闯营下马。李闯把这竿坐纛递与喽罗，鞠躬垂手，请三个贼首进入中军大帐，张献忠抬头看见张灯结彩，摆设三席。正中挂一面金字红匾，写着“分龙大会”四字。开言问李闯，这四字怎解？宋炯见李闯对答不来，忙上前打一恭道：“大王，这四字乃神人所赐，内藏机关，大概言大王是个真龙，我家兵主是个假龙，我们与大王看守这带地方，如今大王一到，自古真龙出现，假龙藏形，我们从此交代卸手，故设此分龙大会。”张献忠大喜道：“言之有理。我闻闯营有个矮军师宋炯，打卦极灵，莫非就是你么？”答道：“贫道就是宋炯。”张献忠道：“你与我打一卦，看几时做皇帝？”宋炯即把卦板取出一抛，随口造出四句卦讴道：

赴了分龙会，皇帝在手内。

最怕破器声，阻滞又破碎。

“好卦好卦！上上大吉，不久就登帝位了。但今日席上最怕毁坏一件器皿，这帝位就阻滞了三年五载。”张献忠闻言，拔剑大声说道：“今日席上，各自小心，倘有毁坏器皿者斩！”主人吩咐奏乐，开席行酒。忽听得右席一声响，原来贺一龙酒盅落地，打得粉碎。宋炯一见，便高声道：“不大吉利，大王曾吩咐小心，偏偏遇着这个破绽，大王的帝位又要阻滞三年了。”张献忠大怒，喝把贺一龙绑了。两边头目面面相看，不敢下手。张献忠本性猛烈，要杀人从无一毫宛转，即使知心的故友，宠爱的姬妾，要杀就杀，这时愤怒如雷，手执宝剑，跑到贺一龙跟前。贺一龙忙拔剑相迎，措手不及，头已落地，尸骸跌倒。献忠怒犹未息，忽有喽罗来报：“大王，不好了！今有左良玉带领人马，前往山西湖广，捣我们的巢穴。”献忠闻报失惊，即分兵一半屯住河南，与李闯相伴。自己领兵一半，先回湖广保守巢穴。临行又吩咐李闯，小心服待我的义父，保守河南，待我破了左家人马，回来把河南地方分一半与你。李闯应承，即时送出营门。望见人马去远，再回营中，与罗汝才饮酒，至二更方散。

原来先时贺一龙酒盅落地，是宋炯诡计，将酒盅煮熟，故贺一龙接盅失手。又先造出几句卦语，使他二人自相吞噬。张献忠去后，又日日请罗汝才饮酒。又着牛金星与贺一龙手下头目结交，说要与他兵主报仇。共杀罗汝才。

安排已定，恰有探子报说：洪承畴调任三边，周遇吉升宁武关总兵，白凯升潼关将军。李闯心慌，与众商议，要回陕西保守根本之地。宋炯道：“必须并了罗汝才的大伙，才得妥当。”李闯大喜。宋炯即命牛金星邀齐贺一龙的旧人，定下计谋，再去请罗汝才等饮酒。酒中下了蒙药，将他们灌倒，一齐结果性命。复叫贺一龙的旧将招降。一时间李闯就添了几十万人马，十个有名头目。你道哪十个呢？

九条龙钟进，扫天王许兴邦，刮地王宋回，
混十方贾泰言，格子眼何有，过山藤鲍老高，
推天动袁本，独头虎苟全安，入队虎余尽许。

这十个俱是能征惯战的，从此贼势大振。李闯统领三十万众，杀奔陕西而来。分兵十万与义子红孩儿李双喜，去攻打黄陂县城。自带二十万人马去攻西安。这西安乃陕西省会，有位亲王在此镇守，历代袭封福王之位。那日王爷听得李贼犯界，急修本章进京求救。不知请得救兵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任三边带病立功 探七盘用谋擒贼

话说崇祯皇帝早朝，看了福王告急本章，对众臣道：“如今流贼又寇西安，朕已调离洪承畴往山海关去了。现今无人统略三边，卿等保荐何人，可当此任？”兵部尚书陈寅保奏侍郎孙传廷可挂帅前往。大学士范景文奏道：“孙传廷年近七十，现告病在衙调理，若使他挂帅，恐防有误。”陈寅奏道：“孙传廷老成练达，才过孙吴。臣昨见他病势已好，足当三边经略之任。”皇上准奏，即命陈寅赉圣旨，加封孙传廷兵部尚书，兼三边督师万寇将军，提调七省兵马，征讨流寇。

孙传廷带病接旨。夫人邹氏及公子继英，见他有病在身，劝他上朝辞职。谁知孙爷见朝廷多事之秋，正想尽忠报国，妻子之言，哪里肯从？即接了圣旨，辞了祖先，又打发家眷快回浙江原籍，即日祭旗，兴师昼夜兼行。

不一日，来到潼关歇马，即拔令箭四枝，命差官前去提取四镇总兵，各带兵马一千，限日飞赴行营听调。哪四镇呢？

潼关总兵白凯，蓟辽总兵卜从善，

四川总兵秦冀明，荆湖总兵牛成虎。

孙传廷在关歇了一夜，次早起兵，望西安而来。来到离贼营百里之遥，扎下人马，专等四镇到来，然后发兵。

是晚，孙爷叫家将出去，唤个熟识路径的户长到来，命他引路登山观望贼营。户长即引孙传廷上最高的万松冈上。只见月色如银，望见几十里瓦砾尘土。户长说：“是贼将李双喜攻破黄陂县城，杀个寸草不留，铲为平地的。李贼破城，都是这般的。”孙爷叹息一番，又指问那边是谁高塚，为何掘破？户长道：“这是本朝的皇陵。只因钦天监杨成裕降贼，指使李闯发掘皇陵，要破朝廷风水。谁知先帝有灵，霎时地震，把流贼跌下山来，死伤无数。宫殿树木，全然不塌，里面梓宫却不曾动。”孙爷闻言，垂泪下马，向圣陵叩了几个头，起来再上山顶瞻望。户长便指那里就是贼营了。孙爷一看，果见旌旗遍野，戈戟森严。又见几处高堆，烟火冲霄。户长说：“是贼营打亮，乃是杀的百姓尸首，把尸堆起烧着，照得营中如同白昼，尽他们饮酒取乐。还把生人割开胸膛，挖去五脏，当做马槽喂马。又凿穿人耳，取血和水饮马。贼寇的恶处，也难尽说。大老爷，你看高竿上摇动的东西，是绑住小儿当做箭靶子来较射的。真真令人切齿。”孙爷听了，叹道：“可谓凶暴之极！苍天，苍天！百姓何辜，遭此惨毒！”又指着一山问道：“这是什么山？”户长道：“这是七盘山。前通潼关，后通蓝关，白茫茫的是汜水。这边是陕西，那边是河南。中间这条曲折的山径，名叫双龙峡。这一边是伏虎岭，俱各险阻难行。”孙爷闻言，大喜道：“有这险阻之处，闯贼不难擒了。”即同家将及户长下山回营。

孙传廷劳碌一夜，受了雾水风寒，旧病复发，日里不能出帐理事。是时，潼关总兵白凯，会齐三镇总兵卜从善、秦冀明、牛成虎等，星夜赶到行营禀见。只见日高三丈，那勤政的元帅，还未出帐发放军情，个个疑惑起来。忽见一个家人，手执令箭，传中军官进入后帐。未久，只见中军官传潼关总兵

寇——敌人来侵略，入侵。

孙吴——指孙武和吴起。两人都是古代杰出的兵法家。

打亮——放射出光亮。

白凯进见。白凯即跟中军官进了后帐，参见了孙元帅。孙传廷命坐下，吩咐道：“老夫明日与贼交锋，将军可与贼战时，许败不许胜，须引他人七盘山，可放了号炮，老夫自有计策。将军可领人马抄出小路，挡住隘口，擒拿逃散的贼兵，不得违误泄漏。”白凯遵令告辞出营。众人问道：“白翁见了元帅，有何话说？”白凯道：“元帅传下密计，不敢泄漏。列位在此，不敢久陪了。”白凯去后，中军官照旧逐个将总兵传人，各受密计而去。

到了次日，白凯全身披挂，带兵前往贼营讨伐。李闯见有救兵来了，便亲带众头目出营会敌。一见白凯，就催马拧枪刺将过来，想报妻子之仇。白凯忙用枪架过，急刺相还，战在一处，有七八个回合。李闯不是白凯敌手，众头目见李闯招架有些费力，便一齐拍马上前，把白凯围住。白凯与贼众混战一场，心中想起元帅有令，许输不许赢。便一马闯出，诈败而走。李闯催动三军，随后赶来。白凯亲自断后，且战且走。走到七盘山，李闯一来恃路径熟，二来欺白凯兵少，想生擒他，以报当日剑山杀妻子之仇，便一齐赶入七盘山去。正是：

无心撞入天罗网，要想出山却费难。

不知李闯进山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成虎误擒假李闯 传廷身故失西安

话说李闯追入七盘山来，不见白凯人马。忽闻一声炮响，喊声四起。情知中计，抽转马头，传令退出山口。行不上半里，突见白凯人马挡路，及退得兵时，又被白凯后面追杀，贼众大败。斜穿小路，想走出潼关，将近双龙峡，又遇秦冀明一支人马截杀，唬得李闯魂不附体。孙昂、高迎祥等拼命保着李闯，往前夺路而走。

过了双龙峡，路险难行。正值午日烘天，军士汗流口渴，忽见一股清泉绕山，各自下马饮水。却被官兵决了上流，大水涌来，势如山倒，人马半被冲沉。那拼性命的，上到山腰，石如雨点抛下，倒毙了大半，只得下山从夹路而走。又遇卜从善的伏兵，乱箭射来，死伤无数。孙昂等死命保主逃出险地。望见山口之处旌旗招展，喊声震天。贼俱不敢向前，又怕别路亦有兵守，商议想向对面高山爬出河南界去。李闯又怕有伏兵兜擒，只得解下黄金甲、雁翎帽，交与一个头目换着，叫他们先爬上去，自己穿了头目的衣服，与高迎祥等在后爬来。适值明月东升，树阴掩映，众贼弃了马，陆续爬上。上到半腰，忽闻数声锣响，拥出无数挠钩手来，先把穿黄金甲的擒去。李闯遂心慌手软，滚下山来，跌得皮损血流。又闻山上三声炮响，只道官兵下来搜寻，无奈聚埋深草堆中，敛手待毙。谁知山上炮声，乃牛成虎收兵的号炮。只道擒了李闯，招齐各处伏兵，望西安献功而去。

孙传廷闻报大喜，命大小官员出城接人，设宴庆贺。及至开堂审问，始知误捉假李闯。人人扫兴，孙传廷呼天长叹，吐血不止。牛成虎跪下请罪，孙传廷安慰他一番，即打发三位总兵回镇，单留白凯在此镇守几日，再回潼关。诸将退出，各自嗟叹而回。

是晚，这个孙传廷乐极生悲，恼成一病。那个李自成绝处逢生，出了七盘山，连夜奔往李双喜营中而去，与宋军师等商议起兵。宋炯打听得孙传廷病重，守城军士无人管束，懒惰偷安。虽有一个白凯勤劳办公，哪里能处处如此，故尔终无济于事。即与牛金星商议，教李闯用个美人局的妙计，不独西安城可唾手而得，兼令孙传廷死无葬身之地。

且说孙传廷果然病重，不能巡城，派一员武弁，领三百军士在城外要路屯扎，以备盘诘奸细。这三百军士，日在近村饮酒取乐，偶遇七八十个逃难美女，手执包袱，声说前被贼捉，因贼败走，丢下我们，无处安身，求将爷们收留，慢慢访寻亲人，愿把财物一并相送。这个武弁，贪财好色，即拣选几个自己受用，其余分赏军士。大家不分日夜，闹酒轮奸。有甚闲暇巡更守望。及至李闯大兵一到，尽做风流之鬼。即守城的兵将，又得恃城外的营兵做耳目，可以放心夜眠。李贼拥众到城，竖起云梯，鱼贯而上。砍开城门，一拥而入，放火杀人，尸横遍野。

白凯巡城方回未寝，闻贼入城，即奔帅府，直闯入寝室，想救出孙元帅。谁知元帅孙传廷病势沉重，闻报贼已入城，单吩咐将军快奔福王府中拯救王爷，老夫虽死何足惜？话未说完，浊痰涌上，大喊一声，登时气绝。白凯忙哭拜毕，命家人草草收殓，埋在后花园中，即时飞奔福王府。谁知救驾来迟，福王夫妻，亦已双双死于贼手。白凯被贼围住，大杀一场，用尽平生本事，单人匹马杀出重围，竟奔淮南史可法那里去。后来与黄德功等保扶宏光帝，

武弁（biàn，音变）——武官；武夫。

尽忠于明朝。

再说贼见白凯逃出，也不追赶。天明聚集王府，搜得金银宝贝不计其数。李闯再欲抢掠居民，李岩劝他早登大位，然后抢上北京，则四海九州的财帛，尽属大王，何必向居民掳掠，做此小器之事？众贼齐声劝进。李闯即叫宋炯试占吉凶。宋炯随占一卦，开口奉承道：“恭喜大王，此乃大顺之卦。”李闯大喜道：“既得承顺之卦，就改国号为大顺罢了。但目下宫殿全无，冠服小备，如何做得？”牛金星道：“这个不难，方才福王剩下的衣冠，虽是个王爷服色，暂且穿戴起来。把福王这座银安殿当做金銮殿，待登了龙位后，慢慢制造不迟。”李闯依言，把王府的衣箱打开，戴上交毯冠，穿上四爪龙袍，腰裹玉带，脚着茉莉靴。穿戴已毕，众贼拥他到银安殿登上御座，坐在四爪盘龙椅上。正欲朝贺行礼，忽见满殿冤魂，把李闯扑将下来，侍卫忙喊道：“驾要崩了！驾要崩了！”众贼大惊！不知李闯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西安城杀星僭位 贺兰山魔寇伏诛

话说李闯从殿上跌下御座来，众贼上前扶起。许久醒来，叫左右急把龙袍除去，免得身如针刺；把王冠脱了，免得头被压箍。果然脱去冠服，这会头不昏，眼不花了。手指军师埋怨道：“你方才说是大顺之卦，为何穿上这件东西，就头昏眼花，满殿都是冤鬼索命？想我无皇帝的福分了。”宋炯道：“大王不必忧虑，只因我主是真命皇帝，应穿戴冲天冠，赭黄袍。这件王爷的冠服，不该穿的。故有此怪异。”李闯道：“军师说得有理。如今且换回旧服，待到北京，再接皇帝位罢了。”牛金星道：“此事且放过一边，但如今我们得了陕西省会之地，还有七府未曾归降。延绥乃我王的家乡，现存两个好汉，在这处铁魔岭啸聚：一个叫做钻天哨郝鸣；一个叫做开山斧屈龙，手下有数万人马。何不修书，差人前去，勾连他下山，打破延安，保住我主的祖居坟墓，然后再作商议？”李闯依言，即修书差王千子前去。

王千子藏好书信，扮作柴夫绕着山僻小路而走。经过米脂县，怕人认识，想避入林中，待夜才走。忽闻后面有头锣喝道之声，回头一看，知是官府经过，急急避入松林。这位官员乃是米脂县边大绥，因下乡催科在此经过，在轿窥见这个樵夫神色不同，叫左右拿他出来查问。拿到跟前，果见他相貌凶恶，言语糊涂，叫差役脱衣搜身。见他外面衣服褴褛，贴身尽是锦绣，腰间藏着金银珠宝。边知县道：“你分明是个强盗，这衣服从何处劫得？从实招来，免受刑苦。”王千子道：“这是小人打柴拾得的。”边知县道：“胡说！不打不招，与我捺翻，先打四十大板。”皂隶应声上前，把发一抽，网中落地，露出一封书信，皂隶执书呈上。知县拆开一看，心下着惊道：“原来闯贼的奸细，勾连铁魔岭土寇，欲劫延安府。今幸败露，还不招承，与我把他夹起来！”王千子听见用刑，知难隐讳，无奈把姓名说出，从实招认。边知县把他带回衙中，连夜亲解延绥镇密禀。总兵陈奇瑜教他将计就计，把王千子立斩。一面把李闯的原书封好，差个心腹家将杜能，扮做李贼喽罗，持书往铁魔岭骗上贼来攻延安；一面发令叫延安知府拨民夫一千，在贺兰山下掘个陷坑，上面用芦席浮泥盖好，专等杜能回音。

不一日，杜能回报，土寇果然中计，起八万三千贼兵下山来了。陈奇瑜闻报，即连夜点兵往贺兰山屯扎。及至土寇到来，看见贺兰山下有官兵挡路，打听得延安参将张应昌领兵在此，郝鸣惧他威名，欲寻别路而行，屈龙道：“大哥，不必换路而行，谅他几百官兵，怎挡得我们八万余众。何不今夜劫营，趁其不备？”郝鸣点头称善。

等到三更时候，果然统众前来，拨开鹿角，放声号炮，一齐杀人。张应昌见贼劫营，黑夜之间，不敢混战，传令全军退走。贼怕前有伏兵，不敢穷追，就在张营歇息一夜。次日，率领贼众前来挑战。张应昌披挂出马，两个贼首将他夹攻，张爷败走，即弃了营盘，直认那洒白灰的路逃走，引贼追来。刚引入两夹山口，只听得大炮轰天，上面的樁木滚下，如雨打来。贼知中计，传令退兵，无奈路窄人多，拥挤难出，急往右边空阔处躲避，谁知踏着陷坑，连人带马跌将下去。两个贼首带领残军，急寻生路，突遇张应昌的人马，从左边逼来。陈奇瑜、边大绥的人马，从后面杀到，箭炮齐发，铁魔岭这八万三千人马，竟无一个出得贺兰山。陈爷等趁势往铁魔岭剿灭余寇，把山寨烧为平地，得胜回城，犒赏三军，上本报捷。

边大绥告辞回县，一路行来，想起李闯书上曾托土寇保守祖坟，不知他

的风水如何，何不坊查在何处，将他发掘。不觉回到衙中，把烟户册查看，即发火签，把李闯族人拿来，勒令供出李贼祖坟何在。那族人上日被这反贼拖累，受尽刑苦，幸得逢赦了事。今见知县查问，直把李闯祖坟说出。边大缓即命他引路，去到披云山中，看验明白，即叫几十个民夫，一齐发掘，挖了棺柩上来。砍开看，谁知内有奇样怪物，一见令人唬杀。欲知奇事，且看下回。

第十九回 边大绶披云掘墓 蔡懋德太原鏖兵

话说边大绶颇识风水，看见李闯的祖坟葬在青龙背上，点头道：“点穴之人确有眼法，若非今日看破，必成大事了。”急命民夫把三棺掘将起来。撬开一棺，见尸身不坏，遍体黄毛。开第二棺，见枯骨上截黄鳞密布，下截色黑如漆，手足皆成爪形。开第三棺，见黄气四出，内有小金龙一条，黄气直冲而起。众人把小龙打死，仍跌落棺中。边爷吩咐用火烧了，再叫民夫把青龙背上的来脉掘断，然后回衙做了一角文书，申报上司。

这个信息传到了西安，李闯闻知，即捶胸大哭，贼众咬牙切齿。军师传令，尽起大军，离了西安，复出潼关，望山西蒲州一路而来。将近太原，早有探马飞报，太原城外十里有官兵把守。李闯闻报，传令在此扎下大营，打听甚么官员在此驻扎。原来系太原巡帅蔡懋德，闻闯贼犯界，与副将牛勇、朱大烈，中军应时中等商议说：“贼兵势大，我兵只有八千，为今之计，须要预筹善策，若到被贼兵将城围困之时，那时只有防守之功，并无进攻制胜之力了，又且惊扰百姓，不若带兵出城，在要路扎下三个营寨，分为犄角之势，得以彼此救应，又可作两肋的伏兵。”众将称善。即同见巡按汪直，托他谨守城池，即带兵出城，定下计谋以败流贼。

贼首李闯闻蔡懋德系太原名将，兼之牛勇、朱大烈勇冠三军，即命小红娘褚大江，挑选五百精兵。前去挑战。只见他营门紧闭，人马无声，一连骂战三日，都不见营里动静。回报军师，军师料他用计，传令今夜带甲坐守，以防劫营。守了一夜，并无兵到。次日，李闯亲统大军，前去踹营。来到营前，仍见他旌旗不展，金鼓无声。李闯心中好生疑惑，即与众头目压住后阵，催兵进入营中。只听一声响，平地塌了陷坑，把前队人马跌将下去，后队立脚不住，随跌下来。闯贼带领几个头目拍马而逃，又被左右两营兵夹攻，贼大败退走。突遇蔡懋德中营兵来截杀，李闯等死战得脱，飞马奔回营中。宋炯急令营门下弓弯、火炮，以防官兵踹营。安排已定，官兵刚刚追到，见贼营有备，打得胜鼓而回，差人入城报捷。诸将见李闯败去，才放下愁心。蔡懋德道：“流贼虽贼，我想宋炯乃足智多谋之人，必猜我们得胜而骄，定无防备，今夜决来劫营。”当即传令各营，加意提防，不得解甲安寝。谁知在上的将官传下令来，在下的军兵终不放在心上，以为流贼连败破胆，今夜怎敢复来？主帅忒心多了，依旧解甲而睡。

至三更时，蔡懋德亲自出营巡视，望见左营火起，忙传令中营不可妄动，差人飞报右营，叫牛勇提防贼来劫营。再差一个千总，带兵二百前去左营救应，只可虚张声势，搭救自己人马，不可近前，以防自己混战。待中营救兵到来，然后杀贼。就差应时中带兵二百，以为后应，自己营中只剩一百兵丁。

忽见帐后火起，蔡懋德知中了贼计。贼人之计，乃声东击西之法。劫左营的不过八九十人，虚张声势，呐喊放火而已。见救兵一到，早已走了。大队人马，全攻中营。蔡懋德见贼兵势大，一百官兵如何敌得八千流贼？即传令退归右营。刚遇右营副将牛勇，见中营火起，带兵来救。闯贼的追兵且战且走，李双喜拍马到来，牛勇兜转马头接战。战了几个回合，却被李双喜挑下马来，举刀就砍，幸得左营副将朱大烈赶到，把枪架住，与李双喜厮杀。

踹（chuài，音揣＜去声＞）营——踩营，勘察营地。

千总——官名。掌兵千人。

牛勇急忙上马，保住蔡懋德杀出重围。朱大烈与李双喜酣战，不分胜负，刚遇闯贼大队人马赶来，围住朱大烈，乱箭射死。蔡懋德得脱重围，及至天明，带着残兵，竟奔太原府而来。进入城中，与汪直商议守城之策。随修表章，想进京求救，然后与诸将上城守御。只见闯贼带领全队人马到来，把四门围得铁壁相似，不知这座城池能守得住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中军府一门死节 武帝庙二臣尽忠

话说蔡懋德望见城外贼营两边排开一群头目，拥着李闯来近吊桥，传请兵主上城打话。蔡爷闻言，来至垛口，用护牌遮住，通了姓名。李闯用好言劝他投降，蔡爷道：“若要我投降，须要依我一件事。”李闯叫他不妨说出，依你就是。蔡爷道：“此乃心腹之言，请大王行近城濠，我有私书呈上。”李闯大喜，催马上前。刚到濠边，被城上一箭射来，正中李闯肩窝，即翻身落马。城门大开，飞出两员大将，来取李闯首级，却被贼党救回。李双喜、高迎祥见应时中、牛勇赶来，二人即时上前抵敌。后面贼众一齐杀来，把牛、应二将围住。二将不敢恋战，夺路而走。蔡懋德亲自出兵接应入城。

流贼退回营中，看视李闯箭疮。只见皮黑如墨、痛彻骨髓。宋炯忙叫人去后帐，快请老神仙来医治。那老神仙系河南人，幼时遇异人传授秘方，此要用孕妇之胎及处子阴户炼药为引，百发百灵，能续斩断的肢体，故此军中称他做老神仙。一看李闯疮口，知箭伤有毒，用药医了三月痊愈。即传令把城围得水泄不通。又命李岩领了一百铍手，前去要路埋伏，以防救兵。

蔡懋德恐孤城难保，即命牛勇冲围进京求救，吩咐但能杀出重围，即放响箭一枝为号，以安众心。牛勇忙上马提枪，出东门而去。贼将周超奎、贾秦言闻报有人踹营，急差人去大营奔报，然后率众上前厮杀。怎当得牛勇左冲右突，杀得贼众纷纷落马。周超奎见贾秦言阵亡，心慌退走。牛勇拍马赶来，忽见阵角晃动，喊杀连天，知大军杀来，不敢恋战，杀出一条血路，跑出重围，即向空射了响箭一枝，拍马望大路奔走。忽听得两边大炮如雨打来，可怜一个好汉，死于非命。李岩割了首级，回营报功。李闯把这首级挂示营门，宋炯急止住道：“不可！不可！若把首级悬挂，只怕城中死守难攻。不若将他埋了，慢慢想条破城之计。”老神仙道：“城内有个参将张雄，系我心腹朋友，恨不能修书前去，叫他献城。”宋炯道：“这个不难，贫道自有计策来。”李闯问：“用何计？”宋炯道：“为今之计，须要退兵，去攻近处城池，然后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老神仙允诺。李闯大喜，即传令拔寨退兵。

蔡懋德见贼军退去，只道李闯惧怕牛勇去请救兵前来攻打，故此引兵远去。未晓得牛勇阵亡，流贼用计。于是放下愁心，开了城门。任民担买柴草，但各给信牌，出入对验，以防奸细。

忽一日，有队百姓拖男带女前来，声说其县被贼攻破，想入城中避难。守城官报知蔡巡抚，巡抚吩咐，城内有人认识，方许放入。是时老神仙杂在百姓队中，得张雄认识，领入府中，两个定下计谋，又给信牌一面，叫老神仙回报宋炯。宋炯约定后三夜大风起时，从城内放火，便可里应外合，不得有误。一面打发老神仙前去通报，一面暗移大营，来到附近的山林屯扎等候。

到第三夜四更时候，果然翻起大风，刮得飞砂走石。蔡巡抚闻报按院火起，忙披挂上马，想调兵防御。又闻报流贼入城，汪巡抚被杀，忙奔中军府而来。忽见中军府火光烛天，只遭被流贼烧了，急拨转马头，自寻生路。谁知此系应时中自己放火烧的。只因应时中闻贼入城，按院被火，自知大事已去，立定尽节念头。又恐家小堕入贼手，尽驱家眷投入池中，放火烧了衙门，然后奋力与贼巷战，杀了数员贼将。见贼大队人马杀来，自知寡不敌众，恐

力竭被擒，只得卸下盔甲，杂在百姓队中逃走，四处寻访蔡巡抚。忽见前边一队人马，喊杀到来。应时中想走入武帝庙中躲避，暗想：“我应时中今日死也不算独死了，只是蔡老爷不知下落。”

正在纳闷，只见一群贼绑住蔡老爷进入庙中，想审问口辞。应时中忙提剑在手，上前把头目杀了。众喽罗见他来得厉害，发声喊逃出庙门外走了。应时中也不追赶，把蔡懋德解了绑，抱头大哭道：“不料我二人还有见面之时。”应时中又把放火烧衙之事告诉一番，转问老爷今欲何往？蔡爷道：“事势至此，有死而已。”应时中见他说出此话，正与自己同心，一齐与蔡懋德向北跪辞万岁，又拜了帝君，忙解下丝带，在梁上自缢。不知他二人有救星到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女帅连败两贼兵 贤君大封四伯爵

话说李闯取了太原，重赏老神仙，又封了张雄做个大头目。闻蔡懋德、应时中在武帝庙尽节，赞他忠义，吩咐备棺收殓。即传令起兵，杀回陕西，刻日到米脂县，誓杀边大缓，以泄掘坟之恨。即分兵十二万与孙昂、李双喜等十个头目带领，先往潼关远远扎住。自己亲统了三十三万贼兵，直奔米脂县而来。

行至中途，只见前面沙尘滚滚，喊杀连天。登高一望，见坐纛上绣着“良玉”二字。只道左家兵来，唬得胆战心寒，急传令退走。谁知这支兵，不是左良玉的人马，统兵的乃是一个女主。只因当日张献忠自分龙会上离了河南，转回湖广，救取家眷。谁知贼眷早被左良玉拿住，解往军门，把贼巢烧为白地。又会合陈宏范的兵马，阻住隘口。张献忠被他截杀一阵，大败而逃。收集败残的人马，分作七队，暗从山径小路，进了四川，攻打夔州等处。那告急的本章，纷纷进京求救。朝廷颁下诏书，征取四川附近的兵马救应。那石柱城里，有一洞苗兵女主，姓秦名良玉。袭父男爵，人马十分厉害，奉诏出兵，解了夔州之围，又会合夔州副将方元吉兵马，追赶张献忠。献忠见纛绣“良玉”字样，不敢会战，忙带贼众往小路奔逃。官兵赶了几百里，不见踪迹，商议分兵追赶。方元吉领兵赶东北一路，秦良玉领兵赶东南一路。东南一带多是高山险路，幸亏苗兵轻捷，能走险如飞。过了一座高山，到了大路，撞遇一支人马，喊杀前来，只见大纛写“闯王”二字。秦良玉挥兵闯入贼阵，直向李闯赶来。高迎祥等望见大纛，误认是左良玉的强兵，不敢上前对敌，只保着李闯落荒而走。女帅见路途不熟，不敢穷追，就近往延绥歇马。把前后擒的流贼，托延绥总兵陈奇瑜上本献俘，然后带兵复回四川苗洞镇守去了。

李闯带领头目逃出数百里外，方放心扎住。打听良玉兵进延绥，不敢向陕西进发，复转回太原旧路，想从此处抢上北京。只见正南上尘土飞天，一支兵马飞奔而来。闯贼大惊，忙叫探子打听，方知张献忠的人马，也被良玉赶下来的。李闯恐他怀恨前时并吞的旧仇，前来截杀，意欲退兵，牛金星道：“我料张献忠败阵望救，断无报仇相杀之事。大王与他相见合兵，岂不一举两得？”李闯闻言，带了几个头目，上前迎接。那张献忠一来不知李闯并吞了他的人马，二来巴不得要人帮手，三来见他手下的头目英勇异常，不敢把李闯欺侮，随叫声：“李兵主，快把人马合来，后面追兵来得近了。”李闯即传令与张献忠的人马合在一起，刚刚方元吉追兵来到，见贼兵势大，即收兵回夔州去了。张、李二贼见官兵退去，即商议分兵两路攻打北京。两家折箭盟誓，约平分天下。张献忠领兵一支，从河南一路进取；李闯领兵一支，往潼关会齐孙昂、李双喜等，从山西一路进取。

破了几县，各处告急的本章，纷纷奏上崇祯皇帝。皇帝看了各本，方知各处瘟疫流行，京城内人鬼相混，天上日色如血，月色昏惨，晴天白日亦要点灯，交冬之后有雷震，遍地饥荒，烹人而食。流贼抢掠各处，官兵望风投降。凤阳府太祖皇陵，被贼焚掘，孙传廷命丧西安，福王被贼烹杀。李闯攻破太原，蔡懋德等自尽。河南一路俱陷，绛州现在被围。皇上看本未完，不觉掩面大哭。收泪再看一本，是陈奇瑜代奏秦良玉得胜的本章，解贼头目五名来京献俘，龙心稍安。又看一本，是左良玉奏河南、湖广流贼往返扰乱，

夔 (kuí, 音魁) 州——旧府名，府治在今四川奉节县。

军民绝食，请各省调兵借粮接济。皇上看罢本章，长叹数声，暗想：李建泰前奏招天下雄兵，只有一个苗洞女主，应诏赶贼。如今贼势又炽，秦良玉已回守封疆，这一支兵纵然不回，亦不济事。今欲尽发京城的四卫兵马，又是老弱难用；欲放粮饷，又仓库空虚。龙心焦躁起来，问各大臣有何高见。刘从周奏道：“流贼猖獗，必须挑选良将，把守扼要的隘口，按地征剿，贼势自然翦灭。”万岁道：“卿家所奏不差。”即传旨封左良玉为宁南伯；封黄德功为靖南伯；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封周遇吉为定西伯。各赐金珠宝贝，玉带蟒袍。

四伯之中，单说周遇吉接旨之后，闻闯贼复入山西，连破了河东、平阳等处，招集贼兵八十多万，一路上到处归降。即传集众将分路屯扎，竭力保守宁武关。此关乃北京咽喉之地，过了此关，就是大同府。

大同府离京不过七百余里，李闯畏惧周遇吉威名，不敢向宁武关进取，自愿走平阳一带，多绕了几府，多行三千余里。牛金星道：“大主不必舍近求远。周遇吉虽勇，依臣一计，不用交兵，宁武关可唾手而得。”李闯问用何计？牛金星详细说来，一看下面便见。

第二十二回 说总镇解三丧命 舍平阳宁武交兵

话说李闯问牛金星破关之计，牛金星道：“依臣愚见，莫若修书一封，差几个能言善辩之人，暗进关中，说周遇吉投降。一来我主先得了一员上将，二来免得另走平阳，岂不两全其美？”李闯依言，即修书一封，高声对两边头目道：“哪一个会讲话的，去说周遇吉投降，重重有赏。”只见一个头目应声愿往。李闯认得是解三，诨名油嘴娃。李闯道：“解三，你愿进宁武关做说客，但闻得那关门有个杨把总严查出入，你怎能去得？”解三道：“我当日曾在宁武关做个铸磨匠，住过几年，杨把总认得我。况关内我有个师兄王虎，现在周府食粮当铸磨手，可以担任进城。到其间随机应变，包管不误。”李闯听了，遂把书递与解三。解三即时扮作铸磨匠，携着家伙进关，去说周遇吉。

周遇吉一日在府闲坐，命左右取出竹节鞭来，叫铸磨匠王虎磨擦。王虎声说竹节鞭最难磨擦，现有一师弟昨日到此，手艺高过小人，恳求老爷试用。周遇吉即命王虎把他带到跟前，细问姓名、住址，答道：“小人姓解名三，系陕西人氏，原在这宁武关内做工，回家探望母亲。只因流寇作乱，又遇饥荒，谁知小人的母亲前年病故，小人虚走一遭。回来又遇饥荒贼乱，闻得师兄王虎，在老爷营内食粮，昨日投奔到此，望老爷收留，感恩不浅。”周老爷见他一头说，一头两眼垂泪，遂信以为真，便问：“解三，你从陕西一路而来，可知道闯贼动静如何？兵马多少？”解三道：“老爷若是不问，小人也不敢说。小人今年春里，来到潼关，被流贼看见小人手持这些家伙，逼我磨了几日工，贼营的事情哪件不知？他现有雄兵百万，勇将干员，那三十六个头目，俱是文武双全的。宋军师有子牙的才，牛丞相有周公之德。兼之闯王赏罚分明，爱民如子，是以各处投降。更有两句说话，小心听见，只是不敢说，恐怕老爷嗔怪。”周遇吉道：“你只管说来，本县并不怪你。”解三道：“小人听见贼营中，个个都赞老爷是个英雄好汉，若得老爷献了此关，他们情愿结为兄弟，平分一半江山。”周遇吉听见他说到此句，即带他入书房，挥退左右，低声说道：“解三，我看你像闯营差来通密信的，你有甚言语，不妨说出。”解三大喜道：“老爷的眼力果然不差。”随把李闯书信呈上。周遇吉拆开，见书内写着：

闯王书达周将军麾下。孤家替天行道，爱民如子，不忍无故加兵，自河东一路而来，尽皆投顺。将军既是英雄，岂不知天命？若献高关，昔日剑山的仇恨，就一笔勾销，封将军为王，平分天下，誓不失信。

周遇吉看毕大怒，即呼家将齐来，把他绑住，大骂一番，剥了衣服，将朱笔在他背脊写字两行：

威镇宁武关定西伯周，示谕闯贼知悉：昔者剑山将你妻子拿解军门，凌迟处死，恨被你漏网遗恶，以致如此猖獗。既知我厉害，尚不及早归顺，以延残喘！

又将解三割去耳鼻，赶出城去。

解三满身鲜血，跑回营中，跪倒李闯跟前，哭诉前情。李闯把背上朱字读了，大怒道：“闇遇吉，你好逞强！把我妻子断送了性命，还敢直说出来，又将我来人羞辱，我与你誓无两立！”即吩咐众头目，整备人马，去攻打宁武关。命义子李双喜做前部先锋，叫牛金星与他改名叫做李洪基。洪基领了

闇（àn，音按）——同暗。此指糊涂，不明白。

五千人马，连夜向宁武关进发。

这个信息传入关内，周遇吉急差家将，护送母亲去四川安置。然后夫妻二人，放心保守此关。过了数日，见一个守城的兵丁，入帅府报道：“流贼到了关前，指名要老爷出战。”周遇吉闻报，忙披挂上马，提就出关。只见一员小将，年约十七八岁，生得英伟异常，手执点钢枪，身骑赤兔马，在阵前骂战。周遇吉喝声道：“贼子何名？敢来讨死！”李洪基道：“瞎了狗眼，还不识闯王东宫太子李洪基在此！你前在剑山，害了父王的宫眷，不思逃匿，还敢在此耀武扬威，不要走。”便挺枪跃马，冲杀过来。周遇吉用戟架过，火速忙还，战在一处。约有几十个回合，两军齐声呐喊，擂鼓助威，周遇吉见李洪基枪疾马快，诈败引他追来。等他来近，忙调转马头，一箭向李洪基的咽喉射去。不知李洪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红孩儿好胜遭擒 李闯王恃强败阵

话说红孩儿李洪基追赶周遇吉，将将赶到，忽听弓弦响处，说声“不好！”侧身向左一偏，刚刚躲过，吓了一跳，急兜转乌头，往营中跑去。周遇吉见天色已晚，也不追赶，乘势收兵。

次早，复领兵直抵贼营，指名要李洪基出来受死。李洪基闻报，飞马出来会战。并不答话，举枪刺来，周遇吉急架忙还。战了数十个回合，周遇吉用戟当头一打，洪基忙把枪杆来迎。谁知周爷力大，几乎把他虎口震裂。洪基急拖枪而走，那赤兔马走得极快，周爷追赶不上，随挥动三军，一齐进踩贼营。望见贼营后面尘上大起，知李闯全队到来，即传令收兵。

次日，李洪基进帐见闯王，便道：“今日出阵，必要步战，生擒周遇吉。”闯贼大喜，吩咐王儿小心。李洪基领了五百精兵，飞到关前挑战。一见周爷出马，便提枪上前，力战数十回合。见周遇吉武艺高强，马战纯熟，使用枪架住戟道：“周遇吉，你我在马上本领一样，你敢与我下马步战么？”周遇吉闻言大喜，暗想：“这贼子马快难擒，今肯步战，正中我怀。”大笑道：“本镇与你步战，分个胜负。”遂两家喝退后军，不许擅用暗箭。两人下了马，俱用短兵相接。周爷用的是竹节鞭，李贼用的是银装铜，各走脚势，如龙争虎斗一般。酣战之间，周遇吉暗向自己队上一步步退将下去。李洪基好胜心高，渐渐跟来。周遇吉见离贼军渐远，故意招架慢些，只等他银铜来的切近，尽力将鞭一格。洪基手臂着了一伤，提不住双铜，把身子一闪。周爷抢到他身边，把洪基牵倒在地，一脚踏住，众将上前捆绑。贼兵望见，跑来搭救，被周遇吉上前敌住。贼兵无主，只得败回营中去了。

周遇吉打得胜鼓，押着李洪基入城。李闯见败兵回报李洪基被擒，气得死去复苏，忙吩咐备马，带着众头目来到城边，想奋力攻城。望见城上用挡箭牌护住无数官员，中间帅字旗下绑着李洪基。随大声喝道：“周遇吉，你好把孤家太子放出便罢，倘若迟疑，攻破城池，不留寸草。”周遇吉一见，把李闯怒骂一番，又指着李洪基道：“贼子，你若不劝父归降，立将你千刀万剐。”李洪基便望着李闯，哭叫父王救儿性命。李闯低头正在踌躇，众贼一齐鼓噪起来道：“纵然我家大王降你，我众人也不归降。”周遇吉见李闯垂泪无言，即时吩咐开刀。一声炮响，把李洪基一刀两段。李闯一见，晕倒马下。众贼扶上马，飞奔回营，周遇吉乘势带兵出城，直踩贼营。贼营大乱，被官兵杀得尸横遍野。众头目保住李闯逃走。官兵追杀数里，然后收兵。

李闯败走五六十里，扎下营寨，点聚残兵，伤亡数万人马。李闯顿足仰天长叹道：“罢了，罢了！官兵如此势大，这座宁武关万万不可过去。我们且上河南，会合张献忠人马，同上北京，休要惹这周遇吉罢！”牛金星道：“我主不必心灰意懒，况且河南决不能去得。”李闯问：“为何去不得河南？”牛金星道：“当日我主曾与张献忠约定，分路去攻北京。由那条南路进京极远，由我这里西路进京极近，不过一个月工夫，可以就到，先得了京都。此时我主先到为君，那张献忠后到自然为臣。若与他一起进京，只怕这金銮的龙位轮不到我主，所谓‘只碗难放双匙’了。”李闯问宋炯道：“军师之意如何？”宋炯道：“丞相之言，确有至理。大王不过畏惧周遇吉，我想他不过是个武夫：要过此关，尽可计取。”李闯又问：“当用何计？”宋炯道：“只用一条反间之计，一条缓兵之计。大王可差人多带财宝进京，嘱买朝内权臣妄奏一本，把周遇吉的兵权削去，此乃反间之计。再命人带书一封去河

南，约定张献忠明年五月内两路人马同进北京。目下还有九个月工夫，叫他只在河南一带抢掠。我们若能打破宁武关，不过三五个月可以先到北京。大王龙意若何？”李闯闻言大喜，吩咐依计而行。不知这两条计如何摆布，验与不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上皇都购买监军 赴新任骄轻总帅

话说张献忠驻扎河南，常想去湖广劫掠。见了李闯书信，约定明年五月进京，还有八个多月工夫，且到湖广混乱一番，然后进攻皇城未迟。即通知众头目拔寨，前去湖广骚扰。

是时宁南伯左良玉虽在湖广镇守，却与军门熊文灿不和。左家的军心懈怠，所以被张献忠任意纵横，河南、湖广一带尽遭残害。这是明朝国运该衰。况且朝廷又中了贼人反间之计，有些疑忌周遇吉，故此钦差一个东厂太监杜勋，去宁武关监军。宁武关闻得钦差监军到来，大小官员出城迎接。杜勋见周遇吉不到，只命一个旗牌官来迎，心中大怒，把旗牌官打了二十板杀风棒，然后上任。上任之日，周遇吉领着大小官员进监军府，跪听宣读敕书。听毕，周遇吉坐在一张虎皮交椅，不言不语，杜勋开言大骂：“周遇吉，你倚着定西伯的身份，藐视监军，既不出城亲接，还敢大模大样，在我这公堂稳坐。你好大胆！”周遇吉大怒，离坐走上前来喝道：“杜勋，你这个朝廷的奴仆，倚仗钦差，无故把我家丁毒打，你看这件东西饶得你么？”说着将拳头向上一举，把杜勋吓个半死，朝后一仰，连人带椅跌倒在地。周遇吉一拳把公案打碎，说道：“奴才，你好把定主意，若犯在我手中，以此公案为例。”说罢，转出府门，打道回衙。

杜勋被他羞辱一场，密叫李忠设计，将周遇吉谋害。那李忠原来系贼将草上飞刘友，前领李闯之命，带了财宝进京，改名换姓，夤缘钻刺，投入杜太监府中，做个心腹家人。今见杜太监问计，便叫他私通闯王，献了宁武关，一来报此仇恨，二来富贵不小。杜勋道：“我久有此心，只是难得一个通信的人。”刘友见他真心肯降，便把前情直说出来，即向身上取出闯王的礼物呈上。杜勋见了无数珠宝，满心欢喜，即给他令箭一枝，命他假探军情，去回报李闯。

李闯大喜，即与宋炯商议计策。宋炯教李闯明日亲身出战，诈败引周遇吉入马耳山。山中埋伏人马，将他困住。一面差刘友去通知杜勋，叫他如此如此进军。刘友领命，复转入关面会杜勋。杜勋得了宋炯密计，即亲到周遇吉衙中请罪。周遇吉是个光明磊落的丈夫，就不念他的旧恶，以客礼相待。明日又亲到监军府回拜，杜勋殷勤置酒款待。正饮酒间，只见探子来报：“流贼犯界，李闯亲自带兵攻城，请元帅快发人马。”话犹未尽，听得城外大炮惊天，喊声震地。杜勋吩咐撤席，快传家将跟我出城掠阵。周遇吉怕他失了锐气，便道：“不劳尊驾出马，待本帅临敌，亲擒贼首。”杜勋故意道：“怎么，元帅正要当先？也罢，待我同去看贼势如何。”周遇吉即命家将抬了盔甲、兵器到来，当堂披挂，提枪上马，带领五百精兵，四十员家将，杜勋也带了那些长随内司，一齐出了关前。

周遇吉看见李闯在对面耀武扬威，即时跃马提枪，直取李闯。两人战了几个回合，众贼围将上来。周遇吉抖起威风，把贼众杀得纷纷退后。周遇吉认定李闯，跑马赶去，李闯且战且走。周遇吉紧追了十余里，后面众将齐劝：“元帅不可穷追，恐中贼人伏兵之计。”周爷正欲生擒李闯，这些话哪里肯听？只说：“你们若怕有失，可着一二人回去，催杜太府发兵接应。”众将闻言，有三四个回马，抢回关前，高叫：“杜老爷，前面有埋伏，快发一支

人马帮助。”杜太监道：“你等不必惊慌，大约无事。我若发兵前去，岂不混越你家元帅的功劳？凭他追赶去罢。”说完，即收兵入城。众将着急，只得催马前来，同元帅一齐赶贼，直赶入马耳山中。不知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马耳山四面伏兵 总帅府一夫报信

话说周遇吉带领众将，追李闯入马耳山中。刚到两山夹路，不见了李闯。只听得一声炮响，伏兵四起，把东西南北四个山口塞断，周遇吉等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一牧童赶着一群羊，也被困住，仰天大哭。周遇吉传他到来，盘问一番，方知这里地方，除了四个山口，并无别路可出。叫他把这羊群借烹充饥，以待救兵。谁知外面救兵是等不来的，只因杜勋见周遇吉穷追李闯，知他中计，一面差人去马耳山打听，一面放了流贼的奸细入城。又暗传军令，不许到元帅府走漏风声，免他妻子知道。

是日，白氏夫人见老爷去太府赴席未回，恐有什么歹意，忧愁了一夜。次早，即命家人到监军府打听消息。不久，来人回报：“老爷昨日在杜府饮酒，撤席后即命家将抬了包裹，披挂出城，巡祭烟墩寨堡，三日之后方回。临行时吩咐，叫夫人不必挂心。”白夫人信以为真，放下愁肠。

谁知这三日内，杜勋差了四名长随，往马耳山打听消息，只见三个回来报说：“周遇吉中计被困。”杜勋大喜。又问：“你们四人同去，为何少了一人回来？”众人道：“那个刘茂好酒，回来饮醉，怎敢来见老爷。”杜勋大怒，即命人拿他到来，打了四十大棍，革去身役，赶出辕门。刘茂怀恨在心，即走去周府通报消息。一见白氏夫人，便诉说杜勋这个奸贼，私通流寇，一心要害元帅，并与流贼约定，引元帅出城追赶，困人马耳山中。白夫人隔帘问道：“刘茂，你既系杜府家人，为何来我府中泄漏他奸谋？你莫非有诈？”刘茂道：“夫人不必多疑。小人因去马耳山打听来迟，被奸贼重责革职。现有棒疮为证。”白夫人见他说出真情，不觉眼中垂泪，怒气填胸。即时改换戎装，结束停当，命刘茂引路，挑选五十名能征惯故的女兵，一齐提刀上马。先扑到监军府前，叫门上小卒通报你家杜老爷说，周夫人亲来问话：我家老爷到底是巡边去了，还是赶贼去了？里边的总管正在门前，听见此言，就答道：“不用进去通禀，太府老爷预先吩咐说：总镇监军，各管其事。周老爷的去向，老爷怎能知晓？你们若不放心，只管四处找寻，不必在此搅扰。”白夫人闻言喝道：“你这该斩的奴才，同城的官员怎说各管其事？我家老爷赶贼，被困马耳山中，为何推故不知？叫太监快快发兵，跟我前去解围便罢，倘有差池，狗命难保。”总管听见话头厉害，忙进去通禀。不久，出来说道：“我家老爷说，多多拜上夫人。周老爷有万夫不当之勇，纵然被困，可以杀得出来，何必前去费力？这里守城的兵马无多，哪敢擅离城郭？夫人请回，不要在此惑乱军心，怕有不便”。

白夫人闻言，指着辕门大骂奸贼一番，即催马出了西门。刘茂引路，飞奔马耳山前。望见东山口的贼营，刘茂道：“这就是贼将高迎祥的营寨。他手下有三万人马。也是流贼中有名的头目，与他对敌，须要小心。”夫人听了，把双刀向后一摆。五十名女兵，一齐发喊，跟白夫人飞临军阵。流贼看见，一齐喝道：“哪里来的，是大顺兵马，还是大明的兵马？快快说明。”夫人听见，便一声喝道：“流贼听真，我乃威镇宁武关总镇定西伯周老爷的夫人，前来解围的，早叫贼首出来受死。”高迎祥听见此话，对众贼道：“周遇吉的婆子不是好惹的，你等须要小心。”说罢，提叉上马，带领四十个头目，五百喽罗，出了营前，说道：“女将慢来，你的丈夫不在这里，快往别处寻找罢。”夫人闻言骂道：“万刚的贼囚，定西伯明明从东山口进去，还敢说话糊涂。”即提刀拍马上前，照高迎祥顶门一劈。不知高迎祥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白夫人怒踩连营 周元帅雪夜追寇

话说高迎祥被白夫人双刀劈来，忙用叉架过，火速忙还，战在一处，有四十多个回合。高迎祥渐渐招架不住，勒马望营门而走。白夫人率众追来，将近营门，只见贼营乱箭发来，把女军射退，即时紧闭营门，周围布满铁蒺藜、绊马索，人马不能前进。此时，天已晚了。夫人传令退兵，择一座高岗扎下营寨。

歇了一夜，东方渐明，夫人叫声：“刘茂，你看东山口防备甚严、难冲过去，还当引路，再闯北山口，且看何如。”刘茂领命，即刻拔寨起程。赶到北山口，现出一座贼营。那贼营昨晚已得了东山口的信息，预备大炮。见女将踩营，一齐放炮轰打。女军连忙退避二三里。歇了片时，夫人又传令再攻贼营，一连几次，俱被大炮打回。看看日已西沉，只得埋锅造饭。夫人对刘茂说道：“老爷入山已经五日，吉凶难料，万万不能耽搁。何不今夜借月光，另去西山口进兵，试看何如。”刘茂应允，即催马当先，引着女兵走了一夜，才到西山口，天色渐明，周夫人在马上隐隐望见贼营，心急救夫，不辞劳苦，挥动女兵，就踩西营。西营主将周超，闻报忙提枪上马，出营接战。一见白夫人，便说了几句招降的胡言，讲了几句恐吓的大话，激得白夫人怒气填胸。忙拍马举双刀砍来。夫人员是女流，勇力不小。周超用枪来架，觉得甚是沉重。用尽平生之力，紧紧托开。夫人左手的刀，早已横掠过来。周超招架不住，右膀的甲片被刀尖划开到骨，几乎跌下马来，不敢复战，跑马回营。众贼见女将追紧周超，一齐上前拚命，救了主将入营，乱箭射住阵脚，夫人不敢上前。这贼也精猾不过，但见夫人退后，就收弓藏矢；见夫人进前，就搭箭张弦。夫人无可奈何、只得叫刘茂又射去南山口。相离一里之远，就闻大炮震天，虽离得远，亦被火炮的余力，打伤几个女兵马脚，连人带马掀翻在地。夫人一见，忙传令退下，在马上长叹一声，眼中流泪，想道：“我连踩四路，俱被箭炮打回。老爷被困山中，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岂不活活饿死？我要这性命何用，不如先寻自尽罢！”便吩咐刘茂与女兵道：“你们速速回去，奔至岱州，报与老太太说，老爷被困马耳山，夫人连踩四路山口不能进入，已在南山口自刎，不必挂念。”说完，就想用左手刀在颈上割来，早有女兵上前把夫人的手格住。刘茂忙劝道：“夫人不可如此。我们慢慢用计，偷过贼营。夫人一死，老爷必不能生。纵然老爷难出重围，有夫人在，或可报仇；若一时短见，岂不两误。”刘茂与女兵正在苦劝，忽然乌云满天，霎时间大雨倾盆。刘茂叫夫人快趁雨踩营，贼人不能放炮，包管成功。白夫人大喜，一齐冒雨踩营，贼兵大乱，各自逃生。剩下的残兵，同跪水地乞命。夫人叫他们搬开山口的木石，登时路途已通。太阳复现，夫人自己把住山口，命刘茂等去寻老爷出来。周遇吉出了山口，夫妻相见，各叙衷情。周遇吉长叹一声道：“据夫人说来，目下宁武关就难保了。”回头望着刘茂道：“今日之事，多亏好汉。待贼破后，荐拔你做个高官。”刘茂跪下说道：“小人不愿为官，自愿跟随老爷做个内丁。”

正谈论间，只见两山万马奔腾，原来是李闯调齐四路人马，来追周遇吉。周遇吉夫妻挥动众军，奋勇上前迎敌，杀伤流贼不计其数。周遇吉叫夫人回关，以防奸贼。我今再要杀入贼队，务取闯贼首级。夫妻二人垂泪分手。周

遇吉见夫人去了，把手中戟一挥，直撞入贼队，往来冲杀百万军中，加入无人之境，单向李闯追杀。众贼左右保护，败将下去。周爷挥众拍马紧追，追过岔口，不见贼人影响，心中疑惑。怎晓得系宋炯用计，从旁边小路转回宁武关，叫杜勋献城。刚刚来到关前，天色已晚。宋炯写了一条字，缠在响箭射入城内，刚被草上飞刘友拾得，走入监军府，递与杜勋。杜勋看了，就同刘友等一伙奸细，竟扑西门而来，等候三更行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宁武关玉贞尽节 岱州城遇吉冲围

话说杜勋与草上飞刘友，带领一班奸细挺近西门。三更时候，听见外边响箭射来，知李闯入马已到，忙把守城的兵丁拿了，砍开城门，尽把流贼放入。李闯与众头目进入监军府歇马。宋炯道：“事不宜迟，总帅府中现放着一个周遇吉妻白氏，倘若被她得知，逃了出城，会着周遇吉，如虎添翼，就难制了。需要趁她不备，设法擒拿，以绝后患。”李闯答道：“有理。”即传令众头目，听军师调度，去擒白氏。

白氏自得马耳山踩营回来，劳苦过度，卸下戎装，睡在床上。睡至半夜，忽见侍女人报流贼进城。夫人闻言，吓出一身冷汗。即传令家将女兵，披挂上阵，想一同杀出西门，去找寻老爷。刚出了辕门，遇着高迎祥的围兵。混杀一阵，不敢恋战，夺路往西门而走。又撞遇扒山虎麦黑子领兵拦路，乱箭射来。白夫人说声：“不好！你等家将，退后亦死，上前亦死。与其死在后面，孰若死在前面。倘或杀得出去，寻得老爷，自有生路。你等跟随我来。”便拍马舞刀，向箭林中直扑，杀出血路，冲出重围，攻开城池逃去。回顾家将女兵，得生无几。后面贼兵紧追上来。过了城濠，闻一声炮响震天，被宋炯拦住。第三队贼兵冲杀上来，约有雄兵三万，勇将百员，招白氏夫人等一齐围住，鸟枪弓箭，四路打来。可怜白夫人身中带病，又战了半夜，力尽筋酥，两口刀似有千斤多重，近身兵将只有几人，身上又中了数箭，自知不免，仰天大叫一声：“婆婆，老爷！妾身不能相见了。”说罢，把刀向颈一割，正是：

可怜一阵东风过，吹落桃花满地红。

剩下家将女兵，见夫人自刎落马，同大喊一声，一个个拔刀自杀。

流贼上前取了夫人首级，回关报功。李闯大喜，除了一患，只虑周遇吉回来大杀，就命这得胜之兵，连夜出城，在西门外百里之地埋伏。又点了几千兵在后接应，又调两支兵在护城濠畔把守。然后，自己同宋炯等在城楼上观敌，专等周遇吉到来，将他生擒。

且说周遇吉先时追敌，直追至交界地方，不见敌人踪迹，只得带兵回来，指望保守宁武关。不料来到关前百里，一声炮响，两边伏兵冲杀出来。周遇吉暗想：“我只道李闯逃出界外，谁知还在这里地方。”即拍马拧枪，竟踩贼营大队，犹如猛虎一般，把贼兵枪挑鞭打，纷纷落马。贼兵见他厉害，渐渐不敢近。剩下四名家将，跟着周遇吉，并力大杀一阵，冲出重围，加鞭飞奔宁武关而来。接近城边，望见城上并无兵将，一支大旗随风飘展，隐隐露出一个“顺”字。四门紧闭，冷冷清清，心中大疑，叫家将齐过吊桥，用声高叫：“守城的军士，快快开城，你老爷回来了。”只听一声炮响，周围竖起“大顺”旗号。杜勋在城上高叫：“周遇吉，你来迟了！快快下马投顺闯王，免致夫妻同做刀头之鬼。”周遇吉见是杜勋，大骂他欺君卖国奸贼，天地不容，还敢劝伯爷投顺。一面说，一面弯弓搭箭，想将他射死。奸贼眼快，忙下城催动贼兵杀出。周遇吉带四名家将，冲入贼队，拼命乱杀，如入无人之境。李贼在城上看见，即传令二十名头目，一万贼兵，出城接应，把周遇吉团团围住。又杀了多时，周遇吉见家将尽亡，只剩单人匹马，奋勇杀开一条血路，飞奔岱州城，去见母亲、王爷。

这位王爷乃是金枝玉叶，世袭岱王之爵，镇守大同一带地方。突然见周遇吉独自一人，从宁武关而来，情知不好。及见他说出杜勋卖城，宁武失守之事，忙传齐文武上城守御，叫周遇吉暂回私宅看视，速来相帮。周遇吉领命回府，拜见母亲。正诉说宁武失守，白氏不知生死存亡之事。忽见家人来禀，贼兵四面攻城甚紧，岱王爷差人相请。周遇吉忙叫母亲快快收拾，待儿保母出城。老夫人道：“我儿，你速去帮守城池，不必在此留恋。自古尽忠难以尽孝，你难道不知为娘自有主意，快快去罢！”遇吉从命，别母出门。先进王府，与岱王商议，忽有军校来报：“周老爷，不好了！赵氏老夫人举火焚府，府内男女家口共二十六人，一齐尽节了。”周老爷闻言，大喊一声，气死在地。岱王叫左右将他救醒，说道：“将军不必悲伤，且待退了流贼，请旨追封罢了。”

说罢，即点五十名御林军，跟周遇吉同去守城。周遇吉来近城边，又有一人飞报前来，说王爷将姬妾锁在楼中，亲自放火，自己缢死在偏殿了。周遇吉闻言，伤心垂泪，自思：“料想此城难保，不若先从此门杀出，投奔宣府请救。”即对众军说知，一马当先，齐出北城口，踩贼大营，被贼重重围住。五十名御林军死里逃生，无不一以当百，跟住周爷冲突，所到之处，只见人头滚滚落地。不知周老爷杀得出重围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全忠烈周家独占 抱贞节张宅流芳

话说周遇吉带着御林家，踩进贼队，杀了一层又一层，但五十名御林军怎敌得八万贼众？纵使杀人如切菜，亦有歇手的时候，可怜一个个尽丧沙场。周遇吉此时画戟已经砍折，手提钢鞭往来冲突。所到之处，无不靡溃，宋炯望见，忙吩咐弓箭手一齐放箭。周遇吉手无兵器，又知鞭短不能拨箭，坐下的马又中箭倒地。遇吉周身中了数箭，看见后面贼兵追得近了，大喊一声：“臣力尽矣！”即望北叩头，拔剑自刎而亡。后人诗赞曰：

男既患兮女又烈，成仁取义题名节。

夫妻视死果如归，万古英魂同日月。

李闯吩咐将周遇吉尸首抬回宁武关，与白氏的尸首合葬，在城上号令。即带兵进了岱州城歇马。

宋炯就叫杜勋前来，吩咐了几句，叫他往复北京。杜勋即离了岱州城，进京见了万岁，妄奏周遇吉不听劝告，以致丧师失守，自己如何逃脱，方得回朝。皇上信以为真，误留这奸贼在朝，做司礼监之职。杜勋谢了恩，回到私第，把带来的金银宝贝交给朝内大臣，以为日后内助，此乃宋炯教他的奸计。

宋炯自从打发杜勋去后，与李闯等商议，择日起兵攻打宣府。宣府的文武官员，闻得这个消息，吓得面色如土，会齐商议，俱以投降为是。随吩咐百姓备办花红酒礼，等候闯王兵到，出城迎接。是时李闯接得献城的表文，心中大喜。传令麦黑子为头队，进城安抚百姓，大兵随后而来。麦黑子带领五百喽罗兵来到城下，只见城门大开，百姓们一队队头顶香花，或执花红羊酒。那些乡绅耆老，跪捧酒杯道：“蒙大王不杀之恩，备酒礼奉敬。”麦黑子大喜，下马接杯。有个乡绅手举大杯道：“大王海量，请饮三盅。”麦黑子接杯饮酒，不及提防，被这乡绅扳倒劈死。

这乡绅系进士张自完，为人忠正，妻李氏极贤。所生三子：长子友凤，丙午科举人；次子起凤，现做福建参将；三子附凤，现任翰林。那日张自完闻得各官想投降，曾到各大员跟前苦劝，协力守城，尽心报国。见各官俱贪生怕死，不肯听从，自思世受皇恩，怎生随众投贼？忙叫家丁邀齐邻近百姓，劝以大义，各愿舍命杀贼。张自完带了这些家丁义民，约百余人，杂在百姓队中，把贼行刺尽。义众见贼首被杀，遂一齐动手。贼众措手不及，多被杀死，忙跑出城外逃命。众人一齐鼓噪，随后赶来。早有贼兵飞报大队，闯贼忙传令铁骑前来救应，一齐飞马上前。张乡绅与众义民知难抵敌，一起自刎而死。李闯传令，不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一并屠杀。可笑那贪生的官员，竟无一个得生。

此时，已有人报到张乡绅家，李夫人听见丈夫身死，哭个死去活来，一家大小，俱各痛哭。只闻外面街市之上，乱纷纷都是流贼，也有吆喝献出财帛的，也有吆喝叫女子出来陪酒，免他汉子过刀的。说着说着，北大门打得

靡（m，音米）溃——一片溃败。

司礼监——官署名。明代设置，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

花红酒礼——指绸缎、食物、酒等各种礼品。

耆（qí，音齐）老——六十岁以上的人为耆。此指老年人。

过刀——指被杀。

声响，李夫人把尽节免辱的话对他们说知，果然忠义出于一门，婆媳同心，一齐装扮起来，行至堂前，拜别祖宗，又拜了婆婆。此时娘儿们心如刀割，抱头大哭一场。哭到伤情之处，听见家人报道：“不好了！贼把大门打开了。如今在那里劈二门，夫人奶奶快快寻躲避之处。”李夫人叫声：“媳妇们，快跟我来！”三个媳妇跟着婆婆出了后门，进入文庙，一齐跳落泮池。

流贼刚赶到来，一齐乱嚷道：“可惜这四个好女娘投水去了！”吩咐喽罗把挠钩捞上来。众将欲下钩，一阵阴风从水面卷起，把贼首邱四吹倒，登时七窍流血而死。众贼心慌逃走，自后一个贼不敢进来。

先时，张府有个家人在短墙躲避，暗中见众夫人投水，阴魂杀贼，贼去后，忙跑回府找寻躲避过的亲邻说知，齐到文庙泮池边。果见贼死在地，口鼻血染。人人切齿，拿石块乱打。内中有位年老的道：“众位不必打了，且把夫人的尸首捞起，殓殓要紧。”就有几个会水的跳下池去，即时摸着，抬上岸来。原来婆媳四人紧紧抱在一起，面色如生。大众看了，即时与张自完的尸首，一齐买棺收殓，停在张府。及至贼兵离了宣府，然后抬至霍家庄张家坟上，依次安葬。立下碑记，题写：“张氏忠烈之墓”。后来把霍家庄改做“五烈庄”，至今美名不朽。有诗为证：

五烈庄前张氏坟，内埋五烈尽忠魂。

夫因报国遭兵劫，妻为全贞赴水澁。

更有捐生三媳妇，心无惧死半毫分。

虽然后世留名姓，更入歌词千载闻。

张乡绅合家尽节，尸首埋葬停妥，人心稍慰了。但不知那周遇吉夫妻尸首，被贼拿去宁武关，究竟不知怎样归结。若无下回分解，怎能释得人心。

泮池——古代学宫前的水池，形如半月。

澁（shì，音士）——水边。

第二十九回 报知己义举葬尸 自相残争功反目

话说宁武失彼流贼残破，百姓四处逃走。打听得知贼众远去，只留下一个头目独眼龙，领三百喽罗在此守城，难民渐渐转回家乡。只见城头上高挂着周遇吉夫妻首级号令，人人嗟叹，只惧贼党，不敢收尸埋葬。内中有个乞丐对众耆老道：“周老爷当日在此做官何如？”耆老道：“真绝好的老爷，爱国惜民，乃国家擎天柱石。可怜为国尽忠，夫妻惨死，尸首暴露，真真可伤！”说到其间。无一不落泪的。乞丐道：“众位高年，既知周老爷是个忠臣，何不把他尸首收殓，也见得我们百姓有此义气。”耆老道：“朋友，你不可多言，只怕惹祸。难道不怕城中这三百贼兵吗？”乞丐道：“列位若有义气，慢讲三百贼兵，就是一千也不惧他。”众人就问明白：“你口出大言，莫非有些武艺？只怕虽有武艺，一人怎敌得三百贼兵？况巨我们百姓又是杀破胆的，莫说疯话罢了。”乞丐道：“我武艺虽然有限，倒有一个计策，不用刀兵打他，只需要那些肥犬牛羊，几坛好酒，便叫这些贼子去见阎王，我们放胆收尸，才算好计。”内有个老者道：“想必将这牛酒犒劳贼兵，暗下毒药，把他们毒死么？”乞丐道：“正是此计。”老者道：“此非善计，三百贼兵怎能一齐毒死？”乞丐道：“虽未必个个尽能毒死，趁他慌乱之时，我们四下放火，有胆的进营杀贼，无胆的呐喊助威，赶散贼兵，便可从容行事。”众人闻言大喜道：“此计极妙！请问朋友高姓大名？”乞丐道：“我乃当日引周夫人去马耳山解围的刘茂便是。因周老爷夫妻尽节之后，自己扮作乞丐，跟随难民逃走往来的。”众人闻言，越加欢喜。

各人备办酒肉，犒劳贼兵。独眼龙见百姓如此盛情，吩咐喽罗开怀畅饮，重赏百姓，打发出营。刘茂等去之不远，听见营中叫天喊地，乱噪起来，知贼中毒。即时四面放火，喊杀入营。杀得贼人彼此不能相顾，急向营后逃奔。刘茂领着百姓在后面追杀，追出城外九里。然后回关，把周遇吉夫妻的尸首解下，备棺收殓，葬在西门外高岗，立了一道碑记，写着：

义男忠烈威镇宁武关周定西伯夫妻之神墓。

刘茂安葬周遇吉夫妻完事，报了知己之恩。自思杀了九百流贼，贼众现在宣府歇马，闻知必不肯干休，不如投奔别处安身，以免后患。想罢，辞别众人，竟去南京，投在黄得功营内。

且说那黄得功与左良玉同做河南总兵。左良玉援剿西路，兼管湖北等处；黄得功援剿东路，兼管南京凤阳等处。闻得八大王张献忠差了一员勇将史金刚，带贼兵三万，前去攻抢江南一带地方，好与闯贼会合。已经把安徽之地俱已抢遍，将离凤阳不远。黄得功自思，凤阳乃皇陵重地，当年曾被流贼骚扰，皇上把文武官员一齐问罪。如今此地系本镇带管，倘若失陷，其罪难逃。即吩咐传令挑选五万精兵，连夜起程，去护守皇陵。

这黄得功系辽东人，少时嫖赌无赖，困于饥寒，曾做驴夫，杀死截抢的响马贼，报功在郝总爷标下听用。为人身长六尺，腰阔六围，浑身有千斤膂力，屡屡杀贼有功，连升总兵，加封靖西伯之职，正是当时有数的勇将。史金刚虽勇，究竟不是黄得功的对手。所以两军在陶金店的地方对垒，被黄得功打败，逃奔河南。黄得功直追到汴梁交界地方。汴梁总兵陈永福闻贼败阵

驴夫——旧时专为人牵驴，伺候人的人。

膂（lǚ，音吕）力——体力。

逃来，暗传军令，假扮渔船，渡贼到黄河中间。一声梆子响，众水手往腰间取出刀斧，把渔船砍穿，放水入船，把贼沉在水中。史金刚在水中挣命，纵有天大本事也用不着了。这里的军士都是会水的，各伸挠钩拽上岸来，一拥上前，把史金刚等捆绑，丢在水中丧命了。其生擒的一百四十名，即修本章，差遣副将朱英，参将那希，带领五百人马，押着囚车，上京报捷。两员将官接了本章，挑选五百人马，押着囚车，渡过黄河。进了芦荻港，忽见两边草苇丛中，抄出两支兵马，在前呐喊，拦住去路，大纛上绣着一个“黄”字。二将一齐催马上前，喝道：“我乃汴梁陈总兵标下官兵，奉令押解流贼进京，你们何处军兵，不得在此阻路。”只见旗门分开，拥着一员主将出来，说道：“你认我本镇黄得功在此。我且问你，囚车里面是哪里的罪囚，如今解往何处？”二将道：“这是凤阳败下的流贼史金刚等，被我们陈总镇用计拿下，差未将解京报功的。”黄得功大喝道：“胡说！分明是陈永福恃主欺客，承受现成功劳，岂是他用计擒的？你速把囚车放下便罢，不然性命难保。”二将见黄得功厉害，难与他对敌。即刻放下囚车，带人马跑回汴梁报信。

陈永福闻报大怒，吩咐备马，待本镇与他见个高低。游击鲍永忠谏道：“不可！黄得功将勇兵强，难以取胜。依末将愚见，他既然抢去囚车，一定备本命将解京。趁他还未去远，老爷把本章交与末将，带领一支人马，抄出小路，赶至前途，把囚车依旧夺下，不分日夜，先入京报捷。这件功劳，还是老爷承受，岂不好过亲自与他动粗？”陈永福道：“鲍将军言之有理，孙将军快把背上的本章脱下来，交给与他。”只见一人抢步上前，连声：“不可。若差人前途夺回囚车，他日圣上闻知，夺功相杀，岂不罪同一体？现有一条上策，为何不行呢？”不知此人是谁，所献何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两总镇目无王章 一阁臣戏任军旅

话说献策之人，正是阎公子。陈爷问道：“依外孙有何妙策？”阎如玉道：“外祖可将黄得功抢囚冒功等情，具本入奏，朝廷自有公论。”陈爷道：“我何尝不思上本辨明？只是东厂太监当权，倘黄得功将银买转了太监，则我反得冒功之罪。不如且夺囚车，亲解进京，纵然黄得功弄手脚，现囚车是我献上，彼此料难互赖。”说罢，即命鲍游击带领人马，速去前途截抢。倘得成功，速来报知。鲍永忠得令而去。

过了数日，有小军来报，黄得功差遣大将王杰带兵解贼，被鲍将军杀死，夺回囚车，解京去了。陈爷大喜，专望京报的好音。

谁知京上的消息，李闯早已先知。因他常有奸细在京打听，闻得陈、黄二将夺功的本章，同进京中。皇上发下刑部，把贼囚史金刚等严审口供，以定何人擒获。

有个刑部主事王文，此系王杰儿子，闻父亲被陈家兵抢囚时杀死，现有此案，可以报仇。暗叫狱官买嘱史金刚，教他临审时，只说被黄总兵拿住，陈总兵劫夺进京，约定劫牢反狱，大闹京城。果然三司会审时，史金刚就依狱官之言供出。承审官依此口词，写本奏上。圣上大怒，着该省巡抚并江南总兵黄得功，并力擒拿陈永福，立刻处斩。

李闯在宣府闻得此信，喜对军师道：“若得汴梁陈永福一孤家了。”宋炯道：“陈永福纵然丧命，还有左良玉、黄得功两支人马厉害。不如趁此机会，大王写下一道旨意，招降陈永福，叫他从南路抢入北京。”李闯就依军师主意，修书差牛金星、苗人凤等八名头目，领兵三万，从山西抄上河南，招陈永福归顺。一同会兵，约定明年三月中取齐。

牛金星等得令而去，不久抢到河南。河南总兵陈永福闻报，有一伙流贼在对面安营，现差一个头目，来辕门投书。陈爷叫众将当面拆书同看，以免疑心，只见书上写着：

闯王李某，拜上汴梁老总戎陈大人麾下。尝闻良禽择木而栖，岂贤人不择主而事？

今明朝气运已尽，天下半属孤家。且将军目下有杀身之祸，黄得功奏你夺功杀将，谏催辨

明，何不改志来降，不止得生，而且富贵无穷也。希为早裁。

陈爷看罢，一声大喝道：“下书的贼寇叫什么名字？”答道：“小将就是苗人凤。”陈爷道：“左右与我绑去杀了。”两旁刀斧手即将苗人凤绑住，往外推拥而走。

忽有军校慌慌张张的来跪下，道：“大老爷，不好了！万岁发下一道旨意，说老爷通贼劫囚，着熊抚院会同黄得功，前来拿老爷正法了。”众将闻言，一个个面如土色，齐劝陈爷降贼保命，免受千古不白之冤。说得陈永福心动，正欲允从，座后忽转出阎公子，放声大笑道：“今日之事，真是天定。孙儿若从外祖举兵背主，却又污了我家清白门风；意欲拦阻，怎恩外祖蒙冤枉死，不若孙儿去黄泉奉侍母亲罢了。”拔剑就要自刎，众将一齐夺下。陈爷吩咐将他扶进后帐。阎公子就收拾行李，不辞而行，竟奔广东找寻父亲去了。陈永福即传令拔寨，改转大顺旗号，渡过黄河，与李闯合在一处去了。

黄得功闻得陈永福降贼，即会同熊抚台提兵追赶。追之不及，只得撤兵回营。登时修成本章，星夜飞报北京。皇帝览了表章，甚是焦闷，与朝臣商

三司——明清两代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重大案件，三个部门会审。

议退贼良谋。众臣请帝出榜招贤，挂帅剿贼。万岁道：“目下贼势迫近京城，招贤迟不济事，况且兵权岂容易与人，倘有一失，其祸不小。不若尽起倾国之兵，待朕明日亲自领兵征剿。”只见阁臣李建太出班奏道：“现今民穷财尽，仓库空虚，御驾岂能亲征？必要先得粮草，然后选兵，方为上策。”万岁道：“为今之计，粮草从何而得？”李建太道：“国饷虽空，可向群臣借贷。请我主发一道旨意出去，按品级大小，或借三万二万，或借三千五千，暂作军需。待国饷有余之时，照数赐足。”万岁听罢大喜，即写了一道借饷的圣旨，就命李建太奉去劝签。李建太退回相府，请齐王亲国戚、王公侯伯到来，惟有周皇亲诈病不到。李建太开言对众臣道：“列位世辅，只因流贼猖獗，迫近京城，万岁想调天下兵马勤王，奈仓库空虚，传旨暂借俸银，以助兵饷，事平后加倍归还。”各官闻言，踌躇半晌，俱托言近来贫困，祭田失收，实在不能助饷。李阁老听了众臣之言，就把急话发出来道：“列位世受皇恩，家家享用，应晓恩从何处得来。如今贼将犯境，还推挡不肯借饷，倘贼破京城，且看列位的家财保得住否？”众人听见他言语厉害，背后商议一番，齐声道：“既有圣旨，为臣岂有不遵？老先生不必急，待我们变卖家私，共助兵饷就是。但要事平之后，照数赐还，不可失信。”李建太应允，即依官爵品级均派，逐一开列，贴在朝房。可笑那勋戚大臣，也有假装变卖家产的，也有出账变卖奴婢的。明明家里拿得起的，亦先交一半，其余陆续慢慢向户部交清。共收银二十余万，将报单送至内阁。

李建太就委兵部出榜招兵，旬日间招得八万七千余名。李建太亲往御较场操演，然后奏闻圣上。虽是他忠心为相，怎奈他原是个白面书生，军务中的事体，一些不晓。哪知道所招的，尽是一些游手好闲无用之辈。但见盔甲鲜明，旗旛招展，便心中欢喜，即奏明圣上，自愿领兵出征。龙颜大悦，即赐上方宝剑一口，不论文武官员，不遵号召者，先斩后奏。再挑选四卫营兵，共成十万。又加封李建太为天下招讨兵马大元帅。刻日出师，御驾亲自出郭饯行。目送人马去远，然后回朝。一路上龙心甚喜，以为建太必然扫尽流寇，成了大功。究竟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勤王——出兵救援王室。

祭田——将田间收入专用于祭祀的田地。

勋戚——有功勋的皇戚。

郭——古代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

第三十一回 李建太无意交兵 宋献策解说谣讖

话说李建太领着十万大兵，夜宿早行，出了卢沟桥，来至寰店地方。天色已晚，扎下营寨，住了一宵。明日有钦差赍圣旨到来，李建太跪听宣读，说道：“朕昨日接到两处飞报，李闯在宣府歇马，不日就要兴兵前来。陈永福投降流寇，骚扰河南，将近北京交界。卿家须要从紫荆关直抵宣府，挡住贼兵。先灭李闯，然后再征南路。”李建太接旨，打发钦差去后，暗想：“从紫荆关往宣府一带西路，尽是山僻险路，难以行走。况且南路亦有流寇，何不往南大路而去？先发一道火牌，叫紫荆关总兵带领人马，前去挡御宣府。我仍征剿南路，两下俱不耽搁。”主意已定，登时就发火牌，差官前往紫荆关去。着令该处总兵征剿宣府，又差十名探子前往河南，打听流贼信息。

到了次日，拔寨向南进发。过了涿州，到旅风坡就安营下寨，一日仅走三四十里。从此挨延了九日，才到保定府安营歇马，等候南路贼兵的消息。等了三日，探子回报：“陈永福带兵，将近到大名府。又有李岩带领一股贼兵，从山西一带抢过河南，与陈永福会合，并力攻打彰德城，声言务要拿住湘王做当头，然后抢上北京，与李闯约定三月十五日同到京都聚会。”李建太闻报暗想：“流贼还在河南抢掠，我如今欲待催兵前去，一来那里现有左良玉、黄得功两营人马前去征剿，二来路远风尘。此去得胜还好，若是打败，劳而无功，在受一场辛苦。如今进退两难，不如就在这保定府屯兵，一则离京不远，打听皇城紧慢，也好前去救应，二则此处乃总路要口，可以挡住南来的流贼。”定了主意，即传令三军人马驻扎各门上，多拨军兵巡逻，以为万全之策。

独不思李闯自从得了宣府，就想前来攻打北京。但看地图，见宣府离京虽只有三百里远，惟有中间一座居庸关，甚是险阻难过，即对军师道：“孤家欲往北京，看这地图，真有此费力。滚石擂木及那些大炮，不是玩耍的。看将起来，要上北京，也是虚想了。军师有何计策呢？”宋炯道：“我主但请放心，自然有个进京的时候。”李闯道：“既有进京的时候，想必不走居庸关，莫非另有别路么？”宋炯道：“依臣的主意，趁今陈永福与牛金星现在合兵骚扰河南，不如再差几员头目，领几万人马前去河南，攻破怀庆，拿住湘王。得了这个王爷做当头，到一处，降一处，得了河南全省，张献忠也不敢犯界，然后与陈永福分兵，约定日期，从南路抢至北京。大王的人马，又从北路进京。此时两军会合，共破皇城，夺了大明的社稷，有了根本之地。山陕河南，又是我们先占住，要取江南一带，易如反掌。一统江山，尽属我主，只令张献忠袖手旁观，何足惧哉！”李闯道：“军师的计尽通，但只一件，孤家从北路进京，有居庸关挡住要路，怎能依期到得京都，岂不耽误了日子？这条北路，到底有些难走。”宋炯道：“不难，不能，要过居庸关，应在四句谣言上面。”李闯问：“是哪四句谣言？”宋炯道：“大王岂不闻近日满街孩童唱道：

猪要休，八百细狗闹幽州；

过居庸，还得去撞老王钟。”

李闯问这几句谣言怎解，宋炯道：“‘猪’字与‘朱’同音，系明朝国姓。‘幽州’乃是北京。如今只要八百属狗的戍命军士，暗进北京打听，多用财帛买嘱奸臣，里外勾连，共成大事。这是应头二句话言。后二句就应在赴居

庸的话了。‘钟’字与‘忠’字同音。访得居庸关新任一个监军太监，叫做王忠，极肯贪财。就叫那上京的细作，在他衙门钻刺打点，多送他金银宝贝，先许他一个大大的前程，自然把居庸关奉献。要过居庸，除非去撞这个老王忠，其余万万不能。”

李闯大喜，极赞军师解得的确。即吩咐把花名册呈上军师，军师照册挑八百名戍命属狗的军士，内有两名头目，系草上飞刘友、不沾泥赵胜，叫他多带金银珠宝，前去打点。刘友、赵胜领着一班细作，扮做百般生理的人，扒山越岭，望北而去。宋炯命李岩、高迎祥、褚大江、贺全带领五万人马，前往河南，攻打怀庆，拿住湘王，与陈永福合兵。只等孤家旨意一到，就往北京，一路掳掠。约定日子，好与孤家会齐。四个头目领命，各去挑选人马，从山西一带，前往河南而去。

李闯又与宋炯商议道：“军师虽然打发那些细作前去，若有北京的消息，居庸关道路不通，孤家怎能知道？”宋炯道：“这有何难？我们如今把大兵留在宣府，着令几员头目掌管军营，大王带领人马，臣等保驾，前往平定州驻扎，此处与北京路通，又与河南相近，两处信息，俱可往来不绝。”李闯依言，把人马交与周超等一班头目掌管，自己带领八百名头目，一万精兵，同宋炯等上平定州驻扎，专候北京、河南两处消息。究竟不知消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钻刺——钻谋；私下活动。

生理——做生意。

第三十二回 流贼兵围怀庆府 李岩计算鲍三刚

话说李岩与高迎祥等带着五万流贼，从宣府起身，转往西南，达到平阳，一直径奔怀庆府而来。逢店便抢，逢村便劫。所到之处，连地皮都卷尽。可怜这些百姓不能安生，张献忠的人马刚才过去，李闯的人马又来。劫得十室九空，鸡犬都无一只。

这个消息传到了湘王府中，这位湘王乃是万历皇帝的皇孙，崇祯皇帝的嫡派御弟，名由朴。原封在河南开封府，食亲王的俸禄。只因前者水淹汴梁，王爷宫眷在木排上逃脱，来到怀庆居住。今闻流贼犯界，连忙传齐知府副将，同到王府，大家商议。府官姓刘名民敬，副将姓鲍名三刚。鲍三刚带领军校，刘民敬拨派民夫上城防守，四面城门紧闭。流贼来至城下，分拨人马，周围安营下寨，围得水泄不通。困了三日三夜，城上防备十分严紧，攻打不开。

李岩心下踌躇，叫人把乡村里的百姓，拿了几个带到营中，问道：“你们这怀庆府的知府、副将，平日做人如何？”百姓齐道：“鲍副爷为人忠正无私，爱惜百姓，拘管营兵。张献忠曾修书前来，劝他归顺，鲍副爷坚决不肯，所以才保得这城池。知府刘大爷虽则清廉，性带小器，行事多疑，时常屈打百姓。”李岩听罢，将这几个乡民放了去。低头寻思，忽然心生一计：“我如今用反间之计，使他文武不和，内里自乱，这城池必然难保。况查得鲍三刚系陕西榆林人，与老管队高迎祥同县，此计就容易施了。”即把高迎祥请到营中，道：“高将军府上祖居榆林，可知道有个武探花鲍三刚否？你若晓得他的家下事情，告与小弟知道。”高迎祥道：“公子，你问鲍三刚有何话说？”李岩道：“鲍三刚就是这城内的副将。小弟问一问此人品性如何，去招他归降。”高迎祥闻言摆手道：“不中用！论起这个废人，系小弟姑母外甥。自幼读书时习武，满腹文章，绝好弓箭。后来中了探花，回家祭祖，小弟写书教他投降闯王，谁想他把书扯破，又把来人打了一顿。若说叫他归顺，万万不能！”李岩道：“我早已知此人难以归顺，无非问问他家里事情，好用反间之计。”高迎祥道：“他家中事势，小弟尽知。他父亲叫鲍文，母亲王氏，系我姑母的小姑，如今俱各现在。若要写甚么假书假信，尽可做得。”李岩道：“这个自然。”取过笔砚，登时写了一封假书，绑在一枝箭竿上，携弓骑马，带了数名流贼，拍马出营。

绕着城外观看，只见北门城头上一把黄伞，一把蓝伞。黄伞是知府的，蓝伞是知县的，必定文官在此分守。那鲍副将必然另在一处，正好把书射将上去。即时弯弓搭箭，嗖的一声，把这封书射上城去。城上守垛口的都是民兵，城楼上就是知府知县。这些百姓见射上一枝箭来，乱嚷道：“不好了！外边有流贼放箭了！大家往墩下躲避才好。”有大胆的从垛口观看，见城外有几个马上的流贼忽然去了，回头对众人说道：“你们不用惊慌，流贼只射了一枝箭，怕我们人多，都跑去了。”众人把箭拾起，见绑着一封书。一齐拿上城楼，跪呈知府。刘知府接书，见皮面写道：“平安家信，报孩儿鲍三刚开拆。”刘民敬拆开一看，见写着：

父字，寄男鲍三刚知悉：前者临行时，我曾吩咐你须妻审度时宜，得便献城于闯王，以为进身之功。今带兵来围怀庆，那兵主系你姑娘外甥高迎祥。若事能凑手，杀了知府等官，出城迎接；若不得手，可先差精细心腹之人来营报知，得为外应。至紧，至紧！某月某日，父鲍文字。

刘知府看罢书信，吓得面如土色。把书递与知县道：“年翁你看看，原来贼

兵犯境，我说鲍三刚不去出战何故？谁知都是他勾引来的。早去启奏王爷，先把这个奸贼拿下要紧。”这个知县姓包名希，为官清廉谨慎。听见知府这活，忙拦阻道：“老大人，卑职细看此书，疑是假的。父亲与儿子书，岂有下名字之理？老大人，事要三思，莫中了贼人之计。”刘知府道：“贵县哪里晓得，若他父亲不下名字，恐怕鲍三刚不信，这是他父亲的名号。况且老管队高迎祥，是李闯营中有名的头目，常听人说，系鲍三刚的亲戚，还有一说李闯是陕西人。如今流贼尽是山陕两省之人，乡亲护乡亲，岂有不顺流贼之理？此书千真万确，若不早擒此贼，你我性命就难保了。贵县不必拦阻，跟随本府同见王爷。”

不由分说，忙催轿来至王府，同知县一齐禀见跪诉：“鲍副将通贼卖城，现有他父亲寄来的书信为凭，请王爷一看便知明白。”说罢，将假书信呈上。湘王接来，从头至尾看了。不知王爷肯信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刘知府信敌害良 包县令替主报贼

话说湘王看了这封书，吓得面目变色，半晌方才开言道：“贵府，此书是何处得来的？”刘民敬道：“卑职与包知县正在守城，忽见流贼在城外射上来的。百姓拾着与臣观看，才晓得鲍三刚勾通流贼，卖国求荣，想害我们君臣之命。”王爷道：“这种事情，若依贵府主意便怎样处？”刘知府道：“殿下为何倒问卑职？常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如今可将反贼治罪。他是武将，兵权在手。他若知此事，统领人马，鼓噪起来，我君臣怎样招架得住呢？臣等性命不足紧要，千岁倘有差池，金枝玉叶落在贼手，岂不貽笑天下？趁他尚未知机，把他诱进王府，预先埋伏刀斧手，出其不意，拿住杀了此贼，方保无事。”湘王闻言道：“贵府言之有理。”登时传了四五十名御林军，埋伏在两廊之下，约定但闻咳嗽为号，一齐出来动手。

御林军领命埋伏停当，湘王即差官去召鲍三刚到来议事，包知县忙上前谏道：“千岁，凡事须三思而行，莫中了贼人之计。”刘民敬在旁叫句：“包知县，你三番两次苦苦上前拦阻，莫非系一党同谋么？若再多言，先就拿你！”包知县纵然清廉，若值太平时还怕人。如今离乱之时，强者必胜，孤身一人有些差池，白白送了性命，有屈无处去伸。听见知府言语厉害，只得哑口无言。

不多时，鲍三刚跟着差官进王府，想朝上打恭，湘王一声咳嗽，两廊伏兵齐出动手，不由分说，把鲍三刚捆绑。鲍三刚大叫：“千岁你今拿我何故？乞说个明白，微臣死得瞑目。”湘王冷笑道：“鲍三刚，主上待你不薄，为何卖主求荣，私通流贼？你自作自受，还要问明么？”刘民敬接口骂道：“鲍三刚，你这欺心背主的奸贼！你与李闯都是陕西人氏，那个贼将高迎祥又是你姑母的外甥，待本府与你一个凭据。”说罢，把那封假书拿到他眼前观看。鲍三刚看了，高叫：“王爷，这是一封假书，不要冤屈了人！”包知县忙插口道：“果然是假，快些分辩要紧。”刘民敬大怒，望着包知县把眼一丢，包知县就不敢多言。湘王就问：“现放着真正书信，怎么说是假的？”鲍三刚道：“王爷，细看此书，一来不是臣父笔迹，二来父与子书，岂有写了名字之理？三来既要射与微臣，何不射往城南？此分明是计，千岁还要参详，赦放微臣才是。”刘民敬道：“鲍三刚不要强辩了。你的父亲笔迹，王爷何曾见过？书上写名，正是你父子的暗号。况且你是武官，自然守城。贼在外，如何知有本府兼管。幸亏是本府拾得此书，若落在你手，慢讲是本府性命难保，这时候连王爷也坐不住这银安殿了。”鲍三刚道：“刘知府，我且问你，鲍某若通同流贼，前日贼兵一到，兵权现在我手，大开城门，把怀庆府献将出去，你等其奈我何？若有反心，怎等到今日？况且此书是流贼射进来的，如何轻易信他？你也是科甲出身，莫要中了贼计。”刘民敬道：“谁听你巧言舌辩！”叫声王爷，还不早除其害，等到何时？湘王道：“贵府言之有理。”即吩咐御林军推出斩首。鲍老爷被推出辕门，一路上大叫道：“怀庆子民听真，我鲍三刚今中贼计，被刘民敬谗言，王爷将我处斩，你等须要保守城池，切不可我枉死，便生旁心。若有仗义的，得便带一书信去榆林，安慰我父母妻子。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沾你们的恩了。”那些街巷铺户百姓，听见鲍老爷之言，无不落泪，立刻罢市。

这个消息传到了贼营，李岩乘马带领众头目到城下观看，果见鲍副将的首级在城上高挂示众。垛口的官兵喝道：“城下流贼，你们还看什么？这就是鲍三刚的首级。如今内患已除，谅你们亦难攻破此城，知道好歹的，趁早撤兵回去。”李岩闻言，大笑道：“城上狗首听真，那封原是假书，今日杀了鲍三刚，中了吾的妙计。城中没有主将，谅你们几个文官，亦不济事。若知厉害，快把湘王献出来便罢，少迟延，攻破城池，老少不留。”

是时，包知县在城上对刘知府道：“老大人，你听见了么？我说是封假书，你执意不信，果中贼计，屈杀良将，只怕此城有些难保。”刘民敬此时心中悔恨，低头无言，暗想：“我在读诗书，想做个好人，今见理不明，屈杀了鲍副将，惹得千载被人笑骂。目下城池难保，谅我怎能服得他手下军士。倘有差池，岂不白丧性命？”左思右想，大喊一声：“鲍三刚，我刘民敬屈杀你了，你在阴司不必怨恨，等我一等，我跟你来了。”说毕将身一纵，倒撞城下。可怜一位黄堂太守，竟成一个肉饼。

包知县救之不及，忙下城跑进王府，参见湘王道：“王爷不好了，中了贼人反间之计了！那封书果真是假的，刘知府自恨屈杀忠臣，坠城身死。如今流贼口口声声叫把千岁献出，才肯退兵。”湘王闻言，急得两泪交流，叫声：“孤不听你的忠言，屈害良将。想此城难以保守，不如孤家亲自出去，任贼刚杀，以救城中百姓。”包知县道：“王爷不必悲伤，微臣倒有一计。一来王爷不落贼手，二来可保城内黎民。”湘王喜问何计？包知县道：“微臣貌似王爷，改作王爷妆扮，叫几个军民，把微臣送到贼营。骗得贼兵去后，王爷改装，携宫眷逃奔归德府潞王爷那里安身，再作道理。”湘王闻言，连忙跪下，叫声“救命恩人，你果救孤性命，兼救一城百姓，真是千古忠义之人。但孤家心中，怎忍先生惨死？”包知县连忙跪下，口称“千岁请起，我想流贼要把王爷献出，不过要做当头，好去攻打别处，谅着不伤性命。王爷只管放心，快把衣服冠带与微臣换着。”

湘王大喜，立刻与包知县改换妆扮，即转回后官，打点行李，将合府家人扮作庶民，吩咐太监、宫官，须要谨言。又叫承奉官过来，附耳低言，叫他如此如此行事。承奉官即传了几个军营头目，八名御林军跟随包知县。包知县坐在暖轿，众人簇拥出来，与城中的乡绅耆老把轿送到贼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姜参谋用计破贼 黄总帅提兵索粮

话说知县包希假扮湘王投到贼营，贼将李岩留在营中，有了当头。正要会合陈永福前去侵占河南全省，忽有闯王令箭到来，叫他进兵。南北两路人马，约定三月十五日准在北京会齐，待等登基之日，然后再取各省。

李岩得令，忙拔寨起程，离了怀庆。人马来至中途，会着陈永福的人马，合兵一处，从河南一路往北京而来。一连攻破真定，大名等处。可怜一路上，那些忠臣义士，节妇烈女，自尽的不计其数，鉴史上俱已表明，不必细讲。

单讲援剿总兵黄得功，正在湖广与张献忠等流贼终日打仗厮杀，连日接得急报，李闯贼兵入了北京交界，真定、大名俱已失陷。即点齐兵马来勤王救急，丢下张献忠不剿，直往北京追赶李贼。不分昼夜望北京奔走，过了汝南大路，来到剪子坡。忽前哨来报，前面有贼兵扎营阻路。黄得功暗想：“张献忠现在湖广，李闯纵到北京，离此极远，一时难以知道这一支贼兵从何而来。”忙传令扎下大营，自己备马提刀，带领众将出到营前观看。只见对面一员贼将，十分凶恶。黄得功一声喝道：“贼子，通名受死。”贼将答道：“黄得功，你问我姓名么？吾乃蕉山寨大王，姓熊名彪，浑名青眼狼。奉八大王张献忠聘请，在此等你截杀。若不下马投降，难求生路！”黄得功大怒，提刀砍来，熊彪用刀架过，火速忙还，战在一起，战不上三四十合，被黄得功杀得马仰人翻。这贼料想敌他不过，虚砍一刀，败将下去，跑回营中。黄得功追到营前，被他火炮打回，无奈收兵，埋锅造饭。

定更后，带领几个家将戴月巡营。自思我黄得功今欲上京勤王，恨不得一时到了北京，偏遇这贼把要路挡住。左思右想，无计可施，不知不觉，巡过营盘，三次望见贼营内灯光渐渐暗下。正在踌躇，忽见贼营火光火起，内中喊杀连天。黄得功忙回营中，传齐人马出营伺候，以防贼兵劫营，自己带了五十名家将，直奔贼营。在月光之下，望见贼兵乱窜。黄得功吩咐左右不可近前，只在远远的截杀。那些贼兵避得过营里兵火，又逃不过外面的官兵，直乱到天明。

黄得功在马上看见一支官兵，不过百人，有一员小将，素巾软服。手舞双剑，领众兵追杀那落荒逃走的流贼。你道这支官兵是哪里来的？原来淮阳经略史可法差来的。因史可法与黄得功虽未会面，肝胆相照。闻黄得功在湖广截杀张献忠，恐他手下乏人，特荐一个谋士来，此人姓姜名宪，善晓天文地理，兵械武艺件件精通。史可法又恐沿途有贼拦阻，差一百兵马护送。刚来到剪子坡，姜宪见有贼营，料知不是李闯定是张献忠，就与手下兵丁商议，夜劫贼营。青眼狼死于乱军之中。直杀至天明，姜宪仍带着兵马，四下追赶流贼。只见前面站着一员威风勇将，后面跟着几十个军兵。姜宪知道不是贼人，便用声招呼道：“马上那位将军，莫非是黄总兵么？”黄得功答道：“是也。请问将军是何处人马，立此大功？”姜宪闻言，就滚鞍下马，拖地打了一个恭道：“下士姜宪，乃淮阳经略史老爷麾下谋士。今有史老爷书信呈上。”黄得功忙下马接书道：“请先生到敝营叙谈。这些余贼不必追杀了。”随携手步行，回到营中。传令三军，归队卸甲。

二人入中军帐坐下，黄得功拆书看了一遍道：“既蒙不弃寒微，千里而

来，诸事相求指教。”姜宪连声：“不敢！请问老总戎，如今带兵何往？”黄得功就把提兵勤王，急欲北上的事细述一遍。又道：“敢问先生，我想张献忠现在湖广骚扰，巴不得我这支人马过他眼前，以便放肆，何故请兵拦路，这是何意？”姜宪道：“这个意思，恐怕李闯一败，自己势孤，所以请这支贼兵前来拦阻，使帅爷不能成功。如今贼兵虽败，后面必有追兵，暗来攻我之后。速差人前去探访，便知分晓。”黄得功道：“先生高见不差。”即吩咐探子前去探访，随排下筵席，与姜先生庆功。

人马歇了一宵。明日探子来报，二百里外并无贼兵。姜宪心终放不下，恐怕夜晚有流贼前来侵犯。是晚，与黄得功亲自出营巡察，带领十余名长随，周围走了一遍，一头行路，一头讲话。黄得功口称：“姜先生，今日史大人书内，极言先生善晓天文，趁今满天星斗，你看看，明朝的气数何如？”姜宪道：“天文深彻，学生不过略晓一二，说来休要见笑。”说罢，仰天指道：“本朝以火德旺，运气应在南方，你看帝宫星辰昏暗暗，又有贼星犯度，只怕不出三月之内，国家就有大变了。学生与帅爷难作功臣，只做义士而已。”说毕，又向东北指道：“你看东北艮位，星光皎洁，旺气应在辽东，必出真命圣主。只怕大明的天下，眼前就属新出的天子。”一句话未完，忽见一颗扫星，从西南而来。刚到头顶之上，化一道白气，直冲本营。吓得姜宪毛骨悚然。黄得功问：“这是什么应兆，先生为何着惊？”姜宪道：“此事非同小可，快请回营慢讲。”黄得功闻言，即带众回营坐下，细问其故。姜宪道：“方才这个扫星，从西南而来，化白气冲在本营，今夜定主流贼劫营，须要防备。”

黄得功闻言，就传令各营将官听点。众将齐集，即拔令箭四枝，差四员副将，各带本部人马，四面埋伏，以备贼来劫营。只看信火飞空，便向中营杀来，不得有误。众将得令去了，又拔令箭一技，命中军副将白凯，带领本部人马，跟随元帅，往东南角树林中等候。贼人进了空营，便放信火，一齐奋勇截杀。调度已毕，即提刀上马，丢下空营，带兵往东南角林中埋伏，专等张献忠中计。

是时，张献忠闻探子报说，黄得功人马离此只有三百里远，定知他在剪子坡被青眼狼拦阻，在此安营，即传令三军，限二更起马。三更时候，要劫官营。众贼得令，一个个衔枚疾走。走到三更时候，来到剪子坡。只见官兵营盘并无更鼓，张献忠笑黄得功军令不严，无用之辈，率兵一齐踹进大营。先扑中军帐，只见静幽幽的，并无人影，却是一座空营。张贼方知中计，忙传令退兵，里边先得令的往外而奔，外边未闻令的向里而进。自相冲撞，拥挤难行。黄得功在树林中听得人马嘈乱之声，知贼来劫大营，吩咐把信火点着。唰的一声，飞上半空。四下炮声响动，喊杀连天。众贼慌乱，彼此不能相顾，被官兵混杀一场。及至天明，见伏兵如山，四面裹来。贼兵虽多，此时心慌手软，被官兵杀得如汤泼雪一般。张献忠拼命逃出重围，领着几个头目，数百残兵，向西南落荒而走。黄得功飞马追拿，谁料一阵狂风大雨，两目难睁，无奈收兵回营。极口称赞姜先生妙算如神，独恨天不从人，被张献忠逃脱。姜宪道：“亦非天公之意，还是万民的劫数未满。”一句却被姜宪说着了，后来张献忠骚扰四川，伤残数万生灵，直到顺治年间才死于一箭之

总戎——主将；统帅。

长随——随身使唤的仆人。

下。这是后话。

且说黄得功勤王心急，即传令拔寨北上，日夜奔驰。过了黄河，到通口镇扎下营寨。有催粮官进营禀报：“军中缺少粮草，请令定夺。”黄得功闻言，即向姜宪求计。姜宪道：“主帅带兵勤王，原为国家起见。各省粮草，俱是朝廷的。军中缺少粮草，所到之处，该地方理当接济。何不速发一道火牌，差官往彰德府，催取数日行粮。进了直隶交界，再作道理。”黄得功依言，即写牌差官前往催取三日行粮，解到军前，然后各部销算。差官领命而去。不知此行果取得粮草回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火牌——凭证的一种。凡兵丁到各处传达命令，皆给火牌一面，沿途凭牌向各驿站支领口粮。

第三十五回 左良玉夺粮丧心 黄得功勤王无济

话说黄得功差官去河南彰德府，催取三日行粮。府官不敢抗违，行牌各县催取。先打发差官回报，随后解来。早有人将此事报知河南总镇左良玉。良玉自思：“我在河南镇守，年岁饥荒，军粮常催不足，被黄得功的官兵取去，我的人马食甚东西？倘他得粮北上，勤王有功，显出我左良玉无用。况他当日逼反陈永福，弄得阎公子不知去向，此恨难消。不如先把这粮草催夺过来，令他兵马无粮自退，不能成功。北直以南，单显我左良玉，岂不是好？”立刻写了催粮的火牌，差官去各府州县，硬把那备下送黄营的粮草，尽转解到左营，该营官怎敢不遵。

那黄得功等候三四日不见送来，再差官催取。空手回报，方知左良玉把粮草夺去，怒气冲天，把左良玉大骂一番，即欲上马提刀，与他拼个死活。姜宪上前拦住，连声：“不可，不可！我想元帅虽则勤王，未奉圣旨，官兵谁肯接济？况主意原为勤王，岂好因此小事，致二虎相斗？左良玉胜了元帅，谁去勤王？若元帅胜了左良玉，亦有个私自兴兵，擅杀大臣之罪。”黄得功道：“目下人马缺少粮草，若依先生高见，便怎么处？”姜宪道：“若依愚见，不如与左良玉权且取和，把粮草均分，合意同心，齐去勤王，以保社稷，好过空争闲气。”黄得功道：“先生金玉之言，就烦先生去走一遭。”

姜宪领命而去，果将此意对左良玉说出。左良玉暗思李闯势大难剿，又虑纵然成功，必留任朝堂，受人管束，怎似如今逍遥自在，不如把假活答他便了。想罢，开言道：“勤王虽好，但本处盗贼太多，兵马一离，怕有失守封疆之患，现今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建太在保定驻扎，须要向他请命，然后同进北京未迟，先生请回，多多拜上黄将军，等候几日，军令一到，即刻兴兵。至若军中缺粮，本镇自当接济。”姜宪听罢，只得告辞，回营禀复。

黄得功信以为真，又问姜宪有何计策，救济目前之急。姜宪教他调兵扫灭黑山寨余党，必得他蓄积的粮草。黄得功大喜，即命副将白凯，带兵一千，与姜先生同去汝宁，灭贼取粮。姜宪临行，又再三劝黄得功忍气，不可与左良玉作对。

谁知左良玉自打发姜宪去后，自思如今不若差人，星夜往李建太军前请令，顺便带一封私书，求他发一道不许擅离封疆的牌票，交与黄得功。使黄得功撤兵而去，然后打听北京信息。流贼若败，我这里即去追赶，岂不独立大功？流贼若胜，此时我又随风驶船，别有一个主意。算计已定，即写了一道请令的文书，又修了一封私书，差两名家将去保定投递。李建太见了私书，正合自己的主意，只怕外省人马上京勤王，盾越自己的功劳，即发一道军令，叫黄得功、左良玉不许擅离封疆，违令者斩。

黄得功得了这道火牌，气得怒发冲冠，把牌丢在地下。大骂李建太匹夫误国，即欲抗他军令，进京杀退流贼，然后与他面圣。就传令三军，拔营向北京进发。三军得了将令，正在忙乱间，刚遇姜宪灭贼，得了十数辆粮车回营。黄得功一见，大加称奖。姜宪就问：“元帅提兵今欲何往？”黄得功便将前情说知。姜宪道：“元帅若抗令进兵，千祈不可。岂不闻皇上重用李建太，节制天下兵马。不论文武官员，公侯国威，许他先斩后奏。若抗他军令，

北直——即北直隶，直隶北京的地区。

祈——请求；希望。

任性而动，只怕圣上不说元帅为国忠心，倒加反叛二字，那时有口也难分辩了。况李建太按着各府不发粮草，岂不进退两难？元帅还要遵令退兵为是。”黄得功听罢，仰天长叹。自思身受皇恩，不遂报国之志，怎忍见社稷危亡，即欲拔剑自刎。姜宪忙上前夺剑道：“元帅不可自寻短见，纵然不能勤王，还要看守封疆为是。且自回去，尽杀张贼，以剪李闯的羽翼。纵北京有失，元帅仍可会合各省勤王人马，起兵中兴天下。”黄得功叫声：“先生虽言之有理，可惜我一片丹心，尽付之东流，也说不得了，听天由命罢了！”即吩咐拔寨回兵。到后来这位忠臣，果然扶助弘光，尽忠于国，至今美名犹在。不比那李建太庸才误国，不独遗臭万年，终归死无葬身之地。

李建太嫌黄得功勤王灭贼，僭越自己功劳，令他撤兵而回，以便自己在保定坐享荣华。谁知自黄得功退后，南路的流贼李岩等，放胆北行，无人拦阻，攻破许多城池，残害无数百姓。情知李建太无用，直把保定府重重围住，一齐攻打，火炮连天，云梯高架，一个个蚁附上城。守城的兵丁难以堵挡，城门开放，官民四散奔逃。李建太闻报，说声“不好了！”连椅翻倒在地下。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丧全师马踏建太 设空城箭射唐通

话说李建太闻贼进城，急跨马奔逃，不顾随从的人，想向北方而走。岂知误出西门，正撞遇贼兵，心惊坠马。流贼一拥而入，把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踩为肉酱，尸首全无。城内军民逃命的逃命，顺贼的顺贼。李建太聚下许多粮草，尽属流贼受用。

李岩写本到宣府报捷。李闯大喜。正与宋炯商量，忽有居庸关提督太监王进忠打密书来。李闯看罢，对宋炯道：“军师，今王进忠真心归顺，情愿献关，就此发兵罢。”三声炮响，率领贼兵离了宣府，望鸡鸣驿大路而进。连攻破沙城、怀来等处。兵到榆林，总兵自知难守，自刎而亡。

不多几日，贼兵到了八达岭，扎下大营。这八达岭乃上北京咽喉要路，有上下两关。上关两旁高山壁立，兼围数丈高墙，内有边军防守，多设滚木礮石，灰瓶火炮。山下有座小城，十分坚固，东西两边，靠着高山。出北门外向东一条小路，通延庆州、永宁县等处。向西一条大路，名为岔道，通保安、大同、宣府要路。出南门只有一条山路，十五里至居庸关，又十五里出了南口，乃是往北京大路。

这八达岭乃天下头等险阻之处。内有一个守备，姓于名希祖，乃少保于谦之后，同着居庸关总兵马岱，在此防御流贼。一夜，于希祖亲到马岱行署禀见，马岱问：“守府夜至，有何见教？”于希祖把银子一锭，书信一封呈上说：“总爷观书便知端的。”马岱接书一看，知是王进忠私书，买嘱于希祖，叫他暗害马岱，献了八达岭，以便闯王直上北京。马岱大惊道：“如此怎的？”于希祖离座，向马岱附耳低声：“如此如此。”马岱大喜道：“全仗守备。”于希祖告辞回府。

次日，马岱请于希祖到来，即传齐八百军兵，在辕门听令。又叫各队长上堂，然后把五百锭元宝摆在案上，开言道：“此银乃提督监军王进忠送与于守备，要买通八达岭，放贼过关。另有一封密书，教他暗害本镇。昨晚蒙于守备尽忠为国，将银子、书信交与本镇过目。本镇细想，国家恩养我等数十年，原为守土而设，岂可做此欺君卖放之事？今将此银拿出，与尔等均分，各宜尽心把守此关。又先把岭上南关紧闭，使王进忠不能接济流贼。本镇连夜修本，进京求援。待大兵一到，拿住这奸贼，固守此关，挡住流贼。一面先差人去延庆，到唐将军那里，请救兵前来，抄袭流贼之后，以分其势。若保守得住这里咽喉之地，待大兵一到，除退流贼，大家功劳不小。列位须要同心合意，本镇当与你等结为生死弟兄。”说罢，与于希祖一齐离位，朝向众人一揖。众将一见，齐跪下道：“二位老爷只管放心，卑职等身受皇恩，又蒙抬举，惟有舍命相报。”说罢，一齐到辕门外，各对管下的兵丁说知。众兵应声如雷，都愿尽忠报国。众将上堂禀明，说大小军士俱愿死守，并无二心。马、于二位闻言大喜，登时把银子散给众军。众军欢跃散去。

一日有探马飞报，流贼已过了岔道，离八达岭不远了。马、于二位忙吩咐紧闭城门，带兵上城防守。便差一个能干的家将，扮作王进忠的内司，去骗闯贼夜进城中，令他中计。家将领命去了。再吩咐打开城门，在八达岭西门内埋伏，安下一个大炮，堆下木石。只听城上梆响，一齐放炮。自己亲在

少保——官员。历代多沿置，与少师、少傅合称三少。

卖放——收贿而放脱。

城上垛口，埋伏瞭望。

二更时候，果见大队贼兵从西而来，离城只有一箭之路，急发梆放炮。谁料天意不从，大炮不响。是时李闯、宋炯正在头队，听闻梆响，就见霉药光天，情知中计，被炮打来。急转马倒跑，自相践踏，又被擂木滚石打伤无数。李闯将过了山口，忽闻大炮轰天，后队贼兵势如山倒。李闯与众头目拼命跑出岔口，又撞遇唐通一支救兵杀来。众贼已经丧胆，谁敢抵敌，各自逃命，望宣府而去。李闯查点残兵，只剩五万人马。

只道王进忠设此毒计，急向军师求计报仇。宋炯道：“唐通尽提延庆之兵，来救八达岭，延庆城内，必然空虚。我主速宜带兵，掩袭他城池，必然一鼓而下。”李闯依计而行，暗暗带兵，望延庆而来，攻其无备。果然夺了城池，将城内百姓尽杀。宋炯忙又定了计策，屯兵在城外，等候唐通带兵入城之时，一齐把他杀绝，不许走漏一人。

过了几日，果见唐通带兵杀回。两军在城外混战，唐通奋勇杀开一条血路来，将近城边，只见城上无人，城门紧闭，急命前军叫开城门，拍马进城。忽见千斤钢闸放将下来，把马头闸断，自己跌落城濠，被贼乱箭射来。可怜一位有名的勇将，变成箭一般。正是：

瓦罐不离井上破，

将军难免阵中亡。

李闯把唐通乱箭射死，三军无一不弃甲抛戈，下马投降。李闯也不进延庆养兵，忙传令城内的喽罗，与各营大小头目，一齐拔营，复奔八达岭而来，不敢迫近山脚，只在远远的下寨。早有探子报进关中，说流贼攻破延庆，参将唐通中箭身亡，今贼又来山下扎下营盘了。马、于二人闻报，俱各垂泪，忙吩咐兵丁看守城他，等待救兵到来，然后破贼。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尤固才亡义下书 于希祖被愚中箭

话说王进忠闻闯王复攻八达岭下关，前者与闯王约定三月十三日献关，今日已是十二了，心下着忙。急差几个长随内丁，诈作出关去打探军情，知会李闯，好去亲自迎接。谁知这几个内丁，带怒回报，说去到上关，叫关不开，被城上的官兵把老爷指名毒骂一番。王进忠闻言大怒，想即刻提兵去攻上关，被一个幕宾张邦贤拦阻劝道：“太府若提兵去攻八达岭上关，非一两日攻得破的。倘北京救兵一到，太府置身何地？”王进忠道：“在相公主意若何？”张邦贤道：“现有一计，不用攻打，此关就开。闻得这里城中，有个通判尤固才，系于希祖乡亲好友。何不传他到衙，把重财买转他心肠，叫他写书去骗于希祖，说太府通贼谋泄，如今设计绑住，解进北京。北京的来兵不日就到，可以大破流贼。于希祖若信以为真，必有回音，然后发兵前去，假称北京救兵，骗开上关。得了上关，再进下关。若下关不开，用大炮攻打。闯王听见，定必并力夹攻，何愁八达岭这条道路不通，何愁马岱、于希祖不死。无人阻挡，闯王人马便可连日进京了。”王进忠闻言，大称妙计，只怕尤固才不肯。张邦贤道：“尤通判这个小小官儿，仗势贪财，太府托他一件，岂敢不遵？”王进忠点头大喜，即叫差人去请尤通判到衙，写书去骗于希祖。

于希祖与马岱正在八达岭把守关隘，忽有南门守兵飞到跟前跪禀：“今有通判尤老爷，在城下私报王进忠通贼献关，被手下泄漏机关。我与副将把奸贼骗进衙中，登时拿住，押解北京。目下北京就有救兵到了，特来通知，以便大家同杀流贼。现有书信呈上。”于希祖接书，拆开与马岱共读，只见书内写着：

自别芝颜，倏经半载。知兄忧国忧民，可欣可羨。今王进忠背主降贼，幸有人泄彼奸谋。弟得鼓舞军民，导以忠义，上赖圣上鸿福，下恃民心犹古，一呼尽起，计设筵席骗贼赴宴，已经拿获，即时解京。并请救兵协保高关，不日必到。仁兄切不可自情，当以国家为念。弟尤固才顿首。

马岱问道：“尤固才是足下何人？书可信真否？”于希祖道：“卑职同乡好友。这书系他笔迹，事情真假，还望元戎参详。”马岱道：“既系厚交，不必动疑。参府你速写回书，然后再差人前去打听。”于希祖亦信以为实，忙写回书差人带去，吩咐说：“家爷多多拜上，待救兵到时，再出关相会。此时必要尤老爷亲来叫关，才许开门，谨记，谨记！”

差官领命，带书上到南城楼，将书吊下，交与尤通判。并说救兵到时，务要尤老爷亲叫关门乃开。尤固才在马上拆书一看，知于希祖中计，跑向居庸关对王进忠说知。王进忠道：“事情妥当九分了，惟有一件，于希祖虽许临时开关，方才有一道圣旨到来，叫我探听闯王贼情，若是犯了居庸关的交界，北京就发救兵。如今怎样回音？”尤固才道：“这有何难，只说探听得闯王人马还在宣府，不久就回陕西去了，乞龙意万安。照此话修本进京，骗过此时，待等老太府献了居庸关，那时北京纵发救兵，也无中用。”王进忠依言，一面修本进京，一面传令三军，向八达岭进发。

尤固才一马当先，来近城濠，向城上高叫：“北京救兵到了，快些开关。”城上军兵忙去通报。于希祖上城望见，果是尤固才，便问：“贤弟，北京的

芝颜——敬辞。容颜；面容。

倏（shù，音书）——极快地。

救兵到了么？”尤固才答道：“到了，到了，快些开关。”于希祖又问：“领兵主帅是谁？”尤固才一时不及打点，只得随口说道：“是个、是个司礼太监杜大人。”于希祖闻言暗想：杜秩亨是个庸才，怎能提兵调将？且天色已晚，难以识认。况人心难测，倘有疏虞，一时难以抵挡。不如叫他暂在城外扎营暂住，待明早开关未迟。便扶住垛口道：“尤贤弟，你且叫杜大人在外扎营，暂住一夜，明日再开关门。”那时奸党率众，已到城濠边。见于希祖动疑，便暗取弓搭箭，对准希祖咽喉，唰的一箭射上，正中前心。于希祖未曾披挂，中箭撞下城来。城上的军卒见于守备中箭身亡，一时乱将起来。王进忠的兵已越过护城濠边，竖起云梯，一队一队鱼贯而上，一齐动手。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效荆轲勇士丧元 通李闯奸臣殒命

话说王进忠的兵一拥上城，两军混战。上关的兵不满一百，王进忠的兵竟有一千，寡不敌众。内中几个有胆识的坠城逃脱，急去下关奔报。马岱闻得于守备中箭身亡，上关失守，料这下关难保，掩面大哭，即欲拔剑自刎。左右上前劝住道：“大老爷还要以国事为重。于老爷已死，不能复生。如今不是哭的时候，还望大老爷起兵，与于守备报仇才是。”马岱闻言低头一想道：“有了，我如今何不如此如此！”忙传令叫这五百兵留下三百守城，自带二百出城埋伏。只等王进忠到来，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是时，王进忠得了上关，带着月色，连夜飞奔下关而来。来近城边，只听得一声锣响，两边闪出二百官兵，冲入队来，乱砍乱杀。王进忠叫那个将弁党三杰督促后队进来，把二百官兵团团围住厮杀。那个党三杰不是马岱对手，战不数合，被马岱用枪一挑，连甲带袍穿透。往上一挑，用力太猛，把死尸挑出圈外，照王进忠的马首压着，把进忠翻跌在地下，左右相扶上马。马岱杀到面前，进忠大惊，忙回马逃走。马岱追来，只因月色陵陇，进忠又是军卒打扮，故马岱也不上前追赶，混战一场，即收兵进关。查点兵丁，损了四分之一，那王进忠人马，损了十分之七。进忠就与尤固才商议，想把人马撤回居庸关。尤固才道：“不可，好不容易得此上关，为今之计，莫若差人回关，调取兵马，多带大炮军器等物，前来攻打下关。闯王在外听见，必然两下夹攻。城小人稀，何难攻破？”王进忠点头称是。即差人回关催兵，带齐器具到来攻城。

城上的官兵，望见人马一队队挨将上来，忙发炮向城下打去。城下的兵用挡牌遮住。又把大炮向城上打来，喊震天地。关外流贼闻声，知有内应，连忙架起火炮攻来。马岱在城上一往一来，督兵死守。众军兵奋勇，不敢偷安。箭似飞蝗骤雨，炮如乱洒流星，一连斗了三日三夜，马岱不曾合眼，闻报火药净尽，箭竿射完，定知此城难保，仰天长叹一声道：“臣力已竭，难保危城，不如一死报国罢了！”吩咐众兵各自逃命，想拔剑自刎。左右一齐上前劝道：“老爷不可轻生，我等并无二心，愿死守此关，以待救兵。”马岱道：“我岂不知你们忠义？但恐城破遭拿，不如自尽。”众人又道：“老爷既要尽忠，岂可白死？老爷还要参详。”马岱闻言，想了一想道：“好汉言之有理，我等岂肯自白的死于贼人之手，何不假意降贼，骗贼入城，暗暗闪在一旁，待闯贼到门，突出把他杀却，为天下除了大患，我们虽死甘心。”众兵闻言，欢喜愿从。马岱就命几个到跟前，低声吩咐几句，即去贼营诈降。

一见李闯，便假说马总兵差小人们来投降献关。从前闭关拒敌，皆系王进忠主意。今主将情愿自开城门，真心投顺。宋炯道：“你们诡计多端，信你不过，可叫你主将马岱亲自到营进呈降表，然后准你们投降。”

众人闻言，忙奔回下关，将此话对马岱说知。马岱无奈，亲自出关，叫众人乘机逃走。众人不肯散去，都愿一齐跟随，同进贼营。马岱见众兵人人身藏利刃，结束跟随，不觉流了几点英雄眼泪，也不言语，率众飞奔贼营。

贼营里面传令出来，只许马岱一人进见，余人不得擅入，众人只得站住。马岱跟着那个传令的喽卒进帐，又见几个流贼出来，声说奉命把马岱搜身。马岱情知不好，即拔剑在手，把近身的贼杀了。只见众贼提兵呐喊上前，把

马岱围住。马岱奋勇刺翻几人，竟奔内帐向李闯刺来。是时李闯已有准备，牛金星忙叫二百名长枪手，从两旁夹攻。剑短枪长，难近李闯身边。马岱把剑向李闯掷去不中，自己赤手空拳，情知不免，且身上中了重伤，欲上前拾剑自刎，却被众贼赶上，刀枪并举，可怜一位忠臣，死在贼营之内。正是：

智力难挽天，愿步秦庭士。

一死奚惜哉，浩气留天地。

外面的义兵听见主将身死，行刺不成，各拔刀在手，一齐尽节死亡。

李闯心中大怒，忙传令抢进关中，开刀尽杀，谁知城内空虚，军民尽行逃散。只气得李闯怪声如雷，传令把北门与我拆了，才出了这口恶气。然后大开南门。外面王进忠的人马，看见南门大开，就知闯王人马入关，把人马两边分开。王进忠一马上前叫道：“你们好汉快去通报，说王进忠带兵前来接驾。”贼兵忙去报知李闯。李闯吩咐快叫他进城来见我。不多时，把王进忠与尤固才等带人守备府，一齐跪下，口呼：“万岁，臣等接驾来迟，望乞恕罪。”李闯一见，忙叫左右上前，把这些奸贼乱刀砍死。可叹那王进忠这两个卖国好贼，正想求荣求禄，谁知倒惹祸上身。

李闯即令人马起身，离了八达岭，穿过上关，望居庸关而来。早有居庸关的官员，出关十里迎接入城。闯贼传令，今日还要赶到昌平，然后歇马。一声炮响，大队离了居庸关，望龙虎台、雪山墩而来。这里沿途俱有探望的官兵，一见闯王兵到，俱投降接驾。闯王在马上哈哈大笑，一句话也没得说。大队赶到昌平地方，早有李岩、陈永福一支贼兵迎接，会在一处，同进大帐。慰劳已毕，排宴犒赏。把湘王留在后营。早有北京远探的官兵，飞报入京，报上崇祯皇帝。

皇帝一日早朝，才升了龙座，只见桌上放着一角公文，上边无封口，也无年月日期，只写着“公文”二字。万岁心中想道：“龙案上面，只可放着奏章，那公文乃文武官员的移文，如何也放在这里？值殿官就有不谨之罪了。”随把公文拆开一看。这公文不看犹可，一看真有天翻地覆之惊，难忍电击雷轰之怒。且听下回分解。

秦庭士——典出《史记·刺客列传》。战国末期，荆轲奉燕国太子丹之命，借庭堂上献图之机，刺杀秦王（秦始皇），结果不中，被杀死。

不谨——不谨慎；不小心。

第三十九回 得妖书玉阙 惊帝 励荫袭襄城督师

话说崇祯皇帝在龙案上见放着一角公文，拆出来一看，乃是一张大黄纸，写着数十个碗口大的字：

大顺永昌皇帝传知文武官员，军民人等：

准于三月十九日，至北京下马。

后面又赘一笔：“此角公文至会同馆缴。”

崇祯皇帝看了这角公文，龙颜大怒，责问殿头官。殿头官声言不知，随把收本官宣来问道：“你既管收本章，为何不自检点，把流贼的文书来戏朕躬，该当何罪？”收本官奏道：“臣昨晚只收了三道本章：一道是黄得功勤王不遂，兵回江南；一道是左良玉缺少军粮，请旨接济；一道是王进忠探听流贼还在宣府。这三道本章，俱各送进宫中，万岁已经览过。今日并未接本，这公文不知从何而来？微臣岂敢妄接！殿头官又岂敢放在龙案，还求我主明察。”帝闻奏想了一想道：“卿且退。”随对左右大臣道：“这角公文从何而来？忽在龙案上，大是怪事。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即交与众臣观看。一个个面面相看，如聋似哑。忽见朝门官飞奔上殿跪奏：“启万岁，今有远探来报，流贼人马已到昌平州，沿途俱是贼寇，离京城不远了。”帝闻奏大惊道：“朕昨日才览王进忠的本章，还说流贼现在宣府。今隔一夜，为何又报到了昌平？况有居庸、八达几处险关，纵贼会飞，也无这般急速。难道探子妄奏不成？哪一位卿家肯亲去确探回报？”只见九门提督杜勋愿往。万岁道：“卿去探听贼情，谁人代守皇城？”杜勋即举荐杜秩亨思诚勤慎，可以代管。帝即准奏，着令兵部挑选三千人马，交杜勋去探贼情。

杜勋这个奸监，前在宁武关已经降贼，约定回京暗做内应，故举同党杜秩亨代管九门，以便献城接贼。自己领着三千人马，与那些属狗的奸细，齐出了德胜门，飞奔昌平。见了闯王说：“皇城并无强兵勇将，可以趁早破都。”李贼欢喜，与杜勋合兵，就传令今晚起马，明早围困京城。杜勋随差心腹内司回京，假报社勋兵到昌平，遇贼战死，人马四散。皇帝信以为真，反把奸贼追赠官职。帝见事已危急，升殿与朝臣商议。文武诸臣议论纷纷，也有说弃了京城，出巡南京的；也有说把东宫太子托与周国丈，叫他保着千岁投奔他省，调兵取救，倘有不测，可以中兴的。万岁听了这些言语，低头沉吟未决。忽闻城外喊声大起，大炮惊天。朝门官慌慌张张前来启奏：“我主，不好了！流贼已困皇城，快请发兵防守。”万岁闻言，大惊失色，急叫众卿回府，尽拨家将与朕保守城池。众大臣面面相看，无言可答。只有襄城怕李国桢跪奏：“臣愿带领御林军，及各家荫袭舍人，上城防守。”皇上大喜，准奏散朝。

李国桢督率众军上德胜门挡贼。只见贼营布满教场，把皇城围得铁桶相似。流贼拼死命扒城，被李国桢打断云梯，又架起大炮，对正李闯打去。谁知天意不从，瞄高了半寸，这铳弹恰在李闯头上过去，把他的帐房打得稀烂，又伤了无数流贼。李闯心慌，意欲退兵。宋炯道：“万岁不必着忙，待叫杜勋问明，再作道理。”李闯即传杜勋入帐，问道：“你昨说城中已有内应，城上又无强兵，为何遇此劲敌难攻？莫非你这奴才说谎骗我。左右，与我拿去杀了！”杜勋心慌，连忙叩头道：“奴婢怎敢假话欺主，求大王把奴婢放出营去，去到城边，查看何人守城，再作商议。”宋炯请李闯放他去打听，回来再作主意。李闯依言，叫他速去速回，免误孤家大事。

杜勋领命而去。去不多时，回来报道：“奴婢到城边，假说兵败，独自逃回，叫开城门，好去金銮见驾。那城上军士说：敌困城池，门不敢擅开，待禀襄城伯请令，才敢开门放人。我想襄城伯李国桢在此德胜门把守，怪不得有这样严紧。这个人又难以与他讲话。依奴婢愚见，且把人马退回二里，远扎营寨，待我绕到平则门去，倘遇着杜秩亨，便好行事。要破京都，全在此人身上。”李闯依言，即传令移营远扎，叫周超、苗人凤带领五千人马，同杜勋前去西直、平则两门围困，以便打听里边信息。三人得令，带兵把两门围困。杜勋先到西直门探访，知是京营团练副将王金禄在此防守。杜勋晓得这个难以讲话，转到平则门去打听，知是杜秩亨在此防守。遂写私书一封，命一头目用箭射上城去。不久，头目回来，杜勋一见便问：“可有回书没有？”头目道：“城上也射下一封书来。”就把此书呈上。杜勋与周超、苗人凤拆开同看，见上面写着：

宗弟来书，我已明白。新主驾到，自然里应外合。但只一件，未开里罗城，必须先攻外罗城。外罗城一破，里边自然大乱。只看平则门旗竿上有三盏白灯笼为号，头一盏休动人马；第二盏且慢进兵；第三盏一齐扯起，那时大开城门，迎接御驾。还有一件，城上打炮，炮内并无铁弹，说与城外大兵，不要害怕。

杜勋与周超等大喜，忙拿书信，连夜报知李闯。李闯对军师道：“果然城里有了内应。大明的江山，稳在孤家掌中。”就吩咐南路的大兵，同这些属狗的喽罗，围困外罗城，攻打彰义门，限十九日一齐破都，不得有误。

霎时间，流贼把外罗城围得铁桶相似。李闯王亲自督兵，又把东直门围住，四面放炮攻打。城内官民人等，意乱心慌。早有兵马司人朝报与宫官，求他转奏万岁。万岁闻报心慌，连忙写了一道调兵的旨意，命宫官发与阁臣范景文，命他差人先到山海关，调取吴三桂兵来护城，再调王永安、黄得功、刘宗泽、左良玉领兵前来勤王，不得有误。宫官领旨，才出了宫门，又有报事的宫官进来报说，流贼已破彰义门外罗城了。万岁闻言，长叹一声道：“大事去矣！”即人昭阳正宫，与周娘娘商议救急良策。不知良策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庆千秋周奎欺主 献百雉杜勋卖城

话说崇祯皇帝对周娘娘道：“孤承宗祖掌管山河，誓死社稷。唯是皇儿年幼，朕欲托孤与周国丈，保住太子，杀出重围，投奔外省，以待日后中兴，朕死无恨。”周国母闻言流泪道：“臣父才智全孤，更兼贪生怕死，托孤大事，决难担当。望我主将皇儿另托能臣，以保社稷要紧。”万岁道：“国丈虽元胆识，但他系皇亲，必然忧戚相关。”待朕挑选几员武将，拨些人马，保住幼子闯出重围，往江南取救。朕待国丈极厚，必不负朕所托。若用别人，难以放心。”娘娘道：“既然龙意已定，可宣妾父到宫。”万岁道：“事宜机密，待朕亲到他家商议，方保万全。”便叫司礼太监王承恩，掌灯跟随。

君臣改装，行到周奎门外。只听得里面一派笙歌管弦之音，猜枚闹酒之声，透出户外。皇上只道自己神思恍惚，错认悲苦之声，当作音乐之声，急叫王承恩敲门，说有紧急军情来报。只听见里面有人传话出来，说道：“朋友，你错敲门了，这是国丈周府，不理军情。况今日是老爷的寿诞，各官庆祝千秋，纵有紧急事情，都不敢妄报。快请转回，免致不便。”帝闻此言，气得切齿皱眉，叫王承恩说，奉旨宣他入宫。王承恩不敢怠慢，便吆喝道：“不独有紧急军情，还有圣旨，召你家国丈入朝议事，快些接旨。”只听见那个家人从里面复转出来说，我家老爷吩咐，现染重病，不能接旨。待病愈入朝见驾，不得开门。王承恩大怒道：“大胆的奴才！方才里面歌酌声喧，怎说有病？还不开门接旨！”里边的人道：“老爷吩咐，慢讲是口传的旨意，即使万岁亲自到此，断不开门。”帝闻此言，几乎气倒，大骂周奎忘恩负义，贼破城后，看你往哪里躲得？里边的人任你毒骂，全不做声。

君臣无奈，转回登上五凤楼一观。只见四面火焰冲天，炮声震地。王承恩道：“万岁，试听外边吵闹不止，这声音是吃紧了，如何是好？”万岁闻言，急得搓手低头。想了多时，并无一策。叫王承恩：“你且把朝钟撞将起来，传集群臣，看他们有何说话，再作道理。”王承恩领旨，去把朝钟撞得大响，文武百官，并无一个到来。皇帝见此光景，叹道：“我朱由检掌管山河一十七载，并元失德。今日如此，也是天命了。”君臣二人，相对而哭。忽听见楼下三呼“万岁”，原来是襄城伯李国贞闻钟见驾。帝手扶起，叫声：“卿家，今外罗城已破，里城定然难保，如何是好？”襄城伯朝上叩头道：“皇城虽危，待附近救兵到来，共灭流贼，以保社稷。请我主暂且宽怀，回宫保重。守城之事，自有微臣料理。”万岁道：“卿家虽有忠心，料想天命难挽了。卿且守城，孤家回宫去罢。”李国贞望见帝去已远，然后提枪上马，回到自己府中，打点资财招犒军兵，连夫人头面首饰俱各搜尽，带出奖励军兵。无奈人心已去，枉费一片忠诚。那个奸贼杜勋，勾连杜秩亨，要把都城献与流贼。先献彰义门，待等外罗城军民大乱，乘势打劫，然后再献平则门。两下都看白灯笼为号，便是开门时候，好叫流贼进城。即发令箭一技，叫外甥刘孝去守彰义门。

是晚，刘孝即吩咐城上军卒，在旗竿上扯起三盏灯笼，果然贼兵一齐拥近城边。城上大炮向天空打了几声，下面城门大开。南路的流贼李岩、牛金星、高迎祥、陈永福等一齐发喊，拥入城来，放火杀人，哀声震天。杜秩亨在平则门上，看见正南火光冲天，喊声不止，就知流贼进了外罗城了。又听

得内罗城的百姓乱喊，心中大喜，吩咐把三盏白灯笼扯起。李闯在城外看见，传令大队人马预备入城。前队的喽罗，一齐呐喊摇旗，来到城边。城上的军兵，都是杜秩亨买通的，故意空放大炮，却坠下绳索、筐箩，把几十个流贼扯上城来。个个手持板斧，下城砍开内城门锁闸。内有千斤铜闸隔住，外门难开。再上城楼，大家动手扯闸，用力扯之不起。忽见一员文官，带着八十名军兵，抢入城楼内。众军兵见贼动手，就一齐跑了去，只剩这员官拼命杀了两三个流贼。贼众齐上，将他斩成肉酱。这一员官，乃巡城御史王章也。

众贼把王老爷砍死，再复大家动手绞闸，仍绞之不上，又去寻那些官兵帮手。谁知一个个俱跑，自顾家着了。找寻一会，偶在城楼后垛口下，把杜秩亨找着，只见他心惊胆战道：“众位好汉，王御史的兵马哪里去了？”众贼笑道：“王御史变成王御酱了。你既要献城，又把这个千斤铜闸挡住，叫我们用尽气力，都扯不上来。那些官兵一个也不见了，你又怕死，躲在这里，不知你什么主意？”说着说着，有个手快的，一巴掌照面打来，奸贼“哎哟”一声道：“好汉们且息怒，待我去叫几个军兵来帮绞就是。”说罢，往东一寻，往西一找，哪里有个官兵的人影，奸贼情知难以回复众人，悄悄的走进一间古庙，钻入神台下躲避，静听外边消息。

外边李闯人马，等候多时不见开门，疑杜秩亨用计哄骗，放心不下。宋炯道：“万岁不要性急，此时才交二鼓，还是十八的日子，我原算定十九日进城，走马登基，还有一阵雨来，以助龙威。况且如今满天月色，天未曾阴，不是进城的时候，越迟越好，不必焦躁。”李闯听罢，只得勤马等候。等了一时，只见有几个喽罗坠城出来，走到马前跪禀道：“里门虽开，中隔铜闸，绞之不上，难开外门，请令定夺。”李闯闻言，即拨几个会绞闸的扯上城去。里边点齐灯笼、火把，一齐动手，不消两个时辰，把千斤铜闸绞起。东方刚刚大亮，忽然稠云密布，下了一阵细雨，此乃是上天痛惜大明贤君之泪也。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李国桢竭力难堵 崇祯帝有志散宫

话说平则门开放，宋炯把手中令旗一摆道：“时辰到了，大兵快些进城。”闯贼人马一拥而入，虽有官兵，谁来堵挡，个个走匿无踪。可怜那些志士烈女，服毒自刎，投井悬梁，不计其数。

是时李国桢正在城头防贼，忽见那跟随王御史的手下来报，说流贼已进平则门了。李国桢闻言，吓得魂不附体。情知里面有人卖城，忙叫家将飞马入朝，报知司礼监王公，说贼破平则门，我在这里堵挡贼兵，叫他快保驾逃难。家将领命，飞马来到内西华门，不许入城，随将襄城伯的言语禀上。守门的宫官转禀司礼监，司礼监王承恩闻报，急进内殿跪奏万岁。万岁闻言，面目变色道：“流贼进城，空有许多文武官员，全不替国家出力，这便如何是好？”王承恩劝帝快寻生路逃走。帝意欲回宫，嘱咐娘娘几句，再走不迟。行了几步，复歇脚一想道：“凭她去吧。”翻转身来出了宫院，王承恩紧紧跟随。出了东华门，穿街过巷，一路上问王承恩道：“我君臣二人，往哪里去好？”王承恩道：“圣上不必先定地方，但求闯得出城，便可投奔别处。”一面说着，已奔至东城齐化门了。王承恩对守门官史呈庆说道：“有紧急军情，快开诚调兵取救。”守门官索取令箭为凭，若无令箭，虽皇帝亲到也不敢开。万岁无奈，叫王承恩上前直说。王承恩即对史呈庆说道：“这是当今圣驾，还不快开城门！”史呈庆说：“王老爷，你越发糊涂了，卑职从未见过万岁的金面。况这位官长，不是皇帝妆扮，如今流贼破城，龙蛇混杂，真假难分，此门决不开的。”王承恩大怒，拔出宝剑，史呈庆一见逃去。君臣二人，急得没法，不得已往北循墙而行。到了东直门，谁知守门的都受了奸贼买嘱，依旧不肯开放。君臣无奈，又奔安定门来，仍复一样，不能出城。崇祯皇帝道：“如今暂且回宫，再作商议罢！”

王承恩领旨，随驾回宫。娘娘、太子、公主俱面带泪痕。周娘娘问道：“万岁，外边流贼消息如何？我主还要早寻出路，以免临时落难。太子、公主俱各年幼，还要替他寻个着落。”万岁闻言下泪道：“御妻，贼破京城，大事去了。不料祖宗传下的锦绣山河，一旦失在朕手。国亡君死，理之当然。御妻你平日深明大义，必有一个主意。”娘娘道：“妾为万民之母，理当殉国，怎敢贪生？”说毕，流泪叩头道：“妾不能奉侍左右了，愿我主早奔外省，以图恢复江山。妾死在九泉，也得瞑目。”万岁连忙扶起，大哭失声。太子、公主见娘娘举步起行，一齐扯住，哭做一堆。娘娘恐怕恩爱牵连，有碍终身大事，用力挣脱，进了宫门，闭户自缢。

宫娥回报，万岁大哭一番。回头见太子、公主滚地乱哭。皇上一见，痛上加痛，心下暗想：“皇儿年幼，到底是个男子，或者投奔外省，可以安身。”随指着公主道：“唯是这个孽障，逃又不能逃，留之反为不美。”思想一番，不如早下毒手，以绝后患。拔剑在手，咬齿皱眉，一剑斩中公主左臂，跌倒在地。太子一见，向后宫跑去。宫娥们一齐四散，万岁心伤手软，剑脱在地。忽见四五十个宫官，跑入跪报：“万岁还不快走！襄城伯李国桢在西江米巷与贼交战，杀了贼将高迎祥、陈永福，谁知贼多兵少，失机逃走。如今流贼围困大明门，将进里城来了，乞我主早寻脱身之计。”万岁闻言，吩咐宫娥太监，各自逃生，免落贼手，说罢，出了皇宫而去。

王承恩看见宫内无人，只剩一个带伤公主，在地大哭。自己不觉泪如泉涌，急得无计可施。恰见一个内监高时明自外跑来，找寻万岁。王承恩就叫

他把公主背将出去，寻个安身之所，休要落贼人之手。完了一宗心事，然后自己跑出，寻着主上。主上就问：“宫里的人可散尽了么？”答道：“宫人俱各散尽，连公主交付高时明背去了。”皇上点头道：“凭他们去罢。只有一件，朕今日要遁他方，必须抛离祖业，你跟朕到太庙辞别宗祖，然后再寻脱身之计。”随过了五凤楼，君臣们出了午门，入了太庙，走上奉先殿，洗手拈香，跪在太祖神位前，眼含痛泪，暗暗祝告了一回。又从太祖以下，挨着神位，俱各拈香。叩拜已毕，对王承恩道：“朕祖宗何等英雄，何等兴旺！今日传至朕躬，把万里山河一旦送与贼人之手，叫朕死后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忽然想到流贼，不觉龙眉倒竖，心中暗想：“流贼这回攻破城池，必然焚毁朕的太庙。如今何不将宫殿、仓库先自烧了，大家不得，岂不是好。”又转思：“如今朕若一烧官库，流贼得个空城，必然大怒，动手杀害百姓，众百姓岂不含怨于朕？不如留下宫殿、仓库，叫他留下朕的太庙，休杀朕的子民。”即命王承恩取笔砚过来，叫磨浓墨，提笔走向墙上，写下四句大字：

朕与你留宫殿，你与朕留太庙；

朕与你留仓库，你与朕留百姓。

写罢，恨望外边，叫声：“李自成，你若依朕言语，朕死亦瞑目！”忽闻喊声渐近，知道紫禁城难保，连忙出了太庙。王承恩领着龙驾，望东掖门而走。

是时，忽有一群逃难的人，嚎哭乱跑。万岁一见，只道是一伙流贼，转身就走，说：“不好了，流贼来了！”那些人把君臣二人一冲，彼此不能相顾。万岁跌倒在地，忙挣扎起来。雁翎帽早已跌失，意乱心忙，披发向前急走。走到一道城门口，定神一看，才认得是小南门。僻静无人，城门紧闭，用石打锁不开，只得循墙而走。走到正南门上，也是如此。绕到东门，仍复一样。走了多时，两股觉得酸麻，没奈何坐在街地上。心里想道：“王承恩不知去向，叫朕一个往哪里去走？”意欲回去与贼拼个死活，又恐落贼手，求死不得，反为不美。左思右想，终无善计。仰天长叹道：“朕不必多虑了，就在此处归天罢！”转盼间，忽见一个人慌慌张张，东望西望，从北向南，奔走而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李自成率众搜宫 王承恩只身保主

话说崇祯帝独坐街心，见一人慌忙跑来，认得是王承恩，便叫声：“王承恩，你往哪里去？”承恩抬头，见是万岁，忙走到跟前道：“方才我君臣被逃难之人冲散，四处找寻，方得见驾，此后就死也死在一处，不可各自乱奔了。万岁因何这个模样？”万岁便把先时冲散，跌倒失帽之事，说了一遍。王承恩一面听讲，一面与帝整发，把头上大帽脱下，与帝戴好，扶帝起来，慢慢而走。城外喊声震耳，里面倒也清静。过了御河桥，来至东华门，一连经过几处城门，俱无一人，门锁紧闭，用石敲打不开。又闻外边人马嘈杂之声，情知这座城门难以出去，君臣商议，同往后宰门而来。刚到骑河楼边，忽起一阵鬼头风，把万岁头上的帽刮入河中流去，合该崇祯皇帝要披发归天的。君臣二人又走了一口，刚到煤山之下，听见喊声震耳，望见后宰门上只是贼兵旗号。又向正北一望，只见沙尘滚滚，人马喊杀前来。君臣们急跳过短墙里面暂避，听得外边人马渐近，王承恩低声说道：“主上，外边虽有贼寇，只顾去别处抢劫。这山脚僻静，并无人物可抢，流贼必不到此。我君臣们只宜安心在此躲避，以待救兵杀退流贼报仇。”哪知此话不过忠臣慰主之言，分明此时正系闯贼得志之日。

闯贼攻破了大明门，上了金水桥，来到承天门。勒住马首，举头看见匾额写着“承天门”三个金字，回头叫声：“众卿，孤家攻破皇都，来到此处，天下已入吾掌中。我要占个吉凶，一箭朝匾额之上射去，若中‘天’字中心，江山得稳；若射不中，只怕这个天下不得长久。”这个贼无因无由，忽起这个念头。弯弓搭箭，向准“天”字射去。一声响，却钉在“天”字下面。李闯心中不悦，丢弓在他说道：“我今射‘天’字不中，这江山必然不稳了。”牛金星上前道：“射中‘天’字之下，正是得天下之吉兆也。”李闯闻言，才转忧为喜，拍马入了承天门。

不多时，又到午门，随对宋炯道：“军师，你看看登基的时辰好不好？”宋炯道：“主公若等不得，就走马登基，也可以使得。宜改国号做大顺，年号永昌。”李闯闻言，就传旨走马帝座，面甫登基，不必另择吉期。随率众人了午门，进了金狮子门，走金阶，踏玉路，至皇极殿前下马，叫人打开龙衣库，把冠袍、履带取将出来。这单眼贼戴上九琉冠，穿上滚龙袍，摇摇摆摆，走将上去，坐在九龙墩。两边擂鼓撞钟，文有牛金星领班，武有孙昂为首，一齐往上朝参见礼，口呼“万岁”三声。李闯受了众人拜跪，刚说得一个“众”字出来，突见九龙墩的那九条龙，一齐张牙舞爪，扑将上来。又见殿角下有无数鬼怪，吓得失魂，大喊一声，跌落九龙墩下，不省人事，牛金星、孙昂忙扶起，拥下殿来，歇了半晌，方才苏醒，埋怨军师不择时辰登位，致令见鬼见神。宋炯道：“走马登基，微臣倒也算之不错，只是我主到承天门上，不该射那个‘天’字。人若欺天，鬼神不容，所以有这些阻滞。不如改了日期，再择良辰登位。”李闯道：“军师所奏不差，就将此意传谕文武，如今且打开宝藏库，看有几多宝贝。又进里面去看皇官内院，是什么景象。”说罢，起身率领众贼，齐到昭阳正院。

直入寝宫，竟无一人。只听得里面有个女子哭声，李闯叫李岩人去看个明白。李岩领命，叫开了门，查看明白，来至李闯跟前报道：“这是一座寝

九琉冠——帝王或圣人所戴的前后垂玉珠的帽子。

官，崇祯的周皇后吊死在里面，有一个美女，自称公主，在这里面啼哭。”李闯叫把公主带出来，李岩听说，走将人去，把这个美女带到李闯跟前。这个美女，原来不是公主，乃系周娘娘贴身官娥。姓费，名贵贞。年方十六。看见皇后尽节，伴死不逃，是她的仁义处。今在流贼跟前冒名公主，是她智谋处。李闯见她满眼垂泪，犹如雨打桃花，叫声：“公主，你不用悲伤，孤把你配与先前进去见你的那位公子，也不算在人之下。”就叫李岩领去为婚。李岩大喜，上前叩谢，领了假公主，出朝而去。

李闯与宋炯商议道：“孤家自入皇城，找寻崇祯皇帝，不见下落。据军师说，昨夜他出皇城，军师可设法找寻，方才放心。”宋炯便教李闯传下一道旨意：“各门严密盘洁巡缉，不论军民人等，有能将崇祯皇帝或生身、或死尸献出者，赏千金、封开侯；隐藏不报者，一经发觉，全家诛灭；过期三日不得者，尽将满城之人屠杀。”此旨一下，即时传满城中，无人不讲此话，无地不去搜寻。那煤山短墙外，亦有一队人，一边搜寻，一边讲话。崇祯皇帝在里面听得明白，潜步走到墙边，拉了王承恩道：“你不用在此探听了，你可听外面说，流贼把寡人拿得甚紧，不如挺身出去，任贼或刖或杀，免得带累我满城百姓。”说罢，就要跳出墙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缢煤山大行返位 刺李岩宫人报仇

话说王承恩见主上想跳出墙去，便一手拉住道：“圣上不必性急，待奴婢看看外边的动静，再作商量。”万岁只得回身坐下。王承恩见流贼远去，出墙外一望，只见沿河一带，尽是贼营，难以出走，转到驾前含泪道：“我主不中用了！望见从山前玄武门外，至东、西河沿一带，周围俱是贼兵。料想插翼难飞，奴婢亦没主意了。请我主龙意定夺，莫落贼人之手为是。”崇祯皇帝闻言道：“朕有主意了，你且再出去看看，可有巡逻的贼兵来否？”王承恩此回出去探望，明知帝要自尽，不忍目睹，故意延迟许久，然后转回。果见主上自缢，心如刀割，两泪交流，跪下祝道：“圣上慢走，王承恩保驾来了。”即时解带，在松树缢死。

那一伙流贼刚刚寻到，一见尸身上面有血字数行，内有“崇祯”二字，急去报知头目周超。周超人朝对李闯说知。李闯就命他同牛金星、宋炯前去看验。三人答应一声，出了紫禁城，叫随从的人拿了几个老太监同去。去到煤山下，果见一个吊死在松树。所吊的系黄龙丝带，披发盖面，身穿蓝袍，右脚红鞋一只，袍帔写着几句红字诗词，系咬破指血写的：

朕自登九五，焦劳日万机。几年遭水旱，数载见疮痍。岂料潢池弄，竟将社稷危。

诸臣实误我，百姓受流离。文武当杀尽，吾民不可诛。

反面又写了几句：

崇祯遗笔，晓谕自成：莫坏我尸，莫毁我陵，莫留我官，莫害我民。

众太监上前，果认得是崇祯皇帝，一齐跪下，放声大哭。内中有个太监高时明，因前把公主带出皇城，交与姐姐高氏，送在甘石桥往西天仙庵内躲下。高时明复进皇城，打听万岁消息。如今见圣上死得这个模样，哭得肝肠寸断。忽见右边又吊着一人，细看认得是司礼监王承恩。只见他面目如生，前襟写血字两句：

国君死社稷，内臣随主亡。

高时明一见，满眼泪，上前一拜道：“贤弟，你死得也好，流芳百世，难道我高时明就不如你么？阴灵可略等一等，大家跟随万岁去罢。”说罢，向帝尸叩了几个头，起身就对准一块大石，把头尽力撞死在地。好一个内监，正是：

可笑明朝受恩者，不及区区老年臣。

宋炯与牛金星等赞叹一番，看验明白，同到李闯驾前缴旨。将血诗念了一遍，李闯赞他好一个爱民的贤君，吩咐依他遗诏，莫害百姓，要杀只杀那些卖国奸臣。此言一出，众贼果然把那些卖国奸臣、赃官污吏严刑逼勒，家财充饱，家财献尽，稍不满意，依然性命不留。那个皇亲周奎受祸最惨，因李岩占他王府，想与费贵贞居住，又见他曾送三百万金银，与李闯买保家口。料他富贵无比，在他堂上，把严刑酷打。周奎受刑不过，无奈尽把家财数百万，尽皆献出。费贵贞恨他前负国恩，怕贼得财饶他性命，遂用计从书房内隔窗说道：“皇外祖，把你那一百粒弹子大的珍珠拿出来，与我做首饰。”李岩信以为实，巴不得要奉承公主，再用严刑逼勒，哪里逼得出来？周奎挥

帔（pèi，音配）——古代披在肩背上无袖的服饰。

九五——本为《易经》中卦爻位名。后以此指帝位。

潢池——即天潢（星名）转义为天子之池，代指皇室。

泪道：“公主既归老爷，乞看甥女面情，饶了我罢。”李岩望着窗里道：“公主，你意下如何？”费氏在内答道：“他与我母后实在不对，不可饶这个老贼。”李岩闻言，吩咐把这老奴上起脑箍。众贼就把周奎拖出门外，上起脑箍。老贼怎受得起，不上半顿饭时候，即时箍死。家中侍妾、丫环，俱入贼手，李岩吩咐把周奎尸首丢在沟渠，将皇亲府做住宅，即日与公主成亲。李闯赐了无数礼物，众头目都来恭贺。

大家饮罢喜酒，李岩命丫环掌灯，带醉来至洞房，早已排下合卺酒。费氏故意殷勤，把李岩劝得大醉，倒在床上。费氏命丫环退出，关门把墙上挂的尖刀拿在手中，只手揭帐一看，暗骂一句：“流贼，今日一刀把你刺死，还便宜奴与你饮下几杯酒。”随对准李岩的心窝，一刀刺入。只听得带钩一响，果已结果了性命。费氏把李岩刺死，就想自尽。回思我如今一死，外人只道我是真公主，虽未与贼沾身，他人怎能知晓，岂不有玷公主声名？何不留下几句言词，好分一个清白。随剔灯研墨，取笔在墙上写诗一首，诗曰：

我本宫娥费贵贞，思量刺贼把刀擎。

虽然未杀自成贼，也尽裙钗一点诚。

题诗已毕，然后叫声：“国母娘娘，等奴婢一等。”便把这口尖刀，向颈上自刎而死，正是：

香魂杳杳归天上，万古红颜照汗青。

到了次日，众贼还不见李公子起身，先命丫环敲门不开。众贼心慌，齐去打门一看，见公子、公主俱被刺死。正在手忙脚乱，忽见墙上诗句，才知道公主是个宫人，杀了李岩，自己刎颈，急抄诗人朝奔报。李闯大惊，说道：“造化！造化！我若收了此女，就丧在她手。可惜李公子随我们一场，死于非命。”又赞费宫人忠烈，吩咐取两口棺木，一齐装殓起来。烈女尸骸，不与奸臣周奎等死后暴露，也是天意使然。独惜崇祯帝尸骸未殓，幸得有位忠臣，干了此宗大事。

只因襄城伯李国桢当日在西江米巷败阵，遁入双塔寺中，与翰林周凤翔、尚衣监王德茂聚在一处，闻圣上在煤山自缢，三人痛哭一场。次日，三位老爷商议已定，一齐进入朝中，哀求李闯收殓先帝。李闯劝李国桢归顺，我自然依你。李国桢道：“若要我真心归顺，须要依我三件事。”不知李国桢说出哪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合卺(j n, 音紧)——婚礼的一种仪式。新婚夫妇各拿着半个瓢，以其中所盛之酒漱口。

第四十四回 臣尽忠刚奸祭主 将负国畏贼按兵

话说李国桢要李闯依他三件事，方肯真心归顺。第一件，先帝后的尸骸要依礼殓；第二件，要亲身在灵前守孝；第三件，要把卖国的好贼杜勋、杜秩亨献出，拿上祭台，碎剐祭奠。若有一件不从，虽死不降。李闯爱他是个忠勇之将，三事俱应允。登时备办棺枢衣冠，交与李国桢依礼殓。李国桢把崇祯皇帝、周皇后及司礼监王承恩、尚衣监高时明，一齐殓停妥，抬出东华门外，安置在那新搭的芦棚内。然后设祭台，安灵位，排上祭品。李国桢披麻执杖，周凤翔、王德茂亦身穿孝服，同在棚中祭奠守灵。更有无数义民齐来祭奠贤君，以报当日为民受祸之惨。大家痛哭一番，只听得锣响人嘈，原来是李闯差人押解杜勋、杜秩亨二奸到来。李国桢命百姓将他绑在新竖起的两条桩子上，万口同声将他毒骂。众人将他或打或咬，或切或割，把他头发拔尽，还填狗屎口中，双眼耳鼻都被挖割。李国桢听见他哀声不止，只求早死，便把百姓喝开道：“你们住手！且留活命以祭君灵。倘一时打死，岂不便宜了他！你等摆布多了，我也该动动手。”说罢，取出一把柳叶尖刀，将他身上的肉割尽，然后割断头颅，用盆托上祭台，亲自斟酒祭奠。祭奠毕，大家痛哭一场，就有李闯差来的头目传谕李国桢：“已经殓君后，刚奸祭灵，可速人朝受爵，商议国家大事。”李国桢闻言，便向百姓高声说道：“你们听真，我李国桢乃功臣之后，世受国恩。今先帝殉社稷而崩，江山属了贼寇。方才手刚两个奸贼，祭帝报仇，少解心头之恨。我身居怕爵，不能保守社稷，兴复大业，死有余辜，从此要永别你们了。”登时拔出佩剑，自刎而亡。正是：

忠魂浩气归天上，青史留芳在世间。

李闯差来的头目，见李国桢自刎，急回朝报知。李闯大怒，竟欲将他斩首泄愤。宋炯道：“不可，我想李国桢当日城破逃脱，不肯阵亡，原想着留身以干这宗大事，以尽臣子忠心。他归顺我主，怎算得忠臣，怎算得好汉？今事完尽节，正是他的好处。望我主依礼殡葬，以服人心，以劝后世。”李闯闻宋炯说得有理，许他家人抬回，以公候之礼殡葬。李府家人把李国桢殓安葬之后，那芦棚内单剩下周凤翔、王德茂二人在此守孝。一日，忽见前时钦差调兵勤王的范景文，从河南而来。细问情由，始知河南总镇左良玉惧贼势大，虽然领旨勤王，但行兵缓慢，有意稽留。一闻国破君亡，就带兵退回河南而去。其余王永安、黄得功、刘宗泽三镇，俱以军中粮草不敷，按兵不举。”至于山海关吴三桂，奉旨多时，至今不见回京，不知何故？周凤翔道：“吴三桂之兵，必不来了。”范景文问何故不来？凤翔道：“只因吴三桂之父吴骧，督理御营兵马，已经投降闯贼，尽把家财献出，自愿写书招子投降。李闯差人带书去山海关，并送银三万两与三桂犒兵。至今吴三桂的人马不来，一定顺父降贼无疑了。”大家再把前事细说一遍，又痛哭一番。范景文即拜别皇灵，辞了周、王二人，回府自缢，全家尽节。周凤翔闻知，即到先帝粹宫前跪下道：“国破君亡，臣不即死者，只因有勤王兵来复仇。不料势已难挽，范景文先臣而死，臣亦同他一齐随驾来了。”哭拜毕，忙回府中，亦自缢死，妻妾俱同殉难。临死遗下血书一封，辞别父母。书内有云：

男今日幸不亏辱此身，贻两大人羞。吾事毕矣，罔级之恩，无以为报，报之来生。

复作诗一首，内有一联云：

碧血九泉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魂。

此时皇城内殉难的文武百官，贞妇烈女，不计其数，作野史的人亦难尽述。今略举其最激烈者，开列于后：

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

大理寺卿凌义渠

兵部右侍郎王家彦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男进士章明媳王氏

左谕德马世奇妾朱氏、李氏

左中允刘理顺妻万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奴仆十八人

太常少卿吴磷徵

检讨汪伟妻耿氏

户部科给事中吴甘来

御史王章

御史陈良

御史陈纯德

御史赵譔

太仆寺丞申挂胤

吏部员外郎许直

兵部郎中成德妻张氏并六岁子

兵部员外郎金铉母章氏，妾王氏，弟隳

光禄寺署丞于腾蛟

副兵马使姚成

中书舍人宋天

儒士张世禧子懋赏、懋官

中书舍人滕之所

中书舍人阮文贵

经历张应选

布衣汤文琼

新乐侯刘文炳祖母，国夫人，弟文耀，妹及子孙男女十六人

驸马都督巩永固子女五人

惠安伯张庆臻全家

锦衣指挥王国兴

指挥同知李若珪

千户高文采一家十七人

百户王某

顺天府李教官五人失名

顺天府知事陈真达

阳和卫经历毛维张

长洲诸生许琰

徽州推官温璜妻茅氏，女宝德

总计殉难之臣，独推李国桢为首。因他未死之先，能用智谋骗贼礼殡先帝为妙。李闯一日思想此事，君与父都是一样，李国贞为人臣，能礼殡君后

尸骸，又能刚贼报仇。我的父母棺柩被边大缓发掘，此仇未报，枉为人子，自愧不及李国桢多矣！越想越怒，即拔令箭一枝，差两名头目做解差，前去米脂县，生擒边大缓到京碎剐。倘被他中途自尽，你两人定斩不饶，又颁行各府州县，倘有藏匿，尽将该处人民剿灭。解差领命，不分日夜，赶到米脂县来。不知边大缓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边大绶网内脱身 史可法江南立主

话说边大绶是时已经解任回籍，往河南去了。两个解差星夜赶到开封府，对知府说知，若不将边大绶拿出，定将满城屠杀。边大绶闻得这个消息，不惜一死，免至累及多人，即时拜别祖先，辞了家眷，挺身投到府衙。解差将他上了枷锁，押解而去。

边大绶在路上不肯骑马坐轿，偏要慢慢步行，游山玩水，若稍有催逼，他就要投崖撞石而死。那解差怕他身死，不敢少有违拗。边大绶只乐得快活闲散，一路行来，耽延已有一月之久。解差见久羁道路，受尽风霜，好生厌烦。想当初领命出京之时，只道是个美差，以为这个边大绶做过几任知县，一定有些家资，或者可以勒索得一千八百两银子均用。岂料这个书呆，不独清贫如洗，盘费全无又不用捉拿，自行投到招认，自己一文不费，并亲属人等一毫不得需索，是要我们小心服侍。只因闯王有言在先，要供养得他肥肥胖胖，生带回京，亲手碎刷，以泄掘坟之恨。我们奉上差遣，不得不遵。钱银既不入囊，反得跋涉辛苦。我两人真倒运晦气也。二差一边恼怨，一边跑走。走得气闷，只得暂在郊林歇脚。

三人坐下，解差开言对边大绶道：“边老爷，你忒 愚了！你当初在米脂县做官，难道不知闯王系个凶暴之人？明朝多少雄兵猛将，都败在他手，你不过一个小小知县，又不是朝廷重任的大臣，何必在老虎口拔须？你万不该掘他祖坟，以致怀恨太深。今拿你回朝，定受烹割之惨，毫无补益于君国，何苦在残性命呢？”边爷长叹一声道：“二位有所不知，我为官虽小，亦要图报君恩。自恨无力锄奸，无奈想出这条绝计，以破贼人的根本。我今一死，有何足惜！只恨连累你二位跋涉奔波，于心何忍？”二差道：“边老爷，你有此忠君爱国之心，言来我二人敬服。我今奉上所差，总不怪你连累。我等不幸生于末朝，兵戈撩乱，劫数最是难逃。但得一命留存，便是家门有福了。且走路罢！”

三人一程行来，谈谈论论，已是日落西山的晚景。于是寻觅旅店，安歇一宵，次日再走。后来闻得李闯势败逃走，二差想来，即使把边老爷解到京城，亦无交代的。于是三人商议，将边大绶释放，各自奔逃。李闯败得连脚都立不稳时，自顾不暇，有甚闲心究治他呢？边大绶替国家办了一件大事，究竟不遭贼手。正是：

死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是时，李闯夺了明朝江山，真个天下无敌，更有谁人败得他呢？谁知就丧在阎公子如玉之手。只因当日阎如玉自别陈永福，去到广东惠州府，寻着父亲阎法，把陈永福降贼之事说了一遍。阎法叹息一番，即跑到广州城，对探花陈子壮说知。那陈子壮系阎法同年进士，两人意气十分相得。今听得阎法说出这般缘由，料知国运当衰，京城难保，命阎法父子急去河南，请左良玉进京勤王。阎法即辞别陈子壮，同子如玉，往河南而去。

不一日到南雄，度了梅岭，过江西境界，父子投店歇下。谁知阎法在广东食了禾虫 太多，又路上受了烟瘴毒气，染成一病。公子服侍汤药，医理数十日，方得痊愈，赶到河南，已是春未夏初。父子二人来到左良玉府门，只

忒 (tu , 音推) —— 太。

禾虫——又称“庆吻沙蚕”，产在稻田，可食。

见满门挂孝，父子们吃了一惊。问及守门的家丁，始知左良玉身故，便叫家丁进去通报。蕊英小姐闻得父弟到来，忙出大堂迎接。父女姐弟一别十余年，一旦相逢，悲喜交集。请人后堂叙话，教儿子孟康拜见外祖、舅舅。左良玉的棺柩犹停在中间，阎法一见，流泪不止，命子如玉拈香祭奠。阎法就问女婿得何病身故，小姐便将丈夫勤王不遂，愧恨焦愁，发背痲而亡。婆婆及老樵夫夫妻，已经亡过了。述了一遍，不觉泪下。又问父亲因甚到此？阎法便将陈子壮差我到，劝女婿勤王之意说知。自恨女婿早亡，不能立此大功。小姐道：“女婿纵然不死，那勤王之事亦做不及了。”阎法惊问何故，小姐答道：“父亲还不知么？三月十九日，李闯攻破京城，主上在煤山自缢。”阎法闻言，哭得一个半死，即欲拔剑自尽。小姐再三劝住道：“爹爹不必如此，闻得淮南经略使史可法，在南京立了新天子，年号宏光。此事未知真假。”公子忙接口道：“既然南京立新天子，何不父子同去看看，是立哪一家宗支。如果系明朝嫡派子孙，父亲是明朝臣子，就在这里同兴大业。若然不是，然后再赶回来埋葬姐丈，齐回原籍，隐姓埋名，岂不是好？”阎法道：“我儿言之有理，快收拾行李，明日起程去罢。”次日，阎法父子辞别了小姐，向南京进发。

且说淮南经略使史可法，当打听得闯贼破了京都，帝在煤山自缢，大哭了一场。吩咐军民人等挂孝，即修书与黄得功，叫他到怀庆府访寻福王之子，到来南京商议大事。是时福王虽死，其子例应袭爵，仍叫做福王。黄得功果然寻着福王，命姜宪会合白凯的马步三军，星夜随着福王先奔南京。于是大家聚集商议，共立福王为天子，就在南京建都，年号宏光。封史可法为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封黄得功为靖国公；封赵之龙为忻城伯；封徐炳爵为魏国公；封王铎为内阁大学士；封白凯为定国公；封钱谦益为礼部尚书；封高杰为兴平伯，其子高照为太尉。其余诸臣，俱加升官爵，不在话下。就命史可法、黄得功分统郑鸿逵、刘泽清、刘良佐、田雄、马得功等一班总兵道员，副将参游等官，分据各镇把守。

一日，史可法闻得前任米脂县阎法同子如玉到来，请入相见。略叙寒暄，阎法便问：“阁下所立的新君是哪家宗派？”史可法答道：“这位新君系世袭福王之职，崇祯皇帝之兄也。”阎法大喜道：“公等所立之君，确是天潢之派。但现今贼势甚大，江南兵力未集，难以进剿。平西伯吴三桂现统重兵，镇守山海关，兵强马壮。公宜修书差人带去通知他，然后请旨，宣召他带兵进京，夹攻流贼，方为上策。”

史可法大喜，即修书一封，命弟可鉴星夜带到山海关去，知会吴三桂，请三桂起兵入京，剿灭闯贼，为主报仇，恢复大业。不知史可法到山海关请得吴三桂发兵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羞汗 君拂袂 迁居 为红颜冲冠一怒

话说史可法自从差了史可鉴带书去山海关后，即上朝将此事奏知宏光帝。并奏原任米脂县阎法，同子如玉到来，乞皇上赐他官职，命他赅圣旨前去山海关，征调吴三桂人马进京，夹攻流贼。宏光帝闻奏大惊道：“卿所奏差了！吴三桂兵马虽强，但现镇山海关咽喉之地，此关乃中国门户。况他的兵马屡次与北国抗拒，倘他兵马一动，北国大兵必蹶其后。况且吴三桂面有

天潢（huáng，音黄）——犹天池。指皇室；皇族。

反骨，貌似董卓。卿为何设此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之计？又不先行奏明，擅发私书先去，极类乱臣贼子行为。所奏不准。至于阎法父子既然到来，可授他候补知县。其子如玉着充弓手，在辕门效力。”

史可法被严旨切责，不准其奏，怒气填胸。辞了朝堂回衙，对阎法父子说知，大家叹息一番。阎法父子料知宏光不是个中兴之主，遂辞职转回河南，携蕊英小姐母子复回开封府原籍居住。未久，又虑祸乱未定，开封府居天下之中，正是用武之地，还要迁居为是。父子们商议已定，即举家迁往武昌府罗公山居住，隐姓埋名。后来闯贼遭他的毒手不表。

却说辽东督师主帅平西伯吴三桂，原乃明朝世袭伯爵之子，天生智勇，威震边疆。当崇祯初即位，已领镇山海关。后阅看辕门日报，闯贼猖獗太甚，三困河南，攻陷陕西，大加杀戮，夺关斩将，如入无人之境。其次凶暴则张献忠，大败朝廷兵，杨嗣昌因败服毒死。一连陷害五王子。吴将军正天天闻报，不胜愤怒，但恨无旨召，提兵出敌，以剿闯贼、献贼。及至十七末年，又闻贼兵连连攻下数省，逼近京城，还不见上旨征召。正在烦躁间，言圣上全无主见，难道由得贼人攻入京城，让大位与之？至一天，见朝廷差吴麟征到关，急调大兵入护京城。

三桂得上旨，即日发徙大兵四十万之众，将十万守山海关，自引三十万，不分日夜，赶急行程。岂知于三月十七日，皇城已被贼兵攻陷。吴三桂之兵跑至二十日，到丰润之境，皇城早已破三天矣！又闻先帝皇后皆崩。吴将军闻报，不胜痛惨，只得扎住大营于塞外。即日传檄文于边关，以鼓励众将兵于先，然后进兵赴敌，上写着：

钦命镇守辽东全省地方等处总制平西伯吴，为国救难，兴兵勤王，复仇剿贼事。窃为闯贼乃一个狡狴民氓，不畏死之辈，初纠合本上草寇饥民，骤然作叛，直至长驱犯阙，崩我帝后，禁我太子，辱戮我同僚，残杀我将兵，淫掠我子民。忍残惨杀，亘古无双，有此翻天覆地大变，上无日月星辰，下无江河地脉。太祖七庙躁作荒墟，数十皇陵残成乱土。以太祖开基，至此三百年来，恩泽已深，十七主能培植普荫，今为之巨民者，即肝如铁石，罔不泪流。然某虽才同腐朽，智比蛆虫，料得蛇龙非敌，虎犬难争，定必效难阳城之饿鬼温太真之乞粮。呜呼！雪父之仇，不共戴天；报君之恨，岂当同日！凡为臣子，谁无忠愤存心；既属军民，孰不沾思奋志？义旗一展，一以抵千。某宁粉身碎骨于沙场，断不甘逆闯凶顽攘据。用命者倍加奖赏，退儒者严切梟诛。

当日吴三桂发出檄文，各镇军民，内有忠义者，一见吴将军孤忠独奋，一观瞻此檄文，人人悲泪，个个咨嗟不表。

却说三桂接得江南史可法命弟可鉴带书，道立福王在江南即位，调取各镇之兵勤王起义，不日就有圣旨到来，调取勤王起义。吴三桂看了，即命军士往江南打听，即来回报。

再说李闯闻得吴三桂兵扎丰润县，与众将商议。宋献策道：“山海关兵

民氓（mǎng，音忙）——此指不务正业，为非做歹的人。

犯阙——阙，指朝廷。犯阙，即危害国家，对抗朝廷。

睢阳城之饿鬼——睢阳，古县名，今河南商丘县南。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安庆绪派将攻城，张巡、许远死守10个月，保全城池。

温太真之乞粮——温峤，字太真，晋太原祁县人，官至骠骑大将军。

梟（xiāo，音消）诛——砍头悬挂示众。

咨嗟（zī tā，音资街）——叹息；赞叹。

强将勇，不若将吴三桂父吴骧，胁其写书与儿子，招彼投降。可命二位能将带兵四十万，扎兵在外，前往说他归降。倘若不从，可分兵二路，在丰润县前后扎营，待他首尾不能相顾，三桂可擒矣。”李闯听说，即命柏正善、容天成二员上将，分兵二路，在丰润县前后安营。先到说他投降，带了金银数万，并吴骧之投降书，用好言说他投降。倘伊不从，然后分兵二路攻击。二将领命，带书前往，来至营前将书传递。三桂得接父书，拆看其书大略，书略曰：

明朝气数已尽，国破君亡，国中无主。我儿即动勤王之兵，亦无济于事。今天下疆土，闯王已得十之八九，兵精粮足，儿若以孤军与之抗衡，不独主客之形必败，抑亦多寡之势不敌，一木焉能支大厦乎？兹特修书示儿知悉，千祈深思忖度，一醒免悞，速宜归降大顺，以金孝道。倘仍执迷违抗，则忠孝两失矣！

吴三桂看罢父书，默思不语。来使见他主意未决，开声说道：“令尊太老爷已经归顺新主，新主十分优礼厚待。现今吾主专候将军归顺，做个开国元勋。愿将军早赴金阙，以膺一命之荣，以享世禄之贵。断不可效周、蔡二公之所为，自取灭门之祸。”吴三桂见他说得人情人理，主意犹未决，请来使安息公馆，明日回话。

刚遇前时差去的家人，自京而回。三桂急问家中平安否？那家人答道：“家财尽被闯贼抄没了。”三桂道：“这个无妨。”又问父亲平安否？家人答道：“太老爷被贼捉获，留在京中了，恳伯爷速发兵搭救。”三桂又问：“陈夫人平安否？”家人答道：“陈夫人被闯贼取去了。”这句话不闻犹可，吴三桂一闻此言，不觉愤火中烧，拔剑砍案，大骂闯贼：“你忒欺人太甚，我与你誓不两立！”即写书一封，回绝父亲。其书略曰：

儿以父荫待罪戎行，以为李贼猖狂，不久即可扑灭，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侧闻圣王宴驾，不胜眦裂。犹意吾父奋椎一击，誓不俱生。否则刎颈以殉国难、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鲜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贼虽置父于鼎俎，旁以诱三桂，三桂不顾。

吴三桂打发来使，带书回父。来使见三桂并无降意，遂将李闯金银送上，恳将军归降，做个新佐命元勋，但愿早日赴金阙，以膺一命之荣，子孙享世禄之贵，愿将军纳之。三桂闻说大怒：“汝这逆贼，敢在本帅跟前妄言放肆，可恼，可恼！某断无降逆贼之理。”遂将来使斩首。有部将赵忠等合谏曰：“彼乃奉命而来，岂可迁罪其使者？可将老太爷之书，交他带往，两得其宜。”三桂便将父书交来使带回。

柏正善回营，与容天成商议：“今三桂不愿投降，可分兵埋伏在丰润之后，截其归路，某兵在前，为犄角之势。”二人分兵，柏正善次日出兵，来攻三桂。山海关人马闻报，三桂带兵二十万，与他对敌。柏正善道：“昨日好言相劝，归顺我主，不失封王之位。倘若不从，悔之晚矣！”三桂大怒：“你这逆贼，助恶为害。本帅杀回朝中，将你碎尸万段。”两军对垒，柏正善战了十合，不是三桂的敌手，大败而走。三桂催山海之兵杀上。柏正善败回营中，计点折兵数万。即修书与容天成，约明日某与他交战，诈败佯输，

膺(y ng, 音英)——承受；承当。

眦(zì, 音字)裂——形容愤怒到极点。

椎(chuí, 音垂)——同捶。指用拳头或棒槌敲打。

鼎俎(d ng z 顶祖)——鼎，即锅；俎，即割肉用的砧板。

引他到九里山前，你可分兵两路，在九里山谷口左右埋伏。待三桂兵过尽，号炮一响，两谷之兵齐出，截其归路。某一闻号炮响，把兵杀回，三面夹攻，三桂可擒矣。容天成依书行事。柏正善次日出兵，往攻山海关之兵。三桂带了二十五万人马，与他对敌。柏正善诈败佯输，引他到九里山前而去。三桂追赶杀上。容天成见三桂兵过，放号炮一响，两边之兵齐出，截其归路。柏正善闻号炮响，把兵杀回，三面围困，不能得出。三桂奋勇杀条血路，冲出重围，折兵十五万，战将数员，大败回营中。史可鉴道：“今兵微将寡，难以对敌，不若班师回关，待宏光帝圣旨一到，会齐各路兵马，再复起兵，方为上策。”吴三桂即传令班师回关。柏正善、容天成得胜班师。

再说三桂是晚梦见王承恩引去朝见崇祯皇帝。帝亲口对吴三桂说道：“朕在世做了十七年皇帝，本来无甚失德，为何竟把江山失去呢，内中有个缘故。只因北方长白山，系宇宙间旺气所钟。前者上帝命天女佛库伦下降，在山下布尔湖沐浴，吞了鹊衔的朱果，孕生圣人。长白山东各姓，奉戴他为君。遵仙母命，把爱新觉罗四字为姓，日渐兴旺。数传至泽王，开疆拓土，国号满洲。溥于庆王原皇昌王，曾孙福王，即天命皇帝的高曾祖考四代也。天命元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天命皇在位十一年，传子天聪。王在位十八年，后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是年始改满州国为大清国。当今大清国主，乃崇德皇第九皇子。因前高曾祖修德行仁，天运江山归于大清。我明朝气数已绝，故有李、张二贼之乱。如今劫运将满，你若有忠义之心，为国报仇，须向那积功累仁的大清国借兵回来，方能廓清寰宇，以开泰运。那宏光圣旨也不来了，你不用等候了。吴三桂，你须牢牢紧记，朕去也。”吴三桂将帝衣扯住大哭，醒来原是一梦；”

次早，将这梦对史可鉴说知。忽报探听江南军士回报：“宏光帝责史可法不先奏闻，私自修书往山海关。况此关乃北方咽喉之地，中国门户，倘他兵马一动，北国大兵必蹶其后，卿何为设此前门拒虎，不虑后门进狼之计？擅发私书先去，极类乱臣贼子行为，所奏不准。史可法被严旨加责，怒气回衙。圣旨又不来宣召山海关之兵，又未有旨发各路之兵勤王起义。”三桂听了，嗟叹不已。史可鉴道：“今宏光帝不来宣召，又不调各路之兵勤王，非系中兴之主。目今兵微将寡，难以对敌。况先帝托梦，着往大清借兵相助，方可复仇。将军何不亲往大清国乞师，回来灭贼报仇，方为上策。”不知三桂肯与不肯，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平西伯为国乞师 —— 大清兵仗义讨贼

话说三桂听了史可鉴之言，主意已定，不如亲往满洲国，叩见大清主，恳求发出大兵、猛将相助，方能灭除自成及献忠也。查血十牌，于先帝庚午三年，自成为盗之初，已蒙大清主太宗文皇帝，遣使臣持敕书与我邦和好，息兵日久。今往乞师相助，料必允请，则大事济矣，不难收除闯、献两巨狼也。

定了主意，即赶急往谒朝大清主，求请大兵助战灭贼，为朝廷复仇。然大清主初时未允其请，吴将军复力求恳。清主言：“汝明朝文臣，素无信义。今孤忠为主者，独将军一人耳。然功成之后，不知将军置身何地也？”三桂曰：“臣父子世受朝廷厚恩，今为贼闯逆弑君后，为之臣者，岂可与此贼戴天？如吾主所谕，必计及成败而后行，非臣心所愿为者。臣只今日誓死于疆场，与此逆闯断不两立也。恳乞圣主悯我君后惨崩，求允请兵相助。倘藉圣主大兵之力，得灭贼人，先君在天之灵也深沾隆恩。”语毕，痛哭恳切。大清主见其忠义，心中亦为之感动。是日允准，发兵相助。

吴三桂得清主允准发兵相助，不敢久留，即日拜辞大清主，急带兵赶回山海关，一程东下，适遇贼将刘文崇领兵数万，奉命来探消息，出关迎敌。却被吴将军挥兵杀得片甲不存大败，引残兵远远逃走。吴将军乘势斩关而入。且屯扎三军，相机而动慢表。

再言李自成虽得踞京城，只每每忧虑、犹恐勤王兵会集来攻。首虑者吴三桂、左良玉等驻兵在外屯扎，要差发两员将官，左右分途，招安二人，说诱彼投于我，加封官爵，方得无患。一天发出伪檄文，上写着：

大顺国奉夫承运皇帝诏曰：兹应运龙兴，豪杰响从。且会尔明既衰，历数当灭。至尔明将唐通、左光宣、李显志、杜明等，早知天命，倒戈投朕。朕甚嘉焉，故厚赏奖封，托以重任。惟昧于进退者，虽有孙传廷之智、周遇吉之勇、蔡懋德之艺，皆无所用，枉取杀身之祸耳，甚至全家诛戮。此乃不审时度势，以至灾及其身，妻子并罹惨祸。兹今天命已改，明裔潜降。汝故明武将，徒拥孤兵，乌能有济？盍若弃昏就明，舍灭趋兴，则身享令名，功垂奕世。倘仍迷而不悟，只徒后悔，噬脐靡及矣。

且说李自成发申伪檄文，以诱惑明之将士，望其退散者。却言吴三桂引兵出关，真个势如破竹。所到力攻贼营，奋勇夺城，并将自成伪檄文四路收毁。当日李自成闻报，三桂引兵东下，夺回数关。自成一心忧虑。有故明的降将唐通，特来见自成，言吾当日为官，与吴三桂势均匹敌，互相推重，趁今大势已归新主，料想吴三桂独为难成。吾若善言相劝，彼必去害就利，断无不降我主之理。倘果执迷不降，当以大兵急击之，除此大患，有何难哉？不须我主介怀。”也不知他说得三桂否，且听下回分解。

十牌——十户人家。牌指门牌。

噬（shì，音市）脐——若噬腹脐，喻不可及。比喻后悔不及。

介怀——耿耿于怀。

第四十八回 泄天机铁冠图开 日轮升妖魔星坠

却说李自成闻唐将军说，喜曰：“若能招得吴三桂投降，汝与彼二人，皆封王爵世袭。若子若孙，同享富贵。加赏黄金万两，白银五万，以犒其军。将军可速往也。”是日，詹通领命，自成又复发兵三十万，与之便宜行事。倘三桂仍不允降，奋兵挫击之。

唐通刻日登程，引了大兵，赶赴山海关，离吴三桂大营百里外屯扎营盘。然后单刀匹马，后面远远四名勇士，暗随至吴营。一到了，传知军校请进。二雄相见礼毕，分宾主而坐。小军献茶毕，有唐通先开言曰：“久仰吴将军重任边疆，功绩汗马之劳，名扬四海。岂料劳而无功，尽被奸臣贪赂，败坏国政，君后俱亡，太子被拘，至明无主可护以复仇。今天下生灵涂炭已久，正当返循环以兴。且新主豁胸博度，爱重英豪，虽无尧舜之仁，亦颇有汤武之功。久已渴望将军威名远播，如降许封王位，在诸臣之上而无疑也。”当下吴三桂明言忍耐性情，伪作诈容曰：“前三天两名来使，说得言语支离，使我一时忿躁了，遂至过于决裂。但去后复思，吾父现在被自成拘留下，尤恐一时之触怒，父亲性命旦夕不保，某正在悔恨莫及。今幸唐将军驾临，又叨赐教一番，金石良言，正使某茅塞顿开。自当改弦易辙，共建不世之功。惟我已先约会东兵，其国大兵深入内境，势不能压回。定须奋力一战，杀彼将兵溃败，不有奔北归国，先立微功，然后卷甲趋朝，以俘献王，岂不悦重赏。未知唐将军意下如何？”唐通一闻此语，大喜曰：“如此妙极！我今大兵三十万，现屯扎百里外山上，可随吴将军铁橙，两军相攻。”吴三桂曰：“若得将军助力，战无不克矣。但某亲往彼国，约之会兵而来，反与他构战，似非事之所宜者。还托将军大兵先出，敌东兵一阵。然彼必恃其军是主兵，彼果是客兵，吾必协力助战。有恃心必轻视易故之，待我兵却从后夹攻之，一战而擒灭矣！”唐通喜色扬扬，不知是计，当即告别。准约在明日出兵对敌。此日，吴三桂受其金银，尽将犒赏了三军，人人喜跃。

次日，唐通领了大兵三十万，尽出与大清兵对敌交锋。岂知清兵十分精锐，一阵杀得贼兵纷纷倒退，被杀死许多。唐通亲自督阵，见大势倒败，急忙挥兵退走十余里。已跑近三桂大营，只望三桂有兵接应帮助。忽左山侧一声炮响，大队军兵将贼兵拦截住，大杀一阵。贼兵前后受敌，散亡殆尽了。唐通又被吴三桂大刀伤了左肩，流血不止，负痛拼命奔逃。按三十万兵，只败剩二万残兵，急奔小路同走。一连三四天，又无粒食。唐通与二万残兵尽受饥寒，只顾奔逃，回见自成。只有唐通既受重伤，且一路奔逃饥枵，心中忿恨吴三桂。

一回见自成，自成不胜愤怒。次日，即点调大兵六十万，战将一百员，与吴三桂大战。正在胜负未分，不意大清兵大队排山倒海般杀上，喊声如雷。贼兵怎能抵敌，左右精锐军马，登时阵脚驻扎不定，大溃倒散。自成大惊，顾不得众将兵了。忙乱之际，拍马先奔。贼众四散，只恨逃走不及。死者十之七八，逃散的十余万，贼之副将皆已阵亡不少。

便宜行事——见机行事。

豁胸——胸怀开阔。

构战——交战。

饥枵（xi o，音消）——饥饿；肚内空虚。

话说李闯见大清兵屡战屡胜，终日闷闷不乐，传令排驾到宝藏库里游玩，观看宝物，以散愁怀。进了宝藏库，只见两边桌上摆列无数奇怪状的古玩器皿，自己一件不识。看见东角上一张九龙凿花桌，桌上放着一个封皮铁柜，不知里面藏着甚么东西。便唤库吏到跟前查问。库吏道：“此是明始祖洪武皇帝传下的。传说内有画图三张，系铁冠道人所进，不知藏着甚么天机秘奥。”李闯闻言，就吩咐打开封皮铁锁，取出来一看。库吏不敢怠慢，忙开了锁，把铁盖揭开一看，果有三轴图画，并无别物。李闯就叫展开观看，第一幅写着些彩云，托定无数天兵天将，一个个金光满体，瑞气腾腾，拿住十八个孩子，你抢我夺，好似要生食一般；又展开第二幅来看，只见上面写着一个大人，披发悬梁，身穿蓝衣，左脚脱赤，右脚穿红鞋一只；又展开第三幅观看，更加奇了，上面只写着“天下万万年”五个大字。李闯看罢，一些不晓，遂吩咐卷起，仍复放回柜中，传旨排驾回宫。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牛金星放火烧宫 李自成弃北逃陕

却说李自成会齐各处人马，与三桂复战。被三桂会合大清之兵，杀得自成大败，追至永平城。自成复兵再战，三桂又杀败之，自成一连两败，折损兵百万，将士十去六七，心中恐惧，只得收集残兵入永平城。发令众将，将四城谨守，日夜亲自巡逻。有吴三桂在城外面屯扎大营，次日约战。自成复再以十八营军兵尽出，又三十余万，以抗拒明兵。三桂奋勇，身先士卒，喝挥杀上。贼兵又败，死者十五六万，遍野尸骸，堆积垒垒。自成忧心，愤恨吴三桂，一连几阵，败于彼手，愤怒难消，乃杀了吴骧，尽戮其家口，共计三十八人。将吴骧首级，悬放城上。三桂见了，恸哭披发，墮于马下，血泪交流。大小三军，人人感愤，个个拔刀砍地，誓必杀贼以报老将军之仇。又复扶归吴元戎回大营，众将安慰劝解。

再言此日李自成忖思，三军屡败，折兵损将，死的十之六七，及阵败逃散又不少，所剩存者，仅得二十万兵而已。李自成即传集众文武，商议战守之策。牛金星道：“北国之兵固属厉害，更兼以吴三桂乘愤鼓励三军，如何抵敌？不如我们弃了京城，搬运辎重，走回山陕去罢。”宋炯道：“我主不要惊慌。可修书一封，待微臣亲带去湖广，请八大王张献忠起兵前来，同心协力，杀退吴三桂人马，约他平分天下，他必然应允。”李自成闻言大喜，忙修书交与宋炯，带领二十名喽罗，多携珠宝，即时拜别而去。

这个矮贼本来并无家小，带喽罗出了京城，谁料他甚知机，这一去是有心逃脱的。行到中途，便把蒙药灌醉了众喽罗，改装逃走，削发出家，永无踪迹。所以张、李二贼受天诛时，全军覆没，宋炯不在其内。

再说李自成自打发宋炯带书前去，望其早日请得献忠起兵回来，望日如年，许久不见宋炯回转，心中忧虑，寝食不安。有牛金星奏道：“今军师许久不见请得救兵回来，倘吴三桂来攻，城内兵微将寡，如无救兵，此城难保。况城内人心未定，难以坚守。我等军兵，断不可在此久留。又燕京之地，不似山陕险固，即略败可守。为今之计，莫若退入关西，乃系保守上策。”李闯道：“丞相之言，正合孤意，即当速行。”牛金星道：“速归山陕，固属上策。但城内金银堆积如山，仓粮不胜捆载，岂可抛弃，以遗他人受用？金银固要带去，仓禀又当烧毁，然后方可出城。”李闯闻言，赞道“有理。”至次早发令，大小三军，速收拾行李，备办百辆骡马车子，以便搬载宝货向西方而去。即人宫吩咐圆圆整备行装，带她逃走，以避吴三桂之兵。圆圆道：“妾闻当日吴骧招子投降，吴将军立意卷甲归顺。因妾之故，又复兴兵。今兵临城下，妾何惜一死，以报君恩。但恐吴将军痛恨更深，拼命与王死敌。妾若跟随我主西行，又怕吴将军穷迫不舍。我主自度，若能敌得他过，妾愿束装跟随，若自度不能万全，不若留下妾身，以息他心。妾当掉三寸不烂之舌，说他勿追大王，以报大王知遇之恩。”李闯听信其言，次早即把圆圆寄在西天仙庵内，后传齐人马，搬齐金银珠宝，其余贵重器物，不胜搬载，又用骡马拖曳，拘带妇女三四万人，于初更时候，命军士放火烧仓，带齐子女玉帛，从彰义门出城，向西方逃走。

是晚，吴三桂兵屯城外，见城中火发，已知闯贼逃走。即传令各营兵将，不必入城救火，速速分路追贼，不容迟慢，三军得令，连夜急追贼众。

斯时，贼众所驮带的车辆，都满载珠宝之物。走至卢沟桥，经由固安境土一路而去。抛弃金银贵重之物，填塞道路，所带妇女，多星散逃走。贼军忙乱之时，全无纪律，不能拘管得住。贼众畏惧吴三桂引兵追赶，一路多有逃散的。李闯走到保定府，又被吴三桂追到，只得且败且走，尽弃其辎重妇女，向西奔逃。

逃至真定府，欲暂时驻歇，望见后面尘头冲起，知追兵已近。只得又命牛金星布成阵势、以待追兵。果见吴三桂大队人马到来，两阵对圆，李闯命李过出马，吴三桂拍马当先，挺枪杀进。李过持刀迎敌，战了几个回合，败下阵来。三桂挥兵杀进，众将踊跃赴敌。混战一场，杀得贼兵尸横遍野。李闯见牛金星死于乱军之中，即拍马先走。贼众胆怯心虚，随着李闯跑走。李过断后，诸军拼命奔逃。

李闯闻得山西全省，已被大清兵夺回，不敢走太原一路，直奔陕西西安府驻兵，将西安城四门紧闭，分兵把守。驻了几天，又恐吴三桂引兵来攻，与弟李过商议道：“闻张献忠现在湖广，我们何不带兵南走，与献忠一合，然后再图进取？”兄弟商议已定，遂连夜弃却西安，赴湖广。人到界内，始知张献忠又不在三楚之地，已带兵入西川去了，李闯大失所望，无奈何，即收拾残军，向武昌进发。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三楚——地名。战国楚地。今从黄淮至湖南一带。泛指湘、鄂一带。

第五十回 定四海虎贲 三千子万民龙飞九五

话说李闯走到武昌府，走得人困马乏，传令军士暂在罗公山中驻扎。这罗公山在城外二十余里，山上有玄帝庙，一连五座，正中大殿极宽广，山下村乡稠密，合计乡民有四十多万。只因近日京城失陷，万民无主，流贼猖獗，乡民齐心设法防御，富者捐资财，贫者出力，多设兵器，练习武艺。

一日，乡民齐集庙中联盟祭奠，是时李闯在山下扎营，心中纳闷，约束军士谨守营寨，自己单人匹马，登山游玩，以散愁怀。一路行来，觉花放鸟啼，尽是伤心之景。想起当初自米脂县反监，与众兄弟起义，逢州攻破，逢县投降，纵遇败亡，旋集饥民，军威复振，不上数年，遂夺了明朝天下，改号称尊，何等英雄！何等受用！岂期今日屡败不振，军士逃亡殆尽，能将并元一存。当日宋炯说我有天子之贵，又送我龙穴安葬先人。到于今大事不成，他又弃我而逃，弄得我无地容身，想做个太平乞儿都不得。术士之言，真害人不浅也！又转念想道：“非关宋炯之言不验，或者我相命风水原是极贵的，不合毒死父母，兼之杀戮太过，地理虽有，天理全无。所以上天不容，山坟被人挖掘，致有今日，原与宋炯无干。”

李闯一头想，一头行，不觉行到玄帝庙前，遂下马入庙观看。看见有中元圣帝像，塑得怒目睁眉，威严凛凛，即拜叩于阶上，稟道：“玄帝爷爷在上，我李自成出兵数载，马上战功虽成帝业，讧被吴三桂借助北兵，大败至此，恳圣帝庇佑，军威复振，平定山河，誓必再塑金身，创新庙宇，以酬帝德。”稟祝一番，正欲抽身而起，霎时一阵头昏眼花，双脚软屈，似有神物击背一般。当先庙内众乡民见他由外而入，生得剑眉虎目，颧骨高露，头带雁翅金盔，身穿锁龙金甲，手持画戟，腰插铜鞭，状貌怪异，踪迹可疑。众人正在围看，忽见他仆倒在地，众百姓将他拿住，牵出庙外荒地，捆绑起来。正欲审问他来历，一时喧传起来，聚集满山百姓，各执兵器齐集。内有一个新迁来往的少年，从人丛中走出来一看，认得李闯，系前时逼死他母亲的仇人，就对众人说知。众人齐声怒骂，霎时间刀枪如雨，立刻将闯贼剝为肉酱。又望见山下有军营屯扎，一时鼓噪，拥下山来。

当下山脚贼众，见李闯上山许久不回，正欲差人寻访，不意大队人马杀下山来，蜂拥入营，逢人便杀。众贼心慌，不辨哪里人马，又疑吴三桂大兵埋伏山中，伤弓之鸟，都是胆破心慌，各寻生路，不战而逃。乡民穷追，追至河边，李过等一万余人，见前无去路，尽投入河中而死。水面排满尸骸，武昌的鱼，人不敢食。乡民回山设筵畅饮，以庆幸闯贼之灭。而吴三桂未之知也。

当日吴三桂追李闯入陕西界内，远探不见贼人踪影。是时正值五月中旬，天气暑热，军士走得汗如雨下，人困马倦。吴三桂传令择地安营后，仍再行打听消息。

且说大清于五月初一日，已经定鼎于北京，安抚万民，民心大定。先调亲王大将军，统兵征剿江南。兵到南京，南京提督马士英，靖国公黄得功，

玄帝——道教称真武大帝为玄天上帝，省称玄帝。

中元——道教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该日为道教三官地官大帝诞辰。中元圣帝即地官大帝。

讧(jù, 音巨)——曾。

定鼎——定都建国。

镇海伯郑鸿逢及曹总兵，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赵广恩，俱已阵亡。徐州爵主王铎、钱谦益，开城迎降。田雄。马得功等把宏光帝夫妻绑献军前受质，江南一带平伏。亲王大将军奏凯班师回朝复旨，按下不题。

且说吴三桂命军士往四处打听李闯逃往何方下落，军士回报，李闯在武昌罗公山被乡民杀死，余党又被乡民追至河边截杀，余者投水而死。三桂闻得中华有主，又闻得江南平伏，明朝已绝，即传令拔寨班师返京，解甲上殿，朝见圣主。将剿灭李闯，一一奏闻。圣主知吴将军请求救兵，为主复仇，劳于疆场，战功浩大，赐封王位于云南，乃宠赉极品，开国元勋，恩波倍厚矣。三桂将夺回之金银，犒赏三军。回家设祭父母，并三十余口灵魂。及后闻李闯留下圆圆在天仙庵，即差人接进府中，一见悲喜交集。及奉圣旨往云南开府，遂携圆圆赴任。按下不表。

且表张献忠当初入南京，被黄得功总兵、刘良佐二人大破之。献忠惧而奔，即引兵入湖广武昌府，大肆杀戮军民子女，不下一二百万，尸骸填满江上，郊野尸积如山。又入长沙，伪造官殿，分授伪官各府州县。不一月后，被左良玉引兵大败之，尽复全省。故献忠驻足不定，遂直趋西蜀，引兵大破重庆府。此贼仍复大肆杀害兵民。其时又值甲申之年，与闯贼同时陷皇城之日。献忠为此攻下成都，至巡抚龙文光等以下各官，布按府县皆死之。献忠又僭踞伪立大位于成都，改为西京。众官分职，伪为御制万言策，大索蜀中绅士至成都，尽皆杀害之，又发各县士子来试，及至时，以兵围之，又尽执下杀死，所计二万二千三百多人，皆为争名挟策而死，当时弃抛笔墨若山丘。献忠之狠毒，仇视蜀中之人，先屠戮人民，复大杀儒士，后并欲尽诛戮蜀之为军兵者。当时只有伪都督刘进忠，暗中漏言于为军民者，有西蜀之兵，一闻知大惊，尽皆散去。迨后刘进忠不附贼而投降，下文交代。

且说张献忠自踞成都，改号称尊，僭号曰“永顺”。晏处一方，自谓永保无事。不一日，闻报李自成被吴三桂攻击，一连数败，正在徬徨，不敢带兵复出武昌，只得点兵保守各关。原西蜀之地，亦称险阻。北连秦陇，有铁山剑阁之雄。东下荆襄，有瞿塘滟滪之固。南通六诏，西控吐蕃。是时张献忠将都城，谨令众将兵严加防守。

却说大清主命亲王大将军，领兵三十万之众，一程西下，直抵汉中。逢关取关，势如破竹。张献忠闻报，带兵二十万与他对敌，被大清兵放起红砂大炮，打得大败。献忠败走回营，折兵十万。大清次日带兵围困，张献忠与他对敌，复败，逃回汉中去了。大清率兵来攻保宁府，围困两日，放炮打破城池，人城出示安民，复带兵龙安一带俱下。张献忠闻报失了数关，不敢驻扎成都。带了伪宫子女金帛，奔往顺庆府而去。下令着元帅刘进忠守御成都。

却说大清兵攻击成都，有贼将刘进忠初时出敌，屡被杀败后，不敢出战，只坐困于孤城十余天。屡次急差人往顺庆府求救，达知献忠，要请外兵救援解围。奈献忠惧怯大兵势盛，逡巡不敢进发。至是刘进忠想来孤城难守，只得竖起投降旗。朝廷大兵见此，稟知主帅，故命各兵退回四五十里，以待其投降。以免伤残多军，惊骇百姓，实乃堂堂王者之师，非比众贼寇专以杀戮多人功也。正乃当兴应运之君，将相帅佐任之得人者。当日，刘进忠准备

挟策——手持简册。策，写书的竹筒。比喻勤奋读书。

滟滪(yányù，音艳玉)——长江瞿塘峡口的巨石。1958年整治河道时已炸平。

逡(qūn，音群 阴平)巡——有所顾虑而徘徊或不敢前进。

投顺天朝，是日一见大队雄兵皆退，即大开西城，亲自军门请罪。然后邀请大兵进城。有主帅允请人成都，历查册籍，以便核收征多寡。即日出谕示安民，不许兵丁妄扰居民，违令者斩首不贷。军令森严，万民安堵。

到次日，主帅诘察张献忠所在，要擒拿除灭此贼，刘进忠曰：“此贼闻元戎大兵将到，前半月已带全家口，奔屯于顺庆府城金山去矣！但其部下之人，尚有十万之众。倘围困之，彼所迁运粮饷丰足，且费兵力战争，未免两下伤兵，一时不能擒捕。不若待小将诳之，要请其亲督兵围攻成都，待元帅大兵杀人，执捕之如缚一雉鸡耳，岂不是胜于用兵乎？”元帅闻其谋，大喜曰：“刘将军妙算有理。”

次日，令刘将二人，留兵三万守成都。即拔寨登程，行兵二十天，竟入顺庆府境界。有刘进忠单刀匹马，先入见献忠，言成都失守，大清兵众盛难敌，故臣带一军杀出，求请大兵杀回，方救援得成都云云。献忠惊惧信之，及即日，进忠引了主帅，大兵四方杀进。献忠见势头不好，大惊逃之不及，只得伏匿于柴薪堆草之所。大兵四处括搜得牵出，元帅令军兵押人囚车，复出示谕安民，然后传令大军起程，涉水登山，非止三两天得回京师，一连二三十日，方奏凯而归。登朝献俘于圣主，旨诏命碎剐献贼，以祭先明帝，慰其升天之灵，然后大封功臣仕官，赐爵蟒袍玉带，所有殉难死节者，俱受追封旌表。此顺治三年所有之事也。

嗣后偃武修文，天下悦服。从此劫运已满，泰运已开。历数绵长，正应着铁冠图第三幅，“天下万万年”五个字，乃是明白易晓的。若第二幅，一人披发悬梁，乃应崇祯皇自缢之象。若第一幅，彩云托着天将，乃应杀星降世之象。十八个孩儿，即宋炯所言“十八孩儿当主神器”之意。又铁冠道人所作的歌，所谓“东也流，西也流”，乃应流贼劫掠之事，所谓“流到天南有尽头”，乃应宏光帝江南殄灭，李贼湖广丧命之谓。“张也败，李也败”，乃应张献忠、李自成不成大业之事。所谓“败出一个好世界”，乃应败了流贼，才有今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好世界也。这部书名为《铁冠图全传》，而即名为“铁冠图注解”亦妙焉。

诘(jié, 音洁)察——追察。

雉(zhì, 音至)鸡——野鸡，山鸡。

旌表——封建统治者对所谓忠孝节义的人用立牌坊、赐匾额等方式加以表扬，叫旌表。

归莲梦

第一回 降莲台空莲说法

话说明朝末年，山东泰安州有一乡民，姓白号双山。夫妻两口，诚实作家，持斋敬佛。生平有一毛病，是个鄙吝，随你至亲骨肉，平日相与时极其和顺。及至钱银出纳之际，无论周贫济无，就是礼上该用的，也难出手。不是推托事故，定是假装忙迫，必要短欠缺方为称心，家计颇饶。只是年近半百，无男无女。

一日，双山夫妇商量道：“我们两个勤苦节俭，积些家业，可惜无人承任。闻得泰山上神道极灵，何不备些香烛去求祷一番。或者山神鉴格，降得子女，也完我们心事。”算计已定，就拣一好日，要到泰山进香。是夜就虔诚沐浴睡了。睡到半夜，忽梦见天上降一金甲神人，送一枝莲花来，双山亲手接住，及到醒来，还觉得香气馥郁。天明起身，对婆子道：“我昨日诚心要求男女，夜间就有奇梦，梦见天神送一枝莲花与我。莫非山神怜念我们作家人要出去进香，未免盘缠费用，虚费无益。自古以来，相传神道是聪明正直的，只要一点真心诚敬他，他自然感格。难道希罕这几枝香烛、几张纸马？我如今在家祈祷便有好梦，不若多吃几月素斋，一心向善，或者邀天之幸，不至绝嗣，亦未可知。”因此把进香念头息了。可见悭吝的人，若省得一文，连神道也要骗的。

过了几月，果然梦寐有验，那婆子就有了胎。看看十月满足，临盆之际生下一个女儿，眉清目秀十分可爱。邻里也有贺他的，他想，受人礼物，必要请人吃酒，虚费钱财何益。遂贺也不受、酒也不请，仍旧关门吃饭。一过数年，安然无事。

那女儿越长越大了。不意，天运无常，那一年适值旱荒，双山撑持过了。谁想，第二年越发大旱，赤地千里，济南、兖州一路，寸草不生。四远饥民，打家劫舍。双山家内所存粟麦，尽行抢去。他是平日一毫不舍得的，见了这光景，气闷不过，夫妻不上半月，都气死了。乡邻将他几间小屋变卖完葬，结果他夫妇。只存那个女儿流离漂散，日逐在街上抄化度日。且是人情恶薄，亲戚故旧，就是平日受恩的，见人家衰败，还不肯知恩报恩；何况双山存日是个水米无交的，他遗下女儿，谁人肯收养他！幸喜女儿气质比别人不同，虽则小小年纪，偏要自己主张，人有骗他，他竟不信。所穿的是孩子衣服，除了近邻，也不晓得他是女儿，竟象小厮一般。怎奈家业荡然，投身无路。

忽一日往街上闲走，适见一个光憎，随了几个徒弟，在一所野旷之处打坐。那白家女儿，正在无聊，也挨身在老僧旁边坐下。只见那老僧问道：“你是谁家之子，怎么一人在此？”那女儿乖巧，竟不说自己是女儿，答道：“我

作家——谓劳作持家。

相与——相处。

寐（mèi，音妹）——梦。

兖（yǎn，音眼）州——地名，在山东。

四远——意指四方，各处。

日逐——即“逐日”。

抄化——向人求布施。

是前村白家的儿子，今年十二岁。只为年时荒旱，父母皆亡，孤存一身，无处着落，平日又无好亲眷可以照顾，实是无可奈何。”说了这一句，便呜呜哭将起来，引得那老僧慈悲念切，说道：“阿弥陀佛，有这样苦事！贫僧是北边来的，闻得泰山中有一尊活佛，要去参见他，故在此经过，歇息片时。今见你这般困苦，何不随贫僧同到山中出家度日？”那女儿暗思，抄化艰难，不如随他去图个安饱，未为不可。就答道：“若得老师父救我，带挈同去，极好的事了。我又无行李，今日就同走罢。”竟假做小厮，随几个僧人，一路行走，到了泰山中。

却说这泰山，是五岳之宗，高四十余里，阔不可量。其上有日观峰、丈人峰、莲花峰、明月峰，又有石径峪、桃花峪、黄岬岭、飞雁岭、白云洞、水帘洞、黄花洞、玉女池、王母池、白龙池、封禅台、五大夫松。山中又有一座涌莲庵，建在最僻之处。那庵中一个老僧，法名真如。当初原是儒家出身，读书明理。后来削发披缁，做一个苦行和尚，不念佛，不肯招徒弟，也不住寺院，只择得一处无人耕种的荒地，便随高逐低，不论粟麦蔬菜桑麻之类，一概种植。却也奇怪，凡是他种的，生的又丰盛，卖的又价高，除了一身日用之外，件件存余堆积。他就将每年堆积之物施舍贫人。有丧事不完的助他成葬，有亲事不就的助他成婚，有饥寒困乏的助他饱暖，有粮税不足的助他完纳。若堆积之物助完了，再种植起来，依旧助人。有人教他诵经念佛，他说：“我生平不要人财，不贪色欲，不慕功名，不轻贫贱，不重富贵，不修来世，与人无争。但一身吃着的，靠天地种植起来料理，倘若有余，便要周济人急，只算把天地生养之物仍旧还了天地，不干我事，何等干净。我做和尚是这等的，何消诵经念佛。”如此苦行二十余年，忽然一夕灯下现出一尊金刚来，口中朗诵经内四句偈言：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霜，应做如是观。

那真如不慌不忙，立起身道：“你的话甚好，我已明白了。”他原是识字明理的，因自号曰“真如”。嗣后，渐渐心里透彻，晓得过去未来之事。往往论人未来事情，屡屡应验。因此，人人播扬，处处传说，称真如是个活佛。当时就有一般和尚推尊真如为法师，要他坐方丈，真加大骇，遂潜逃至泰山中。适值日晚，无处投宿，他就趁着月亮从山中僻路走去。见一处林木参差，清泉秀石，幽异非常，遂坐在石上。忽见涧水中涌出几朵莲花来，真如喜悦，知是个异境。次日，便攀木樵柴，草创一间茅屋，自题匾额叫做“涌莲庵”。谁知创造这庵之后，便有好事的相传出来。那和尚们闻知，个个到涌莲庵亲近活佛，好借这名色在外边化银子。岂料真如是个最怪借佛法骗人的，他见众僧来皈依，便创起规矩，偏要不化斋不念佛，日间耕种，夜间静坐，若发一言，便是妄想，摈弃山外。那些和尚初来时想是一件好生意，今

挈（qiè，音怯）——带领，携带。

岬（xià，音宪）。

缁（zī，音资）——黑色。

偈（jì，音技）言佛经中的唱词。

嗣（sì，音似）后——以后。

皈依（guī，音归）依——原指佛教的人教仪式，后泛指虔诚地信奉佛教或其它宗教组织。也作归依。

摈（bìn，音宾）弃——抛弃。

见如此枯寂，就退去了大半，只留几个耐心苦守的相伴过日。只是真如道性迥异常人。故此远方慕道的，不怕吃苦，都来相见。

当日那北边来的老僧，带了白家女儿，径到涌莲庵来。因昨日晚，不得相见，至次日上午，真如上堂说法，他的说法，与别个善知识不同。别个要参语录，要棒喝，把几句无来历的话。叫做“机锋相凑”，通是一般鬼混的意思。这真如一走上堂，心里便晓得来参的人是怎样。不待开口，便叫众人不许思想做佛：“你们后日都要死的。到得死时不要怕痛，那如来也是皆痛的，你若怕痛，我今日便与你一刀。”只这一番话。不知是什么缘故，论到北边那老僧来参，真如便道：“不要参，我以前的话，你们都听见，不过如此了。只问你昨日带来的孩子，是男是女？”那老僧见问，吃了一惊，一时对答不出。真如呵呵笑道：“不要讲了，可送他到后边屋里，每日与他两顿饭吃，也不与他剃头发。”那老僧不知所以，因说道：“既是老衲带他来，也叫他一见大和尚，题个法名。”真如道：“这个使得。”因唤那白家小厮来参拜了。真如道：“好个孩子，只是秀美太过。你既到我涌莲庵来，正如落水的人爬到岸上一般。”因此取名莲岸。自此以后，那莲岸朝夕伏侍真如，凡遇说法之时，侧耳细听，至于文墨字句之类，留心访问，真个聪明胜人，闻一知十。

光阴迅速，一过六年，那莲岸已是十八岁了。自思：“我是女身，假充小厮在此混过几年，终无了局。不如出山去，轰轰烈烈做一成家创业之人，强如在此混过日子。”看官，那莲岸是个女子，为何有这英雄气概？不知他原是天上星宿差遣下来，当初投母胎时原有莲花感梦之异，故此年纪大了知识不凡。惟真如晓得，别人那里得知。

一日，莲岸走到真如面前，跪下禀道：“自莲岸亲承法旨，已经六年。自想人身难得，若是悠悠忽忽过了一世，岂不辜负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意。如今莲岸禀明法师，要出山去做一个世间有用的人。”真如听了，叹道：“我原晓得你不是佛门中人。若不放你去，只是天生你这一副心性，自然留不住的。若放你去，只可惜世上的人不知受你多少累，岂不可恨。如今也索罢了，这也是天数如此，非干我事。我明日上堂时，亲送你出山罢。”莲岸拜谢而退。次日，真如鸣钟击鼓，聚集僧众上堂说法，说了许多生死门路。到后来，独唤莲岸来说道：“莲岸，我知你出不得家，因此送你出山去。我有一封口帖儿与你，若遇饥荒之时，可开来看。数年之后仍来见我。”莲岸深深拜谢，竟自出山。

行了一日，到晚间遇着一个白须老者，把手一拱道：“莲岸小师，往那里去？”莲岸道：“我要下山，寻亲眷去。”老者道：“如此甚好，我同你走。”原来那老者不是常人，是本山中积年得道的白猿。因他在真如庵中时常听法，故此认得莲岸。是晚，莲岸同那老者行走不上二三里路，见一草庵，老者便同莲岸在此草庵中歇宿。睡到半夜，外面一道火光透进庵来。莲岸惊起，依了这光，寻觅出去。见庵后一间石屋，两扇石门紧闭，那光就从石门

参——即参看。

参——指进见，谒见

衲（nà，音娜）——指和尚穿的衣服，和尚用做自称。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南斗，即“斗宿”。因同北斗相对来说位置在南，俗称南斗。此句谓北斗星预先决定人的生死命运。

里照出来。莲岸欢喜，知此中必有异事，急急回庵，叫老者问道：“老师，后面石屋里是何宝贝放出光来？”老者道：“啊呀，这光被你看见！也罢，我实对你说。此中有一卷天书，是洞府仙曹留藏的，着老夫看守。经今五百余年，不曾出世，故此夜夜有光。”莲岸闻言大喜道：“这宝光今夜被我看见，老师何不传授弟子？”老者道：“这书乃仙曹秘篆，不可轻易授人的。你若取，且看缘法如何。”遂同莲岸走到石屋。莲岸双手把石门一推，竟推不开。老人教莲岸向石门拜了四拜，只见石门两扇同开。莲岸同老人走进去，内中有一块大石，老人道：“书在此中，你自去取。”莲岸四旁抚摸，全无空隙，就问道：“书在石中，何从取出？”老人道：“你向石头拜上四十九拜，若是有缘，便可得书。”莲岸遂虔诚拜过四十九拜。忽听得石内一声震响，万道火光，直透半天。莲岸仔细一看，见大石分裂，露出一卷天书，光彩灿灿。莲岸取在手中，拜谢老人。老人道：“这书不可褻狎。”莲岸将书藏在怀里，恰好天明。

老人夜庵中收拾饭，与莲岸吃饱。遂谢别老者，独自走了二里多路，看见旷野萧条，人民稀少。望见前面一株古槐树，十分高大，近前一看，见树旁一座关帝庙，匾上写“槐荫堂”三字，就走进去。只见败壁颓垣，荒草满地。走到庙后，见一老妇人，在锅中煮米粥。莲岸问道：“此处为何这等冷落？”老妇道：“原来你不知。近年山东一路，荒旱异常，路上饥死的不计其数。近日有一班饥民，成群结党，打劫为活，因此村里人都散了，只存我一孤老，不能行走，暂宿于此。不想天大造化，庙后有好些粟米，故此取来煮粥充饥。”莲岸此时饿了，就把他粥吃了两碗。见天色已晚，寻一间空房，宿了一夜。次早起身，思想无计，就把怀中天书取出一看，见上面写着《石室相传秘本阴符白猿经》，中间尽是天文地理、阴阳变幻、战阵用兵之术。后面又写一行五个大字，乃是：“谨守槐荫堂”。内心想道：“这也奇怪，他教我住在此间，必定有好处。”遂安心住下。便把壁上的尘垢都抹净了，地下的污秽都扫净了，阶前的草木都斫下了。正要尽兴收拾，不想走到后面一间侧屋里，心下吃了一吓，只见那侧屋两扇石板门关紧，他在窗洞内张了一张，里边甚是黑暗。到底莲岸胆大，竟把石门撬开，就走进里头。四边一看，真个可骇，但见破箱破桶内堆着的都是银子，不计其数。旁边屋里积的，有多少隔年陈物，这真甚么缘故？难道饥荒之世四围都没有，那冷庙倒堆贮起来？不知这一年，那些强盗乘了饥荒，各处抢劫，都藏聚在此处。乡村中人民离散，那个晓得。莲岸一时得了，大喜，仍旧把石门关好，放心居住庙中。

看官定想，莲岸一个孤身女人，彼时这班强盗难道竟忘了这宗财物不成？万一回转来，不惟财物原是他的，并莲岸一身也难保。谁知，那年饥荒，官府安插小民，络绎而来。第一严禁的是强盗，日夜缉捕，捉到了，不问赃物便一棒打死，是时不知打死了多少，想是那一般强盗死多活少，所以槐荫堂

仙曹——曹，辈，即仙辈。

篆（lù，音录）——道士所画的一种图形或线条，声称能驱使鬼神、给人带来祸福，迷信的人认为它有根大的魔力。

褻狎（xiè xiá，音谢霞）——即猥亵，指轻佻，不庄重。

斫（zhuó，音茁）——用刀斧砍。

内绝无人来盘诘。乡村人个个晓得是冷庙，各不提起，听凭莲岸享用。

那莲岸得了此财，暗想道：“我少时，父亲也是个认真作家的，平日柴米充足，只道一生受用，岂料命运不济，家业罄空，使我自小飘散到这般地步。我如今虽是女流，也曾经历许多苦境，幸喜真如法师训诲，不是个懵懂之人。我今若要看守家财，就再生也用它不尽。不若生个法儿，把这项银子做一番好事，岂不是好。”当时立了主意。

适遇山东一路，因饥荒之后百姓流离困苦，饥一顿饱一顿，顶风冒雨，不得安宁。又兼官府征粮甚急，没有一刻心安。因此，城市乡村，个个都染疟疾。一寒一热，都是疟鬼作祸。请医吃药，并无一个愈可。众人传说开来，尽道一桩奇事。当日莲岸闻知此话，忽然想起真如法师传下一个封口帖儿，教我饥荒时开看，今见此光景，何不寻出来看是如何。就将包袱内寻出，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藏经内抄出治疟灵符：

敕令 丨丨丨

此符，将朱笔叠书此四字，每书一字，念咒一遍。书完又叠，书‘敕令’二字。“令”字下连向上三点，念‘敕’！”

咒曰：赫赫阳阳，日出东方，神笔在手，驱除妖瘴。吾奉天帝急急如律令，敕！（连趯三点，第三点趯出尖头，重念此‘敕’字，如一喝。）

此符，于日初出时向东方誦掌背心上，只不许一人知觉，疟疾立愈。

莲岸看了大喜，想真如晓得未来，真是活佛。就取一幅纸写道：

“槐荫堂女师莲岸，神治时行疟疾，概不受谢。”

写毕，便将此纸粘在庙门外。过了两日，就有近村的人来求他。或是男人，或是妇人，或是孩子，俱来治疟。人想他施什么药，用什么针灸。谁知一件不用，止有一个灵符，立刻就好。不上数日，四方传说，求符的便挨挤庙门，打发不开。人要请他家中去，他执意不肯。因此，庙中热闹。以后疟疾好的，或有送监盒谢他，或有送酒米谢他，或有送钱银谢他，他一毫不受，对众人说道：“我是泰山涌莲庵活佛的徒弟，当初受本师戒律，专一赈济贫人。如今列位不但病好了，若是有家内困乏的，或是有欠粮莫措的，不妨来对我说，我一一资助。”众人听见这话，个个欢喜。自此以后，来拜莲岸者日多一日，一半是治疟，一半是求助。莲岸一一打发得清清楚楚，并不烦人守候，把一个冷庙弄得如墟市一般。那时官府也有闻得的，怪他聚集人众，出示禁止。争奈小民俱是饥困余生，见了赈助的人，就如亲生父母，官府虽是禁缉，不过拿来打责，难道有好处与他的。譬如笼中之鸟，拘得他身，拘不得他心，所以莲岸的声名大著。欲知后来，请看下回。

盘诘(jié, 音杰)——盘问。

罄(qìng, 音庆)——尽, 空。

懵(m ng, 音猛)懂——糊涂, 不明事理。

瘴(zhàng, 音丈)——瘴气, 热带或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 能致人疾病。

趯(tì, 音替)——跳跃。

墟市——亦称“墟(虚)”, 南方农村的定期集市。

第二回 劫柳寨细柳谈兵

却说莲岸济人一事，远近闻名，俱称为女大师。不知他那里来这银子，人来求他的，无有不给。内中 有两个光棍，一个叫强思文，一个叫杜二郎。他两个算计道：“闻得女大师莲岸专要周济贫人，他年纪又轻，丰姿又标致，难道没有风情的”不过借赈济为名，要选几个好男子做些风流事业也未可知。我两个人何不去求他，勾引得他上身，不要说银子用不尽，把这娇滴滴的女人夜间受用岂不快活。”计议已定，就走到槐荫堂来，拜见莲岸。莲岸问道：“你两人有何事？”两人道：“在下原是好人家的儿子，因年时荒歉，无室无家。知道大师仗义疏财救济贫乏，故此特来拜见，愿在大师门下效奔走之劳，图安身之策，求大师收用。”莲岸见两人全无诚实气象，就道：“你两个既要住在此间，这也不妨，须要凡事小心。”两人道：“在下也识几个字，自然是谨慎的，不消分付。”莲岸道：“既是这等，你且在堂前住下。”当日就收用了。你道，这两人一团歹意，为何莲岸不择好歹便收用他？不知，莲岸自受《白猿经》后，其待人接物，步步用着兵机。他想：“这两人气质好险，骤然来投，我若不收留，放他出去，他必坏我的名声。不如收在庙中，以后调度他。”那两人不察莲岸深心，只道是好意，满心欢喜。

住了数日，不见差遣，无由亲近。再过两日，正值莲岸生辰，庙中斋佛求福。两人私计道：“我与你始初要如此如此，故投身到这里。如今冷冷清清，没个门路。恰好明日是他生日，我们把衣服铺盖尽数当了，买些汗巾香粉之类代献，再把几句巧话逗着他心事，待得到手时节，何愁不富贵。”两人定计，次日当真买了许多东西献与莲岸道：“小的们没什么孝顺，特买些香帕之类与大师上寿。小的想，世间日子是容易过的，象大师这样青年，正好受用。小的感受私恩，不知怎样图报。”莲岸已知来意，笑道：“生受了，你们且出去，我自有主意。”二人退出，想大师的活，暗暗欢喜。

挨至黄昏时候，忽见一个小童拿一壶酒并两色菜，出来道：“大师分付说，你们两人每事谨慎，送这酒来赏你。又分付你，大师要用两匹锦缎，你们明日可买送进来。”两人听了，又喜又惊。商议道：“我两人俱是贫人，那里有许多银子买那锦缎！”又想到：“我们若得亲近他，何愁没有银子。明日可将身子抵卖，诓骗些银子，干这桩事。”次日早起，往外边寻一大户，央个保人，把身子抵银六两，愿加重利，十日内便还。晚间就买成锦缎送进去。莲岸收了，并无话说。

两人坐卧不安。至夜深，就往里头打听，见内门处处不关。两人算计道：“每日间，内里绝早关锁，今夜为何这时候还开在那里？这分明是待我们进去。”想了一会，越想越真，不觉欲火勃发，竟走进来，径到内房门首。但见房门半开，那莲岸艳装妖冶，瞌睡在灯火之下。两人大喜，推开房门，就跪在身边，叫声：“大师！”只见那瞌睡的抬起头来，仔细一看，不是莲岸，却变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你道这怪是谁？原来是莲岸用阴符之法变成的，叫做“假形魔 鬼术”，两人看见，一惊不小，转身便走。外边的门已处处关锁了。堂后转出两道火把，莲岸手执利刃，喝教妇女们：“把这两人捆了！”

内中——即其中。

娇滴滴（dí，音笛）——即“娇滴滴”。

魔（y n，音眼）——梦魔。

那两人见了这模样，先把魂灵儿吓去了大半，一言也说不出，听凭他捆绑。莲岸也不发一语，叫抬到后面小屋里放下。这是莲岸暗暗打听明白，故设此机关，知他必落此圈套。

那两人足足饥了两日，到第三日，莲岸方叫把两人扛出来，对他说道：“你们这两个想做歹事，如今是要死还是要活？”两人哀告道：“罪该万死，望乞大师赦宥！”莲岸道：“我若饶你们，那大户的银子你们把什么还他？放你们出去，也是个死。”两人放声大哭。莲岸道：“你们若能改行从善，我依旧看顾你们。若后来再有过犯，便饶你们不得了。”两人道：“若得大师开恩，小的们以后再不敢生一毫歹意。”莲岸叫放了缚，倒把六七两银子与他，着他速还大户去。两人磕了头，就象死里逃生一般，爬起来就走出去。看官，那莲岸既知这两个是歹人，为何又把银子与他？要知，兵法用人之法，必先加之以威，随后继之以恩，使他心服，无论好人歹人皆为我用。这是莲岸极稳的见识。

两人既出，莲岸私计道：“他两人既已如此，也不怕他再有凶恶。但是，我这声名渐渐发露，不如创起一个教门，设一规矩，收拾人心，做些事业，岂不为美。”遂传说道：“我是涌莲庵活佛的弟子，当初奉法师之命，出山来行教度人。如今有入我教者，不论老少男女，个个使他衣食饱暖。但自今为始，若是来皈依我的，各人有个记验，都要在左手臂上刺一朵莲花，便是我教中之人。若不刺的，我也无银资助了。”

却说，那四方小民，只为饥荒之后，谁人不喜饱暖，听得莲岸有这教门，个个心悅，皆不畏痛，任他刺莲花在臂上。孰知莲岸有个法度，用针刺下，一毫也不痛。这是何故？原来莲岸把《白猿经》看熟，经上许多符咒，内有一符叫做“神针入臂法”：

右符，将左手做三山诀，顶清水一升，向东方立，右手执针，从空中书符水面上，每书一字，口中念“王子五行西山镇”一句，书完，将针在虎口内，吸水一口喷在臂上，以针针下，不痛无血。（三山诀：屈下中指，第四指竖起，余三指是也。虎口：大指食指间也。）

莲岸看了此符，欣然领会，故此就创起这教来。凡来人教的，他就一口法水，与他刺莲花；果然不痛，因此，众人入教的越多。莲岸自有主意，凡老弱男女各与他饱暖。内若有强壮多力、识字明理者，不惜钱财，待之上等。这个呼做“白莲教”，因他姓白，生时有莲花之异也。

自设这教，不上两月，四远的人相继而来，直至数百，莲岸俱收在教内。其中有两个少年：一个是顺天府人，姓李名光祖，有万夫不当之勇，因家业荡废，飘零在外的。一个是南京秀才，姓宋名纯学，家贫落魄，无室无家的。莲岸看那两人，皆是有用之才，极厚待他。自后，两人颇用兵机，部勒人众。器械衣甲，将有举动的意。

是年三月望日 新泰县知县，偶从槐荫堂经过，见那人烟聚集，就唤衙役问道：“世路荒凉，为何这一处甚是热闹？”衙役将女师济人之话一一禀明，知县疑心，次日申文，约同山东路总兵官，将要擒捉。早有人报知莲岸，莲岸道：“若得宽缓一两月来捉，待我图一个安身之地，我就不怕他了。”遂

赦宥(yòu, 音又)——宽恕, 原谅。

望日——即夏历的十五日。

差宋纯学装做斯文模样，取银几百两，就教中有因亲及亲的衙门里人，知会各官说道：“女师不过倡导佛法，就要拿他，并无实据。不若宽缓一两月，察访他实迹，方好整治。”各官听信这话，又想是女流，未必大害，先差缉捕人役外边访求，按兵不动。

莲岸闻知这消息，心中欢喜，以为得计。就唤李光祖去分付众人道：“大师立教，不过救你们的贫苦。如今官府生起疑心，把你们看做歹人。若是大师有不妥处，你们臂上都有记验，是刮不去的。况且大师的威福，非比凡人，你们须要顺从，听他差遣。”众人道：“我们受大师大恩，就要使我到水里火里去，也是愿的。”光祖进来回复。莲岸知道众人归附，便着光祖于众人中选择强勇的，分别器械，教习起来。

适值山东地方有深山险要之处叫做柳林，林内有个寨主，混名叫做番大王，生性多勇少谋，手下有四五百喽罗，占据柳林，打劫往来客商。官兵因柳林深密，难以进剿。莲岸打听得这所在正好安身，就差杜二郎、强思文两个，装了几口袋布，从柳林过，分付如此如此。两人依计把牲口驮了布，望柳林而来。

到了林外，只见一伙强人突出，放了一支响箭，竟来劫住牲口。杜强两人见了，忙跳下马，伏在草里大喊道：“这布匹是白莲女大师的，要往别省去卖，买些锦缎礼物要送番大王的，求爷们放路。”那些强人听了，就把两人缚了，将牲口一齐赶进柳林。真个柳荫密密，山坞重重，转了几十弯，才到寨前。枪刀摆列，令人惊怕。一个强人先进去通报，不多时走出来，带那两人进见寨主。过了三四重门，见一高堂，内中一个穿红的，满面虬须，坐在中间。两人知是番大王，俯伏在地。番大王问道：“你们是何人？”两人道：“小人的教主是白莲女大师，广有钱财，聚集人口，住在槐荫堂。近日被官府欺他女流，他要亲来投拜大王，先着小人把布卖了，买些礼物。不想遇见头领爷，带了进来。”番大王又问道：“你们的女师多少年纪？人材怎样？”两人道：“小人的教主今年十九岁，人材美丽，就如天仙一般。”番大王听得此言，不觉神魂飘荡，满面笑容，叫人备酒席请两人吃。两人拜谢，出堂赴席，在寨留了一日。第二日，番大王把二十两银子分赏两人，又差两头领，抬着一副盛礼，同至槐荫堂，迎接女师。分付道：“布且留下。致意大师，也不消送礼来，寨中尽可居住。但要速来，方见盛情。”两人拜辞而出，引两头领，径到槐荫堂，拜见大师，备说番大王之言。

莲岸听了，心中明白，便叫人准备牲口，将钱财货物尽数装好，先着宋纯学押送柳林去。自己领了众人，又着李光祖选择二十名好汉，里面穿了衣甲，藏有刀斧，外面穿了长衣，夹辅莲岸。

只见宋纯学先至柳林，番大王接着大喜，把货物点明收了。后来一簇人马，拥着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番大王望见，躬身来接，众人齐声称美，番大王欢喜若狂。但见跟了许多随从，后面还有牲口。每一牲口驮了百十瓶酒，约有几千包，番大王只道都是宝贝，但点进去，接至里面，大排筵席，极其丰盛。莲岸进堂，坐在首席，对面是番大王相陪。莲岸道：“远闻大王英雄盖世，奴家倾心动念，已有日了。只因官府不能爱惜贫民，奴家不得已周济一二，他倒有疑心，又欺负奴家是女流，故此特投贵寨。还不曾拜见尊夫人，怎么又费这盛席？”番大王听了，认他是欲嫁与，便喜道：“不才寄迹柳林，

虬（qiú，音球）须——拳曲的胡子。

内室荆妻 尚未曾有，从无开荤的人，还算是一个童男子。”

两人说说笑笑，将次举杯，莲岸忽然立起道：“这酒味为何苦辣？”叫左右：“取我方才带来的酒，尽数打开，就在堂上暖起，敬大王一杯。兼之，今日喜席，着在外头领及众兄弟每人敬酒十瓶，教他开怀畅饮，这叫做‘入门欢’。”当下杜二郎、强思文将酒分给各人，个个欢喜而饮。堂内跟随的李光祖等二十名好汉伏侍吃酒。番大王道：“贵从众兄弟可在外管待，不消在此侍候，恐太劳动。”莲岸道：“不妨，这是奴家平日的规矩。他初进寨中，不要乱了法度，只叫他斟酒便了。”番大王遂开怀畅饮。真个这酒又香又甜，十分好吃，莲岸又尽情相劝，番大王纵意大饮。两人话得投机，又把大杯轮流敬奉。直吃到四更，番大王醉倒椅上，不能起立。莲岸叫宋纯学出外去看，见众人俱已大醉。莲岸就分付把堂内的门关了。李光祖等丢个眼色，一齐脱去长衣，露出披挂。番大王随身几个从人，俱被砍杀。李光祖就把番大王砍下头来。看官，那莲岸这酒，必定平日间不知将什么极浓厚的做就，但教人吃醉了就如死的一样，只是寨里好汉，难道再没一个有心计的，听凭他美人计弄翻了？不知他随从的人陪着外边，个个把自己的酒大家同吃，大家同醉，所以人俱不疑。就是莲岸劝番大王时，也把巨杯奉陪。为何独不见醉？不知莲岸预先出了重价，觅得一种草药，凡遇吃酒时候，略把些在口里咀嚼，随你怎样好酒，吃下去如水一般，立刻就醒。所以，这一夜，一来一往，番大王便醉，莲岸独醒，故与李光祖等二十名好汉不曾吃酒的弄出这奇事。

次早，莲岸叫手下把番大王与从人的尸首往后园烧化。挨至上午，寨里多少头领方才醒来，莲岸唤至堂前。忽然，天色昏暗，黑风卷地，众头领俱吓呆了。莲岸手拿一盆清水，向外倾出去，便下大雨，雷电交作。这是《白猿经》上唤做“腾阴掩地法”。停了数刻，天复明亮，众头领大骇。莲岸道：“我是涌莲徒弟，昨晚进寨，见你们寨主有些歹意，我如今已斩除了。你们各人，须要小心归顺，我自然加厚你们。众人已被法术惊慌，听得这话不敢违拗，个个拜伏领命。

莲岸就着各人整顿兵器，练习武艺，皆有身手。又想到：“我今托身此处，立个根基，究竟非终身之策。必须差几个心腹，往外边打听有奇才异能之人，招集进寨，共图大事为是。”就差宋纯学扮做客商，付他几百两银子，出外做些生意，务要沿途察访，招取异人。纯学领命，束装而去。同伴有五六个，一径出外不提。

却说徽州府有个程家，祖传的好枪法甚是厉害。内中有一个名唤程景道，年纪二十余岁，他传习的枪法极高，兼之义侠过人，善晓兵法。一日，要出外交结豪杰，就托做生意名色，带些货本，竟往苏松一路贩卖布匹，要往河南去卖。适值宋纯学也来贩布，在扬州饭店遇着，遂同房作寓。夜间谈论近事，甚是契合。宋纯学道：“小弟原是金陵庠士，只为斯文一脉衰敝已极，故此弃了书本在外谋生，正所谓‘玉皇若问人间事，唯有文章不值钱’。这两句实令人感慨不尽。”程景道道：“观仁兄气概，原不是这几本破书可以拘得住的。即如小弟，一段雄心，托迹商贾，倘若有此快意，天下事尚未可知。”两人说话投机，半夜共饮。

不期是夜景道因酒后讲些枪法，冒了风寒，次早发寒发热，不能赶路，

纯学因他染病，不肯分别，住在店里与他煎药伏侍。过了三四日，景道病好，感谢纯学，要与他同行。纯学道：“前日闻得山东一路布匹甚是好卖，况今岁枣子大熟，我们何不同去，卖了布买些枣子来，倒有利息。”景道道：“弟愿同去。”遂雇了牲口，竟往山东路来。

行了数日，将近柳林，纯学暗令同伴到寨里去报大师，说访得一个好汉在此，须定计来赚入寨。莲岸分派停当，就差此人密约纯学。

到了次日，已到柳林。景道对纯学道：“弟闻此处有强人出没，待我先走，你押着牲口随后而来。倘若遇着几个，须索结束了他，也显得我生平的手段。”纯学依言，押了两队牲口，一队是景道的货，一队是自己的货，让景道当先。走了一二里，只见树木参差，并无入迹。又走进去，回头一看，望见纯学叫苦连天，跌倒在地。那两队牲口被五六个狠汉赶了一队往山坳里去了。景道急走回来，扶起纯学，检点货物，恰好去了景道的一队。景道笑道：“抢我货去也不打紧，只可惜不曾遇着这般草寇，显我本事。如今幸喜兄的货留在此间，待我护送过这条路，你自前去。我在此必要寻着这班人，与他见个高低。”纯学只是叫苦。

当晚寻店歇下。纯学道：“小弟被强人打得遍身伤损，行走不得。又可惜仁兄的货被他劫去。弟愿把自己的货转求仁兄替我去卖，买得回头货来赚些利息，做大家本钱度下去，岂可因一得一失就分你我。小弟在此将息几日，专等仁兄早来。”景道是个直气人，见纯学这样真诚，便承担了。

次早，就将纯学的布到济南发了，果然布匹好卖。就将银尽数买了枣子。不满半月，依旧路回来。到那店中，不想纯学已去了。访问店家，店主人道：“宋客人自两日前有个亲眷遇着，同他下去，说道离此不远，一站多路，等候老客。”景道闻言，次早急急赶行，来寻纯学。

行到前日打劫的所在，谁想这一日的强人有几百个，截断去路，脚夫见了，俱已惊散。这些人竟把几百包枣子俱拖向里头去。景道大怒，喝叫：“休走！”绰了枪，急赶上前。谁知这般人竟不与他厮杀，穿林过岭而走。急得景道眼内火出，喊声如雷。赶过几十个湾，但见绿柳参天，树荫遍地。自想：“这货若是我的也罢，无奈宋兄这般诚实见托，我今空手回去，有何面目见他，我今也顾不得死活，必定要追转来。”只管赶去。

赶到日色傍晚，林径愈僻，肚内又饥，仰天叹道：“不想一生雄略，困于草寇，就死也罢，但是负了宋兄一片好心。”又赶进去，忽见前面一人叫道：“程兄不必追赶，且歇息片时。”景道一看，认是纯学，急问道：“宋兄怎么在这里？我为这些贼人打劫了货，拼死追他，恐怕辜负了你。”纯学道：“多谢盛情。但小弟不重在货，而重在吾兄。此时想已饥困，且随小弟到那边去，取酒压惊。”景道不知来历，随了纯学，走过一里多路便有一所房屋，两人一同进门，纯学就叫小厮暖酒来吃。不多时，酒肴齐备，两人对酌。景道就问来历。纯学道：“不瞒长兄，小弟见这世界，英雄无用武之地，未免一生碌碌实为可惜。此地乃小弟受恩之处，内里有个女大师，雄才震世，久慕吾兄大名，特托小弟委曲求请，到此一叙。万望吾兄俯就，不胜感德。”景道听了，沉吟不决。纯学道：“兄不用疑心，若不能建功立业，自有个善全之策，送兄归故里，绝不敢相负。”景道此时没可奈何，只得顺从。

过了一夜，次日早晨，门外有四个人抬一副盛礼进来，说道：“大师致意宋相公，这礼送与程爷，分付就请程爷到里头相见。”纯学小小心心奉陪程景道，走至里边，登了正堂。莲岸步出，景道将要行礼，莲岸唤人扶住，

说：“不消大礼，只小礼罢。”相见过，就排筵席。莲岸亲自把盏，说道：“小可虽是女流，颇知大义，终不忍使天下英雄困于草莽。倘不弃山寨，款留在此，后日或为朝廷出力，或自建功业，也不枉为人一世，未知尊意若何？”景道自想不能脱身，只得说道：“承大师开谕，景道安敢有违！”莲岸道：“君乃人中豪杰，倘有奇策，幸即见教。”景道道：“贾竖之徒，安有大志。但承大师下问，自当冒陈鄙见。今大师雄踞柳林，虽则官兵难入，到底不成大事。天下大事，不是荒山僻处乌合之众可以做得，如今有三大事，望大师图之。”莲岸道：“甚么三事，可为我言之。”未知景道所陈三事如何，待下回细说。

谕——吩咐，告诉（旧时用于上级对下级或长辈对晚辈）。

贾（g，音谷）竖——旧时对商人的鄙称。

第三回 假私情两番寻旧穴

当日景道进说三事：第一，是扶助天下文人，使他做官。第二，是交结天下豪杰，为我援救。第三，是赈济天下穷民，使之归附。又要着有才干的人在各省开个大店铺，以便取用。莲岸听了大喜道：“我之得景道，犹汉高之得韩信，先主之得孔明也。”遂依景道之言，行起事来。即差强思文、杜二郎，同几个心腹的人，托些货本，只拣大郡所在，各处开张店铺，以待不时取用。又差李光祖等数十人出去，遍访豪杰，教他四处响应。柳林寨中，只留程景道做主，莲岸自己带领宋纯学，要亲到京都选择文人，兼之一路上周济贫乏，感动民心。论起理来，那莲岸既为教主，只该守住柳林，差各人在外做事业才是，为何要亲去选择文人？不知莲岸原有深意。他想：“英雄男子必要寻几个绝色美人取乐。难道我这个女英雄就没个取乐的人么？若要众英雄内拣一个做了丈夫，他便是我的主了，这决不要。我只到各处去寻一个才貌十足的文人，用他欢耍，不用他理事，有何不可。”就扮做男子，同宋纯学收拾行李出门。只因自己姓白，法名莲岸，思想古人李白号青莲，他就暗藏姓字，改名唤做白从李。自此以后，称自从李就是莲岸，看官谨记。

闲话休提，如今再表河南开封府，有个世袭百户，姓崔名世勋。那世勋原是将门之子，英雄出众，忠义过人，年纪四十余岁。奶奶安氏，止生一女，取名香雪，因安氏未产之时，梦见仙女手持一枝梅花与他。乃至生下女儿，安氏叹道：“梅花虽香洁，终为清冷之兆。”因此取名香雪。自此以后，再无生育，夫妻爱如珍宝。五六岁上，延师教授，那香雪因此知书识字，才貌争妍。

一日，安氏对世勋道：“我家无子，只靠这个女儿，你又不喜娶妾。我的妹夫王秀才，有一儿子，年纪与香雪相仿。近日，他夫妻不幸俱去世了，我意欲接他儿子过来，与香雪中表兄妹，相伴读书。后日，此子可教，便承继他为子，你道如何？”世勋道：“这事也好。”便拣吉日，差人去接王家儿子过来。世勋夫妇一看，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与香雪一样标致，心中大喜。就送他到学读书，求先生取个名字。先生想了，说道：“名叫做昌年，字叫文令，因他是个孤子，指望后日昌盛得意。”世勋道：“取得好。”自此以后，表兄妹大家读书，真是天生一对聪明的人，不须先生费力，竟日胜一日。

过了数年，安氏因女儿长成，不让出外读书，请的先生，独教昌年。果然文才淹博，志气高迈。世勋甚喜。不意安氏卧病两月，奄奄不起，对世勋道：“自我嫁到你家，并无失德，只因没有儿子，终日忧郁。如今身子谅必不好了，只是心上放这女儿不过。我看昌年才貌双全，德行又好，趁我眼里，你将香雪许他，我死亦瞑目。”世勋道：“这也是我的心愿。如今俱已长成，极好的事。”安氏又扯香雪的手凄怆一番，不多几日便辞世了。香雪日夜痛哭，世勋料理诸事，时常安慰女儿。王昌年感念母姨之恩，又且有小姐婚事，也要尽三年服制。世勋因有婚配之命，遂不把继嗣提起，这事不在话下。

却说李光祖承女大师命出外遍访豪杰，闻得陕西有个李公子，好贤礼士，他便将这教门聚集起来，竟到陕西纠合人众，与李公子合兵。那时，朝廷闻知白莲教各处猖獗，诏各省调兵进剿。那百户崔世勋亦在调中。世勋闻得此信，也不惊怕，只愁家内无人照管。当时有个亲戚，对世勋道：“奉命出师，自然功成名就。但令爱尚自娇小，何不继娶一位夫人料理家事，便可放心出

去。”世勋想，此言亦是，就应承他。做媒的说上一家，姓焦，是个再醮的，年纪也有四十岁。世勋道：“年纪不妨，大些正好理家。”不上几日，娶到家里。起初原说一个焦氏，岂知带了儿子，从母姓焦，叫焦顺，又有媳妇杨氏，夫妻两个生性淫恶。世勋见此两人，无可奈何。就令焦顺与王昌年同馆读书。只见焦氏过门之后，把香雪待如亲生，解衣推食，十分怜爱。杨氏也如嫡亲姑嫂一般。世勋看见这模样，心里便放得下，收拾器械衣甲，随了主帅起身而去。

那焦氏自世勋去后，把钱银账目收起，又纵容儿子媳妇穿好吃好，渐渐把王昌年当外人看待了。馆中先生，也打发归去。是年适值学院考试，王昌年因守安奶奶之孝，立意不考。焦氏便将家内钱银与焦顺外边夤缘，焦顺进场，不知写什么上大人孔乙己在里头，便高高地进了一名学。当时荣幸，自不必说。

一夜，焦顺对杨氏道：“我进了学，作成你做了秀才娘，你也该把什么东西谢我。”杨氏笑道：“你要我谢，我也没有什么，不过多奉承儿遭就是。”焦顺道：“这不消说起。只是你的好处，教我每夜要请先生帮扶，甚不快意。你还是设一个法儿奉奉我才是。”原来焦顺说这话，因他心里思着香雪小姐，故将这言语提醒杨氏。杨氏明知此意，只不回答。当夜上床，两个颠鸾倒凤，不知绢头，方得休息。

次日起身，焦顺出去。杨氏想丈夫昨夜的话，分明是想香雪姑娘。我今若不与他周旋，他两个日后自好了，不以我为德，反以我为怨。况我心上也有个别寻主顾的念头。我如今莫若把香雪骗来，与他撮合，就是我有些外事，他也管不得我。”是晚焦顺进房，杨氏对他道：“我想你前夜嫌我

，想是要寻小的配你这付本钱钱了。”焦顺听了，拍手笑道：“我的夫人这样聪明，一句活便猜着我心事。”杨氏道：“只不知哪一个是你的心爱？”焦顺便把思想香雪的意再四恳求。杨氏道：“这个不难。但怕你这东西被那，教我愈加不称意。你今夜且在我的所在将养一番，明日算计也未迟。”焦顺大喜。是夜仍旧央姓角的做了替身，竭力奉承。杨氏虽则，因帮手争气，也觉快活。

过了两三日，杨氏想：“丈夫要干这事，甚是容易。我何不乘此机会也觅个的燥一燥脾，有何不可。”因想起焦顺一个书童，叫做爱儿，年纪十九岁，气力雄壮，着他伏侍一夜，也是好的。当日便对焦顺道：“你今夜只说在朋友家住了，我房中无人相伴，央香姑娘同睡，到得深更，我自躲开，你竟进房取乐，再无不稳。”焦顺大喜，就出去，直等夜间回来做事。

杨氏先到书房，对爱儿道：“今夜相公出去，我独睡在小姐房里，待至深更，你可到小姐房里来，我开门等你，还你有些好处，切不可忘了。爱儿见说，不敢违逆，只得承顺。杨氏进来对香雪道：“香姑娘，我有一件事求你。你晓得我一生最怕的是独睡，便是夜间老鼠厮打，也是怕的。今夜你哥哥出外去做文会，我的丫鬟又差到娘家去，无人相伴，特来央你相伴一夜。”香雪道：“嫂嫂既然怕冷静，为甚么又放哥哥出去？”杨氏道：“便是。我最怪他一做了秀才就有许多朋友来勾搭。如今幸喜得姑娘在家，日后嫁出去，不知还要受他多少气哩。”香雪信以为实，也就依从了。

再醮(jiào, 音叫)——再嫁。

夤(yín, 音银)缘——比喻拉拢关系，向上巴结。

当夜姑嫂吃了夜饭，又说些闲话。香雪一个女婢，叫做添绣。香雪分付把自己的房门锁了，“你到厨房里睡罢。”杨氏道：“太平世界，锁甚么门，就开着何妨。”添绣一时懒惰，也不去锁，竟往厨房安歇。

姑嫂两个睡在一房，吹熄了灯。只见更余之后，香雪睡不着，叫声“嫂嫂”，并无响动。香雪心疑起来，穿好衣服，各处寻摸，不见杨氏，那房门是半开的。香雪想道：“今夜嫂嫂必有恶计，我不可住在此。”因想：“黄昏时我的房门也不要锁，着实可疑。我如今也不到自己房里，可到厨下，唤添绣起来伴我。”

谁想那焦顺起更时便藏在一间空屋，挨至半夜，悄悄进房。满床摸遍，全无一人。想道：“必是香雪有些知觉，仍到自己房里去。我今一不做二不休，且走到他房门首，打听消息。”原来，那夜杨氏布置停当，悄悄走到小姐房中睡下，等待爱儿进来。不料爱儿畏惧焦顺，不敢进来。杨氏守到半夜，适值焦顺摸来。见香雪房门不关，心中暗喜道：“香雪妹子原自有心，晓得我有些意思，因此不肯住我房里，却把自己的房门开了，明明叫我进去。”遂推开房门，摸到床前。杨氏在床上听见有人走响，只道爱儿来，伸手搀他，
[缺一百八十二字]

东方渐渐发亮。两人正要讲话，不想房门一响，唬得心里乱跳，一句话也说不出。原来，房门响是香雪同添绣要进房，听得床上热闹，不敢进去，竟寻一把锁将房门锁住，仍旧到厨房里来。房内两人无门可出，急得乱抖。焦顺道：“如今奈何？”杨氏听见叫妹子，知道认错了，反不则声。挨到天亮，你认我，我认你，不觉得呆了，又好笑，又气恼。焦顺把杨氏啐了几啐，杨氏也埋怨丈夫，两人到底疑心。停了一会，香雪叫添绣把房门开了，在房门前将焦顺大骂，唬得焦氏不分皂白出来劝解。两人抱头鼠窜而去。杨氏自觉没趣，三日不出房门。

自小姐一骂之后，焦顺夫妇日夜在焦氏面前毁谤香雪，焦氏听信了，又晓得当初安氏曾把香雪许下王昌年，只因怨恨香雪，并王昌年也做了对头，时常茶迟饭晏，要长不能，要短不得。焦氏早晨起来，便把香雪与昌年牵枝带叶，寻些别事，咒一遍骂一遍。香雪听了，无奈他何，只是向母亲灵座，痛哭几番。焦氏愈加怒气，渐渐把恶声相逼，百般怠慢。那王昌年自世勋出门之后，心中不乐。又见焦顺进学，终日兴头，往往被他奚落。及至焦氏在里头咒骂，一发不安。想起先前承母姨大恩，自小抚养，临终时节特把小姐许我。不想世态变迁，到了今日反教我进退元门，莫若到陕西仍旧依傍姨夫，或者他得胜回家，完了小姐婚事，也未可知，是日，便略略措置些盘费，请焦氏出来说道：“母姨夫在外，音耗不通，我要到陕西寻取消息，故此告辞。”焦氏道：“你在家无用，出去学些乖巧也是有益的。速速去罢。”并不提起盘缠的话来。昌年气愤不过，总不开口，就进来拜辞安氏灵座。才到灵前，不曾一拜，心中悲伤，不党放声大哭，拜了几拜，就出来了。焦氏在旁说道：“好好出门，做这样嘴脸，可厌可厌。”

香雪听知此事，有如乱箭攒心，从暗里也哭了一场。遂写书一封，将簪钗首饰包了一包，约一二十金，着添绣暗暗送与昌年。书中大约叙兄妹分离之情，并嘱他候问。未后带着几句心事道：

“百年之期，自甘死守。一心之托，岂忍生离。魂断青衫，泪浸红烛。”云。

添绣将书物送至书馆，昌年看书，收了物件，对添绣道：“泪枯肠断，不能写书回复小姐。至于终身之约，虽死不渝。小笺一幅，用此拜谢，但求小姐保重。此去到老爷处，一有好信，便即归家。”添绣听了，就进来述与小姐，并送上诗笺一幅，香雪含泪看诗，却是绝句一首，前半在下忘记了，只记得后一句道：

却伴春鹃带血啼。

小姐硬咽无言，和衣睡了。次早王昌年起身而去。自此，小姐终日愁怀，恹恹成病。

却说焦顺自房中出丑之后，还痴心妄想小姐。自思：“小姐平日最好文墨，我如今若要再缠，必须用文才欣动他，或是做一首诗，或是写一封书，央添绣送去，他自然心肯。”遂提起笔，吟哦终日，改了又改，才写成一封书，并一首诗。书云：

生员兄焦顺，跪拜奉书小姐房前。前日感小姐骂我，甚喜。古人云，不打不成相识，何况亲口大骂乎。自从骂后，夜夜思量此物，即如今日写书，甚觉费心。闻小姐有病，必定想我哉。吟得好诗四句，若看之，今夜何妨一做，我与你大妙也。诗云：

焦顺从来顺女娘，况兼小姐雪之香。

莫愁小脚三更冷，谨奉寸长。

焦顺写完，念了数遍，大叫道：“好书好诗，不愁小姐不喜。”就封了书，并拿银子一两，走到里面。适值添绣出来，他便扯住道：“我有一事求你，先送你银子一两。”就在衣袖中摸出银子，并书一封，说道：“银子你收了。这封内是一个名士做的诗，送与小姐看，千万不可遗失。”添绣本意不肯，只因见了银子，连这封书也拿了。他原不知此书厉害，竟走进房递与小姐，也不说是焦顺送来的。香雪不知其故，把书开看，便大怒道：“这个一窍不通的狗才，这样无状！”先把添绣痛打一顿，就要往外边发作。忽然自想：“我是孤身无助的女子，若与他争闹，未免遭他恶口，连我体面也不好了。莫若忍耐，等父亲回来方好整治这厮。但恐他放心不下，只管歹心恶意，如何是好？我如今须生一计，使他出丑，那焦氏妈妈自然要顾儿子体面去约束他，不至十分放肆。”思想一番，又把添绣骂道：“你后次若再如此，我便活活打死你！”口里一头骂，就拿台上一个镜袱，掷与添绣，说道：“你把镜袱递与奴才，立刻进来，不许开口说半句话。”原来那镜袱是杨氏央他做的，中间绣一对鸳鸯。

添绣拿了走到外边，见了焦顺，本要骂他，只因小姐分付不许开口，忍住了嘴，掷在地下，回身便走。焦顺要扯住添绣，问明来历，不知地下是什么东西，及至拾起，添绣已进去了。焦顺看是镜袱，想了半日，不觉大喜道：“好个小姐，明明叫我今夜进他房里。镜者，团圆之兆。绣鸳鸯者，交颈相连之兆，镜袱是遮掩的东西，夜间暗里做事之兆。妙哉妙哉，快活煞我！”也就把自己书房锁了，藏匿空房中，外边人只道又出去做文会了。

当晚杨氏在房，闻知丈夫出去，正值无聊，只见香雪小姐走来道：“嫂嫂，我闻得哥哥出外去，何苦独坐，可到我房中去闲耍。”杨氏闻言，就随香雪，走到他房中闲话。渐渐夜了，香雪唤添绣叫厨房里备夜饭来：“大娘因相公不在，我劝他一杯酒。”添绣认真暖起酒来，香雪殷勤相劝。杨氏因前夜出丑，甚怕香雪。今日见香雪和颜悦色，便喜出望外，不觉将酒多吃几

杯，一时沉醉起来。香雪叫添绣：“扶大娘就在我床上睡罢。”杨氏脱了衣服，倒在床上睡去。

香雪走出房来，竟到焦氏房中。却分付添绣：“在暗里藏躲，打听有人进我房中，便急急把房门锁了，走来报我。”

焦氏是夜督率丫鬟做些生活，尚未去睡。看见小姐来，就问道：“小姐尚未睡么？怎得高兴到我这里来？”香雪道：“今夜哥哥不知往那里去，嫂嫂住在我房内，我因睡不着，所以来伴母亲闲话片时。”焦氏道：“极好的了。”两个说些闲话。又商量：“父亲在外全无消息，虽则王家哥哥去了，又无回信。还该打发一个家人去看看方好。”焦氏道：“我心上也是如此。”两个讲话正浓，忽见添绣走来，打个暗号，小姐便要回去，笑道：“夜深害怕，求母亲相伴我到房中。”焦氏也不推辞，携了手，一同走来。

添绣点火前行。将近房门，只听得房里响动，似有绊跌之状。小姐道：“房内像有什么人在里头。”只因这一句，房内越发乱响。你道是什么响？原来是焦顺，因见镜袱之喜，守至更深，竟悄悄进来。摸到床上，也不知是他妻子睡着，但闻酒气薰人。他就脱衣上床，把手去摸。杨氏睡熟，不知所以。焦顺腾身上去，如此如此。忽听得房门外母亲与香雪口声，火光又亮进房来，知道又差了。忽爬起来，衣服也无暇穿，慌要出房。不想房门被锁，不得出来，东一撞，西一绊，不知跌上几跤，所以乱响，及至香雪与焦氏到了门前，焦顺忙爬上妆台，把窗尽力推开，赤条条一身，望窗外跳去。不料窗前廊下俱摆列粪桶尿缸等物，焦顺一跌下来，满身粪水，腰腿俱被跌伤。香雪同了焦氏，唤添绣将火照窗前，看是何人。添绣一看，便喊道：“这是大相公。怎么赤条条跌在这里？”香雪即时变脸，叫添绣多点灯烛，出外去唤合宅家人进来。“我是老爷的小姐，焦顺何人，夤夜到我房里做什么？明早一面写书叫家人到老爷那边去，一面我亲到学里告诉，叫他申文学院，决不与他甘休。”吓得焦氏面如上色。唤丫鬟拿衣服与焦顺遮下体，着他跪在小姐面前请罪。小姐道：“母亲，这厮无礼已甚，请什么罪！”焦氏不得已，把焦顺痛骂一番。焦顺招了许多不敢，方才放他出去。焦顺暗想：“这样厉害，两次受他大累，以后再不与他缠扰了。”

次日，焦氏亲来请罪，即着焦顺搬到房外边住，永不许他走进后堂。小姐见焦氏如此周旋，也就忍耐了。焦氏虽然护短，也恐老儿回来与他算帐，故此畏惧香雪。孰知下回，香雪的苦情，人不可胜言矣。

第四回 真美艳一夜做新郎

却说香雪小姐捉弄焦顺，可谓快极。焦氏妈妈无可如何，这小姐落得清闲自在，专待父亲回来不提。

再说白从李同宋纯学，一路上察访才人，真个逢州过府，先有自己的人开张店铺，要银就有，要住就歇，甚觉便当。他晓得陕西一带，李光祖声势张大，不免到陕西看他一遭。不想未到陕西，朝廷征剿反贼官兵众盛，内中一员老将，极其骁勇。你道老将是谁？原来就是崔世勋。此时，与李光祖结营相持。一日，世勋亲来索战，光祖出迎，两马相交，战二十余合，光祖力怯，大败回营。

次早，光祖正要整兵再战，只见营外探子来报：“有一位客官，随了数人，说是山东白相公，要进营中。”光祖听见，知是大师来到，急出迎接。当日相见，喜不自胜。光祖道：“自离大师到此，兵势稍盛。不意昨日遇了崔世勋，被他战败。”白从李道：“这事不难。你今日不要出兵，待我按定八方，用个生擒之法。”光祖得令，是日闭营不出。

到了半夜，大师将《白猿经》操演，披发仗剑，书符念咒，分布各方。到第二日正午，大师端坐中营，大开营门。光祖出阵，世勋望见，便来迎敌。初时交锋，世勋甚是勇猛。忽然狂风刮地，捲石飞砂。世勋抬头一看，见半空中一朵大白莲花当头罩下，世勋道：“不好了，这是妖术！”话未毕，那莲花劈头一打，把一个英雄老将打下马来。原来大师坐定中营，默持咒语，用个“神莲破阵法”。光祖见世勋跌倒，一队兵众掩杀上前，把世勋横拖倒拽捉进营去。官兵四处逃散。

光祖将世勋捆绑，解到大师面前。大师一见，便唤手下放了，说道：“将军智勇过人，今日幸到敝营，凡事托赖，自当重任。”世勋大怒道：“我乃天朝将佐，却为妖术所困，非战之罪。你们指望要我从顺，宁死不从的。”大师道：“好汉子，不可伤他。”分付光祖：“把一只大箱，藏他在内，着勇士数人扮做客商，好好供给他，悄悄送到柳林程景道处安顿，俟日后有用他之处。”光祖承命而行。世勋求死不得，被众人囚俘解去不提。

光祖胜后，官兵只好相持，两边不轻举动。大师在营数日，分拨光祖镇守，自己同宋纯学到别处去。行了两日，将过西安府界，入店歇宿。不期遇着一人，衣巾破敝，拿了笔，在房壁上题几句诗，诗云：

一片征尘望眼迷，
旅愁偏逐暮云低。
异乡残梦归何处？

那人诗写未完，只见两泪交流，不知不觉，手中的笔落在地上。自从李见这光景，甚觉苦切，因走过来问道：“吾兄少年才貌，为何这等流落不遇？”那人拭干泪眼，见从李一表人才，便向前拱手道：“弟的苦情，一言难尽。未知兄长尊姓大名？”宋纯学在一旁答道：“我相公姓白，名从李，是山东富室。”那人道：“原来是贵家公子。小弟也不是下等之人，特到此间探望至亲。不想兵戈阻隔，又闻得凶信，因而进退两难。其中苦情甚多，一时不能细述。”从李道：“看仁兄相貌，自非凡人。今夕同住店房，待小弟沽酒一壶，为兄解闷，并细谈衷曲。”宋纯学就往外边，唤主人家整备酒肴进来，三人对坐。白从李道：“小弟浪迹江湖，极喜交结朋友。兄是何处乡里，高姓大名，到此所望何人？”那人道：“小弟祖居河南省城，姓王字文龄，名

昌年。少年失怙恃，全亏母姨抚养，并以亲女许配，不幸母姨弃世，姨夫另续，继室生性残刻，自不相安。姨夫总戎此地，故独自到这里来。谁想兵戈阻绝，前日近边众人传说，姨夫一队军尽皆覆没。小弟想，姨夫平生忠义，必然死节。如今欲进无门，欲归无路，孤身漂泊，势必下填沟壑，故此愁伤。”白从李道：“吾兄境遇如此，实实可怜。但今日与弟相遇，也须放开怀抱，切不要做儿女姿态。”就叫宋纯学：“把行李打开，取出衣服与王兄换。”昌年感谢不尽。

吃过夜饭，从李又问道：“王兄尊庚有几？”昌年道：“将及弱冠。”从李道：“小弟比兄稍长一岁。方才兄说家中不甚相安，何不随小弟在外混过几年？”昌年道：“小弟承兄恩惠，如同骨肉。但小弟胸中尚有一段隐情奈何？”从李道：“更有何事，一发请教。”昌年道：“母姨所许表妹，虽未成亲，然恩深情重，时刻难忘。若家中晓得姨夫死难，那继娶之恶，自当加倍。他还有前夫之子，凶恶异常，表妹必然受他凌逼。所以小弟急欲归去，看个下落。”从李道：“那继娶妈妈既然无情，若兄归去，这婚姻谅必有些变更，如今莫若相随小弟。弟看兄恂恂儒雅，必然长于文墨，待弟给兄图个功名之路，方有结果。至于尊夫人在家，既有盟约，谅无他虑。弟所交侠义朋友极多，嘱托一个到河南贵府通个信儿，也是易的。”昌年拜谢道：“若得如此，真是再生之恩。”从李见昌年肯相随，不胜欢喜。看官，那从李就是女大师，他英雄盖世，为何一见昌年便有许多相亲相爱？不知他出柳林时本意要寻个才貌兼全的人，做些有趣的事。适遇着昌年，年纪又小，面貌又美，就把这念头落在他身上了。但昌年随从李，到处题诗做赋，只想着香雪，没有一时笑容。从李要与他亲近，甚觉烦难。一日，从李想道：“我之爱昌年，就如武则天之爱六郎。但那厮心中，只有他的妻子，没个法儿弄他上身。客路之中，又不便露出本相。”思想一会，忽令人备酒，又分付去寻几个绝好的妓女来劝酒。不多时，只见三个绝色妓女来到，从李与昌年、纯学三人共饮。酒至数巡，从李道：“今日姊妹中有劝得王相公欢喜者，赐缠头。”三个妓女闻言，就把王昌年肉麻得天花乱坠。无奈昌年一心只想香雪，再不得欢喜。从李无可如何，只得亲自把盏道：“王兄心事，弟已尽知，今昔且图欢会，姊妹中任凭择一个奉侍枕席。”昌年道：“承兄厚爱，弟岂木石无知。但睹此美艳，愈动家园之感，况且盟誓在心，宁可独宿，决不敢奉命。”从李一场高兴，指望将妓女引动昌年，听得这话，只觉冰冷，遂打发妓女回去，草草完席。过了一日，从李想：“昌年如此情深，强他不得，我今且顺他意思，待后日慢慢收在柳林相与便了。”遂私下分付纯学道：“你将盘费同昌年入京，纳了北监。我要到河南，去安插昌年的妻子。你不必与昌年说明，恐书生不谙大事，反有疏失。凡京中有事，你急着人来报我。”纯学奉命，便收拾行李，大家分别。昌年想念香雪，也指望得了功名，方不怕焦氏阻隔。闻知上京纳监，甚喜。只有白从李钟爱昌年，一旦别去，虽有英雄气概，未免动情。遂携昌年手道：“吾兄貌美情深，今日分袂，令人想念不已，此去努力搏一科第，至于家乡之事，弟自能与兄打听消息，不必挂怀。”昌

怙（hù，音户）恃——依靠。这里指代父母。

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因未到壮年称做弱冠。后泛指二十岁左右的男子。

恂恂（xún，音旬）——形容诚实。

缠头——赠送的锦帛或财物。

年认为从李是个好朋友，便答道：“异乡孤客，蒙兄长委曲周旋，稍有寸进，皆兄长生成之德，感念恩私，时刻难忘。”两个话到此处，不觉流泪。纯学私与从李道：“大师一身，关系非小，不可恋一书生，有误大事。须督率李光祖、程景道辈戮力同心为是。”从李点头，也不开口。三人分散，从李向南，纯学同昌年向北而去。

再说香雪小姐，自焦氏打发焦顺与杨氏在外厢居住，并不许进来，家中安静。忽一日焦顺在朋友家看见《朝报》，有陕西督抚一本，内称“反贼猖獗，先锋崔世勋全军覆没”等语。焦顺看完大喜，急急回家报知母亲。又说谎添上几句道：“《朝报》上说，先锋崔世勋并伊婿王昌年同日死难。”焦氏闻知，放声大哭。小姐在房听得哭声，唤添绣问明来历。犹恐未真，急差家人在外打听。众口相同，但报上并无王昌年同死这话。家人回复小姐，小姐听了，哭倒在地。添绣极力扶起，只是大哭。自后，家中整备丧事。

焦氏把家中大小俱打发出去，说道：“老爷已死，家里养不得闲人。”每日让小姐自己上灶，从前体面，一概没有，小姐无奈，忍气吞声，一心指望王昌年凶信未确，待他回来。日里同添绣做饭，夜间做生活，受苦难言。

一日，焦氏与焦顺商量道：“我们一家，止有香雪性子不好，留他在家，日日讨气。如今老子死了，怕他怎么。我意欲寻一家好主儿，卖他几十两银子，你何不出去访问。崔姓家族中，见与我女儿攀亲，难道有不顺从的？就是王昌年那厮，当日尚未行聘礼，他就来也不睬他。”焦顺道：“母亲所见极是。我就出去寻人家了。”言讫出去。

却说府中有个财主，姓潘，混名叫做潘一百，因他不甚识字，生性甚顽，人有讥诮他的，就说：“我拼一百银子与他打官司。”故此人号他做潘一百，平日与焦顺极好。那日，焦顺走到潘家，说起妹子要攀一好人家，潘一百道：“闻得令妹甚美，我近日丧了敝房，正要继续，你作成我罢。”焦顺道：“你混名叫潘一百，若要成这事，真能拼得一百么？”老潘忙道：“拼得，拼得，只求舅爷周旋。”焦顺大喜，回家私下与母亲说知。焦氏喜出望外，也不要媒人说合，就托焦顺择日行礼。次日，焦顺又到潘家，说：“一百之外还要白银二十两，送我做媒礼。”老潘应允。遂取出二十两银子，送与焦顺，说要在本月中择一吉日，早晨行礼，夜间结亲。话说已定，香雪在家，影也不知。外边的人传说这事，皆说：“崔家只顾银子，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送与这恶人，可惜可惜。”原来老潘做人，惯喜说大话，那崔家聘礼，也不曾行，先各处张扬，以为得意。故此府城内外晓得甚多。

一日，焦顺偶站在门外，见街上一簇人，骑了牲口，中间一个美貌少年，衣服华盛，后面跟随的，也各整齐，手持名帖，竟向焦顺问道：“此间可是征剿陕西崔总爷讳世勋的府么，我是个陕西李相公，特来进拜。”焦顺不知所以，便答道：“我这里便是。”那个美少年听说“便是”，就下了牲口，踱进门来。焦顺手忙脚乱，也无暇看名帖，只得揖他进了厅。行礼坐定，那美少年问道：“府上讳世勋的崔总爷与吾兄什么相称？”焦顺道：“就是先父，不幸在陕中死难。”少年道：“久仰久仰。小弟姓李，祖居陕西，贵处府前开绸缎店的就是舍亲。小弟在敝府与令先尊极相好。见他死节，心甚不安。近日到舍亲处，故此特造府进拜，还要请令堂相见，叫小厮请老夫人出来。”原来焦氏是极势利的，闻知外边有个富贵家公子，是老崔的相知，急急出来。各相见过，焦氏道：“家门不幸，我老爷战没陕中，家事凋零。承相公远来存问，感之不尽。”李相公道：“崔老伯遭此大难，幸喜伯母清健。

家内还有何人？”焦氏指焦顺道：“止有这个小儿，里头还有个女，至亲只有四五口。”李相公就唤随从的送上一包礼，却是白银二十两。焦氏逊谢一番，也就收了，又把老崔的事询问一会。吃了两道茶，李相公便辞别而去。

你道这李相公是谁？原来那就是女大师莲岸，改名自从李的。自从与王昌年别后，走到河南，要照顾昌年的妻子。因前年曾打发人在开封府前开铺，及到了铺中，便有人说起潘一百续娶的事。从李大惊，想道：“若崔小姐被继母逼嫁别人，那昌年便不好了。幸喜闻得潘家尚未行聘，所以急到崔家拜望，要救小姐。恐怕白从李名姓叫熟了有人踪迹，故改姓了李。看官谨记，李相公又是女大师改名的，不要看花了眼。

当时焦氏送出李相公，进来对焦顺道：“天下有这样好人，你明早急去回拜，就把帖请他吃酒。”次日，焦顺便到绸铺答拜。白从李接入内，叙了寒温，焦顺面送请帖，邀他吃酒。从李并不推辞，便同焦顺过来。焦氏在家整备酒肴，外边焦顺陪了从李吃酒。从李留心哄骗焦顺，渐渐话到香雪身上。焦顺便说：“舍妹有才标致，近日有一敝友潘家要攀亲。”从李道：“小弟一到贵府，就闻得有个潘一百，年纪又老，做人未必稳当，兄何故与他联姻？”焦顺道：“他做人实是不稳当，只因他家道富饶，使舍妹日后不愁贫困，故此与他联姻，至今也未曾聘定。”从李道：“若论家业，小弟比那潘家略胜数倍，昔年立意要求淑女，至今尚未有遇。既是令妹才貌双全，吾兄何不回了潘家，玉成小弟也？”焦顺道：“这是极好。但潘家已经面约聘仪百金、择吉行礼了，奈何？”从李道：“这个何难，兄只说令堂占卜不合便了。至若聘仪，弟就送加倍潘家。”焦顺是极爱财的，说道：“既承台命，少刻当与家母相商奉复。”从李称谢，酒罢回去。焦顺即人里面，对焦氏将李相公求亲、愿出聘仪加倍潘家，述了一遍。焦氏道：“我如今只要银子，他既肯加倍潘家，你就许他。明日你须到潘家，巧言回绝，不要惹他算计。”焦顺道：“虽则口约，实未行礼，怕他甚么。”

到了次日，焦顺正要往潘家去，忽见从李着人来请。焦顺便先到绸店里来。从李接进，吃过了茶，就排酒席。饮了半日，从李道：“昨日所恳，曾与令堂商确否？”焦顺道：“家母闻吾兄姻事，十分仰慕，小弟今日正要往潘家回绝他。”从李道：“既承令堂许允，唤小厮先将一对元宝送上令堂做见面礼。”焦顺见了元宝，酒也无心吃，即便起身告辞，急急奔到潘家。

潘一百接进道：“舅爷何故两日不见我？”焦顺道：“小弟今日有句话特来奉告。”正要说出，忽听得外边一片声响打进门来。只见数十个公差，将两条索子把焦顺、潘一百俱缚了，横拖出门。两人大惊。细问来历，乃是按院衙门访察，急如星火，霎时间把两人推在本县监里。潘家忙乱，不消说起。

当时便有人报知焦氏，急得焦氏叫天叫地，无可奈何。忽见小厮进来道：“前日李相公到来，要请奶奶说话。”焦氏听了就出来。从李见了，说道：“令郎忽遭此害，小侄在外打听晓得了，如今必要用些银子，方得事息。”焦氏道：“我手中分文也无，怎么处？”从李道：“伯母不要忙，待小侄措处。但小侄有句话，只得直告罢。今早大兄到舍，说令爱姻事蒙伯母许允，不意有些大难。日后要用银子，无论多少，情愿替他周旋。只是这一月，除了今夜子时再无吉日，伯母若肯今夜就在尊前与令爱结亲，先备下花红银二百两为聘仪。”说罢就把银子送上。焦氏看见银子，便满口应承道：“愿从尊命。”就拿了银子退入里面，从李在外厅，分付从人准备做亲诸事。

原来，从李一到河南，闻知潘家之事，又打听焦顺母子性甚爱财，故把焦顺、潘一百下个毒手，先着人在按院衙门知会停当。只为要亲近焦氏，引进家门，故这一日乘他忙乱便要成亲，所谓迫人于险，使他不得不从；又使昌年的妻子不被别人占去。正是钟爱昌年，与他周旋的意思。

那焦氏走入内里，收好银子，要来与香雪说明。心下想了一想，便走到里边，对香雪道：“我的小姐，做娘的今日有句要紧话，任凭你从也罢，不从也罢，但事到此，也不容你不从了。”那香雪平日间被焦氏拘管，一刻不闲。前日与潘家说亲，及至白从李的事，一毫也不晓得。骤闻这话，内心一吓，便道：“母亲这话怎么说，女儿实不明白。”焦氏道：“自你父亲去后，家中调残。今日你哥哥又遭奇祸，将来一家自然分散。想起来，我们都是没紧要的，惟有你的身子必定有个着落，做娘的好放心。我今日与你寻一个人家，人才又好，又且少年，家里又殷富。如今现在前厅坐下，你若不信，可往外边去看一看，便知我做娘的不负你了。今夜正值黄道吉期，这样好事不可错过。”香雪听了，心下一想，就欢喜道：“母亲主张，自然不差。做女儿的焉敢不从。”焦氏始初心上还恐怕香雪有些执拗，不意如此顺从，倒吃了一惊。

添绣见小姐和顺，也疑心起来。即走到厅背后，把那做亲的相公张了一张，想道：“原来小姐这样有心，不知在那里看见这标致相公，怪不得他顺从得快。”便走进来，笑嘻嘻对小姐道：“我方才往外边看那相公，果然生得好，这是小姐造化。”香雪道：“痴丫头，这样事，论什么好不好，他们必定算停当了，不怕我不从的。”添绣不知就里，又说道：“当初那个王家，”香雪不待他说完一句，就说道：“不必多言，你去收拾房里。”添绣疑心，不敢再言，径走进房。

焦氏见香雪依顺，便在厨下整办酒席。挨至黄昏以后，就到厅上请那相公进来结亲。白从李着人在外侍候，不必进来，竟自己踱到里边。香雪坐在房中。焦氏同媳妇杨氏走到小姐房里道：“吉时已近，可将包头兜了，好出去结亲。”小姐立起身道：“母亲在上，今夜之事无不相从，但求母亲从我一句话。老爷去世，女儿服制在身，一时不曾打点换得。今夜可叫他先拜母亲，不妨请到房里来吃酒，应了吉时。我的交拜，且待后日，还要在爹妈灵座前做碗羹饭，然后成礼。”焦氏见小姐说得有理，无言可答，只得出来述与新郎知道。从李道：“这是大礼，悉听尊意。”焦氏巴不得成就，便叫把毡单铺了。从李拜了焦氏四拜，也不待相请，便走进房。见小姐随身素衣，容貌却欺花赛月。从李先作个揖，小姐回了礼。两边坐定，添绣摆上酒席。人只道一对佳人才子，不知下边，却是雌对雌，做一个蚌珠相会。想到此处真可一笑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无情争似有情痴

当下白从李见小姐花容月貌，真个难得，王昌年这般思慕，实实应该。只是女貌虽佳，情意颇薄，今日见我，全无羞惧之色。当日王昌年的恩情丢在那里？我且调戏他一句，看是如何。便说道：“小姐在上，小生三生有幸，今夕得遇佳人，日后当以金屋贮之。”只见香雪正颜厉色，唤添绣送一杯酒与从李，立起身来道：“相公在上，贱妾今夜不是与相公结亲，特请相公进来有一段苦情奉告。若相公肯谅微情，自当生死衔结。若必欲以色乱妾，请尽此一筵酒席，妾当以颈血溅污尊服。”从李想道：“我道他有些做怪，果然来了。”因问道：“小姐所言，必有原故，请说明了。”香雪道：“贱妾先父，总戎陕中，不幸尽节。先母存日，曾同先父以妾身许字家表兄王昌年，虽未成合，然父母有命，不敢有违。今昌年飘泊他乡，生存未卜。继母希图财礼，复许相公。但相公如此才貌，岂无淑女相配。妾于今日所以不轻死节者，盖欲面见相公，备述情理。倘相公怜念苦情，得全节义，不特生受大恩，即死，亦感怀盛德。若必欲迫妾身然后为快，必欲如继母之意，勿谓妾是软弱女儿无刚肠烈性，可以随波逐流的，请相公看妾手中这是何物！”便于腰间取出利刃两把，按在台上，吓得添绣缩做一团。幸喜得从李是刀枪里钻出来的，不被他惊吓，反笑道：“小姐请坐，不必着急，小生是个诗礼之人，必不敢轻犯小姐，今夜且住在书房里去，容日再议。若小姐执性如此，不妨结个干姊妹儿。”香雪道：“感相公盛德。但生死只此一意，别无再议。”从李遂不吃酒，走出房来。房外焦氏打听这番说话，反吓出一身冷汗，不敢进房。从李是夜在书房歇了。香雪唤添绣关了房门去睡。焦氏在外边一夜不安，惟恐香雪做出事来，时时打听消息。

到了次日，从李起身，思想小姐昨夜的活，虽则激烈，或者是一时之气。“我今日再委曲骗他，看他如何。”

到了早饭后，依旧进房来见小姐。小姐算做宾客相待，唤添绣取茶来请相公吃。从李着添绣出去，对香雪道：“小姐昨夜的话，实可敬重。但事势如此，还商议得否？令表兄既无成礼，又无媒妁，终是个路人。小生明媒正娶，也不辱没了小姐。况小生恩深情重，凡事悉凭小姐，决不作负心之事，小姐岂可独恋私情，反疏大礼。如必不肯，小生堂堂男子，不弱于人，见弃妻房，何颜自立，便死也要相求了。”香雪听了，从容答道：“相公差矣。妾见相公来，已准备得停当。相公若休此念，就是恩人，若不放心，便是仇敌了。你看我满身衣服，俱已密密缝好，就把快刀，也割不开。至于利器，不止一件，满房内外，皆有藏匿。贱妾是将门之女，决不见辱于人。请从此别了。”从李看香雪一头讲话，腰间白晃晃的刀渐渐按在手里。又恐逼勒得紧，万一失手，反负了昌年。急上前作揖道：“小生得罪，望小姐息怒。婚姻两字，再不敢提起了。但小生有一段心事，要与小姐剖明，必待今夜面谈，又不可一人知觉。小姐不要疑心。”香雪道：“有话便说，何必夜间，恐涉瓜田李下之嫌。”从李道：“不是这样。倘一言不合，小姐所带的佩刀在手里，何必多疑。”香雪道：“这也不妨，且看所言如何。”

一日无事，挨至夜间，从李果然又到小姐房里来。香雪仍旧准备，有凛然难犯之容。从李笑道：“小姐宽心。”香雪道：“所言何事？”从李唤开添绣，剔亮灯烛，悄悄对香雪道：“我原不是男子。”香雪道：“休得哄人，你今夜指望求合，决无此事。”从李道：“谁来骗你，你若不信，我脱与你

看。”遂卷起衣服，露出下身，拖香雪的手到一边一摸。香雪，吃了一惊，说道：“果然是个女子。怎么有这样事？”从李道：“如今可放心了，切不可说破。今夜可容我在床上睡，慢慢说明来历。”香雪道：“这也罢了，只是外人见了不雅。”白从李道：“你的表兄，我也认得，我特为他来周旋你。恐怕焦氏害你，故此假装做男人的。”香雪大喜，便把身边带的刀丢开，线缝的衣服拆开，遂唤添绣到厨房取酒来吃。焦氏听见要酒，喜道：“不知新郎说甚么话，小姐便顺从了，这也奇怪。”连添绣也呆了半晌，遂取酒肴进去。香雪与从李吃了更余，两人上床去睡。合家大小无不称奇。

是夜，香雪问道：“你既是女身，为何假做男子在外混帐？又何从认得昌年？”从李道：“我原姓白，名从李，是山东人。家业富饶，因躲避仇家，改姓易名，避至陕西。在饭店上遇见昌年。他备述小姐家中诸事，我怜惜他孤苦，将盘缠送他去纳监，现如今在京里。我又恐怕你在家被继母凌逼，急急赶到这里，就闻得焦氏要把你卖与潘一百。小姐可晓得吗？”香雪道：“我在家日夜被他拘管，外事全然不知，幸喜造化，逢着你来救我。”从李道：“就是焦顺与潘一百的事也是我下毒手治他的，以后切不可走漏风声。我与你只作是夫妻，倘若我到别处去，那焦氏虑我，料不再把你婚配别人。专等昌年功名成就回来时节，交付与他，岂不是万全之计。”香雪感谢不尽。从此两个似漆似胶不提。

却说焦顺同潘一百坐在监里，本是白从李弄这手脚。他两人平日原无恶迹，按院捉他，也是风闻。一日按台提审，公差解到。按台先唤焦顺问道：“你做秀才，平日间不习好，读什么书？”焦顺道：“老爷在上，生员原不是读书的，因母亲见生员无事可做，将几两银子买一个秀才闲耍。不过是戏耍的意思，难道敢仗秀才的名色在外放肆。”按院喝道：“歹奴才，跪下去！”又叫潘一百问道：“你是一方的豪横，可实招来。”潘一百道：“小的平日，并无为恶。只因生性鄙吝，所以人都怪小的。求老爷超豁。”按院审这两人没有大罪，各责十板，赶出去。只把焦顺的秀才移文学院，斥退了。焦顺与潘一百大喜而归。

焦顺到家，对焦氏道：“这祸都是你要我做什么鸟秀才惹出的。按院说做秀才要读书的，亏我从直回话，说书是不晓得怎么读。”焦氏道：“你知你妹子已嫁人了？”焦顺道：“可是前日姓李的？”焦氏道：“正是他。”就请从李出来与焦顺相见，各叙寒温，大家欢喜。

过了两日，忽见潘一百着人来请焦顺。焦顺走到潘家，潘一百接入坐下，对焦顺道：“舅爷，我与你患难相同，今后喜乐也要相同。请问令妹几时行礼？”焦顺道：“老兄这话休提，我的妹子已被家母许配别人了，小弟也做不得主张，奈何？”潘一百道：“啊呀，有这等事！你既然做不得主，二十两银怎么受了？”焦顺道：“老兄不必慌，二十两自然还你。”潘一百道：“那个希罕你的银子，我只在你身上要一个妻子便了，”焦顺见势头不好，就起身告别。老潘一把扯住，叫小厮关了大门，“若亲事不成，今日且捉这假斯文打出本来。”焦顺无门可出，慌做一团。老潘大怒，急走到里头，要寻绳索来捆焦顺，好慢慢打他，还要他写甘责，出他的丑。焦顺见老潘进去，

混帐——谓混事，谋生。

超豁——免除。

甘责——情愿受指摘、责备（限于不好的事）。

一时慌张，不能行走。忽见墙下有一个狗洞，急脱了衣服，赤条条钻出去。及至老潘拿出绳索，他已走去远了。

老潘见走了焦顺，懊恨不曾打他，遂自走出外边，访问崔小姐的事。也有认得的，对老潘道：“那崔家的女婿，姓李，陕西人，家道甚富，脚力甚大，必定是卿宦之家，青年美貌，夫妻极其亲密。”老潘听这番话，想道：“若如此说，不可轻易与他相争，我只恨焦顺，必要治他个快畅，方出我这口气。”一路昏昏闷闷，低头而走。不提防前面一人背了行李劈面撞来，把老潘撞翻，跌了一交。老潘爬起来，把那人拖住便要厮打。仔细一看，认得是王昌年。老潘道：“大兄，久违了。从何而来？”昌年道：“一时有失，撞跌仁兄，得罪得罪。”老潘道：“小弟正有一事要告诉，不期遇着吾兄，极好极好。且同到寒舍去。”

看官，你道昌年在京纳监，为何反在这里？不知前日别了白从李，遂同宋纯学入京，纳了北监，一应盘费，纯学与他料理，就与纯学如亲兄弟一般。无奈思想香雪小姐，时刻不忘。在京半年，终日忧郁，纯学只得付与盘缠，打发他归家，“看看小姐，就进京来赶那试期，不可自误功名。”昌年谢别。一路上无心游玩，急赶到家。适值撞着老潘，不知甚事，扯住不放，只得同到他家。

两个坐定，老潘问道：“仁兄一向在何处？”昌年道：“小弟风尘流落，偶遇一个相知，承他带挈都中，进了北雍。”老潘道：“恭喜恭喜。可晓得令姨夫家中之事？小弟近日受了焦顺的气。”昌年道：“半载未归，一事不知。请问仁兄为何受他的气？”老潘道：“因小弟于两月前丧了拙荆，偶与焦顺闲叙，他慨然以令表妹小姐许配小弟，他的媒金也先送了。不意小弟遇了一场官司，羁迟月余，幸喜昭雪。不意焦顺忘恩负义，竟私下将令表妹人赘了一个陕西公子，贪他财礼，拒绝小弟。小弟气愤不过，正要诉之公庭，吾兄此来，极妙的了，还要恳求做个干证。”昌年听见这话，吓得心头乱跳，急急问道：“有这般事？果然真否，还是受过了聘，还是成过了亲？”老潘道：“小弟正争此事，岂有不真。半月前入赘的陕西公子，姓李，少年美貌，夫妻两个如鱼得水。这几日令表妹腹中自然有外甥了。”昌年听到此际，毛骨悚然，因对老潘道：“若果有此事，小弟今晚暂借尊处下榻，还要问个详细。”老潘道：“极便的。”就叫人速备夜饭。两人同进书房，老潘就把香雪小姐从前彻后说得有枝有叶，“如今他两人同行同坐，相爱得紧。吾兄不信，明日回去一看，便晓得小弟不是说谎。”老潘一头讲话，一头劝酒。昌年此时一滴酒也吃不下，气得浑身麻木。及吃完夜饭，老潘自进里面去。昌年独睡在书房，长吁短叹，想道：“妇人水性，一至于此！我明日若回去，那焦氏母子极其刻薄。香雪既已嫁人，有何颜面。况且败柳残花，可是争得的。但恨命蹇，遇这一班冤家。明日也不回去，只索进京，死也死在外边，也不想及家乡了。”

次早起身，也不辞老潘，卷了行李，竟自出门。一路上，餐风宿露，不多几日便已到京。宋纯学接见大喜，就问：“尊夫人安稳添福，不受继母之累么？曾完亲否？”昌年听见“尊夫人”三字，欲要回答，却一团怨气塞住咽喉，象痴呆的一般。停了一会，方发声长叹道：“小弟此身本要寻死，因承仁兄之爱，不能相负，故此特来再会。”就把归家遇着老潘，晓得小姐嫁

人的事备述一遍。又道：“小弟遭遇如此，还活在世上做什么？”纯学道：“大丈夫处世，何必留恋一女子。他既无情，就该把念头割截了，凭着吾兄才貌，但没有绝代佳人相配？如今勿坠志气，须要努力功名为重。”昌年无可奈何，只得同纯学温习文义。

光阴易过，忽及秋闱，纯学同昌年一齐进场。及至揭晓，两人俱皆中试。论起来昌年中举，自然报到家来，为何香雪不知？是因昌年与纯学纳监时俱籍金陵乡贯，所以报子不到河南。那昌年又错认香雪嫁人，也不寄信回去，香雪如何得知。当时京中见昌年少年登科，就有几辈来与昌年说亲。昌年因痛恨前姻，誓不再娶，一概谢绝。看看腊尽春初，又是会试期到了。宋、王两人三场试毕，却又文齐福齐，高高中了两名进士，殿试俱在二甲。各选了部属，昌年是刑部，纯学是礼部，同在京做官不提。

却说从李自从与香雪说明来历，相亲相爱，夜里做了姊妹，日里做了夫妻，内外人等并无一人晓得。一日在月下饮酒，私下提起王昌年，未知何日见面，从李也想念不已。两个就即席题诗，作《秋闺吟》四首。每首取秋景的题目，两人分韵，顷刻而成：

别团扇

拂拭亲承纤手擎，素纨裁取梦前身。
曹将明月陪歌席，无复清风近玉人。
长夜班姬空有泪，明朝庾亮又扬尘。
炎凉如此真咸恨，那得桃花处处春。

闻雁

幽咽长天拂曙流，苍葭黄叶满汀洲。
云迷楚馆三更月，水涨江城万里秋。
系帛有书应在足，衔芦索件数回头。
衡阳此去无多路，切莫哀吟动旅愁。

中秋对月

海碧天青迥出群，嫦娥端不解行云。
香飘桂子空中落，曲奏霓裳静里闻。
且喜蟾光今夜满，预忧鸾镜隔窗分。
长年捣药缘何疾，疗得相思即似君。

促织鸣

凄切虫吟感岁时，织成愁绪万千思。
不添旅馆寒衣薄，每促孤檠夜纺迟。
落月似梭云似锦，晓风如络雨如丝。
所嗟辛苦机中妇，难免宵来露处悲。

两人作完了诗，促膝而坐，谈些心事。谁想这一夜引动了一惯贪花的妇

闱（wéi，音围）——科举时代称考场。

班姬——即班昭，东汉史学家。曾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

庾亮——东晋人，字元规。妹为明帝皇后，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

葭（ji，音佳）——初生的芦苇。

蟾光——月光。

鸾镜——妆镜。

孤檠（qíng，音晴）——孤灯。

人，你道是那个？就是焦顺的妻子杨氏。原来杨氏心性，一夜也少不得男子。如初焦顺在监里，夜夜去寻书童爱儿取乐。前日，焦顺被潘一百出丑，从狗洞逃归，想起老潘不是好人，又值学院斥退秀才，甚无颜面，与母亲焦氏算计，多措盘费，到京里去，谋袭崔世勋的百户。杨氏因丈夫出门，虽则宠幸爱儿，却又厌常喜新，时时窥探香姑娘房中之事，一片心情，竟落在白从李身上。往往背了焦氏，挨身进香雪房里来，见了从李，就满面添花，捉个空或是丢个眼色，或是捻他一把。从李自歉肚下无应酬之物，心中其实怕他来亲近，又不好十分拒绝，只得勉强答应。那一夜月下题诗，已更深了，焦氏与众丫鬟俱各睡去。杨氏打听香雪未睡，就摸进来，笑对香雪道：“姑娘如此高兴，这样天气还不曾睡，倒坐在风露之中。”香雪笑道：“今夜月明如水，不可辜负嫦娥，睡他做甚么。”杨氏道：“外人说姑爷是个风流佳婿，却这般耐心清坐。若像你哥哥，一刻也耐不得了。不知姑娘今夜肯带我闲耍片刻否？”香雪道：“这个何妨。”就叫添绣：“大娘在此，再暖酒壶来。”杨氏道：“你们作诗，我是不识字的，只把酒来奉陪罢。”从李见杨氏模样，就说道：“小生人赘贵府，从未曾与大舅母杯酒相叙。今夜借花献佛。”杨氏见从李有兴，愈加癫狂，渐渐把身子挨做一团。香雪心里不耐烦，便道：“嫂嫂吃酒。我因夜深，身子怯弱，先要睡了。”竟唤添绣进房去伏侍。杨氏见香雪进去，不胜之喜。便扯住从李道：“姑爷在月下坐久了，恐怕寒冷，我有极暖的所在，送与姑爷罢。”从李见他缠绕忒凶，又难摆脱，思量无计，只得将酒骗他。就高声叫：“添绣，多暖酒来。”添绣送上几大壶酒。杨氏看添绣来，私与铜钱二百，说：“你先去睡罢，不要来管我。”添绣乐得受用，也躲去了。从李起初唤添绣来，要他碍眼，好把酒劝杨氏，等他醉了可以脱身。不意添绣竟去。杨氏紧紧搂住从李，从李无奈，说道：“舅母放了手，我的性，必要吃醉，方有兴头。若不吃醉，这东西再不能称意的。杨氏一手扯住从李，一手斟上酒来。你一杯我一盏，吃得流星赶月。谁想从李是陪了香雪吃到多酒，被杨氏尽力一缠，酒却涌上心来，把持不定。此时若如当初番大王面前备了醒酒药，便无妨了。谁知这药不曾带得，竟倒在椅上，不省人事。杨氏想道：“他道酒后有兴，如今醉了，此必然，这时若不下手，更待何时。”就将手伸入裤内，横一摸，竖一摸，只有两条滑腿，并无半点。又思想道：“这也奇怪，难道是没有此道的？我实不信。”又再摸下去，把他前后一摸，不觉笑道：“这相公原来是一个黄花女儿，空骗我想了多少日子。”从李昏昏沉沉，不知所以。杨氏扶他进房去睡。急急转身向书房来，寻爱儿熬火。爱儿抱他上床，说道：“大娘今夜为何这更深才来？”杨氏道：“我的儿，重些，我有一件好笑事对你说。”爱儿着实，就问什么好笑事。杨氏道：“黄昏时候，我闲走到里头，看见李姑爷独自一个醉倒在椅上。我因一时高兴，将手在他裤内一摸，可煞做怪，全不是男子，倒是个女人。你道好笑不好笑。”爱儿道：“怪道小姐起初何等拒绝，后来便容易和顺。他两个睡了一头，有甚么趣。”杨氏道：“我也笑他如此。”两人话得亲热，助兴。遂大闹一番，不知不觉俱皆睡去。欲知后事，下回便见。

第六回 有情偏被无情恼

是夜，杨氏与爱儿因更深，及至天明，尚未睡醒。里面焦氏出来唤爱儿做生活，看见杨氏与他同睡，一时大怒进去。杨氏苏醒，晓得婆婆出来，吃了一吓。爱儿内心着忙，想这事败露，必然打死。只得别了杨氏，逃走出去。焦氏正要痛治爱儿，闻他逃走，这事竟不提起。

那白从李同香雪次早起身，香雪问道：“你昨夜如何摆脱嫂子？”从李道：“我因大醉，一事不知。”香雪道：“嫂嫂极其无耻。我道你有心待他，不想倒被他弄醉。你的私事，定然识破，如何是好？”从李也自懊悔少了斟酌。“但这样事，他就晓得，自然与人说不出的，不要怕他。”香雪道：“事未可知，你凡事小心些才是。”从李点头。又说些闲话，大家吃了早饭。

忽然外面传一封书进来，说有个山东人，送书与姑爷。从李想一想，知道柳林内的信。背了香雪拆看这书，果是柳林内的禀揭。云：

驻扎柳林总理中营、专督粮务、兼理马政官程景道叩禀大师：前陕中克捷，未及拜贺。发来擒将，已安置讫。闻大师近日驻旌开封，起居康吉。又闻朝廷缉访甚严，不可久羁外郡。幸即返柳林，并调李光祖等别行分拨。不胜待命之至。

从李看毕，自己也要归营。先打发来人去，就把书烧了。香雪闻知从李到了家信来，问道：“家信如何，想是要你回去？”从李道：“便是。心上只放你不下。”香雪道：“你的家事，我怎好相留。但去后不知几时再会？”从李道：“后会有期，幸自保重。”遂收拾行装。香雪取一把扇子，就将月下作的《秋闺诗》写在扇上，送与从李做表记。从李收了扇子，掩泪分别。又谢别焦氏说：“不久就来。”焦氏备酒送行。从此两人分散，香雪独守闺房。

从李一径望柳林去。行了数日，竟到柳林。程景道与崔世勋迎接进去，各相见了，备酒接风。程景道道：“大师久羁他郡，营中诸事未能料理。今日归来，各营幸甚。”从李道：“前同宋纯学到陕西，遇见一个书生，姓王名昌年，说是世勋的女婿。我怜他孤苦，着纯学送他到京纳监。后又到开封，闻得世勋的女儿被继母凌逼改嫁，我使用计照顾他，故此羁留。”崔世勋听得女儿之事，感谢大师，又问明详细。景道道：“大师可晓得纯学在京同昌年俱已联捷，各选部属，前日有书来问候。”从李道：“可喜可喜。但昌年喜信不曾与崔小姐得知。崔将军可谓大幸了。”世勋起身拜谢。自此以后，从李管守柳林，着世勋统领营事。景道别领一千人马，出了柳林，差人会李光祖不必驻兵陕西，与景道合兵，另择地方，为攻守之计，不在话下。

再说书童爱儿，自从惊动焦氏，私下逃走，无计安身。正从潘一百门前过，适值老潘看见，问道：“你是崔家爱儿，要到那里去？”爱儿道：“潘老爷，不要说起。我家奶奶极其性急，昨日小的偶有一件小事得罪，奶奶要下毒手。小的熬不得，只得逃走。不知可有好人家？求老爷照顾。”老潘道：“你若无处去就在我家住罢。”遂收留了爱儿。你道爱儿是崔家逃奴，老潘为何用他？不知老潘心上别有意思。他因小姐亲事不成，恨人骨髓，巴不得要知小姐消息。一见爱儿私逃，要知其意，故此留他。就问爱儿道：“你家相公进京，家里姑爷与小姐做甚么事？”爱儿道：“小姐与姑爷十分相好。”话未毕，不觉笑了一笑。老潘道：“你说起姑爷，何故笑起来？”爱儿道：“是笑一件奇事。”老潘又问：“是甚么奇事？”爱儿道：“若说出来当真是好笑。那个姑爷，人都道他好后生，谁知他是个女身，假做了男子。前夜

吃醉，被家里一个人看见。这是的真的事，老爷你道奇也不奇？”老潘听了笑道：“奇怪奇怪，你家小姐倒喜欢那不吃食的东西。”心下想道：“我正寻他家里几件事出些怨气，不想有这样好笑的事。我如今把一张纸，写个笑话，粘在他门首，羞辱他一番。”又想：“自己不甚识字，别样巧话是写不出，只有借票常常有人写与我的，便依他样。”取一幅纸写道：

立借票人崔香雪，为因入赘雌夫，夜间乏用，央兄焦顺做中，借到潘处阳物一张，情愿起利五分，约至十月满足，生出小儿，本利一并奉还，不敢少欠。恐后无凭，立此借票为照。

看官，这叫做无头榜，原不该写出本姓。为何票上说“借到潘处”？只因老潘不识文理，照依旧样描写。等到夜间，老潘就走到崔家门前，把这“借票”粘在墙上。次早有人看见，无不大笑。忽有两个着青衣的人走来细看，使用手揭下而去。原来这青衣人是本县捕快，因兵部发下机密文书，中间说叛寇女扮男装，到处往来，着各府州县细细缉获，不许泄漏。官府就将这事密付捕快缉获。那日捕快见了“入赘雌夫”的话，便将“借票”揭去，送与本官看明。县官添公差立刻抄捉，崔家人等并不得知。忽然公差打进门来，见一个缚一个，崔氏一家扰乱，并四邻俱捉过来。细问缘由，方知见了“借票”，缉拿叛寇。公差不由分说，俱拿到县。县官升堂审问，先叫焦氏喝道：“你家藏匿叛寇，从实招来。”焦氏道：“小妇人原是清白之家，丈夫崔世勋征剿陕西阵亡，家中只有女儿香雪。前日入赘女婿，并不知是歹人。如今女婿回去了，老爷只问女儿便知真假。”县官即问香雪，香雪本意要表白自己不肯失节，后日好嫁王昌年，便禀道：“母亲所赘丈夫实是女身。至于叛逆，闺中弱质何从得知。”县官又问四邻，各回不晓得。县官叫录了口供，众人释放。焦氏见是叛逆，就将银子使用，独推在香雪身上。县官故独将香雪解上府来。那时太守细加审问，香雪也照县里的话。太守见是钦案，他既招出女扮男装，即起文书，备叙口供，解部定夺。香雪忽遭冤陷，还指望王昌年在京里，“此番解到京，或者遇着昌年，与我辩白。深恨继母焦氏，前日贪图财礼，起这祸根，今日独推在我身上，自己便脱卸了。我今举目无亲，生死未定。”想到此处，不觉大哭。

太守起了批，公差即时押解。小姐身边盘费全无半文，家里的妆奁尽被焦氏收去，小姐无可奈何。伴随的只有添绣一个。幸喜得押解的公差却是父亲手里老家人的儿子。他自小在里头伏侍过的，因焦氏打发在外，就充了府堂公差。小姐想：“这公差路上料然不敢放肆，只是没有盘缠。”

正在忧愁，忽见一个人，年上四旬，满口黄须，上前来把小姐细细观看。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是潘一百。他始初写“借票”时，原没有害小姐的念头，不过恨焦顺说亲不成，写来嘲笑他。不意弄假成真，反害小姐。他过意不去。这一日。闻得小姐起解，他便走来看看。因他票上写“借到潘处”，所以人都晓得是他陷害。小姐原不认得。公差对小姐道：“这人就是潘一百。”小姐心中正怀恨他，一见了他便叫公差捉住，公差是小姐家人，自然用力，即把潘一百扯住。老潘被捉，吓得魂不附体。小姐道：“我藏匿叛寇，你何从得知？必同是藏匿的人。可扯到太爷堂上去。”老潘大惊，想钦案大事缠不得的，便央公差与小姐说情，议送盘缠银二百两。老潘没奈何只得许他，即刻差人到家凑来。以前是拼一百，如今是拼二百了。及银子拿来，小姐收了，才放他去。这正是小姐的高见。要知老潘平日十分鄙吝，今日忽然拼了二百两，苦不可言。小姐乐得受用，一路不愁窘乏。公差小心押着，望京师而去。

再说白从李，自从打发程景道出了柳林，与李光祖合兵，从李居中调度。内外兵势，雄盛非常。程李二将稍不如意，便请大师进营，要风就风，要雨就雨，凭着天书法术，无往不胜。

一日，从李在柳林忽然想起香雪小姐，未知近日如何。即差两个精细的人，写书一封，星夜往河南问候小姐。差人去后过了十余日，从李忽然又想起王昌年。晓得王昌年联捷，在京做官，便思想要写一封谕单，分付宋纯学，着他晓谕昌年，说明前事。一来扶助昌年到家做亲，二来分付纯学取昌年夫妇同归柳林。那时节便是武则天宠幸六郎了。主意已定，提笔正要写谕单，忽外边传报前日差往河南的人回来了。从李唤进，那人禀道：“小的蒙大师差到河南崔小姐家，小的不敢轻，先从各处寻问邻里，但说小姐被太爷抄捉，已经押解进京。说是为大师住在他家，缉捕人晓得，陷害他的。小的无处投书，仍带原书呈上。”从李听了吃了一惊道：“可惜香雪小姐，为了我倒害他。”就与崔世勋说知。世勋拜求大师差人到京知会宋纯学，求他照拂。从李道：“我也有此意。”即写谕单一幅，并前香雪所赠的扇子，一齐封好，分付纯学周旋昌年夫妇。“差人不得混投，取书信回活。”营卒承命，星夜望京中去。

原来这封书比小姐押解日子差了半个月。那时小姐已解到京。朝廷批发刑部勘问，恰好发在王昌年手里。昌年升堂，提审这事，先把申文来看。内称：“开封府解到藏匿叛寇女犯一名崔香雪。”昌年看见名字，已自惊心，及至跪到案前，正是香雪小姐。昌年想他忘了前盟，私下改嫁，不觉大怒，也不详察申文叛寇何人、如何藏匿，就把案一拍喝道：“好一个名门小姐，我且问你，父亲死难，服制在身，家内谁人做主，竟自人赘丈夫？你须自想，父母存日，曾经把你许配何人，不要说藏匿叛寇，只这一段忘恩负义的事就该万死了。”看官，那昌年审问叛逆，为何说起这话？要知读书人多应执性，他想前日归家，遇了潘一百，细述香雪嫁人恩爱，时时怀恨。今日相遇，不知不觉将心中旧恨直说出来。香雪听了这话有些关心，抬起头来，把堂上问官一看，想道：“奇怪，那个问官好像王昌年。”但是公堂之上不好详察，只得禀道：“犯女崔氏，乳名香雪，是百户崔世勋之女。故父阵没陕中，继母焦氏同前夫之子焦顺百般凌逼。犯女小时先父母曾许配王家表兄，因表兄漂流异乡，继母贪财逼嫁，不想招赘什么逆寇。犯女不忍改节。”说到这里，不觉心伤，哭倒在地。昌年见了这样，又爱惜又怨恨，一时气得目定口呆，无心审问。也不待香雪说明来历，便唤手下带到监里，明日再审。香雪正要把女扮男装的话表明心迹，但是问官早已退堂，无可奈何，只得进了狱中。细问这问官，果然是王昌年。心下想道：“不信王昌年做了官便忘前情。但此中必有缘故。若他果然负恩，我就死也要说个明白。”

那昌年因见小姐，怨恨异常，不等审明，便叫打轿来寻宋纯学。纯学接人。昌年道：“长兄面前不好相瞒，今日遇了前世的冤孽。”就把香雪解来当堂审问的话告诉。又道：“这样失节妇人，论起来该置之死地才是。但小弟初时极承母姨抚养，如今这事，却待如何？”纯学道：“既有这事，仁兄也该细问来历，所嫁何人，怎么不见男子，只有一个小姐解来？”昌年道：“小弟一时懊恨，没有主张，不曾细细问他。”纯学道：“你且把开封府的申文与我看。”昌年即唤书吏取叛逆文书来，书吏即将申文送上。纯学把原来申文一看。道：

叛寇女师，女扮男装，入赘崔氏香雪，已经远遁。其来踪去迹，香雪必知，为此备

录口供，起解云。

纯学看完，打发从人在外伺候，独对昌年道：“小姐这样沉冤，吾兄既有盟约，还不为他急救，反怨恨他，是何道理？”昌年道：“长兄怎见得？”纯学道：“这件事别人或不晓得，至于小弟，甚知其详，一向不曾与吾兄细谈，就知反害小姐。吾兄自想，西安府饭店上所遇的是那个？”昌年道：“这是大恩人白从李。”纯·学道：“弟与仁兄亲同骨肉，料想吾兄必无违背，不妨就此说明。”昌年道：“吾兄恩义高厚，小弟焉敢违背。请即剖明，破小弟之惑。”纯学道：“当日相会的白从李，就是柳林女大师。他因爱恋仁兄，故此叫小弟竭力为兄图进身之路。他又见仁兄想念崔小姐，便要亲到开封去。申文所云女扮男装，人赘崔氏，必定是他。那小姐所嫁如是，难道叫他是失节的？近闻大师仍归柳林，小姐家中不知如何败露，解到这里。吾兄前日回去，未曾面会小姐，凭虚信以为真，冤陷小姐，还说他失节，天理何在？”昌年听这番话，如梦忽醒，拜倒纯学面前道：“小弟痴愚，每事误认，求兄长周旋。若小姐当真有这屈情，小弟负心已极，无颜再活了。”纯学扶起道：“如今不要慌。小姐这事既已达诸朝廷，待我面见小姐，与他商量，上个辩明冤本，然后小弟再出疏申救。”昌年道：“若得如此，再生之恩。”言讫，忽外边走进一人，见了纯学便跪在地。纯学一见，认得这人。这人呈上一封密札，又附上几件东西。纯学俱收了，便同昌年私下看那来书，却是大师的谕单，云：

柳林莲大师谕宋纯学。西安分后，即到开封，知昌年妻香雪为继母所逼，于是假充入赘，以安其身。近闻香雪被陷解京，汝须急救，全其夫妇，不可迟误。香雪有分别书扇一柄，并附看，亦足见其贞节之情。此意可与昌年说知。特谕。

纯学看完，对昌年道：“弟料事不差，兄如今可信了？”昌年道：“没有兄长，小弟这疑案一世也不得明白。且请问当时相会的是白从李，怎么又称‘莲大师’？”纯学道：“大师法号，原称‘莲岸’，后因改了姓名，故称‘白从李’。”

昌年此时思忆香雪的情又加几倍，即央纯学入狱去看小姐，商量上书辩冤。纯学遂到狱中问候小姐。小姐询问来意，纯学道：“下官宋纯学，与小姐的令表兄王昌年同榜进士，相契如嫡亲兄弟。昨日令表兄面审时因以前误闻小姐人赘他姓，未免失于详察。下官与他剖明了，他仍旧感念小姐。如今小姐可题一疏，辩明冤事，明早奏上。”香雪道：“深感宋爷。贱妾不想昌年贵后如此负心，求宋爷转致昌年，死生大数；贱妾也无深虑，但昌年日后不知何以见先父母于地下。”纯学道：“小姐息怒，他因本部官，不好来到狱中，后当面会。”言讫辞出。

小姐唤添绣取笔砚来，写了疏稿，了真。疏曰：

原任世袭百户、奉敕征剿陕西叛寇先锋、今阵没臣崔世勋嫡女崔香雪谨题，为明辨生冤、幽伸死节、以正纲常、以笃论纪事，盖闻王化莫重于守贞，家教必期于孝顺。女不言外，安知夫婿之罄宜，我无令人，未逢母氏之圣善。故父臣世勋尽节摧锋，奋身陷阵。家中止遗臣妾香雪。继母焦氏，宠爱前子焦顺，凌逼臣妾，困苦百端。臣妾初时，奉先母安氏治命，许字表兄王昌年。梅实未期，萍踪各散。继母贪财，私赘李姓，逼臣妾改节。臣妾于斯时，手持利刃，誓以必死。李姓私慰臣妾，实道女扮男装。臣妾不明来历，

笃论纪事——确当评论纲纪伦常。

令人——宋代命妇的封号。

而冰洁莫污，幸得生全。相叙未几，李姓远逝。府县访臣妾匿寇，冤陷成狱，现今解部定夺。以臣妾深闺弱息，罔闻外务，倘果叛寇，继母先知。猥陷臣妾身，为莫须有之事。况故父因寇死难，以臣妾视之，即为仇放。臣妾不忍违先母之治命，守死以待昌年，又岂敢忘故父之深仇，安心而藏逆寇。总因继母恨臣妾，必欲剪灭崔氏，使焦顺家贖，更可异者昌年贵居刑部，遇弃前姻，庭鞠臣妾，不直于理。独不思垂髫之日系臣父抚育成立，遂结婚盟，今乃忘恩负义以致于此。伏望陛下俯矜全节，洞晰微情，使纲常不坠，伦纪莫沦，幽明咸感，生死均安。谨令侍女贄奏以闻，臣妾无任泣血待命之至。

香雪写完，明早着添绣资本到午门击登闻鼓奏上。皇上批道：

香雪无辜，着该部释放，焦氏陷女，彼处抚按先行提究，俟获叛寇一同治罪。其王昌年婚配，着礼部查明，复奏定夺。

次日，圣旨发下，部臣立刻释放香雪。当时礼部如何复奏，请看下回自有分晓。

贖（z，音资）——即“资”，财物。

鞠（j，音居）——审问。

垂髫（tiáo，音条）——指童年。

贄（j，音击）——带着，抱着。

无任——非常。

第七回 续闺吟柳林藏丽质

却说香雪小姐蒙圣恩释放出狱，宋纯学即将小姐接到私宅。王昌年闻知喜信，即同纯学到私宅里来，拜见小姐。小姐各相见过，先谢了宋纯学，便道：“这一位可就是刑部王老爷？”昌年见小姐开口这一句势头不好，因对小姐道：“向承母姨抚养大恩，一心铭刻。止因异乡漂泊，不意小姐有些冤陷、幸喜圣明昭雪，小生负罪实深，求小姐凡事海涵，得全旧约，小生死不忘恩了。”小姐听了冷笑道：“王爷贵人，还想着当年之事。多谢多谢。请坐了，有言奉告。贱妾名门旧族，从无失节。先父母推念至亲，恩同骨肉，也不曾亏负你。你分别以后，一向音信杳然，未免贵人多忘，这也罢了。焦氏凌虐贱妾，万死一生，冤陷解京，孤身无靠，前日承你庭审时作威作福，全不想着当初恩义，却是何心？贱妾幸邀圣恩，生还故里，即瞑目九泉，可以无愧。不知你读书明理、高登黄甲、居然做朝廷臣子，可晓得‘五伦’二字否？贱妾命犯孤辰，自今以后，愿削发披缁，拜证空王。且请问尊夫人选择谁家，如何才貌，可得一见否？”昌年被小姐一番责备，顿口无言，不觉珠泪双流。纯学道：“小姐息怒，王年兄的心事，外面虽若可疑，此中实非薄幸，待下官与他剖明。”他自中后，时刻想念小姐，至今尚无年嫂，其疏失候问者实有缘故。”便把陕西相遇、一同进京、后来归家撞着潘一百、两边误认的话，述了一遍。又道：“王年兄纵使误认，终无薄情。只看他中后许多富贵家要与他结亲，他一概谢绝，誓不再娶这条念头，小姐便可见谅了。”小姐道：“宋爷分付，自然不差。但他彼时千里而归，既到潘家，到我家来不远数步，若亲见面，贱妾有什么得罪处，也怪不得你。怎么把虚传当做实事？就是审问的时节，尚倒不知是你，备陈苦情，为何变起脸来，不分皂白，还是何说？”小姐说到此处，咬牙切齿，愈加恨极。昌年自己懊悔以前不曾斟酌，只得行个大礼，跪告道：“小姐在上，昌年一片诚心，惟天可表，倒不敢十分辩白，但求小姐追忆当年分别，也曾把‘婚姻’两字提起。难道母姨存日如此厚恩到今反有变更？小姐若不见谅，昌年也不愿做官，纳了印绶，生死相随，任凭小姐发付罢。”小姐唤添绣扶起，说道：“贱妾与兄，原是中表兄妹。先母存日，并未聘定，怎么认真说起婚姻来？”纯学道：“年兄不必着忙，小姐已有题目了。今日且告退，容小弟复奏，自有定局。”

昌年还要再求小姐，香雪竟退入去，全然不睬。昌年没奈何，同纯学出来。纯学道：“年兄不消多虑，小姐这番责备，原是应该的。但既有本章，他的婚姻也赖不得。待小弟复本进去，批发出来，小弟便与兄先行聘礼，方好选定吉期。是夜，纯学便写了复本，次日早朝奏上。 说道：

臣部查得王昌年幼时结婚崔民，近因钦案，未敢议亲。今香雪蒙恩昭释，理应纳聘，

择吉成亲等语奏复，即奉旨依议。

纯学接了复本旨意，又到私宅来对小姐道：“下官复奏已发出了，朝廷着下官与小姐议亲，王年兄先令下官来通知此事，然后行聘。”小姐道：“宋爷，这事不必提起，贱妾初释沉冤，即要归家拜告先父母灵座。昌年前偃后恭，难分真伪，只求宋爷开论昌年，说贱妾归家死守空门，今生决不择配。若昌年不忘旧情，每年见惠米粮数石，使贱妾无冻馁之累，晨钟暮鼓，礼拜如来，鄙怀足矣。至于亲事，昌年这般高贵，岂无大族足为秦晋，这条念头

求他息了。”

纯学辞了小姐走出私宅。昌年在外边等候，见了纯学就问小姐所言如何。纯学摇头不语。昌年知是小姐怒气未平，急得心头火出。说道：“小姐必定深恨小弟，求年兄委曲，玉成好事。”纯学道：“不消性急，小姐虽然执意，待小弟先行聘礼，然后再去求他。”遂唤长班买绸缎、兑首饰，整备停妥，即差本部衙役抬了礼物一径到小姐私宅来，与昌年行聘。宋纯学是大媒，亲身到宅。小姐始初拒绝，不肯收纳。纯学再三苦求，小姐暂时收下。

次日，昌年又同纯学来见小姐。香雪道：“昨日见赐盛礼，承宋爷台命，不敢违逆，暂留在此，即当奉壁。但贱妾命切故乡，急欲归去。王家表兄，列职刑曹，羈身都下，凡事保重，后会无期，只此长别了。”昌年心上道是行过聘礼，正好择吉成亲，不想小姐说话还有未允，自己不好恳求，只管催纯学周旋。纯学道：“年兄不需性急，我昨日聘礼已行，再无不允之理。”又对小姐道：“前日有人寄来扇子一把，要与小姐，下官不敢沉匿。”就在袖里取出，呈上小姐。小姐看了说道：“我为这把扇子起了无数风波，如今寄扇的人我倒日日想他，不知宋爷何从认得。”纯学道：“下官贫困时曾受他的大恩，就与王年兄一般。”小姐笑道：“这等说起来，贱妾的藏匿也是应该的。宋爷尚且相知，何况闺中弱息。”纯学道：“小姐禁声，这话不是当耍的。其实此人不惟思慕小姐，抑且钟爱王兄，故有此颠颠倒倒之事。”小姐听了，面有喜色。纯学见了便道：“小姐诗词精绝，真是女中才子。今日下官此来，是为玉成年兄完了淑女好逑之意，择吉成亲，小姐切不可太执。况这事原是令尊令堂许诺，今日只算完聚了前约罢。”小姐道：“贱妾若欲遵先父母之命，怎奈此地不可苟合，且待归家，再做道理。若王家表兄必不忘旧好，也要从妾三件事方可议亲。”昌年忙问道：“什么三事，小生当奉命。”小姐道：“第一件，家父阵没陕中，招魂无处，若寻得遗骨回来，便是大功。第二件，焦氏母子凌虐不堪，须要治他一番，稍消怨气。第三件，前入赘的人，恩深情重，如能招致得来，再见一面，方了心愿。”

昌年听了三事一时吓呆，说道：“小姐好难题目，内中只一事易些，其余实其难做。”纯学私下扯昌年道：“小姐是要到家成礼，发此难端。年兄不要慌，且着人送他回去，随后我与你告假几月，便到开封成其好事就是。”昌年点头会意，对小姐道：“谨依尊命。”小姐就同添绣收拾归装。纯学雇了轿，先送小姐回河南去。

却说程景道自从辞了大师，提兵出来会合李光祖，也不守定一方，东征西战，人马愈多，粮草不继。景道想大师前日曾打发强思文、杜二郎两个在河北开张大店铺，就差一个将官领一支兵马到他店铺，尽数取来应用。将官领命，星夜到河北寻着杜强两人的店铺，把兵马扎住，只随数人，竟来取粮。杜强两人迎接了，拆出文书，验看令箭，俱是柳林的号令。打算前后本利银，约有几万两。当下备酒款待。将官想他是一家，开个提防，只顾吃酒。吃了一夜酒，早晨打点将粮草运齐，好起身去。谁想杜强两人影也不见。将官寻到里头，一所空房，并无半人。各处搜寻，也没有一粒米、一毫银。将官没奈何，只得空手而归。

原来杜强两人领大师的本钱出来任意挥霍，日里赌钱吃酒，夜里嫖妓宿娼，开的店铺，所剩不过一千，那里有几万。此番要尽数取去，他两个慌了，没有支应。想他现统兵马守候，性命势必难保，不若金蝉脱壳，走为上着，外面见了将官，欢欢喜喜，骗他吃酒（原书缺七字），挨到半夜，一道狼烟，

不知去向了。

将官所领兵马只有来的盘缠，没有去的费用，一路抢掠过去。忽遇（原书缺九字）两乘轿，后边行李甚多，那将官见了（原书缺九字）众，即围转来。众人见遇了兵寇劫掠，各个丢了牲口行李，四处奔走。止存那轿子被兵士一把扯开，内中有一美貌女子，又有一个侍女。兵士即将行李并女子献与将官。原来大师的军令，凡遇掳掠女人，必要解与主将，审问明白，可留则留，不可则打发他去。若私下污辱，查出来，无论兵将，有功无功，一概斩首。那将官见这女子十分整齐，但怕军令，不敢私匿，只得带到大营来。

看看到了大营，将官进入禀道：“小将奉命，到强思文杜二郎家，只有空房，并无一人。小将访问，俱说他两人把店中资本都花费了，私下逃走，不知去向，特此回复。又小将路上遇着过往女子二名，并行李牲口，带至本营，候主将爷发付。”景道与光祖听了就唤带来的女子进来审问。兵士即将二个女子押到主将面前。景道见这女子轻盈袅娜，就问道：“你是谁家女子，从何处来？”那女子道：“妾乃河南崔氏，名唤香雪，从京中回家。丈夫玉昌年，现任刑部，与同年宋纯学共留京都。妾宁死不辱，惟将军鉴察。”景道闻道“宋纯学”三字，又曾闻大师说及王昌年的事，便道：“既是口口夫人，且坐了。请问是那个宋纯学？”香雪道：“是礼部宋爷，金陵籍贯，与妾的丈夫极其契厚。”景道对光祖道：“原来是宋大哥好友的夫人，这个留他不得。”光祖道：“可解到大师那边去，听他发落便了。”景道道：“有理。”即着一将，领一支军，伏侍王夫人，送进柳林。并禀揭一封，内中先说兵粮缺少并杜强两人逃避一事，后说“获得王昌年妻并侍女一名，专骑解来，伏候大师钧裁”等语。将士领命，押香雪与添绣解到柳林里来。

再说大师白从李在柳林整兵之暇，便将天书操演，真个挥剑成河、撒豆成兵，一切呼风唤雨之事，无不惊心骇目。又《白猿经》上有“神镜降魔”一法，从李依法炼成一面镜子，将他一照，那些天神来来往往，随你东西南北四方、百里之内、山川险要，俱照出来。人有来照的，若是武官，便现出盔甲，若是文官，便现出冠带，若是军卒便现出枪刀。只是从李自家照面，再不见什么，只现出一朵莲。花来，心中不解，就将这镜子与天书藏在卧室内，时刻不离。

一日，外边传报程将军差官候见大师。从李听了，叫他进来。差官进见，呈上禀帖。从李将禀帖拆开一看，见说兵粮缺少，杜强两人逃走的事，分付差官着景道于各省店铺中取用，其杜强两人，缉获时即当梟首。又看到后面，说解到昌年妻并侍女，不觉大喜，速唤进来。

差官出去，催促小姐进见大师。香雪战战兢兢，走进内堂。从李一见，下堂迎接。小姐不知所以，正要跪下，从李拖住道：“不敢劳动。”两边行了平礼。香雪抬头一看，倒吓呆了。从李笑道：“小姐想是忘了我么？”香雪道：“莫非就是人赘寒家的？”从李道：“然也。”添绣在旁道：“看大师相貌，好像我家的李姑爷。”从李道：“添绣妹子还认得我。”香雪道：“向日感承大恩，得全贞节。不想是大贵人，多多得罪。”从李道：“小姐说那里话，自从别后，日夜挂怀，后差小将候问，知小姐受祸皆因不才所致。随即寄信宋纯学，着他照顾，不知以后诸事如何。今日怎么到此？”香雪道：“贱妾冤陷解京，幸遇圣恩释放，皆宋爷之力。不意归至途中，逢了贵营军士。解到此间。”从李又问：“曾与昌年结亲否？”香雪道：“未曾。”从李道：“还有一桩喜，报知小姐，令尊也在这里。”香雪大喜道：“果有这

事？愿求一见。”从李即传谕崔世勋进来。世勋承命进入；看见小姐，两个抱头大哭。小姐道：“自从爹爹总戎陕西，家内传闻凶信，意谓今生不能见面，岂料反在此处。爹爹可知去后家中大变，女儿百般困辱死里逃生？”世勋道：“我因战败被擒，感大师恩德，得保余生。我儿你在家受累，我也略略晓得，总因焦氏凌逼你。我若回归必处置他。幸喜你表兄高登科第，这便是你终身之托了。”香雪又把解京亲见昌年并纯学行聘等事述了一遍。世勋悲喜交集。

从李令人备酒，与小姐接风。世勋拜谢而出。从李同香雪俱至内房，对坐饮酒。香雪道：“贱妾初会大师，只道闺房美秀，不想是盖世英雄。今日重见尊颜，始知天下真有女中丈夫，当今世界，可谓二十四城全无男子矣。”从李道：“小姐过誉，何以克当。”两人必说些闲话。从李道：“小姐还记得月下联诗作《秋闺吟》否？别后常时想念佳句，今夕无事，偶思得几个好题目，以续秋闺胜事，求小姐援笔赋之。”香雪道：“幽闺俚语，有污清听。既承盛意，敢不效颦，且请教是何题目？”从李道：“四个佳题。第一是《织女催妆》，第二是《落梧惊寝》，第三是《梦游广寒》，第四是《拟长门怨》。”香雪道：“果然好题。”遂提起笔，不用思索，一挥而就，续成《秋闺吟》四道：

织女催妆

经年离别梦犹猜，将近佳期望不来。
星转王绳方系珮，月虚鸾镜未安台。
双飞钗燕归时集，小朵簪花剪处开。
又是促人更漏下，千金一刻莫徘徊。

落梧惊寝

万籁萧然露未干，报秋声入梦初阑。
幽情欲作巫云化，衰飒偏从宫井寒。
孤枕断魂徒花蝶，向阳疏影不栖鸾。
静中叶叶凄凉韵，合谱高弦仔细弹。

梦游广寒

凭将残梦诉嫦娥，谁似惊心秋后多。
一曲唐宫催玉漏，五更楚馆渡银河。
回鸾恰待归妆镜，跨凤争疑别绮罗。
依约断魂应不远，错抛情绪听云和。

拟长门怨

一入昭阳久闭春；舞腰消尽掌中身。
风楼星转谁当夕，鸳瓦霜明独向晨。
强作笑啼都是假，梦为云雨却疑真。
自来不识君王面，总有娥眉也让人。

小姐吟完，呈与大师。从李看了喜道：“幽情丽句，真个一字千金，小姐真可称仕女班头矣。香雪逊谢一回。是夜就同在内房歇了不提。

却说程景道同李光祖合兵之后，东征西讨，降约许多叛寇，俱奉柳林节制。朝廷闻警，各省招募将才，纠合士兵，前来抵敌，被景道等一鼓而破，

效颦（pín，音频）——此谓模仿。

王绳——星名。

军势日盛。

一日，光祖与景道移营到别处，军马行到一带荒山，山中深广异常，远远望。见山顶上有个古庙，相离约有二十里。此时军士饥甚，景道就令在山沟里打围，埋锅造饭，饭犹未熟，忽见前队打探的来报：“前面有一支军马，各营但进备。”景道道：“不打紧，吃饱了饭杀完他便了。”光祖道：“程爷你守中营，待小弟先去看看。”就领一队兵杀进山中。前面果然有一支兵马，屯扎在此。光祖引军直冲过去。只见那边军马分了五处，把光祖的兵裹在中间。光祖想道：“这分明是五行阵，须从东南方杀出，不可走西北角金水休囚之地。”竟向东南尽力厮杀。可煞作怪，那队兵将，被光祖刀砍枪挑，杀倒了，又活起来。杀至日晚，四边昏黑，只有光祖一骑杀出东南。此时心慌，把马加鞭，望东而走。走了数里，但见明月穿林、乱石碍路，前面影影露出数间茅屋。光祖纵马向前，果然一个小村，那茅屋里透山火光。光祖下马，自己牵了，行到茅屋之下，把马拴了，遂轻轻叩门。内中走出一个老人，开门问道：“客官何来？”光祖道：“偶然迷路，欲借尊府暂宿一宵。”老人道：“我看客官象个败将，莫不是从五行阵中逃出来的？”光祖道：“老丈缘何而知？”老人道：“且请里面坐下，慢慢告明。将军来路既远，必定肚饥·不知这乡村粗饭可用得些？”光祖道：“极好，但搅扰不当。”老人道：“不妨。”就到里面搬出鱼肉酒果，陪光祖同吃。光祖问道：“此地何处？老丈尊姓大名？”老人道：“此地叫做小柴岗，老夫姓胡号喜翁，家中只有一女，乳名空翠。这村中向来十分安稳。近日忽到一个道人，住在岗上古庙中，广通法术，千数里外，结成一个五行阵，人有犯他的，除了木方，再走不出，不知困死了多少英雄。这道人每日要村中供给，若不如意，立刻呼风唤雨，把草屋拆毁，所以人都怕他。老夫住在村尽头，又是寒家，幸喜得不曾侵扰。将军有福，出得五行阵，也算造化了。”光祖闻言，不胜疑惑。老人道：“将军到此，也是天缘。昨夜老夫梦见天上落下一条金龙在门前，像有人斩他的一般，老夫领他藏避，后来忽变了白鹤。老夫不知何故，因此买些鱼肉，不意正遇将军。且宽住在寒家几日，再作理会。”光祖道：“在下营务在身，岂能久留，明早就要告别。”老人道：“将军虽有贵营，也不能即去，那道人四处结阵，见将军这等英雄，怎肯疏放。不如权住在此。”光祖疑心未决，吃完夜饭，就去睡了。是夜，景道不见光祖回营，如何寻觅，待下回慢慢说出。

第八回 惊馆梦桃树作良缘

话说明景道是日见光祖奋身独往，至日晚不归，心下着急，统领兵马，望前而来。看见光祖营内的兵纷纷逃避，见了景道禀道：“前面不知甚么官兵，结成阵势，小的们冲杀进去，被他围困，连忙向东南杀出，只不见了李将军。小的们四处追寻并没影儿。”景道听了，连忙进兵。在月明之下，果然望见前边阵营甚是整齐。行到那边，火光影里，照出无数奇形怪兽。景道兵马吓做一团。自想：“遇这怪事，不可轻进。”即时收兵回营，遂着一员将官，星夜赶至柳林，禀知大师。

将官领命，三日三夜赶进柳林。见了大师，备述前事。自从李大惊道：“这是魇魔假术，小五行阵，犯他不伤，只被他围困，便饿死了。阴符有言，‘以术破术，犯术者伤。以法解法，忘法者败’。光祖犯了邪术，速去救他。”遂取出宝镜，交付将官，藏匿胸前。叫他对景道说：“将我这宝镜照定他营，须用火攻胜之。”将官取了宝镜藏好，急急上马，赶至景道中营，见了景道呈上宝镜，备述破阵情由。景道大喜，分付各官准备火器。

次早，引军而进。景道匹马当先，高捧宝镜。果真奇异，那镜里先现出许多神将，后放出一道光，直透那五行阵中。景道一看，那些人马都是纸做的，红红绿绿，旗号分明。景道识破邪术，即令将火球火箭放去。不上数刻，烧得那五行阵片甲无存。景道长驱直捣，全无阻隔。那山上庙中的道人，望见有人破他法术，便竖起号旗，急施邪术。景道赶来，见古庙前号旗摇动，知道作术的人住在庙内，遂纵马上山。忽草丛里跳出两只猛虎，景道的马看见恶兽便跳起来，把景道颠翻草里。景道爬起身，即取宝镜一照，这个猛兽也是纸做的，被景道扯来踏碎。也不收藏宝镜，双手捧定，赶进庙中。只见那道人被镜光射定，不及施法，急抡起双刀抵敌景道。景道藏了宝镜挺枪交战，不上二合，那道人被程景道刺倒，众军拥来，砍得粉碎。景道恐怕有同伴的人，挺着神枪，前前后后抄了一遍，并无半个，只有纸人纸马无数，景道尽行烧化。各处寻找李光祖，影也不见，只得收兵。思量光祖英雄，不知死在那里，如今我孤军在此无益，不如暂归柳林再与大师商议，另图他处。主意已定，就令众军望山东来。

行了几日，渐近柳林，先差将官叩禀大师，或是归林，或是另行驶扎。从李闻知此信，令景道暂归柳林。景道得令，引军归林，进见大师，呈还宝镜，拜倒在地，自陈无功反失光祖之罪。从李道：“光祖偶犯邪术，遂至失身。你曾将宝镜四处照他或死或生却在那里？”景道道：“小将未蒙大师指教，不晓用镜，故此未知光祖何处。”从李道：“可惜我前日急忙，不曾传授你。你今且去查点兵士，以待后用。”景道拜辞出来不提。

却说李光祖被胡喜翁劝住在家，一连四日。他女儿空翠十分美艳，每日收拾肴馔，甚是精洁，来来往往，也不回避。光祖少年心性，颇亦留情。那老胡为人诚实，与光祖甚觉相投，问光祖道：“老夫连日不敢斗胆，请问将军姓名，是何官职？”光祖道：“在下姓李名光祖，至于官职，看老丈是个诚信君子，料无恶意，不妨直说罢。在下因少时流落，感承山东莲大师极其知遇，不忍违背，现今统兵，俱是他节制。”老胡道：“原来如此。但老夫有句忠心的话，未审将军肯听否？老夫看将军青年英俊，与凡夫不同、还该与朝廷出力，何苦抛妻弃子，奉事柳林。”光祖叹道：“不瞒老丈说，大丈夫感恩之下便是千古知己，何肯相负。譬如当时漂零不遇，若非大师，死填

沟壑，那个肯怜念我，我所以不忍违背。至于家室，在下还没有。若再混几年不足成事，也愿如老丈长隐荒村。”老胡道：“将军少年有此见识，可敬可敬。老大少时性子亦不平顺，只因世无知识，所以隐居此地。如今老了，自拙荆去世，止有幼女空翠尚未许字。前夜梦龙变鹤，得遇将军，应是吉兆。若将军不弃，愿将空翠奉事将军。将军以为何如？”光祖道：“多谢盛情。但在下托身女大师，未免听他调拨，恐累令爱苦守青灯，并负老丈一片盛德，奈何？”老胡道：“将军既出此言，足见忠厚之意。老夫与小女今日相订姻期，当等待三年。若将军三年不来，便是弃绝了。”光祖道：“若得如此，光祖一生之幸，焉敢有违。”老胡大喜，另设酒席，款待光祖。即唤空翠出来，先行个小礼，俟后另择吉日方好成亲。光祖元以为聘，身边只带得金镶玉嵌的一把佩刀，即解下来赠与空翠。自此两个竟成翁婿之好。

忽一日，村中过往的人纷纷传说：“小柴岗上注的恶道人不知被何人杀了，他结的五行阵俱已烧尽，那阵中的兵马原来是纸做的，这样妖术，杀得好，杀得好。”老胡听得，述与光祖知道。光祖大喜，便要辞去。老胡又留一日。次日早晨光祖拜谢老胡并别空翠。光祖与空翠两个你看我，我看你，不觉情深。

光祖上了马走出村来，过了小柴岗，全不见一个本营兵士，连景道的营也不见了。只得餐风宿露仍到柳林里来。先叫兵士人禀大师，不多时兵士出来唤进。光祖进了内堂，拜见大师。从李道：“李光祖轻敌私逃，何以服众，按法当斩。”程景道、崔世勋等忙跪下道：“光祖偶犯邪术，原未丧师，求大师格外从宽。恕其小过。”从李道：“论起军法，本该重惩。既是各将军恳求，姑且饶这一次，改调前哨巡领。”光祖拜谢出来，仍旧小心统领众兵不提。

却说王昌年同宋纯学，先送小姐回去，过了数日，两人就同告假归家，一齐出京，竟望河南省来。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谈论时事，未觉寂寞。及行到开封，昌年仍旧如当初模样，将行李随从托纯学另寓一处，轻身走到崔家门首。有个老家人看见，说道：“王相公出去多日，今日才来。”昌年问道：“奶奶与小姐好么？焦相公可在家否？”老家人道：“不要说起。自相公去后，家里闻得老爷凶信，一家忙乱。焦相公因学院斥退秀才，到京中去，说要买什么官做。家中奶奶把小姐赘了一个外路人，谁知这人是强盗，官府缉拿，竟提小姐解入京去。奶奶近日上边又有文书来捉他，想是为前日的事，奶奶将银子央一乡绅说情，暂保在外。咳！相公，当初老爷在日，何等人家！不道弄到这般地位。”昌年听了，想道：“奇事，小姐已经归来，为何他还不晓得？我且进去。”便走进厅堂，直到里面。焦氏看见，吃了一惊，说道：“你此时方来，一家变故甚多，你知道否？”昌年道：“方才门首见了老家人，他备述其事。请问香雪妹子何在？”焦氏道：“我为香雪这丫头几乎破家，此时不知死在哪处了。”昌年道：“当初姨夫在日，曾把妹子许我，那个敢做主要他嫁人，弄得如此？”焦氏道：“啊呀，你还在梦里。自老身进了崔家，从不见你行一盒礼。今日香雪遇了事，你倒说起清平话来。不要说你仍旧模样，就是连夜做了官，我也不怕你。”昌年大怒，不别而行，即到纯学寓中，对纯学道：“奇怪奇怪，小弟到了家，全然不见小姐。问众人，俱说解京未回，年兄你道是怎样？”纯学道：“这却为何？我与你同到那里去。再细细问个来历。”遂各乘了轿，随了許多人，先从府前经过，把名帖拜了府尊，即到崔家来。

焦氏听得外边有官府来，错认又来捉他，关紧房门，躲在床底下去。昌年与纯学下了轿，坐在厅上，唤那老家人进来，说道：“你进去对奶奶说：我王相公已做了官，这位是礼部宋爷，奶奶不要害怕，我只要问小姐的事。”老家人即到里边叫出焦氏。焦氏不得已，只得出来相见。宋纯学就说道：“王年兄是刑部官，他归家专为与小姐成亲。前日小姐在京也曾会过，半月前，已先送归，怎么此时还不回家？”焦氏吓呆了，一句也说不出，老家人禀道：“小姐委实不见归来。”昌年满心焦燥，对纯学道：“这怎么处？”忽外边传报本府太爷并县官来拜。昌年一概回了。四边邻里各人传说崔家的襟侄做了官，好不兴头。当时有个潘一百，闻得王昌年做了刑部，现在崔家，要那小姐。自想道：“我与昌年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小姐的事，他还不知详细。若被他盘问出来，我就要受他累了。不如趁他初到，迎接过来，奉承他一番，以后便坐得安稳。主意定了，就差两个管家，拿一副盛礼，竟到崔家，“请王老爷到舍一叙。”昌年正与纯学商议，摸不出头脑，焦氏慌忙苦求，拜倒在地。昌年无计可施。忽见两个人跪在面前，呈上一副盛礼。昌年问道：“你是谁家来的？”两人道：“小的是奉潘老爷之命，恭贺老爷荣归，并请老爷过去一叙。”昌年道：“礼不必收，少刻就来。”叫从人把名帖回了他的礼。打发两人去了。对纯学道：“小弟昏闷，这里也住不得。适才老潘来请，此人虽则铜臭，待我原不薄。弟与兄何不到彼处一坐。”纯学道：“承兄带挈，极好的了。”随即上轿，抬到潘家。

潘一百迎接入厅，各相见过，潘一百躬身道：“两位老先生，光临敝处，晚生不胜欣幸。”昌年道：“仁兄向时旧交，何必如此称呼，乞仁兄仍旧称呼方好。”潘一百道：“领教。请问这一位是何处？”昌年道：“这是敝年兄宋礼部讳纯学，金陵人。”潘一百道：“久仰久仰。小弟想令姨母家不可居住，两位若不弃蓬居，何不把行李搬来，小弟打扫荒园，暂留台驾，不识尊意如何？”昌年道：“极感的了。”老潘即差人搬二位老爷的行李来，分付备酒侍候。吃了两道茶，就同到西园厅上坐了，登时摆列酒席，极其丰盛。老潘道：“宋老先生江南才望，今日小弟简慢之极，幸勿见罪。”纯学道：“岂敢。承敝年兄带挈，造扰不当。”三人入席饮酒。老潘对昌年道：“小弟今日，一来请罪，二来剖白心迹。前年遇仁兄时所言崔小姐事，小弟实出无心，被焦顺骗了，近闻原归仁兄旧姻。但被此冤陷，仁兄在京为何不上本辩明？”昌年道：“小姐的事已经明白。只不知他出京回来又羁留在何处？”老潘道：“贵人福分，自然遇合。”此时，昌年忧闷，也无心吃酒。

正待换席，忽有一人汗如雨下，来禀昌年道：“小的承爷差遣，送崔小姐回家，不想来到半路，遇着一伙强盗，将行李牲口俱抢去了。小的被他打在草里，及爬起来，已失散了，小姐连轿子俱寻不见。小的星夜到京报知，值老爷已归河南，小的又连夜赶来。到了崔家，说爷在这里，故此来报。小的伏侍不周，罪该万死。”昌年道：“这是遇了强盗，不干你事，你且去。”那人出去。

昌年此时，坐卧不安，就把席散了。老潘整备书房，与昌年纯学歇息，自己方进去。昌年对纯学道：“小弟所望小姐，意谓终成合璧，谁知又遭强盗陷害，今生想不能见面了。”说罢泪下。纯学为他叹息，又安慰一番，遂同去睡。昌年睡到半夜，再睡不着，只得独自起身。窗外月明如练，昌年到书房外来，行过花栏，转过竹径，到了一处短短粉墙，墙内高出一棵大绯桃树，桃花开得烂熳，但无从进去。昌年倚靠彩墙，想念小姐，恰像痴呆一般。

不期天下一阵骤雨，昌年躲闪不及，彼雨点打下桃花片来，落满一身，衣衫都打湿了。少停一刻，雨霁云开，仍旧月色如银。昌年见落红满地，就将花片捧了两把，在彩墙上，将花汁写成红字，题诗一首。诗云：

庭院萧疏转曲栏，东风无力梦初残。

胭脂落尽深红色，莫种桃花雨后看。

昌年题罢，将诗只管吟哦。忽听得墙内有人娇声赞道：“好诗好诗，如此仙才，何患无良缘而感慨若是。”昌年听见想道：“奇怪，这更深夜静，还有人在花下，又是个知音的。”正当思想，忽外边早已鸡鸣，又听见里头说道：“郎君贵人，倘若有意，明宵仍到这里来，可以清谈片刻。今夕不及相会了。”昌年又立了一刻，寂寂无声，仍旧进书房去。

次日，许多乡绅来拜望，下午吃酒，直至更余。纯学醉了，竟去先睡。昌年思忆昨宵之事，不明不白。挨至更深，仍来看那桃花，越发妩媚。忽有一阵清香扑鼻，昌年不觉魂消，但看短墙上面，桃花之下，透出一个美人来。昌年抬头一看，宛若嫦娥，手折桃花一枝，赠与昌年道：“妾身潘氏，小字琼姿，家兄勉强留台驾，妾恐简褻才郎，故此不惮露行，相期面会。”昌年受了花枝，忽想起香雪小姐流离飘散，不忍弃旧怜新，却把春心禁住，遂作一揖道：“既是潘兄令妹，小生何敢轻犯，请进去罢。”那美人笑了一笑，也就下去。

昌年拿了花枝回书房来。适值纯学睡醒，说道：“王年兄，何苦整夜不睡。”昌年道：“年兄起来，弟有个喜信报你。”纯学当真起来，问道：“有何喜信？”昌年道：“小弟无聊步月，偶遇一个美人，极其艳丽，乃是老潘的妹子。待小弟明日见了老潘与兄作伐何如？”纯学笑道：“年兄差矣，弟若要联姻也不到此时了。弟于此事看得极淡，况且承老潘盛意，岂可想其闺中。”昌年笑道：“好一个道学。至若小弟，此情便割不断了。”两个谈笑了一夜。

次日午前，老潘陪宋、王二位在西园散步，观看那亭台花榭，转折不穷，渐渐行至昌年题诗的短墙边，老潘便转过来。昌年道：“潘兄，此处桃花盛开，里头还有什么好景，一发游遍了。”老潘道：“这里边是去不得的。”纯学道：“想是近内室了。”老潘道：“不是，此处离内室还远。里头有一棵大桃树，向来繁盛，只因此树有个花神，亲近不得，所以小弟便锁起了。”昌年见说出“花神”两字，面色顿异。老潘道：“王兄致疑，莫非宵来曾遇着否？”昌年道：“不曾。”纯学道：“我们正人君子，那怕邪神。潘兄不妨领进去看看。”老潘就叫小厮里边取钥匙出来，转了一个弯，便有一扇小门，老潘开了小门，一同进去。果然一树绯桃扶疏 偃盖，落红遍地。两人赞叹不已。纯学道：“如此好花，正该日夕赏玩，就有花神，见了弟辈，自应回避。今夕待小弟独坐此处，看是如何。”老潘道：“既发此兴，不可无酒。”就立刻携一桌酒，共赏桃花。饮至日晚，纯学自恃英雄气概，不怕花神，就要住宿于此。昌年道：“待小弟奉陪。”纯学道：“兄来相伴，只道小弟怯弱了，请各就便。”是夜，当真独宿花前，打开铺陈，竟脱衣而睡，一觉直到天明。

清早老潘同昌年来看，纯学尚未起身，说道：“何如？弟说花神必定相避，果然昨夜并无半事。还是兄辈多情，未免惊动花神。若小弟愚直，花神

方且厌弃，敢来缠扰。”三人大笑。纯学便起身要穿衣服。却又奇怪，觉衣袖内有件东西滚来滚去。纯学道：“衣袖内不知什么？”摸取出来见一条汗巾，紧紧打一个小包，异香馥郁。昌年急忙解开，乃是一对碧玉鸳鸯，雕刻得极妙。纯学道：“这东西却是何来？”昌年笑道：“必是花神相赐。”纯学道：“小弟昨夜其实不闻些儿影响。”老潘把这玉鸳鸯看个不已。昌年道：“潘兄不必看他，这是花神的遗爱，敝年兄尚无年嫂，还要把那鸳鸯珍藏好了，以博一宵欢幸。”老潘道：“连日相叙，倒不晓得宋老先生尚乏佳期，怪不得花神作合了。”纯学笑道：“有何作合？”老潘道：“‘作合’二字有个缘故。今日所遇甚奇，不得不说。小弟有个舍妹，小字琼姿，才貌也看得过，待字闺中，未曾婚聘。这玉鸳鸯，原是祖遗之物，舍妹常佩在身边。小弟里头，重门深固，就是苍蝇也飞不出。必定花神为舍妹执柯，故取此玉以赠兄耳。”昌年见说，方晓得前夜所见，真是花神假装他妹子。私对纯学道：“这花神始初骗小弟，是欲与年兄周旋好事。小弟今日乐得做现成媒人。”纯学道：“吾兄姻事未成，小弟也无心议及此事。”昌年道：“弟之痴心，已成解性。想吾兄不可无后，这段姻缘，必须速就。”纯学见说得有理，又且遭遇甚奇，只得允从，对老潘道：“承谕天缘，不敢违逆。但小弟客中无聘，奈何？”老潘道：“寒家得攀贵人，实出万幸，安敢论财。”昌年又从中赞成。老潘便去择了吉期，纯学只得行了聘礼。待到吉日，纯学穿了公服，竟在潘家结亲。合卺之夕，纯学看那琼姿相貌整齐，满心欢喜。亲邻庆贺，热闹非常。只留下王昌年寓居西园。

一夜，昌年在书房独坐灯下，看些书史，忽想起小姐，叹道：“别人遇合，何等容易，独有我王昌年反反复复，再不得如意。”忽听得窗外有人行动，昌年道：“可是小厮，有茶点一盏来吃。”外边道：“条倒没有，备得美酒一壶在此。”昌年想道：“又是老潘差人来致殷勤了。”遂开门一看，满天星光，望见前面几个人把手招他。昌年走去看时却不是人，原来是牡丹叶被风吹动。昌年笑道：“黑暗里认错了。”就问：“那送酒的在何处？”不想到在书房里应道：“在这里。”昌年走进书房，仔细看时，竟是一位美丽女子，香气芬芳，立在灯前。昌年看了，不觉神魂飘荡，因问道：“从何而来？”美人道：“郎君莫怕，妾即桃花神也。前宵讽咏佳句，故来相访。”昌年道：“下官孤灯寂静，承神女相访，亦是韵事。但恐幽明间隔，有所伤害。”花神道：“妾乃紫姑山司花仙女，前生与郎君闺房恩爱尚欠一宵，妾因等待郎君，守此桃花之下。今宵完愿，即回山中矣。前见宋礼部文武全才，偶取玉鸳鸯与他玉成好事，亦是一段佳话。妾今携酒一壶，与君共饮一杯。”昌年道：“下官得遇仙卿，不想是生前旧约，可见‘姻缘’二字不能相强。”遂并坐，举杯共饮。花神道：“妾闻郎君忆念香雪小姐，未审可要相见？”昌年道：“香雪途遇强人，下官日夜挂心。若仙卿能使一见，感恩不浅。”花神道：“小姐所居地方，妾恐泄漏天机，不敢直说。今夜妾当助君一梦，到彼处相会。但日后无据，何以为凭？可将轻绢一幅，题诗在上，妾与君梦中致去，使小姐见了亦知郎君之情。”昌年大喜，即取一幅白绢，写诗一首：

一朵千金泣露斜，玉缄消息滞天涯。

瞢 听勿作西楼梦，怅望神仙萼 绿花。

合卺(j n, 音紧)——谓成婚。

瞢(mé ng, 音萌)——目不明。

昌年写完，后面又用名字印了。花神拿了诗绢，同昌年解衣就寝。床上美满幽香，不可细说。到了三更，一觉睡去。昌年的魂梦正像有人提携，随风逐云，顷刻千里。抬头一看，垂下万条柳绿，走到一间房里，四壁图书，一帘花草，香雪独坐其中。昌年一见便携手说道：“小生那一日不念小姐，岂料住在这里。今日同我归去罢。我有一首诗，特送你看。”在袖里取出那绢，交付小姐。小姐道：“我在此间，指望你来候我，怎么今日才来。前日要你做三件事，如今一件也不消了。”昌年道：“此处幽静，并无别人，且与你亲近片时。”便把香雪紧紧抱住，香雪并不推辞。忽然一道月光照身上来。昌年觉得一阵寒冷，手便抱住香雪，心内宛如昏迷，连声叫道：“小姐，小姐。”开眼一看，抱的乃是花神。花神道：“郎君苏醒，渐次五更，妾要去了。千万保重，梦中之事后会有期。”昌年寻那诗绢，果然不见。便道：“适才幽梦，深感引领，此刻又要分别。残灯未灭，两梦皆虚。以后独处，怎生消遣。”花神道：“妾的夙缘，今宵已尽。但郎君经年后尚有一番惊吓。若见莲花残败，方脱此难。”昌年问道：“可避得么？”花神道：“这是命数当然，无从可避。”说罢，披衣而起。昌年亦起身相送。此时，天色微明，花神急欲别去。昌年不舍，把手扯住，两个跨出书房，早被狂风一吹，那花神阒然不见，昌年手内只道扯住，谁想却是前夜赠的一枝桃花。昌年将桃花掷在地下，随风赶去。欲知如何，下回自见明白。

萼（è，音饿）——花萼。

阒（qù，音去）然——形容寂静的样子。

第九回 妖狐偷镜丧全真

却说昌年随风追赶花神，走了数步，不提防一个人劈胸撞来，倒把昌年一吓。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宋纯学，恐怕昌年冷清，清早出来看他，纯学笑道：“年兄孤寂无聊，小弟甚放不下。今早将欲何往？莫非想着那一树桃花么？”昌年道：“岂有此理。桃花虽艳，终不着梦到罗敷，真足令人消魂也。但年兄宴尔新婚，为了小弟使香梦未终，有罪有罪。”纯学道：“弟岂恋新婚者。前日，若无年兄，也不干这样事。”昌年道：“这是正理。”

两人话得正浓，忽听见老潘喊出来道：“异事异事。”昌年与纯学同问道。“甚么异享？”老潘道：“小弟今早着小厮乘那露水中修整花树，不想那棵大桃树竟枯死了，你道奇也不奇。”纯学道：“当真奇异，可惜这等盛花不曾看完。”大家叹息一回。只见一个书童拿一盆热水来与昌年洗脸，昌年看了问道：“这小厮好像焦顺家里的爱儿。”老潘道：“正是他。他被主母打出来，偶然栖托弟家，连日差出去，不曾来伏侍。”昌年道：“爱儿，你住在这里也好。”爱儿道：“小的被逐，我家相公也不知。求王姑爷说个情，带小的回去。”原来爱儿思想回家，是忆着那杨氏，故此相求。昌年那里晓得，便道：“这个何难，不知潘老爷肯放你？”老潘道：“这本是焦家书童，若带回旧主，理所当然，有何不可。”

昌年吃过早饭，便领爱儿到崔家来。焦氏接见，小心奉侍，只愁他又提起小姐。不想昌年因得花神消息，不与焦氏计较，说道：“连日住在潘家，便晓得香雪妹子遇了强盗，尚不知如何下落。”焦氏道：“老身倒不知。”昌年道：“书童爱儿，逃走在外，我见他有旧主之念，特地带归。若有得罪处，不妨重治，他既小心，还是旧人好用。”焦氏因心中怕昌年，不敢不从，说道：“别个老身也不听，王姑爷说了，且收用罢。”爱儿磕了头，立在一边。里头杨氏闻知昌年送爱儿来，十分欢喜，出来相见，说道：“姑爷荣归，我们家里不成个规矩，真所谓‘亲情疏失为家贫’了。如今姑爷不要把这一脉亲看冷了，仍在寒舍住罢。”昌年道：“多谢，改日再来看看。”就相辞起身上轿，回潘家去。自此爱儿依旧服役，以后爱儿在外做小生意，终身伏侍杨氏，小心谨慎。这是爱儿的结局，以后不及再叙。

却说昌年回至西园，思念昨宵之梦，似真似假。但花神如此奇异，其言必定可据。只是他说经年之内尚有患害，颇生疑惑。且自放心下去。

原来，是夜香雪在柳林，睡到四更时候，梦见昌年徒步而来，把一幅诗绢相赠。香雪接住，欢喜不胜，告诉离别之情，被昌年双手抱住求欢。忽见月光直照进来，缠绕身上，香雪不觉惊醒。看官，你道昌年与香雪为何俱被月光所照惊醒，不知是夜昌年的魂魄被花神领去，不是空空做梦的事。那女大师原与香雪同睡房中，他的神通，本自灵异，偶然睡醒，觉得满房奇香，便疑心顿起，急坐床上，取出宝镜，那镜光照处，正如一轮寒阙，所以把鸳鸯好梦都惊散了。从李静坐片时，不见什么，仍旧将宝镜藏好。香雪梦醒，十分感念。天明起身，见枕边有一幅白绢，取来一看，正是梦中所赠的诗，愈加惊疑。就对从李道：“大师，妾昨夜有桩异事。自别昌年，到今几个月了，全无音信。不想昨夜忽得一梦，梦见昌年赠诗一首，这也不足为奇。今早枕边果然留下诗绢一幅，的真是昌年手笔，不知从何而来。莫非昌年有些不幸，他的魂灵送这诗来别我？”从李道：“我昨夜也有些疑。我睡醒来，觉得满房奇香，我即起来取宝镜一照，那香味也寂然了。不想小姐有此异梦。

但小姐切莫忧愁，昌年若有不幸，宋纯学自然寄信报我。近日不见有书信来，必是无事。你且把诗与我看。”香雪送上诗绢，从李看了笑道：“才子佳句，甚是多情，只因小姐想念忒真，故此鬼神有灵，送这诗绢与你。可见感通之理，无间幽明。”香雪道：“大师所说宝镜，是怎么样，可得看否？”从李道：“看看何妨。我这宝镜本《白猿经》上制炼成就，采取阴山白铜，按着天书法术造作的。首炼太清一气，次分日月两仪，质列三才，功聚四时，德具五行，声中六律，背有七星，旁有八卦，上彻九天，下通十地，降魔伏怪，变化无穷。”便从玉匣中取出，送与小姐。香雪一看，见镜中精彩动人，方晓得昨夜梦中被月光照醒，即是此镜所照。赞道：“果然宝镜，不可褻押，请收藏了。”从李把镜收拾。小姐就写一首诗在绢后，以记所梦之异：

行雨行云少定踪，落花空怨五更风。

红颜梦里将为石，满地霜花泣翠蓬。

从李看诗赞道：“小姐幽情两句，真足泣鬼惊神，怪不得昌年忆你，”两个说说笑笑，不在话下。

却说那宝镜原是灵异之物，惊动了一个妖怪，又添出奇事来。是时，天下盗贼托名邪教，煽惑人心，处处皆有。山东深州有一妖人，姓王名森，其子名王好贤，父子两人，惯喜邪术。一日王森没事，偶在田野中闲步，忽见一簇乡人，捉一大狐狸，捆绑得紧紧，正在此喧闹。王森走去一看，问道：“这是那里捉的？”乡人道：“王哥，这狐狸原是个妖精，前日假装男子，到前村迷惑人家的女儿，又偷人家的东西，人要打他，他行走如飞，再赶不着。我们几个后生，大家算计买几瓶酒，烧一只鸡，放在草内，远远望他。这畜生生性喜酒，便来吃得大醉，被我们追去，正醉倒在一个大窟洞里，当下就缚住了。如今扛去，把他卖几贯钱用用。”王森道：“我今日要寻一件下酒之物，卖与我罢。我腰间有二百个钱，你们拿去分用罢。”乡人道：“二百钱太少。”王森道：“你若嫌少，明日到我家来，再与你一斗米。”乡人大喜。王森便将狐狸连索背去。

原来这狐狸炼成妖术，变幻莫测，只因生性酷好酒色，凡遇酒色之处，他便迷惑了，一醉之后，法术不灵，所以被乡人捉住。此时渐渐酒醒，却在王森肩上说起话来，叫道：“王哥救我。”王森听了，把他放下问道：“你这畜生，果然作怪，也会向人讲话。”狐狸道：“我不比凡兽，是石闾山积年修炼的，偶因酒醉被乡人捉了。你若放我，我当重报你。”王森一时高兴，说：“也罢，只是费了我二百钱。”便将绳索解开，狐狸拜谢而去。王森空手归家，忽听得厨灶下叫道：“王哥，我来了。多谢你救我。”王森去看，正是放的狐狸。狐狸道：“承你救我，无以为报。”就取灶上的刀，将自己长尾割一段来，送与王森道：“你拿这尾向人一招，当有一阵香，这见招的人便死心塌地归附你。我暂到石闾山去，迟几月再来看你。”说罢别去。那王森当真把狐尾招人，即有异香，人皆归顺。王森创起教门，唤做“闻香教”。日积月累，聚集多人，王森便是教主。隔了几日，狐狸又来，自称“山翁”，做他军师。一日，山翁对王森道：“闻得柳林女大师有一面宝镜，若得此，可以横行天下。你引兵扎柳林地方，我进去偷他来。”王森大喜，即引兵来，离柳林数里安营。山翁就变了一个少年，闯进柳林。

是日，李光祖巡察前营，看见问道：“你是何人？”山翁道：“在下近村隐士，特来拜见大师。”光祖疑他是个奸细，喝道：“什么隐士！”叫手下缚了。山翁道：“久闻大师雄才震耳，为何轻忽豪杰。”光祖着人先报崔

世勋。世勋走来见了山翁，问道：“来意何为？”山翁道：“欲见大师谈些兵法耳。”世勋终是老将，看山翁一表人才，却是一双兽眼。原来妖兽变人，件件好变，惟有眼睛再变不得。世勋私下分付光祖：“好好押住，我去禀大师。”就进里头，述与大师知道。从李道：“定是妖兽，你出去斩他。”世勋出来，唤那“隐士”道：“大师无暇出堂，问你有何兵略。”山翁议论不止，世勋不与他辩，细细察他身躯，终是变化来的，自然与真身不同，便一手扯住，拔刀就砍。山翁慌了，卸下衣服，露出真形，跳起半空中说道：“今夜叫你全营士卒不留一个。”呼呼的乘风而去。亏得世勋手快，把那山翁尾上砍下一块皮毛。光祖深服世勋有见识，同见大师，备述其事。从李道：“今夜你们好生准备，待我取镜出匣，诛此妖兽。”

谁想这个妖狐是炼过邪术不怕镜光的，从李不知其详，只道一般妖兽，可以宝镜治得，这一夜便把镜子悬挂堂前。那山翁回至王森营中说道：“我欺那柳林里人俱是凡夫，不意有个老将倒有眼力，识破了我。今夜当用大法进去。”挨至更深，果然一道神光飞进柳林。也是合当有事，从李灯下看书，忽想起昌年，心中昏闷，呼几个侍女弹琵琶、唱小曲，闹满一房。从李陪香雪只顾吃酒，外边三将各处巡哨，想堂前有了宝镜，料那妖兽不敢进堂。岂知山翁之意为镜飞来，打从堂后钻到镜边，轻轻解了，一径取去，甚不费力。王森接着大喜。山翁道：“快些藏好，我还要进去。”王森道：“进去怎么？”山翁道：“我偷镜时，一人不知。见大师房里一个美人，极其艳丽，我如今乘此时再去看他一看，岂不快活？”这是妖狐的怪性，仍飞到里头来。

这夜程景道巡察无事，走到堂前，不见了镜子，报知大师。从李吃了一惊，各处搜寻，并无影响。遂披发敛装，照依《白猿经》行起法来，按住八方，差得六丁六甲、二十四将到营听差。恰好那妖狐正在堂前，被空中神将围住。当下程景道看见，把神枪便搠，妖狐应手而倒。从李见刺死妖狐，收了法术，把妖狐斩了三四段，只是不知宝镜下落。早有细作来报：“数里内，有个闻香教主王森结成营阵，这妖狐就是他军师。”从李闻报，就差程景道道：“明早出林攻杀。”景道领命。

次日清早领兵来战。此时王森不见山翁回营，甚是惊恐。忽闻柳林兵到，遂开营迎敌，大杀一场。景道英勇杀够多时，怎当得王森兵多，轮番接战，杀完一队，又添一队，把景道围困数重，准准杀了一日。此时，大师安坐柳林，只道草寇易于剪灭，不曾把法术用出来，以致景道全军覆没，只剩一身冲杀出营。夜色昏沉，不辨前后，单身匹马，飞奔而去。

王森得胜回营，不胜之喜。其子王好贤备酒敬贺，父子两人吃得太醉。王森对好贤道：“山翁不回，谅必有失。你今把他昨夜偷的宝镜取出来看看。”好贤便拿宝镜，送与王森。果然光彩烨烨。原来王森不知宝镜来历，乘着酒兴，将他玩弄。谁知这镜是差遣神将的，被王森秽触了，宝光中现出天神，即刻将王森打死。那镜子正像一轮明月，从空中飞去，影也不见。好贤吓做一团，看见父亲打死，只得收兵退去。后来，闻香教中，失了军师，死了教主，渐渐分散，好贤又为官兵所斩，闻香教自此消灭，不在话下。

再说程景道战败，单骑退走，心下想道：“我今欲进前去，无处投宿，倘若遇官兵缉获，便不干净。欲要归柳林，又羞见大师。莫说败军之将理当斩首，就是承恩宽宥戴罪立功，也不是烈丈夫之事。”想来想去，进退两难。忽然叹道：“罢了罢了，猛虎失势岂能自全，不如仍旧归柳林罢。”遂拨转马头便走。

此时，更深夜静，微月朦朦，望见树林里一道火光。景道上前一看，乃是一个白须老者，独坐在林下，取些枯枝残叶烹茶。景道下马问道：“老丈这样更深为何在此？”老人道：“你是谁？”景道道：“我是败军之将，匹马归营。请问老丈要到那里去？”老人道：“你到那里去，我也到那里去。”景道闻他言语，又见他古怪清奇，不好再问，只得也坐下。那老人煮熟了水，烹起茶来，袖里取出两个茶盅，自己斟一盅，又斟一盅与景道吃，便问道：“将军此行，可是仍旧要到柳林去？我想，不去也罢。”景道闻言，就问道：“小将与老丈素不相识，怎么就认得我是柳林里人？”老人道：“你的女大师还是我的徒弟，怎么不认得。”景道道：“原来是老师，失敬失敬。请教何以不去也罢？”老人道：“女大师是泰山涌莲庵真如法师的徒弟，我是真如法师的好友。当年女大师出山时，我曾传他一卷天书，要他救世安民。不想他出山兴兵构怨，这还算是天数。近闻他思恋一个书生，情欲日深，道性日减，上帝遣小游神察其善恶，见他多情好色，反责老夫付托非人。老夫故特来与他讨取天书，并唤他入山，全性修真，参承大道。你今要去做甚么？”景道道：“男子好色，有伤德行。大师是女身，怎么也叫是‘好色’？况恋此生，尚未交合，不过是干相思，有何罪过？”老人道：“情欲所起，男女皆然，岂有分别。但是一念感动，无论着身不着身，均是落了色界，天曹断断不容。”景道道：“依老师所说，难道夫妇之情也是不该的？大师孤身，也应有个配合。”老人道：“人间夫妇，原有恩缘，不可强求。你那大师，合犯孤辰，若有一毫夫妻之念，便犯色律。譬如世上愚民，于名犯义，出于不知，尚可少宥。若是明理的人，也要干名犯义，这便是知而故犯，罪何可逃。”景道又问道：“小将一生专尚义气，我想，女大师深恩未报，正欲代他建功立业，安忍怏然而去。”老人道：“将军专尚义气，自是好事。但古来名将，个个阵亡，有几个生还故里。你今夜若不听我言，不隔数年，恐无埋骨之地。”景道听到此际，不觉雄心消灭，放声大哭，拜倒在地道：“小将痴愚，求老师开一条生路。”老人道：“此去百里外，就是泰山白云洞，洞内有个全真隐士，与老夫相厚。你到其处去，帮他采药炼丹，自有好处。”景道拜谢道：“若得如此，小将大幸。必求老师写书一封，方好入山。”老人道：“这也不难。你叫什么名字？”景道道：“姓程，名景道。”老人取出纸笔，放在石上，点起火来，写道：

是心老人附牒

全真隐翁：途中偶遇一程景道，此人敛才返璞，幸收为炼丹弟子。月再弦，晤谢，

不备。

老人写完，付与景道。景道接了，拜谢老人，又道：“某受女大师恩，愧无寸报。今欲弃去，于心不安。意欲写一封稟帖，求老师顺便带去，未知可否？”老人道：“有何不可。”就取纸笔与他。景道写道：

原管中营、督粮官程景这叩稟大师：自景道丧师，奔走投止无门，欲归柳林，甘心受戮。适逢隐士，忽警凡心。且念旧主深恩，不忍飘然长往。泣血拜书，望旌旗而遥别，痛心叩稟，瞻云日以长悲。伏愿大师保安玉质，慎守金精，迓 纯嘏 于将来，建奇功于莫暨。景道不胜饮泣依恋之至，并候宋纯学、李光祖、崔世勋三将军麾下，魂驰神契，不敢另陈。谨此拜别。

迓(yà, 音亚)——迎接。

嘏(g, 音古)——福。

景道写完，安放石上，望柳林躬身四拜，号哭数声，然后送与老者。老人收了，飘然而去。欲知老人是谁，请看下回便知。

第十回 老猿索书消勇略

话说明景道写完禀帖，送与老者。老人收了，飘然而去。你道那老人是谁？原来就是以前授天书的白猿。他正要到柳林，不期遇着景道，有此一番事。那景道到此时，把马匹枪刀俱抛掷林里，大踏步而去。

走了一日一夜，到了泰山，访问白云洞，果然有个隐士，结草作庵在那里。景道走到门前，把门轻叩，便有一个童子出来问道：“是谁？”景道道：“访道闲人，求见尊师，乞烦引进。”童子开门，便领进去。只见那隐士蓬头赤脚，仰卧石榻上，见了景道，便说：“你是何人？满身血腥之气，好象杀过许多人的，不要触坏我的丹炉，快去快去。”景道不答，拜了两拜，呈上老人书札。隐士细细看了道：“既是他引荐，也罢。你可速往外边涧水里，把你衣服洗干净了，好来见我。”景道承命，即走向涧边。但见涧水细微，手捧不起，只得沿了那条涧，慢慢寻下去。

走了二三里路，果有一泓清水。景道把衣服尽数丢在水中。正待洗濯，抬起头来，忽看见无数恶鬼走来，也有二手一脚的，也有三头六臂的，也有两角狰狞的，也有满身污血的，内中有几个指着景道说道：“这个人杀我们的，正好与他讨命。”景道看了，全然不怕。又有一个鬼拿了石块打来，景道也不睬，只顾洗净衣服。停了一会，众鬼道：“我们且去，明日与他计较。”就都散了。

景道洗了两件，还有一件小衣，看那涧水浑浊，再往下边寻水。望见一个女人走来，十分美艳。那女人道：“客官在涧里洗衣不干净，我们离此不远，何不到舍下烧锅热水好洗。”景道说：“我是惨道的人，不劳你来缠扰。”女人道：“这个呆汉，我好意帮衬你，怎么不知好歹。也罢，我有一包东西送你。”便将一个包放在景道面前，觉得一阵异香。景道头也不抬，净了衣，回身便走。女人拾了包，大骂而去。

景道回至庵中，看那隐士，还睡在石榻上，说道：“景道，你倒有些道气。凡世人七情中，惟有爱、惧二者最易动心。你方才所遇，毫不动念，可喜可喜。”景道自想：“方才之事，必是他试我的，真是个活神仙。”便说道：“景道愿终身拜老师，为弟子。”隐士点头道：“好好，你去屋后，树下有些石子，拾几个来煮我吃。”景道暗思：“石子如何煮得熟？我且依他。”走去拾了一二升，把水煮起来，不多时锅里香喷喷的。景道拿木瓢盛了，送与隐士吃后，自己也吃些，果然好吃。自此后，一心奉侍。又改一个道号，叫“胡景安”，取景慕庵中隐士之意。每日不是采药，便是寻山果，快活不提。

却说柳林大师失了宝镜，郁郁不乐。又探知景道全军覆没，急差李光祖出林，王好贤又退去了，追赶不及，反失了景道，愈添忧闷。想目下气运不佳，不如差人护送香雪小姐先归河南，寻着王昌年，交付与他。就叫宋纯学取那昌年夫妇同到柳林来，了却心愿。营内有了李光祖、崔世勋两将，外面虽不成事，也好守住柳林，图个终身快活。算计已定，便来对香雪道：“小姐久留敝营，我心不安，意欲送归尊府，好与昌年结亲。但我有一段隐情，今日若不说明，恐怕小姐疑惑。”香雪道：“有何隐情，乞说明白。”从李道：“昌年人才绝世，不独小姐思慕，我的心上也是这样，故此着宋纯学与他纳监，今幸功名成就。小姐此番归去，永结连理，但不知我这段情意如何消释。”香雪道：“妾夫妇困厄漂零，皆赖大师恩庇。以后或是接大师回去，

或是再到柳林，惟愿妾与昌年一同奉事大师，终身聚合。”从李道：“若得如此，极好的事。你成过了亲，即到这里来。”从李说罢，唤出李光祖，分付要送小姐归河南。光祖道：“昌年忆念小姐，”时刻不忘。若送小姐回去，他两个恩深情重，一对夫妻，朝欢暮乐，怎肯再进柳林。大师不可把小姐放去，留他在此，做个奇货可居，然后寄信昌年，叫他到柳林来，方可结亲。小将料昌年不得不从，这是长久之策。”从李道：“你的话也说得是。”遂不遣发小姐回去。

忽见外营小卒进来传报，说：“外面有一个白须老者，要见大师，小的恐怕又如前日妖狐变化而来，不与他传报，他说：‘你进去对你大师说说，我是涌莲庵里来的，他就晓得。’小的以此进来报知。”从李听得“涌莲庵”三字，吃了一惊，急忙走出。见那老人，两边行了礼，就请进里头坐定，便分付整备素饭。老人道：“莲岸，你一向平安？老夫自从别后，不觉几年头矣。”大师道：“感谢老师，别来许久，因军务碌碌，未遑候问，有罪有罪。近日真如老师道力弘深，想法颜甚好，弟子疏失香坛，心甚不安。今日何幸，得老师光降敝地。”老人道：“老夫今日此来，因奉真如法谕，邀你归山。此地不可久居，万勿留恋。”大师猛听得“归山”的话，自想：“出山以来，英雄盖世，正要建功立业，况且怀念昌年，心愿未了，岂可说这样寂寞的话。”便对老人道：“弟子一片雄心，未酬一二。今承真老师抚爱过深，容俟暮年，当弃绝人事，拜领宗教，目下恐不能如命。”老人笑道：“莲岸，你道英雄事业是做得完的么？千古以来，但见荒草堆中埋没无数豪杰，天地也有缺陷，人事岂能浑全。老夫今日也不好相强，任凭尊意，恐怕老夫去后，尚有不测，那时懊悔便觉迟了。”大师道：“多感盛情，容日后三思而行。”老人道：“既然如此，不必多言。老夫当日曾有一卷天书传授与你，只因这卷书，半年前老夫受了大累。紫府洞霄官忽差神将二员来，向老夫索取。老夫回复他传与世间英雄。丁神将去复，仙曹便将老夫降罚，道是所授非人，谪做酆都土地，日逐与鬼卒夜叉作伴。老夫不得已与真如老师说情，甘愿讨还天书。仙曹准奏，还把老夫责了二十鞭。老夫自想修行一千余年，指望深入大道，不期为了这书，前功尽弃。你须速取出来还我。”大师道：“天书虽留在此，并未看熟，求老师暂缓一年，即当缴还。”老人道：“你若不取还我，我亦无奈你何。但恐天书未必能留，那时反为不美。”大师只是求他宽缓，不肯取出。老人道：“既是如此，我也不强你。”又道：“老夫方才来时，路上遇着一员将官，寄一封稟帖，要与你。”就在袖中取出，送与大师。大师接来，拆开一看，见是景道辞别的稟帖，内心忧闷，如失左右手。及至陪老人吃了素饭，老人道：“我正忘了一件事。老夫出山之时，真如法师曾把一个小包密封紧，说千万寄与你。”便在腰间拿出，付与大师。大师接到，仔细一看，却是一个小封袋，上面写着：

“真老人附寄莲岸，临难方开，不可轻看。”

大师收藏了。老人珍重而别。原来女师莲岸，始初因要走遍天下，自己改名“白丛李”，一向相传俱是“白从李”称呼。今日被老人索取天书，叫出“莲岸”两字，若是一个没记性的看官，险些看错了。自后，那女师感念当时出身之异，仍复原名“莲岸”，去了“自从李”三字，看官谨记。

遑（huáng，音皇）——闲暇。

酆（fēng，音丰）都——县名，在四川。今作丰都。

当时，莲岸送老人去了，满心不快。自想：“景道逃亡，宝镜遗失，种种不利。如今又被那老人叨絮了半日，他要讨去天书。倘若书一去，我便立脚不住了。”遂要差人，令宋纯学引王昌年到柳林来。又想到：“无名小将出去不济事，必得光祖亲去才好，这营里有崔世勋老将，可以支持。”立定主意，即刻唤光祖来分付道：“我也不写谕单，你一路小心，寻见了纯学昌年，叫纯学速引昌年来，并与他说明崔小姐等待之事。在外不可羁留。”光祖领命，出柳林而去。莲岸遂进内房与崔小姐闲话。

到了晚间，同小姐吃酒。忽闻得外营里一片声响，只见崔世勋进来报道：“天上落下一火球，大如巴斗，各处乱滚。”莲岸恐怕惊坏小姐，携住他手，大家走到外面。一看，果见一个火球，一连滚来，直入他房里。莲岸便把小姐交付崔世勋，自己绰了双刀追至房前。只见那火球忽然分开，内中现出两条金龙，张牙奋爪把住房门。又跳出一个白猿，竟进房中，取了藏天书的玉匣，飞腾而去。那火球也就灭了。

莲岸呆了半晌，丢下双刀，来寻小姐。仍旧进房，长叹一声，对小姐说道：“我自出山以来，千军万马，凭着这卷天书，横行四方。不意今夜火光中连匣飞去，此天亡之兆。从此以后，一心只想昌年到来，为固守之计，不复再图外事矣。”小姐道：“大师安心，古今成大业者，岂必尽有天书。不妨打起精神算计下去，再作理会。”莲岸闷闷不乐，按下不提。

却说焦顺被老潘出丑之后，与焦氏商议，进京谋袭世勋的武职，遂带了银子行到京中。不期察仿王昌年中了进士，现居刑部。他两个平日间极不相投。焦顺想道：“昌年既做了官，岂无多少同年在各部里，我若要袭职，他心上怎肯。只说我不是崔家嫡子，便永世也袭不成。不如寓一个僻静所在，等待昌年转了外任，我好出头，无人拦阻了。”打算停妥，就在京城外边寻一寺里作寓。这寺叫做“普净寺”，不多几间屋，甚是幽静。寺里一个住持，又有一个小徒弟。住持法号“四静”，生平惯喜结交光棍，所以京中光棍大半在普净寺里做巢穴。

一日，焦顺寻寓，走进寺中来。四静接住问道：“居士从何处来？”焦顺道：“小弟姓崔，是河南人，先父陕西总兵。小弟到京袭职，因有事羁迟，要寻一间寓所，多住几月。”四静道：“原来是一位袭职的爷，贫僧失敬了。若要寓所，何不就下此处，再不敢与爷计论房金，只要爷做官后时常青目。”焦顺道：“岂敢，房金决不短少。”四静大喜。便打扫一间侧屋，将行李放好，连忙去整夜饭，管待焦顺。不多时，把大鱼大肉排在桌上。焦顺道：“何须多费，老师也用酒么？”四静道：“贫僧酒便吃些，荤倒不戒。今夜这留，多慢多慢。贫僧明日还要特设相叙。”焦顺原是个酒肉之徒，说声“多谢”，两个猜拳掷骰，吃得大醉。自此以后，甚是相契，不是你请我，便是我请你。焦顺又要卖富，说有多少家财，带多少银子，袭了职，便可做总兵做提督，指望和尚加意奉承。谁知这四静是极爱财的，听了这话，内心甚喜。

过了几日，有两个光棍来看他，一个叫做“袖里剪”，一个叫做“眼前花”。四静看见，便扯进房，说道：“正要寄信两位来，有一个好主顾在此。”袖里剪道：“是何等人？”四静道：“是一个袭武职的相公。”眼前花道：“既是要袭职的，必定京里有几个官儿相熟，不可轻易弄他，须用软绳绊他。”

绰(chuō, 音抄)——抓取。

骰(tóu, 音投)——即骰子，俗称色(shì)子。

四静道：“有理。”三个就算计如此如此，方可弄得。四静大喜，两个光棍别去。是日，焦顺在外间耍，傍晚回来，见四静做佛疏，就问道：“老师做什么？”四静道：“明日有一家施主，要做一日功德。说起来也好笑。”焦顺道：“做功德有甚好笑？”四静道：“有个原故。近边有一个财主，家甚富。半年前讨一个小奶奶，不想他大奶奶极其妒悍，终是吵闹，这老爷便气死了。明日他家小奶奶做些好事，说又要请三个道友，与贫僧四众，念经拜忏，还要带累爷吃一日素。”焦顺道：“这个何妨。”四静道：“还有一句，那小奶奶是私下做功德，爷不要与人说。”焦顺道：“自然。且问这小奶奶自己可来？”四静道：“贫僧回他小庵狭窄，不必来罢，他却要来看看，恐怕众道友不至诚，想是他趁着大奶奶不在家，也喜出来走走，正是少年心性。”焦顺笑了一笑。

果然，次日四个和尚敲钟击鼓，念起经忏。挨到傍晚，只见一乘轿子，随了一个梅香，又一个家人，竟进庵来。下了轿，却是一位绝美的女子，年纪有二十多岁，淡装素服，先拜了佛，又谢了众和尚。四静忙请到佛堂后吃斋。焦顺一一看在眼里。那女子叫家人私下不知说什么话，随即打发回去。焦顺见只有二个女客，就走过来。梅香道：“这是何人？”焦顺正要开口，看见四静，便走开一边。四静道：“我倒忘了。”就说道：“奶奶，这是河南崔爷，寓在小庵。”女人便立起身道：“在河南那一府？”焦顺见问，缩转身来，作两个揖道：“敝居开封府。”女人道：“造化，今日遇着个同乡的人。”焦顺道：“奶奶住这里，怎说是同乡？”女人笑而不答。焦顺停了一刻，就走出去。挨到黄昏，四静铺灯施食，忙做一团。焦顺走入走出，看那女子，眉来眼去，甚有意思。忽见晚间回去家人急忙走进来，对女人道：“大奶奶回家了，问起二娘，我回他舅爷那边去，明早便归的。二娘且不要回来，暂借这庵里住一夜，明日早晨私下叫轿子来接。我恐大奶奶盘问，先要归家了。”女人道：“晓得了，你去罢。”焦顺听得大喜。少停一会，功德做完，化了佛马，三个和尚相辞去了。四静亲自上灶，收拾夜饭，未曾备得停当，外面有人敲门甚急。四静忙走出来开门，但见两个着青衣的，一把扯住四静道：“快去快去，老公公等着你去做功德。”扯了便走。四静道：“慢些，小僧还不曾吃夜饭。”那人道：“那个等你，怕没有夜饭吃？”四静见他催慌了，对焦顺道：“崔爷，庵里没人依你照顾。贫僧恐怕老公公留住，今夜不得回来。”说罢，急急出门。

焦顺把门关好，想道：“好机会，四静被太监请去，庵里无人，恰好这女子在此，不免与他说些话。”便走进去，见那女人道：“方才佛事热闹，不及请问奶奶何家宅眷，又怎么与小生同乡？”女人叫梅香道：“师父不在家，你到灶上去收拾夜饭，那位崔爷既寓这里，就一同吃饭罢。”梅香领命而去。女人对焦顺道：“崔爷请坐。妾幼时亦是开封人，因家道衰微，流落到这里，失身为妾，今又遭此家难。”焦顺道：“奶奶青年美貌，小生有幸，今夜相遇。请问尊庚有几？”女人道：“贱庚二十有一。久别家乡，也想回去，只没有个便人。崔爷既是同乡，不知可肯带挈使妾终身有托否？不瞒爷说，我家的主翁存日，颇有所遗，二三百金妾是拿得出的。”焦顺看见他少年美貌，又有奁资，十分欢喜。两个吃了夜饭，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说得高兴，也不顾什么和尚寺里、神佛面前，两个便做起好事来，紧紧搂住。女

人对焦顺道：“妾于此事，疏失已久，可速到床上去，方得尽兴。”焦顺听了，抱他到自己房里，两人扯下衣服，钻在被里，你贪我爱，快活不了，弄了一夜，说不尽许多肉麻的话。

到了天明，外边一乘小轿，随了一个家人，候那女子回去。女子掩泪而别。焦顺见那女子去了，想道：“天下有这样天缘。一凑便着，他愿随我归河南，又说贴我多少银子，我就不袭武职也罢了。”到了上午，四静回来，见了焦顺说道：“昨夜被老公公留住，失陪崔爷。只不知那小奶奶如何去了？”焦顺道：“他住不多时就有轿子接去。”四静道：“这等方好。”焦顺道：“我想那小奶奶少年美貌，决然守不定的，老师何不与我做一大媒。”四静道：“崔爷没正经，功名大事不去料理，想这闲花野草。我贫憎是出家人，说不得这话。”焦顺大笑，就不开口，只是一心想着那女子。到了晚间，看见梅香又来，提一盒果子，送与四静。又一个小包，私下送与焦顺，说道：“我家二娘，约崔爷今夜过去，黄昏时候，到前面大树下等我。”言讫，急急走到佛堂，致谢四静，就回去了。焦顺进房，解开小包，见是白银两锭，汗衫一领，焦顺大喜。果然到更深，只私到大树下，梅香等在那里。即便携手，走过半里路，见一大宅子，转到后门进去，弯弯曲曲，走到一间房里，女子艳装丽服，金钗金钗，妆得极好，接住焦顺。梅香暖起酒来，两个同吃。吃罢，收拾上床，尽兴绸缪，十分得意。女子叮嘱焦顺：“我必要嫁你，你但出些财礼，我日后赔补，一毫不费你的。你日里切不要这里来，恐怕有人疑心。倘有消息，我自叫梅香约你。”焦顺一一承顺。将次五更，两个起身分别，梅香仍旧领出后门。

焦顺清早到庵中打点要娶他，适值四静又出去。到第二日午后，四静拿了疏纸又带了素菜回来，对焦顺道：“贫憎昨日在老公公家做了一坛功德，明日前村旧施主又要在小庵念一日经，这几日，贫憎不得一时清闲。”焦顺道：“那旧施主可是前日拜忏的么？”四静道：“正是。明日是他大奶奶做好事。”说罢，就去写佛疏、办素菜，直忙到深夜。

次早，仍是四个和尚念经，吃过昼斋，那大奶奶来了，好一个胖妈妈。焦顺张了一张，不见些人，便坐在房里，听得外边有几个人讲话。少停一刻，四静走来，焦顺问他佛堂里什么人讲话，四静道：“是前日念经的二娘，大奶奶要卖他，又恐家里有人议论，竟叫那个买主到小庵来议论。那一家又是极讨便宜的，银色太低，天平又轻，大奶奶不肯，故此两边争执。”焦顺闻言，心内突然一惊，问道：“老师可晓得他多少财礼？”四静道：“听见说三百金。爷你可知道，这位二娘手里，倒是有东西的。”焦顺道：“既如此，就烦老师对他说卖与我罢。”四静道：“这样事贫僧不去管他。”焦顺心火勃发，竟跳出来。只见三个人，同了大奶奶，正在此争长论短。焦顺看内中一个象是媒人，就把手扯过来，问他详细。那人道：“自我做媒以来，再不见有这样慳吝。我今不要媒金，大家撒开倒干净。”焦顺道：“大哥，小弟是极忠厚的，随你说多少银子，代我成了罢。”那人道：“若然如此，极好的了。只要现银，今日就成。”焦顺道：“便是这样。”那人即去与大奶奶说知。奶奶道：“他若出三百金，还我好银子，准天平，就许他。”焦顺诸事从命。这一家要买的还来争夺，被奶奶乱嚷一顿，含羞而去。做媒的便向焦顺说合，焦顺倾箱倒笼兑出银来，大奶奶如数收了，又添上媒金三十两。奶奶道：“看这位崔爷，是个好人，明日可到舍下来与二娘成亲，就住在舍下，待袭了官，一同回去。”焦顺暗喜。看看日晚，四静完了佛事，众人都

散。

到了次早，四静道：“焦爷恭喜，今日有新奶奶了，行李不妨留在小庵，停一日来取。”焦顺谢了四静。忽见梅香来请焦顺，便同梅香仍旧到那大宅子后门，转进几处；原是一个大花园，在一间花厅坐下，梅香走进里头。焦顺呆坐几时，并无人出来，早饭还没有吃，腹中饥了。各处张望，只见花柳参差，湖石层迭，并无一人。焦顺又转过几间书屋，东封西锁。焦顺大叫几声，杳无回答。焦顺着忙，急急走到后门，也锁住了。挨到日晚，外边几个青衣大汉开门进来，一见焦顺便骂道：“什么蛮囚娘的，私到里边。”焦顺道：“你家大奶奶受我的聘礼，把二娘卖我”，说未完，被那人劈面打来，骂道：“你这贼徒，向人乱话，什么大奶奶小奶奶，这是吏部张老爷的花园，谁敢住在此处！扯他到衙门里去。”三四个人，拖拖拽拽，一顿乱打，推出园门。焦顺没奈何，走回庵来。原来庵里的行李铺盖，卷得罄空，各处找寻四静，全无踪迹。焦顺又气又饿，知道遇了歹人。无处安身，幸喜身边还存下几两银子，做了盘缠，只得回河南去。原来四静与一班光棍做成骗局，这二娘大奶奶但是娼妓假装的，焦顺痴呆，堕其计中，要知焦顺如何回去，再看下回。

第十一回 柳营散处尚留一种痴情

却说焦顺行至彰德府，盘缠用尽，只得沿途叫化。夜间无处投宿，见路旁一个古庙，就走进去，看见庙中有两人在里头。两人问焦顺道：“兄从哪里来的？”焦顺道：“小弟从京中来，要到开封去，因了盘缠，不能上饭店，今夜要借住一宵。”两人道：“我们也是借住的，此间没有和尚，只是个空庙。”焦顺听了，就与两人同宿在庙中。不想睡到五更，庙外走进数人，把焦顺与那两个不问情由俱索住了。焦顺还与他分辨，众人道：“我们一路缉访，恰好在这里。”索了便走。你道为甚缘故？不知这两个是强盗，众人是捕快。这强盗就是柳林中私逃的强思文、杜二郎，因前花费资本，被程景道差官要钱粮，他两个私下逃走，后来无计可施，就在荒野处打劫。河北捕快，细细缉访，到庙中捉住，立刻解到府中。知府升堂，捕快带进，知府喝叫夹起来。两人招道：“小的叫强思文，这一个叫杜二郎，是柳林大师的手下。礼部宋纯学也是好友。”知府道：“那一个是谁？”强思文道：“这是昨夜同寓庙中的，不知他姓名。”知府也叫夹起来。焦顺禀道：“小的开封府人。父亲是百户，陕西阵没。小的进京袭职，不期遇着歹人，把行李盘费拐去，所以孤身回家。昨夜借宿在庙中，并不晓得这两个是强盗。”知府道：“可有承袭文书么？”焦顺道：“文书在行李中，一齐拐去。”知府细细盘问，见他说得凿凿有据，就当堂释放。焦顺放后，叫化到家。焦氏与杨氏埋怨一番，焦顺含羞忍耻，同了杨氏并爱儿寻一僻静所在，耕种为活。改了姓名，叫做顺翁、隐避终身，不在话下。

却说强思文、杜二郎既已成招，知府即日申文达部。部里具题说盗招内有宋纯学一款，并波及同年好友王昌年。这是何故？因前日有个显官，要招昌年为婿，昌年不肯，故有此祸。

奉旨：强思文、杜二郎系属叛党，该抚臣即时处决。其宋纯学王昌年即行提究。

部臣接出旨意，即着缇骑到河南来不提。

却说宋纯学自从入赘潘家，与王昌年日日寻花问柳，作赋吟诗。一日，两人正在厅上闲话，忽见家人来报：“本府太爷并县官俱来，要见宋王二位老爷。”两人不知其故，即忙整衣出来迎接。乃是朝廷缇骑，同着县官特来抄捉。昌年详问缘故，方晓得柳林事发，杜、强两人招攀出来的。潘一百合家惊恐，纯学道：“你们放心，我与王年兄俱是朝廷臣子，岂因一二小人仇口欺诳，有何证据认以为真，我到家自然辩明。”遂收拾行装起身。琼姿掩泪而别。昌年惊叹花神之言以为奇验，倒安心乐意，一同进京，两个解到京里，俱发刑部狱中。两人连夜出疏，辩明冤枉，大约说仇口陷害之话。

奉旨：宋纯学、王昌年既有叛党口供，俟获逆首蓬岸，查明具复。

两人在狱闻知此信，便商议要差人到柳林通一信息，又无人役可以付托。正在踌躇，忽有一人进狱，来看纯学，乃是柳林李光祖。原来光祖自奉蓬岸之命即到开封，访问纯学昌年，方知为盗案牵连，被逮进京，就星夜赶到京都。两人已进狱里，光祖即将使用，知会狱官，进来面会。纯学接见，备述其事。光祖道：“盟兄陷害，且静坐几日，待小弟即刻归林，回复大师，另寻计策。”纯学道：“大师近日所做何事？”光祖道：“近日柳林中比前大

叫化——乞讨。

缇骑（tíqí，音提记）——古时当朝贵官的前导和随从的骑士。

不相同。”便把妖狐偷镜、白猿讨书并程景道败阵入山，细述一遍。纯学叹道：“当初指望共成大事，不想遭际如此。如今盟兄出来，是谁总领营务？”光祖道：“是老将崔世勋。小弟正忘了，奉大师分付，要与王兄说明，香雪小姐久住柳林，崔世勋就是他父亲，小弟此来，专为请二位长兄进柳林去。目下如此，当另图良策。”纯学道：“王年兄一向思忆小姐，今有确信，极好的了。”就同到昌年房里，细述来意。昌年听了大喜道：“姨夫与小姐安然无恙，这是莫大之喜了。但小弟今日身子被禁，不能前往，奈何？”光祖道：“仁兄放心，小弟回去，自然竭力商量，决不使二位兄长受累。”昌年道：“感谢盛情。但事在急迫，不可迟缓。”光祖道：“这个自然。”说罢，辞别出狱，急忙赶路。

不隔数日，到了柳林，即人里头，拜见大师，把纯学、昌年被害情由并题疏批发等事，细细说了一遍，“望大师急速计议，救此两人。”莲岸闻言，吃了一惊，沉吟半向，说道：“这怎么处？我若兴兵前去，又恐胜败未定，朝廷见我兴兵，倒把两人认实了。我若把银子去各处挽回，万一照定疏稿上意思，俟获我时查勘明白，那个肯担当？”左思右想，俱不停妥，只得走至房中，说与香雪知道。小姐闻得昌年犯罪，啼啼哭哭。莲岸安慰一番，走出房来，又打发各营头领分路打听京中消息。

原来，宋纯学在狱中画下一计，央及同年好友特上一本，本内说：“各省贼寇俱系良民，向为饥寒所迫，遂至啸聚山林。如下明诏免其死罪，四处招安，则兵不血刃而贼可消灭。”这明明是激动柳林使其归顺，纯学、昌年不辩自明的意思，且待脱身出来再与大师另议。果然朝廷议抚，如陕西一路，降寇“小红狼”、“龙江水”、“掠地虎”等，督抚给牌免死。

柳林头领打探这个消息报知大师。莲岸正无算计，听得此事，便与李光祖商量，欲照例归顺，救纯学、昌年出狱，取此两人，再纠合兵马，以图后着。光祖道：“不可，倘一时失势，反被别人牵制，那时便难收拾了。纯学、昌年还宜另计申救。”莲岸想念昌年，一时无措，只要给牌免死，弄他出来，就对光祖道：“我主意已定，你若不从，任凭你自立营头罢。”光祖道：“大师若决意要归顺，可惜数载经营，一朝分散，小将也学程景道长隐深山了。”

莲岸又唤崔世勋斟酌投降一事，世勋道：“大师要行，老夫是不可随去的。前日老夫败阵人林，倘与大师一齐投顺，朝廷理论前丧师之罪，势必不赦。不如待大师先去，老夫随后领一支兵马，只说转败为功，朝廷或可鉴谅，就是大师，以后也有退步了。”莲岸点头道：“所言极是。”当日便定下降书，率领各营头目，就与香雪分别。香雪道：“大师，此后必定仍聚一家方好。”莲岸道：“我正为此意，所以把一片雄心丢开了。”遂收拾行装，多带金银，以备进京使用。

李光祖进堂，见了大师，拜倒在地，放声大哭，说道：“大师珍重，小将不及追随，来生愿为犬马，再报厚恩罢。”莲岸也哭道：“几年相聚，本不忍分离，无奈时势如此，不得不然了。”光祖哭别女师，单枪匹马而去。

莲岸就出了柳林，知会山东抚按。抚按出了文书，押送进京。部里闻知逆寇莲岸率领所属将校到京投降，连夜具题，宋纯学、王昌年亦具疏申辩，俱奉圣旨：

宋纯学既已辩明，但事涉逆党，着革职为民。王昌年放归，另行调用。其女寇莲岸，着刑部即时梟斩。士卒分拨各官安置。独斩元凶，以做叛逆，余皆赦宥，以全好生。该部知道。

部臣奉旨，即时施行。先释放了纯学、昌年，然后分拨柳林将校，随着军营安置。押锁莲岸，枭首示众，莲岸出其不意，虽有银钱无从解救，自悔不听光祖之言，致有今日。猛然想起真如法师附寄一封，说临难方开，急取出拆开一看，乃是一丸红药，内中写道：

“仙府灵丹，可以假尸遁避。”

莲岸即时吃了药，听凭押至市曹。及至斩时，刀至头上，全然不痛，正像有人提他，莲岸乘势跳出法场。回头一看，见一个女人，身首异处，横倒在地。莲岸大惊，放开脚步走出京城。自想：“此去竟到河南，少不得昌年归家的。”可煞作怪，脚下行步如飞，全不吃力。

走了三四日，到了一座大山，也不辨什么地方。忽见一个老人行来，莲岸细看，却是讨天书的老人。老人道：“莲岸你来了，前日若非真如老师附寄灵丹，这一场患难怎逃得过。”莲岸道：“老师怎么在这里？”老人道：“特来候你。你如今要那里去？”莲岸道：“要到河南去。”老人道：“你又痴了，路上缉捕甚严，如何去得？此处不住，还要寻死？”莲岸道：“此是何处？”老人道：“这就是涌莲庵的路径，你随我来。”莲岸连日昏迷，恍然惊醒，不觉哭道：“我莲岸数载沉迷，终成一梦。可惜王昌年不曾见他一面。如今也罢了，且到真如法师那里去，拜谢他活命之恩。”老人道：“莲岸，你只为恋着那个书生，致有今日，我劝你把这念头息了。自古英雄，往往为了这‘情字’丧身亡家，你道这‘情’字是好惹的么。”莲岸道：“老师，天若无情，不育交颈比目，地若无情，不生连理并头，昔日兰香下嫁于张硕，云英巧合于裴生，那在为莲岸一个。”老人道：“我今若与你辩，你还不信，直等你在‘情’字里磨炼一番，死生得失备尝苦况，方能黑海回头。”两人一头说一头走，不觉渐近涌莲庵。老人道：“莲岸，请自进去，老夫有事，不及奉陪。”言讫去了。

莲岸自想：“这门径冷冷清清，岂是我住的。既已到此，不免进去。走一步，叹一步，行列法堂，见真如法师端坐蒲团，兀然不动。莲岸先拜了佛，然后参见法师。真如开眼看见，说道：“莲岸，我道你但知去路，忘却来路。今日仍到这里，可喜可喜。你且把从前的事，说与老僧知道。”莲岸道：“自莲岸出山以来，散财聚众，纠合豪杰，兴兵十万，雄踞一方。又尝遍游名山，穷历胜地，救佳人之全节，扶才子于登科，花柳营中，血溅旌旗之色，笙歌丛里，酒酣诗赋之坛。方将名震千秋，岂料身亡一旦。”便长叹道：“咳！这是莲岸自己要降，非战之罪。”真如道：“好个女英雄，如今待怎么？”莲岸道：“拜见法师，暂借山中住几个月，再作理会。”真如就叫侍者打扫一间净室，送莲岸安歇不在话下。

却说宋纯学、王昌年，初出狱门，忽闻大师已斩，申救不及，私下大哭一场，罄悉赀财，买嘱上下，领了尸首，好好成殓，便拣一处荒山与他安葬。葬完，两个设酒祭奠，哭倒在地。致祭后，两个就携些祭品，暖起酒来共饮。纯学道：“小弟受大师深恩未报，今日被难，又不能申救，尚何心绪再恋红尘。只是家有少妇，未免摆脱不得。专待送年兄归去，寻着小姐，完了亲事。小弟黄冠野报，做一个闲散之人罢。”昌年道：“小弟此心，亦与年兄一般。只不知小姐既在柳林，近日俱已投降，为何反无音耗？”纯学道：“或者归河南亦未可知。”昌年道：“如今看起来，凡事皆有定数。前日小弟遇那花神，他说半年内有难，若见莲花残败，方可脱身，小弟此时，不解其说。直至大师遇害，方悟神言不谬。”纯学道：“天机微妙，有难测度，总是顺理

而行，决无差失。”

两个拜别坟墓，取路趲行。一日起身太早，忽见一阵狂风，飞砂走石，对面也看不见人。但听得空中有人喊道：“前途有难，不可不避。”纯学兜住牲口，停了一个时辰，恶风已息。回头一看，不见了昌年并几个仆从。纯学慌了，四处找寻，全无踪影。又恐他冒风先行，遂急加几个鞭子，赶上前去。各处寻觅，并不见影。心下正在疑惑，忽见前面无数兵马杀喊而来，顷刻之间，几个仆从俱被杀了。纯学虽则书生，但是柳林豪杰，那些枪棒也习惯的。看见势头太狠，索性出其不意，钻到兵马之中，扯下一个兵来，三拳两脚打倒在地，夺了大刀，腾身上马，杀出一条路。所有行李牲口，俱失散了。纯学一身走过二三十里，想道：“果是大难，若昌年遇此，也不保了。”

你道这是什么兵丁？原来是柳林的兵马，因女师去后，崔世勋领了兵马，竟进京来，特上一本，说世勋初因妖术被擒，今能剪灭柳林，统领将士，仍归朝廷，以俟效用。朝廷批发，崔世勋丧师失律，本该重处，姑念前功，免其一死，仍削原职。其所统柳林兵卒，着兵部分拨各省。世勋免死，同小姐竟回河南。那些兵马，不肯调散，仍旧结党，负固不服，逢州过府，肆行杀掠。

那宋纯学单身逃窜，一径回家。潘一百迎进，立刻备酒接风，琼姿小姐不胜欢喜。纯学在席上备述辩冤释放以及路上遇贼情由。潘一百道：“恭喜妹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请问王兄何以不归？”纯学就把昌年失散缘由说了一遍，遂问：“崔老先生与他小姐可曾回家否？”老潘道：“老崔半月前同他令爱俱已回家，他与奶奶焦氏反目，恨他从前宠爱焦顺，凌逼小姐。倒是小姐贤达，再三劝住。”纯学道：“那个焦顺如今怎样？”老潘道：“那焦顺始初拿些银子，指望进京袭职，不想遇了骗子，花得尽情，叫化到家，无颜见人，避在乡间。前日老崔回来，要痛治他，也是小姐劝了，说这样小人，何足计较。”纯学道：“小姐如此贤淑，可敬可敬。”两个吃过了酒，纯学进房，与琼姿相叙。正是，新娶不如远归，自不必说。

次日，纯学急到崔世勋家，世勋接人，叙了寒温，纯学道：“晚生与令坦王文令极其契爱，殊知老先生盛德，忠勇过人。前日偶阅邸报，知老先生已退处山林。那些游兵，仍然劫掠，晚生几乎被害。”世勋道：“老夫朽腐之材，不堪重任，自然退归。那投降兵士，既无驾驭之人，反侧不安，理所必然。仁兄出京时曾与小婿同行否？”纯学道：“说也奇怪，晚生与王年兄一齐出京，半路忽遭大风，飞砂蔽日，王年兄倏然不见。晚生四处寻找，并无踪迹。”世勋大惊道：“这却为何？莫非遇了乱兵被他害了？”纯学道：“失散在前，乱兵在后，必是因兵戈阻隔在那里，老先生不必过虑。”遂起身告别。世勋道：“仁兄远归，老夫改日尚欲奉屈少叙。”纯学道：“多谢。”即相辞出去。世勋送了纯学，回至里面，把昌年失散的话对小姐说了。小姐听了，自想：“红颜薄命，倒不如村夫田妇，安享太平。”内心十分愁闷不提。

且说王昌年因遇了大风，一时昏黑，不辨前后。又听得有人叫他避难，错认是纯学叫他，便不顾死活，冲风而走。走了一里多路，偶然撞着一棵大树，他就靠定树上，等待风息。只见黑暗里有车马之声，昌年仔细看他，前

趲(z n, 音攒)——快走。

令坦——称对方女婿的敬词。

边数对纱灯，后面拥着一轮车子，织锦帐幔，竟到树下来。车中忽然有人说道：“树下立的是刑部王老爷，我出来相见。”从人把帐幔揭开，内中走出一个美人。昌年上前施礼，却是西园中所遇的花神，对昌年道：“西园一别，私心不忘，今早偶奉仙曹之命，欲往洛阳城点验花色，经过此地，适然相遇。前途流寇杀掠，郎君不宜轻往，且暂住此处，待流寇过了，方可走路。”昌年道：“感谢仙卿救护，但不知栖息何处？”花神道：“随我来。”便携昌年手，钻进树里。走了数步，果见层楼密室，华丽非常。昌年问道：“怎么这树中有此异境？”花神道：“这树是紫姑仙的行宫，我们职掌司花，凡遇各处有灵的大树，就托他做个住居之所，两京十三省，共有一千八百五十二棵大树，仙府登记册籍。这一棵是古桂，册上列在五百零三名，叫做灵芬小院。”昌年甚加叹异。花神唤侍从备酒，摆列的都是异品名味。花神亲持玉盏，斟上美酒，殷勤奉劝。昌年道：“小生感佩厚情，然一心急欲归去。”花神道：“可是要完崔小姐的婚事么？”昌年道：“然。”花神道：“郎君虽然性急，但恐小姐尚有阻隔，大约世间好事最难成，不是容易合的。”昌年道：“这是为何？”花神道：“天机难泄，日后便知。此去十分珍重，尚有后会。”昌年起身谢别，花神携手相送。才出门，昌年一交跌倒，忙爬起来，依然立在大树下。天色甚是晴和，望见牲口仆从俱等在荒草里，不知从何而来。急走上前，各各惊异，昌年不好说出，上了牲口，向前而行。果然流寇过了，撞他不着，只是失了宋纯学。不多几日，赶到开封府，想小姐不知可曾回家，虽在路上看见小报，有崔世勋归朝一事，只因花神说尚有阻隔，愈加惶惑。急赶到崔家，跳下牲口，即走进去，吃了一惊。未知何事，留在下回表白。

第十二回 莲梦醒时方见三生觉路

那王昌年走进里头，听得哭声震地，并无一人迎接，昌年心慌。及走到房门首，方见崔世勋出来，一把拖住昌年说道：“你来了，今早我香雪女儿死了，如今现在床上。”昌年听了，恰像头上打下霹雳一般，立刻走进房中，果见香雪死在床上。昌年吓得魂不附体，痛哭起来。把香雪满身一摸，只见四肢柔软，心头尚温。昌年带哭问道：“患甚么症候就到这个地位？”世勋道：“自从前月宋礼部来，说你中途失散，不知下落，香雪便恹恹不起，终日昏睡，今早竟奄然去了，也没有什么病。”昌年悲苦异常，无暇说自己途中之事，对世勋道：“他心头尚温，四肢柔软，且守他一两日，再备后事。”

你道香雪本无疾病，为何如此？原来就是紫姑山司花神女，因花神职掌繁杂，一身管摄不来，要一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帮他，方得完事。因与仙曹说明，暂借香雪魂魄，检点众花颜色，那一夜便来相请。香雪看见一位美女走进房中，要请同去。细问缘由，方知是帮贴司花，就有一本册籍，交付香雪。揭开一看，俱是草木名花。花神道：“木本诸花，我自己分派，你但与我将这草本，照色派清。”香雪自恃有才，便同他出门。一霎时腾云驾雾，遍历名园。但见牡丹芍药，蔷薇木香，种种名花，深红浅白，该深色的就与点染，该浅色的就与拂拭，当真个五色俱备，百卉鲜妍。检点完了，花神领他去见紫姑仙。香雪又逞才调修了几款，说牡丹芍药，有色无香，蕙兰茉莉，有香无色，宜加全备。花中窈窕，惟虞美人一种轻盈艳丽，宜登上品。紫姑仙见奏大喜，说：“香雪所陈，甚为有理，但世间名花，各有所重，香色不能兼全。今可取虞美人加以变色，酬答汝功。”香雪同花神拜谢而出。自后，各园中惟虞美人不依原种，变幻多端，如单叶变为千叶，浅色变为深色，是因香雪陈奏之功也。花神对香雪道：“承小姐帮助，花事有成，深感深感。妾闻王昌年已经回家，今日当与小姐玉成好事，以为千古佳话。”便着几个使女，择旷野之地，结成园亭，请香雪住居于此。花神自去寻取昌年。说这昌年守在香雪房中，不胜怨恨。原来上边规矩，人死了不待成殓，那至亲先要到野外去招魂的。昌年挨至五更，独自一人，竟往城外招取小姐魂魄。走过了几里路，昏昏沉沉，不知远近，忽看见花神走来问道：“郎君别来无恙，此行将欲何往？”昌年叹道：“小生遭遇多难，家中近有大变，今早此来，实出痛心。”花神道：“不必忧伤，小姐现在这里。”昌年道：“不信有这事，家里死的又是何人？”花神道：“你若不信，可随我来。”昌年反疑是梦，便随花神走进园中。但见百花争艳，果然小姐坐在其中。昌年一见大喜道：“小姐果在此间，我昨夜到家莫非做梦么？”香雪道：“偶因分任司花之职，暂时出门。吾兄远归，有失迎候。”昌年还怕是梦，急急扯住小姐不放。花神笑道：“何必太疑，当送你回去。”便差两乘轿子送至家中。昌年与小姐谢别花神，各上了轿。那园亭忽然不见，但见轿子如飞，顷刻间已到门首。昌年先下轿进门。世勋看见，正要哭起来，昌年道：“小姐现活在此，小婿一同来了。”世勋大骇，即到外边，当真是小姐走进门来，那两乘轿子也不见了。一家大小，无不惊异，尽来簇拥小姐一同进房。此时，因外头有这异事，个个出来，并无一人在房。那床上睡的，不知不觉穿好衣服，坐在房中。外面拥进来，蓦然合做一处，依旧是活跳的一位小姐。世勋又喜又吓，呆呆的，只管细看。小姐道：“王家表兄；今日回来，我父亲桑榆暮景，正好依傍过日子了。”昌年正要回答，忽家人进来报：“宋老爷来拜。”昌年

只得出来迎接。乃是宋纯学，他闻昌年归家，又闻小姐有变故，特来看看。说道：“小弟自与年兄在中途忽然不见，那时兄在何处，到今方始归家？费小弟寻了几日。今早又闻小姐有什么异事？”昌年把花神之事瞒过，只说道：“那日大风扬沙，故此失散。又因闻得游兵作恶。暂缓一日，所以归迟。小姐偶有微恙，今幸全复。”纯学道：“恭喜恭喜，年兄既归，目下便该择吉了。”昌年道：“正要商量此事。”纯学道：“前日行聘，原是小弟做媒，年兄何不借舍舅的西园住了，待弟与兄择下吉期，完那冰清玉洁。”昌年听了，即到里面与世勋说知，世勋大喜，出来面谢纯学。纯学谦逊一番，就挽昌年出门，同到西园来，老潘更加款待。纯学即往外边拣了黄道吉期。到了正日，昌年备一付盛礼，穿了公服，打起刑部执事，纯学做了行媒，鼓乐喧天，送到崔家结亲。世勋迎接进厅，内中拥出小姐，一对夫妇拜了天地父母，拥入洞房，合卺结亲。世勋在外，陪了纯学吃酒。小姐与昌年并不客套，添绣斟上酒来，两个说说笑笑，吃得半醉，散了酒席。添绣伏侍上床，掩门而出。昌年就把分别出门以至误认老潘的话先请了罪，又把花神托梦终始周旋的话后叙了情。香雪也把女师入赘、柳林得梦并诗绢暗合之异说了一遍。两人说了一夜话，说到苦时，上面愈加亲热，说到喜时，口边岂肯生疏，那些风流恩爱，自然是少不得。这事按下不提。

再说女师莲岸，自从见了真如法师尚且雄心勃勃。真如整顿禅房与他居住，也不参禅学道，也不念佛看经，日夜思想昌年，无从见面。有时感慨悲歌，抡起禅杖便要杀出去。过了几月，心上禁遏不住，即来禀真如道：“弟子雄心未断。意欲出山，完了俗愿，待数年后，然后归山。”真如道：“我怕你一去不来，老僧放心不下。也罢，既是你此志不衰，今夜子时大吉，老僧亲送你去。”莲岸拜谢，回到自己房里，收拾行装。自想：“此番出去，先到河南，寻取昌年。然后差世勋同纯学收聚柳林残兵，寻觅程景道、李光祖，再加团练，何患无成。”打算完备，又来禀真如道：“弟子半夜起身，恐怕惊动老师，先此拜别。”就拜了四拜。真如道：“既是如此，今夜老僧到不奉送了。”莲岸欣然别了真如，早早打开铺盖，暂且睡下，好养精神，半夜出山。

只见睡到子时，听得晓钟初响。莲岸急急背了行李，出了涌莲庵，赶下山坡。恰好撞着程景道。莲岸大喜道：“你为王森所败，我原不怪你，为何不别而去？一向在那里？”景道道：“败军小将，无颜相见，故此流落他乡，请问大师到那里去？”莲岸道：“我因误去投降，朝廷敕斩，被我用术逃避。今日此去，仍要做前番的事。”景道道：“既逃避了，小将备有马匹器械，大师可速上马前行。”莲岸便上了马。两个走不上数里，忽然有一队兵马阻绝去路。两个细看旗号，俱是柳林内的。景道大喝道：“你是那一家营头，敢在此拦路？”只见那营里一将骑马冲出，见了莲岸，即时下马，纳头便拜，乃是李光祖。莲岸大喜。光祖道：“小将自别大师，总领兵马，破过四十州县，专候大师到来，不期此处相遇。”就请莲岸并景道进营。叙过了礼，莲岸对光祖道：“我要往河南，寻宋纯学与王昌年，并看香雪小姐，你可护送我去。”光祖承命，立刻起行，就到开封府，在三十里外扎营。莲岸独自进城，寻到崔家，问昌年消息。管门人道：“王老爷同宋老爷在西园吃酒。”又问：“香雪小姐在家安否？”管门人大怒道：“你是何人？敢问我家小姐。”遂大骂起来。莲岸不与计较，就转身到西园来。果然，纯学与昌年欢呼痛饮，看见莲岸，全然不睬。莲岸道：“宋纯学、王昌年，你两个不认得我了？”

昌年道：“你是什么人？”莲岸道：“我是柳林中女师，你两人受我厚恩，难道就忘记了？”纯学道：“我们是朝廷大臣，妖魔草寇，这等放肆！”叫左右：“索了！”当下走出数人，将莲岸绑缚起来。莲岸大骂道：“有这样负义的！当时贫困，如鸟投林。今日富贵，就反面无情。如今李光祖程景道现统大兵驻扎城外，少不得把你两个剁作肉酱。”昌年大笑道：“我们富贵到手，那记得许多旧恩。贼寇不得无礼！”叫左右：“拿去斩了！”众人将莲岸拥住，拔出刀来，劈头便砍，莲岸着忙，一跳，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身子依旧在禅床上。遂披衣而起，见日高三丈，真如法师上堂说法，众僧环绕而听。

莲岸愤恨不已，走进法堂，拜见真如。真如道：“莲岸，你要出山，昨夜这一梦就是出山的好处了。”莲岸气得目定口呆，也不回答。真如道：“莲岸，你且平心和气，听老僧说明来历。大凡红尘中事，只瞒得无知无觉的人，爱欲牵缠，痴情羁绊，念头起处，正像生在世间，永无死日，譬如酒醉的人，不知不觉昏迷难醒。设有一人坐在最高之处，冷眼看人，或是贪名，或是贪利，庸庸碌碌，忙过一生，及至死时，名在那里，利在那里。可知冤仇恩爱，皆是空花，巧拙妍丑，尽归黄土，你道有何用处。世人不明，往往为情而起，终身迷惑，不知回头。我想只如做梦一般，譬如夜间昏黑之时，闭了两眼，一样着衣吃饭，亲戚相叙，朋友往来，喜是真喜，乐是真乐，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天明了，翻身转来，梦在那处，可再去寻得么？我想，世上诸事都是假的，独你昨夜所梦到是真的。须要早早回头免生疑惑，不可痴心妄想，为世所弃。莲岸，你生前原是如来座下一朵白莲花。勿谓草木无情，偶然感到，便罚将下来。你如今待想怎么？”真如说罢，忽然大喝一声，正像山崩地裂的叫道：“莲岸，那一条是你的宝岸？”只因这一喝，惊得莲岸如梦忽觉，拜倒座下，放声大哭道：“些微一身，尚且不保，何况身外之事。莲岸今日才见老师面目矣。”真如道：“一时偶觉，未足为真，你再去参来。”自此，莲岸洗净凡心，一念不杂，每当真如说法，言下了然。

一日，偶到庵外闲步，看见涧水里涌出一朵莲花，莲岸折取供养老师。真如一见叹道：“老僧建立此庵，因有这朵莲花。今日被你折了，老僧欲辞此庵矣。”即命侍者，唤集众僧，俱付莲岸主持，焚香沐浴，端然化去。莲岸自后，遂为庵主，一样开堂说法不提。

却说王昌年成亲后，夫妻恩爱，时刻不离。过了数月，朝里推升山东巡按，报到家中，荣显异常。昌年即与小姐分别，请宋纯学做内司，竟到山东来。常例，按院到任，先要私行，访察善恶。昌年同纯学各处私行，遇见一个道人，逍遥自得。纯学细看，认是程景道，就扯住道：“闻盟兄遁迹深山，小弟日想旧情，无从见面。今欲何往？”景道道：“原来是宋盟兄，小弟住在白云洞，两月前偶到小柴岗，遇见李光祖，始知别后诸事。他自从出了柳林，就到小柴岗，人赘在胡喜翁家，娶他女儿。村庄耕种，甚是闲适。小弟约他这两日在此处相会，同往涌莲庵，候问女大师。”纯学惊道：“大师朝廷处斩，小弟与他营葬，怎么仍在涌莲庵？”景道道：“原来盟兄不知，当日大师用口遁逃避，所斩的却是假尸。如今阐扬宗教，居然是大善知识了。”纯学喜道：“有这等事，小弟也要见他。”就引景道与昌年相叙。昌年闻知女师现在，也自欢喜。景道又问：“两位兄长近况如何？”纯学道：“王年兄代天巡狩，暂尔私行。至于小弟，已做废人。”便把前事说了一遍。景道听了，不觉长叹。三人遂入店沽酒共饮。果等了一日，李光祖徒步而来，纯

学昌年接见甚喜。景道与光祖备述纯学昌年的事，光祖道：“我们三人俱属闲散，王兄贵为御史，不知可肯同到涌莲庵候问大师否？”昌年道：“向受大师深恩，焉有不去之理。就此同行便了。”四人一齐起身，寻山问水，共向涌莲庵来。山径荒僻，幽异非常。那程景道是熟路，在前引道。行了多时，望见前面一座小庵。藏在树里，白云拥护，清流环绕。景道道：“涌莲庵已到，我们须在涧水净手，好去拜佛。”四人俱净了手，缓步入庵，共进法堂。先拜了佛，后向侍者道：“汴州王昌年、金陵宋纯学、新安程景道、燕山李光祖求见大师。”侍者传进里头，停了一会，出来道：“请四位少坐，大师即出相见。”昌年等俱不敢坐，等候升堂。少顷，幢幡宝盖，香花灯烛，接引而来。果见莲岸织锦袈裟，庄严相貌，高登宝座。四人一齐叩拜。莲岸分付看坐，四人坐下。莲岸道：“别来许久，今日何幸俱至小庵。”四人道：“弟子向赖大恩，止因散处各方，有疏候问。今幸不期而遇，特来瞻礼大师。所喜法体清安，超凡入圣，弟子等庸碌凡夫，愿求指示迷途。”莲岸道：“景庵已久闲云，不必另叙。各位近来所做何事？”纯学道：“弟子削籍闲居，功名之路，已经绝望。光祖入赘村庄，安居乐业，惟昌年现任代巡山东。”莲岸笑道：“王文令绣衣御史，贫衲也属治下，失敬失敬。近日香雪小姐闺中纳福，圆亲几时了？世勋老将，想尚能善饭？”昌年道：“世勋附住在家，香雪怀念大师，有如昔日，数月前成亲的。至于仕途况味，弟子也勉强应承，不久当退处山林。”莲岸道：“少年事业，原该向上做去。若能急流勇退，尤见智识不凡。贫衲初至庵中，尚犹雄心难灭。后来，承先师提醒，昏迷顿觉，此心净如朗月。今日与各位相叙，虽则一片旧情，而心下全无芥蒂了。”光祖道：“昔日大师如此法力，今日一见，令人妻孥之念涣然冰释，何况名利。”莲岸道：“我倒忘了，闻纯学入赘潘家，何如？光祖所娶何姓？”景道道：“潘家琼姿小姐，四德俱备。光祖入赘小柴岗胡喜翁之女空翠小姐，又极贤淑。”莲岸道：“可喜可贺。”便唤侍者：“整备素饭，四位吃了，可在荒山游玩几日。”莲岸下了法座，邀进里内，大家又谈些世情之事。到了次日，四人拜别大师。莲岸道：“贫衲有见性之语，四位须静听。古人云：‘岸少知回，想当以明自鉴，往往有才，多为身累，若不乘时明心见性，一旦年齿日衰，无能悔及。至于名利两途，皆属空花，有何所益，诸公宜细思之。’”四人拜谢道：“大师明训，敢不佩服。”莲岸就把古瓶一个送与昌年，古砚一方送与纯学，古镜一圆送与光祖，古炉一座送与景道。又有一玉盒附寄香雪小姐。四人收了物什，分别莲岸，一径下山。景道送出山弯，也就回去。昌年对纯学、光祖道：“大师何等英雄，顿悟如此，吾辈碌碌风尘，殊觉无味。小弟自今以后，即当隐迹柴门矣。李兄若不弃小弟，求多叙几日，待小弟辞了官，畅饮而别何如？”纯学也留光祖。大家到省城来，昌年即出告病文书，再三恳切朝廷许允，罢官而归。光祖已辞别回去。昌年与纯学一齐驰归。昌年到家见了香雪，备述女师的话，又送上玉盒，香雪大喜。自后，各家生男育女，宋王两姓结为婚姻。世勋寿登九十。潘一百、焦顺皆崇尚佛教，改行从善。昌年家内造一花园，遍种奇花，月遇一样花开，昌年必沥酒相庆，默寓酬谢花神之意。后来各把家事付托儿子，约光祖、景道再看大师。后不知所终。有人传说女大师立地成佛，昌年、纯学、光祖三人俱学景道，

孥（nú，音奴）——儿女。

涣（huàn，音换）然冰释——比喻嫌隙、怀疑、误会等完全消除。

成仙羽化，未可知也。诗曰：

才子佳人信有之，颠颠倒倒费寻思。

诗人着眼描情想，独倚南楼唱竹枝。

